武俠世界

第36年

23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中蓮先生撰著的「劍在江湖」。滿清入主中原後，因見許多義士起而反抗，遽由高壓轉為懷柔手段，暗中却派大內密探積極進行分化瓦解活動，追風十八騎的頭領穆傳芳正是授命於密探總監。梅嶺綠梅谷隱藏了一批反清義士，個個技藝高强，專與鷹犬和密探週旋，其中最出色的是駱凡、龍瑛、馮梅姑……故事精采絕倫，寓意深長，劍在江湖剖析淋漓盡致，且看大智若愚的駱凡如何在談笑間與敵週旋，瓦解密探機構。

*　　*　　*

霍去病先生撰著的「棒打江山」，龍乘風先生撰著的「白眉太監」，均在本期刊完，請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另有江海傑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故事「劍海情波」，故事短小精幹，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撰著的「弄假成眞」，中篇新故事有「劍王傳奇」、「虎嘯來如風」，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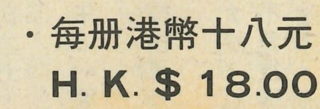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10.4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23期
（總號183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劍在江湖

新派巨型俠情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正義之劍　誅殺兇徒

兩個萍水相逢的年輕人，偶而邂逅，連姓名都沒問，却談得很投機，因此，他們談的話也較爲深入了。

其中一個人，突然問出了這麼一句話：「劍是什麼？」

「這個問題問得多麼愚蠢，劍就是劍。是一種兵器，兩面開鋒，寬約二三指，長不過三尺許，精鋼所鑄，我身上有一柄，你身上也有一柄。」

「不……不　對……　不……不……祇對了一半……」

「哦！祇對了一半，是那一半錯了？又是那一半對了？」

「劍就是劍對了，劍不是劍那一半你沒說！」

「劍怎麼不是劍呢？什麼劍不是劍呢？」

「不能殺人的不是劍。」

「那有不能殺人的劍？連紙劍也能殺人！只要使用者有足夠的功力……」

「不！你弄錯了，我說的劍不是指這一種的！」

「是那一種？」

「譬如說『故劍情深』，劍祇是一種感情！」

「像『以劍止劍』，劍就是代表了一種手段方法，像以牙還牙一樣。」

「我知道這個意思，你不必解釋得那麼清楚詳細。」

「再有，我們說的『劍道即仁道，劍心即天心』，這劍又是一種修爲的境界！」

「路見不平，拔『劍』而起，這劍是兵刃的代表，並不單指劍而言。」

「胸藏十萬『橫磨』，這橫磨二字的意義雖然是指劍，但劍所代表的却不是劍，而是韜略、兵法。」

「眞想不到你對一個劍字下了這麼深的工夫去研究，不過朋友，還有一句我不明白。」

「那一句話？」

「劍在江湖，就是你刻在劍柄上的那四個字！」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你反而不知道嗎？」

「我不明白這個劍字代表了什麼。」

「代表正義。」

「爲什麼要用劍來代表正義？」

「因爲劍最公平，兩面俱鋒，邪惡當之立摧。」

「劍也幫助邪惡傷害過正義。」

「劍是死的，重要的自然是執劍的人，那個劍字只是指一些執行正義的人！也是那些被稱爲俠的人。」

「哦，那爲什麼不說『人在江湖』呢？」

「因爲『人』會死，唯有正義却都是永存不朽的。」

「所以『劍在江湖』就是正義永存江湖了。」

「不！江湖的範圍太狹了，應該說是正義永在人間才對！」

「這麼一說，劍不是劍，。江湖也不是江湖了？」

「不錯，可是劍在江湖，就是劍在江湖。」

「劍在江湖，我怎麼沒見沒聽過，我一直就在江湖上闖蕩，至今還沒見過一柄出色的劍，或者是一個不平凡的劍客出來主持正義，反倒是魑魅處處，宵小橫行。」

「快了，朋友，很快就會見到或聽到劍在江湖大放光輝了！」

＊　＊　＊

黃塵漫天，朔風怒號。

這是黃土高原上的冬天。

粗獷、標悍、桀傲不馴、好勇鬥狠，這是北國居民的寫照。

燕趙固多慷慨悲歌之士，但也多强梁不法之徒。

一個近黃昏的下午，一家小酒店中。

棉布門簾深垂，擋住了外面的寒氣。

很多人圍着一口大缸，缸中是酒，很熱的燒酒，但不是很醇的佳釀，酒喝到口中辣得嗆人，流入腹中像火。





但是仍然無法驅除那砭骨的寒意，天沒下雪，只因爲乾旱無雪可下，在外咳嗽吐口痰，掉落地上時，已經成了小冰球，氣溫經常在零下十幾度。

所以，有人還要用瓦罐兒把酒溫熱了才敢喝。

大夥兒就着一口瓦鍋，撈着裡面的燉驢肉下酒，這些人都是標準的北地典型，一個個都是粗壯高大，孔武有力，他們也都帶有兵刃，黃銅刀把映得爐火發亮。

腰間別着粗而黑的鐵鍊子，那是九節鞭。

也有人胸前斜插一排薄薄的飛刀，柄上拖着鮮紅的紅綢帶。

每個人的眼睛都瞪着自己面前，靜靜地喝着酒，沒人開口說話，而且他們的酒，也喝得慢，顯然，他們的目的不在喝酒，也不在驅寒，因爲有人敞開了胸膛，使胸前黑色的胸毛與老羊皮袍邊緣露出的羊毛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表示他們並不怕冷，他們祇是在等候着消磨時間。

等着一個人，或者是一件等着待做的事情。

店中祇有一個人在招呼着，是個年輕的小娘婦兒，模樣挺標緻，高高的胸脯，細腰身，烏黑的頭髮盤了個大髻，那表示她已嫁了人，而髻邊却又戴了朵白絨花，那表示

她死了丈夫，是新寡文君的身份。

白淨淨的皮膚，黑溜溜的眼睛，圓圓的臉蛋。

且不說輪廓有多好看了，單就憑那些條件，也足夠撩人的，可是她處在一大堆男人中間，却十分的自然，平靜，而那些漢子，居然也都安份的。

雖然，也有近幾個的眼睛，在溜向她時帶着一種獸性的慾望，尤其是望着那圓圓的臀部以及高高的乳峯時，都拚命在吞口水，證明他們絕不是吃素的居士，但却有一股奇異的力量，約束着他們，使他們不敢表現出來。

本來酒店中的女店家在習慣上可以接受一點有限度的調笑，因為上這兒來的客人是來喝酒的，而這種鄉下的大酒缸客戶們也很少是衣冠楚楚的斯文中人。

粗豪的客人在喝足了酒之後，不能期望他們太守禮，規規矩矩的婦道人家，就不該幹這個。

而此刻，這店中的酒客們更不是什麼善男信女的樣子，他們的獸性已表現在臉上。

祇不過，他們是人，畢竟不是野獸。

人與野獸的差別，就是理性。

所謂理性並不是道德的規範，有些人絕不把道德看在眼中或是放在心中，他們所謂的理性，只是因為他們懂得恐懼，所以他們才受約束。

野獸也懂得恐懼，但最大的恐懼只是死亡而已，而對死亡的恐懼往往會比其他一些原始的衝動力所壓倒。

但人却知道至少有上千種的恐懼甚於死亡，所以他們才會克制自己的慾而受着某種的拘束。

這羣漢子們此刻顯然就是在受着這種約束，究竟是什麼力量約束他們呢？

門簾忽然掀開了，無聲無息，毫無預兆地突然掀開了，使得每一個人都為之一動。

祇是一個輕微的波動，不是震驚，這些漢子的神經已經像是鋼鐵般的，不會輕易受驚。

他們只是抬頭或轉頭，看了一下門口，發現不是他們所期望的那個人後，又恢復了原狀。

門口是一個高大的漢子，年紀還很年輕，他雖然也有鬍子，只是短短的半寸，不長而已，而且還很細，所以他的年紀，最多是二十五、六歲，穿著很平常的青布衣褲，身上披了件用粗麻編織成的外氅，那是北方最普遍用來擋風沙的外套，當然有錢的人是不穿這種粗衣服的。

這個青年就像北方一些普通的莊稼人，只不過他的腰間多插着一把劍而已。

一口很普通的長劍，劍鞘早已掉了，只用兩片竹子夾起劍身，然後用布條紮緊了，插在腰帶上。

這說明劍是開了鋒的，說明又是經常被握在手中的，也說明了這青年是個江湖人，一個落拓的江湖人，比起這屋中的漢子們都要潦倒得多，因為年輕人的衣服打了幾個補釘，而那些大漢們，個個穿著整齊的，質地很好的緞面小羊皮袍。

年輕人像是要找人，所以手掀着門簾，却沒有進來，只是抬眼向四下望着。

但是他却把戶外的寒氣帶了進來，也帶來了一股輕微的寒風，風不是直接吹進來的，門外有一道土牆像屏風似的擋住了呼嘯的寒風，只是冷熱空氣的對流，造成了輕微的波動，可是已經把他外氅上的灰沙帶進了店裡，落在幾個人的酒上，像灑上了一撮胡椒粉。

大酒缸的規矩是客人自己進來找位子的，要喝酒自己掏錢買，吃什麼菜也是自己看着辦，不捨得花菜錢的，店家也有免費水鹽豆供應。

所以那女店家並沒有門口招呼他，倒是喝酒的客人開口：「朋友，你是準備進來就爽快點，別撩着簾子在門口拿灰沙來嗆人。」

說着拿起面前那碗酒潑進了火爐中，立時湧起了一蓬熊熊的烈火，那是酒精在燃燒，證明酒很烈。

他也不是擺闊燒着玩玩，只是為了酒上有了灰沙，不能喝了，所以才倒掉重新換了一碗酒。

糟蹋了人家一碗酒，只換了小小的一聲喝斥，那是非常客氣的了，在北方，為了這點小事，打架、衝突、口角而鬧出人命也不算是新鮮事！

那個青年倒也很聽話，連忙放下了門簾，走到了店裡，脫下了斗笠和那件風塵僕僕的外氅，又抖了一陣風沙，飄落另外幾個人的酒碗裡，甚至還有一些飄落進正在煮着驢肉的瓦鍋裡。

有兩個人已經忍不住，手按在腰間的刀柄上，可是却為第一個開口的漢子用眼色止住了。

那漢子雖然止住了同伴的發作，却也對那青年有着明顯的不滿，抬高了聲音：「朋友，你在進來前沒看見右手邊有間小屋子，牆上釘了兩排釘子麼。」

「看見了，那兒還掛了很多風衣跟斗笠。」

「那就是給人掛外衣的，免得把灰塵帶了進來。」

「對不起，對不起，我看見沒有人在那兒看管，怕被人順手給帶

走了，所以才帶了進來的。」

店堂中突然起了一陣哄笑，因為他們聽見了一句很好笑的笑話，那漢子也忍不住笑了，笑容中充滿了不齒：「朋友，你也看見那兒掛了不少披風跟帽子吧！」

「是啊，看到了，那兒掛了十幾件黑色的披風，裡面都是雪白的羔羊毛！」

「那都是我們的，黑緞面子的小羊皮襖子。」

「眞闊氣，恐怕要四、五兩銀子一件吧。」

「哼！四、五兩銀子只能買巴掌大的一塊，每件足價八十兩銀子，那是眞正的羔羊皮襖子。」

「是嗎，我不知道價錢，因為我沒穿過羔羊皮襖，甚至連老羊皮都穿不起，我只有一件老棉襖！」

他摸摸身上的青衣棉襖，那裡面雖有棉絮，也不過是幾兩重，因為那件衣服看來很單薄！

漢子又冷笑了一聲：「朋友，不管幾兩銀子，我只想讓你知道，即使有人要偸，也一定先拿我們的，至於你這塊破麻袋湊起來的龍袍，是不會有人看得上眼的。」

青年人怔了一怔之後，終於明白了對方的意思，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先生說的不錯，我這件外衣是用兩口麻袋縫成的，不過還沒有破，跟新的差不多。」

「就算它是新的好了，也值不了幾個子兒呢！」

「不！值好幾十個子兒，我是花了二十個銅錢買了麻袋，自己又用了二天縫了起來，不但擋風沙，還能遮雪，昨天我為了趕上宿頭，就靠它在山洞裡過了一夜呢。」

漢子有點不耐煩了：「朋友，不管它是龍袍也好，是百家衣也好，都請你掛到外面屋裡去。」

「為什麼，它又不碍着你們？」

「怎不碍着我們，它上面的灰沙都飄落在我們的酒菜中了。」

「啊，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想到這個，我抖一抖。」

說着拿起了衣服，用力地抖了幾下，這一抖更糟，一片塵霧瀰漫在店堂中，弄得那些漢子們滿頭滿臉都是，更別說是面前的酒菜了。

那些漢子終於忍不住了，至少有三名漢子拔出了刀，一下子跳到了年輕人的身邊，揮刀砍了上去。

還是那個漢子雙手一分，居然在刀影中，把人推了回去，口中喝道：「滾回去，你們忘記了首領的令諭。」

這番話有着很大的鎮壓力，那三名漢子悻悻地插刀回鞘，而且悻悻地退了開去。

其中有一個却咕嘀着道：「郝二哥，雖然首領有令諭，不准我們在此地生事，但是這小子却是欺到我們的頭上來了。」

被稱為郝二哥的漢子却一瞪眼道：「秦林，有我在這兒，還輪不到你作主。」

秦林不敢再作聲了，郝二哥却向年輕人笑了一笑，拱手道：「朋友，你也是在外面跑跑的，衝着那一堆披風，你大概也知道我們的字號啊？」

年輕人在刀光近身時，並沒有太驚慌，只是從容地站着，沒有任何動作，好像知道那些刀子砍不到他身上似的，郝姓漢子為他把攻擊者推開了，他也沒有任何表示，直到人家問上了他，他才微微一笑道：「看樣子各位好像是傳說中的關外追風十八騎的好漢？」

「不錯，朋友你好眼力！」

「關外江湖道上，誰不知道追風十八騎的大名。」

「好說，好說，兄弟郝天行，在十八騎中排行第二。」

「久仰！久仰，郝二當家的義薄雲天，血性過人，在十八騎好漢中，是最為人稱道的一位。」

郝天行的臉上居然有了一點紅了，照理說，在人家如此的讚美下，他應該有點高興才對，何況那個年輕人說話的態度十分誠懇，絕不會是虛偽的恭維，也不是譏諷的反話。

但是郝天行的臉竟然紅了，是不好意思的羞愧，他大聲地道：「過獎，過獎，郝某也是殺人最多的一個，論手上血腥之濃，十八騎中弟兄，也無人超過郝某。」

年輕人笑了一笑道：「是的，這也是衆所共知的事實，那只不過是郝二當家的技藝精湛，武功過人，別人對付不了的強敵，最後都要郝二當家解決而已，據兄弟所知，郝二當家殺人雖最多，但手下還放過了不少活口，尤其是婦人孺子，在郝二當家手下，多半能留下性命，而十八騎中其他的人，却從沒有放過活口！」

郝天行好像不想在這話題上多討論下去，連忙岔開話題：「朋友既然對我們如此熟悉，那麼剛才舉動，就是有意前來攀交情的了？」

青年居然點了點頭道：「不錯，兄弟從關外一路追踪，就為了要找各位，只是兄弟太窮，五天前又把坐騎累死了，光靠兩條腿，追踪各位的追風鐵騎實在太吃力，所以直到今天才算追上了！」

郝天行神色一動，他從這年輕人進門亮相時，心中就有了個感覺——這傢伙是找麻煩來的。

所以，他一直在試探這個年輕人，用話撩撥，制止手下兄弟的妄動，現在總算得到了他的答案了。

其餘的漢子立刻提高了戒備，有幾個立刻警覺的向後面的門掩

去。

年輕人微微一笑道：「我是一個人來的。」

這意思很明白，告訴對方不必太緊張，自己並沒有幫手。

郝天行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朋友帶了幫手也沒關係，追風兄弟一路行來，並未掩飾行藏。」

年輕人笑道：「追風好漢們威風十足，江湖道上誰敢對各位不賣帳，何須掩蔽行藏？不過也幸虧如此，兄弟才能一路打聽着問了來，否則要找各位可不容易啦。」

「哦，朋友專程找來，想必是有所指教了！」

「不敢當，只有一點小事情想印證一下！」

「慢來，兄弟先想請敎一下，閣下尊姓大名？」

「駱，馬各駱，凡，平凡的凡！」

這是個完全陌生的名字，不見經傳，也沒有聽人提起過，可是看這年輕人的氣度，却又不像是個默默無名之輩。

駱凡見郝天行凝目深思，忙笑道：「郝二當家不會知道我的，兄弟雖然在江湖上混了多年，却一直都在混生活，是個藉藉無聞的無名小卒。」

「那麼駱兄的師門是那位高人？」

「這個也慚愧得很，兄弟的師門倒是鼎鼎大名的名家宗師，像落英神劍謝老爺子、開山神拳魯俊老爺子，旋風刀卞大莊老師父等……」

「啊！駱兄居然在這幾位名家門下，倒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了。」

這幾個人雖然是負盛名的一代宗師，却是素來不和，而且各據一方，誰也不服誰，要他們共同造就一個徒弟，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看來這個駱凡也不是說謊，他神閒氣定，面對着聲勢赫赫的黑道第一頂尖的組織中人物追風十八騎，也毫無畏縮之色，的確是身懷絕學的人才有這份膽色的。

因此，郝天行也沒有去窮究他的來歷，反正他提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跟追風十八騎有交情的，倒是他的目的才值得注意，所以郝天行詳細地打量了他一下才問：「朋友一向都是在關外得意？」

「在關外混日子，並不得意！」

後一句話並不用解釋，看他的穿着，就不是個得意的樣子，郝天行皺了眉頭，到現在爲止，他已經問了不少話了，但除了知道他來自關外，其他仍然一無所知，因爲駱凡說的幾乎都是廢話，雖然他有問必答，答話也沒有越出問話的範圍，但仔細聽去，大部份都是不着邊際的空話。

說空話也不算什麼稀奇，時時刻刻到處都有人在說空話，但是面對着追風十八騎的好漢們，仍然從容地說着空話的人實在不多。

而明知他們是追風十八騎，仍然張口說空話的，更是絕無僅有，至少，郝天行是第一次遇見。

正因爲如此，他倒反而是格外小心了。何況，他們的龍頭大哥穆傳芳再三交代過，在徐家溝方圓五十里之內，不僅不准做案，也不准與人爭强打鬥。

因此，這個叫駱凡的年輕人態度再壞，他也必須容忍下來，郝天行又想了一下，才問下去：「朋友在那一行得意？」

「哈哈，郝二當家的這一句倒是把兄弟給問住了，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說行業，三百六十行，兄弟至少幹過一半，只是那一行都混得很不得意，不值一提，至於目前這一行呢，說來就更丟人了……」

這個小子還眞能夠扯，就像是高空裡的斷綫的風箏，一扯就無邊無際，鬼話連篇。

不過他越是如此，郝天行越是小心了，這小子已經明知他們的底細，仍然敢在這裡胡說八道，那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他瘋了，另一個就是他確實有兩下子，而且故意來找麻煩。

這小子神智清明，口齒伶俐，絕不會是個瘋子，那麼，他就是存心來找麻煩的，郝天行立時提高了警覺，決心要掏清他的底，因此笑了一笑道：「別客氣！朋友，英雄不怕出身低，你說好了，我們不會笑你的。」

「我不是怕各位笑，而是怕各位笑不出來，我最近靠殺人過日子，不過我殺人跟各位不一樣！」

郝天行眉心微皺，他們一批老伙伴合作多年，已經養成了很好的默契，所以他只做了一個不爲人所覺的手勢，屋中的漢子們一下子就靜了下來，鴉雀無聲，那就是要殺人的準備。

一共是八個人，合組成一張天羅地網，一旦發動，八件兵刃由各個不同的方向集中攻擊，封死每一個角度，使被圍攻的人絕無生望。他們就以這一手，殺死了不知多少成名高手。

郝天行眼看着夥伴們都已經就位，然後才笑着問道：「朋友，是怎麼個不一樣的？」

駱凡像是根本沒有發覺本身的危機四伏，仍然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態度，甚至於還把他的劍解了下來，隨便丟在桌上，滿不在乎地笑道：「各位殺人時並不一定是爲了錢，而我殺人却一定要有收入。」

郝天行戒意略懈的笑了一笑，

道：「原來閣下是一個職業殺手。」

駱凡一笑道：「可以這麼說，但並不盡然，因爲職業殺手是見不得光的，我却光明正大地在人間出現，甚至公開在鬧市之中拔劍殺人，職業殺手雖受僱而殺人，仍然是犯法，我雖不受僱，殺了人却不會犯法。」

郝天行的眼珠轉了幾下，實在弄不清這小子是什麼來路，忽然神色一動：「朋友是六扇門的人？」

駱凡嘆了一口氣：「我四海飄零，到處爲家，身無片瓦立錐之地，連一扇門都沒有，上那兒去找六扇門去呢。」

看他的樣子既不像開玩笑，又不像很正經，郝天行實在弄不清這小子的底細。於是沉下臉道：「朋友，郝某沒有精神跟你開玩笑，猜燈謎，你老實把你的來歷交代一下！」

駱凡含笑地從懷中取出一張摺好的紙方，遞給郝天行，嘆着道：「跟你也說不清楚，還是你自己去看吧。」

郝天行接過紙方，還沒有打開，駱凡又笑道：「你看完了之後，希望能保持着臉上的笑容，郝二當家的，你笑起來的樣子還眞好看，尤其是那一口白牙……」

郝天行沒有理會他的打趣和奚落，展開紙方，居然還很大，不過，寫的字也很大，郝天行唸道：「茲有匪人穆傳芳者，率其徒衆，號稱追風十八騎，在關外殺人越貨，犯案纍纍，經本府屢次派員緝拿未果……」

他沒再唸下去，只是放下淡然一笑：「這是將軍府的懸賞告示，已經張貼了五六年……」

駱凡道：「不！這張是上個月才新貼上去的，跟以前略有不同，不但賞格漲價，連他的附從者，人頭也值錢了！」

郝天行大笑道：「郝某知道，穆大哥的首級懸賞白銀萬兩，郝某的值五千，這些兄弟們每人都值一千。」

駱凡笑道：「是的，你算算看，一萬五千加一萬六千，就是三萬一千兩，這是多麼大的一筆賞金。」

郝天行盯着他看了大半天，要確定這小子的神經是否有毛病，這一紙公告懸在將軍府外告示牌上已經有五六年了，舊了就換上新的，甚至，盛京將軍換個人，也會換張新的，內容略加改變，將賞格提高一點。

現在盛京將軍已經換了三任，穆傳芳的賞額由二千兩增到一萬兩，而且在一年前，他郝天行也上了榜，但始終都沒有人敢來捋虎鬚，這小子還是第一個找上來，而且還是單獨一個人找上來的，他是不是活得不耐煩呢？

追風十八騎的兄弟已經有人在嗤聲冷笑，但是，郝天行發覺有些不對勁，他連忙用一聲輕喝來制止他們的竊笑，這小子太穩了，穩得叫人有點害怕，他若是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可能活到這麼大。

關外民風慓悍，盜賊如毛，走在路上的人，十個有幾個是帶着傢伙的，尤其是像這種荒僻的山路上，不但野獸出沒，人也會吃人，沒有兩下子簡直就無法出門。

看來這小子眞個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可是他搜索記憶中每一個所能記起的年輕高手中，就沒有一個姓駱的。

無意中眼光掠過放在桌上的那口劍，那可是一口極不起眼的傢伙，牛角磨的殼子已褪色發白了，帶銅的地方已長了綠，帶鐵的部位生了銹，雖未出鞘，想是也利不到那兒去。

只不過劍鍔上刻着了四個字，字看不清楚，筆劃太細，遠看就如一堆鐵銹，可是這却使郝天行記起來了最近從關外帶來了一個傳說，因此，他指指告示：「這就是閣下得意的地方？」

駱凡嘆了口氣道：「我說過了，這一行並不得意，第一我要殺的對象都有了警覺，找起來很不容易，第二是賞格都不太高，領賞的手法又太麻煩，經手的師爺公差還要抽成，到我手中已經沒有幾文了。不過這一次運氣還算不錯，各位身價不但高漲，而且還很容易找。」

追風十八騎的臉色都變了，那個叫秦林的漢子冷笑道：「只不過殺起來不太容易，這筆賞金不好賺。」

駱凡居然同意點點頭道：「我知道，要是容易賺，別人早就賺去了，那裡會等到五、六年，可是沒辦法，我實在窮瘋了，好歹也得試一試。」

那八名準備伏擊的漢子已經不耐煩了，郝天行忽爾沉聲地喝道：「閣下莫非是在關內打出『劍在江湖』旗號的那個年輕人？」

駱凡搖搖頭道：「不是，我在關內並沒有打什麼旗號！」

郝天行却不信道：「我要看看你的劍！」

駱凡隨手抓起劍梢，將劍梢對着郝天行笑道：「你若是爲了要看清楚這四個字，我可以告訴你，這四個字是劍在江湖。」

祇一句話，郝天行連退了二步，用手按在腰間：「你果然就是專門殺人領取懸賞的人。」

「是的，現在你總算完全明白我的行業了，這一行不好幹，風險

大，收益少，有時連糊口也不夠，不過好的是不要本錢。」

他的劍仍然是向前虛伸着，形成一種誘惑，郝天行祇要一伸出手來，就能握住了那柄劍，只要握住了劍，駱凡赤手空拳，再狠也施不出來了。

但是郝天行沒有那麼做，反而退了二步，這下子離那柄劍就遠些。至少伸手也抓不到了。

他的兩個手下對他這種行徑感到很不解，郝老二行事處處小心，却絕不是一個怯懦的人。

不知多少的强敵在他面前倒下，但郝天行今天對這小子却表現太差勁了，像是在貓面前的老鼠。

駱凡笑笑道：「郝二當家的太客氣了，你怎麼不想抓掉我的劍？」

「郝某並不上當，據知想要抓這柄劍的人，連一招都沒走過，就已死於你劍下。」

駱凡微笑道：「郝二當家對我的事很是清楚。」

「不錯，當你初出江湖沒多久，只殺了三個人，我已經很注意了，多方打聽，想知道你的一切，所以對於你的事，我知道的比別人都要多一點。」

「榮幸！榮幸！不知道我那一點值得你如此看重？」

「因爲你不出名。」

「不出名也要注意嗎？」

「是的，你在關內曾經先後殺了二十九個人，二十九個頗有名氣的江湖人，而你竟然藉藉無名。」

駱凡道：「是二十九個劣跡昭彰，惡貫滿盈的江湖敗類，而且也是官府通緝懸賞捉拿的要犯。」

郝天行咳了一聲道：「追風十八騎早已經爲官府將首級定好了價了，因此我們對善惡的看法不盡相同！」

駱凡笑道：「沒關係，我對善惡的看法也不那樣堅持的，只不過官府出了價格，我要賺那筆錢而已，並沒有在乎殺的是好人壞人，只是官府公開懸賞捉拿的全是壞人！」

郝天行臉色微變，因爲他聽見了熟悉的脚步聲！

這是他們龍頭老大，追風無影穆傳芳特有的脚步聲，每走一步，發出了叮的一聲。

那是鋼鐵敲在石頭上的聲音，穆傳芳的雙足天殘，自出娘胎以來，就發育不全，自膝蓋以下蜷曲畸型，他長大後乾脆鋸掉了，裝上兩根鐵枝，居然與常人一樣行走，甚至還練成了舉世無雙的輕功，追風無影這個外號是別人替他冠上的，那是讚譽他的輕功成就。

一個輕功絕世的高手，竟然是個雙足天殘的人，這說來不僅是奇跡，而且近似神話了。

其實往深處想，倒也不算什麼，正因爲他先天的缺陷，使他拚命地設法彌補，因而促成了他的成就。

穆傳芳不但是雙腿俱殘，而且面目慈祥，從哪一點都看不出他是震懾關外，殺人無數，提起名字能嚇得小兒不敢夜啼的綠林巨梟。

他手中握着一根五尺來長的竹枝，身上穿着粗布的長袍，頭髮、鬍鬚都帶着點灰白，看起來，就跟一般在鄉下看到的莊稼老鬼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當他撩開門簾進來時，駱凡沒有太多的注意，倒是郝天行和其他那些追風兄弟們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因而才對進來的這個老人注意起來。

進入屋裡後，踩在硬泥地土上，倒是沒聲音了，他看了那些劍拔弩張的漢子們一眼，擺擺手笑道：「這是做什麼，我不是一再告訴你們，在這兒不准打架鬧事的嗎？你們怎麼老是不聽話。」

秦林忍不住道：「老大，是這小子故意找麻煩。」

穆傳芳一笑道：「此地都是我的鄉親，他們爲人我很清楚，忠厚老實，和平處世，絕不會欺侮人。」

秦林說：「可是的確是他先行打岔兒的。」

穆傳芳的臉一沉，只是一個表情的改變，使得整個屋子像是吹進了一陣寒風，每個人都忍不住打了個冷顫。穆傳芳的聲音也冰冷的道：「那一定是你們讓人看不過眼，我交代的話絕不准打折扣，別說人家是找你們的麻煩，就算要殺你們，你們也只有乖乖地等着挨！」

他的聲音又突然轉爲溫和，店堂中開始有了暖意：「好在你們還沒有莽撞出手，沒犯下錯，還不給乖乖的坐下來，老老實實的喝你們的酒去。」

每個人都坐了下來，兵器也都收了起來，龍頭老大的威風的確是不同凡響，穆傳芳這才向駱凡一拱手道：「對不起，這位小兄弟，這些人是我的兄弟，他們粗魯不曉事，開罪你老弟的地方，我向你賠罪！」

這顯然是駱凡沒想到的結果，他原以爲穆傳芳一到，激戰立將開始，自己確是專程來追殺這一批大盜的，但面對着這個橫行關外多年的黑道巨霸，駱凡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已經全身運滿了勁力，準備一搏時，那知穆傳芳竟會喝退了他的兄弟，而且主動地向自己道歉。

頓了一頓，駱凡道：「穆首領……」

穆傳芳笑笑道：「小兄弟，我

叫穆老大，就住在前面的山坳裡的盤龍莊上，已經有幾十年了，這兒的店家都認識我的，我可不是什麼首領。」

駱凡道：「你叫穆傳芳沒錯吧。」

「沒錯，不過那是別處用的名字，在這兒，我只是穆老大，如此而已。」

駱凡道：「祇要你是穆傳芳就行了，我……」

郝天行道：「大哥，他就是小弟一直提起的那個小伙子，現在果然找來了。」

穆傳芳哦了一聲道：「是那位專門殺人領賞的，以劍在江湖爲號的年輕朋友！」

「我叫駱凡，劍在江湖並不是我的外號，而是我投身江湖的目的。」

穆傳芳看了他一眼笑道：「好，小伙子，豪情不淺，你殺人只是爲了使你的劍在江湖成名！」

「不，不是這麼說，我使的是正義之劍，我的劍代表正義，劍在江湖乃是使正義光照江湖！」

啪！啪！啪，有人在鼓掌，聲音零落，只有一個人。

那人是穆傳芳，他鼓了一陣掌之後，才笑道：「說得好，像你這麼有勇氣的人，有決心、有魄力的年輕人，現在已經不多見了，老弟，你的劍絕對能代表正義嗎？」

「我殺的都是不義之輩！」

「這都說得過去，官府通緝的人都是兇狠，也都是多行不義之徒，你照這個標準來殺，犯錯的機會不會太大……」

「穆傳芳！你的名字在將軍府的大門外告示牌出現已有好幾年了，賞格不斷提高，現在連郝天行跟你手下的追風十八騎都上榜了。」

穆傳芳淡淡的一笑道：「那也沒什麼，以前雖然只有穆某一人上榜，但穆某的弟兄在人們口中也並沒有什麼好評！」

「所以我要殺了你們去領賞，並無不是之處啊！」

穆傳芳淡然的笑道：「朋友，你究竟是爲行道而除暴，還是爲了領賞而殺人？」

「兩者都有，你自己也說過，官府通緝的沒有好人。」

穆傳芳道：「官府難道沒有錯的時候嗎？」

駱凡微微一怔：「難道你們追風十八騎還會受委屈？」

穆傳芳笑道：「沒有，告示上說我們的罪名都很實在，殺人越貨，犯案纍纍，屢緝不獲，這些都是眞的。」

「那麼駱某以正義之劍，誅除你們這些惡人。」

穆傳芳淡然問道：「朋友，我祇要知道一件事，你是那兒人，我聽你的口音，似乎是遼北一帶的。」

「不錯，我居於松花江畔。」

「你在那一旗？」

「我不在旗。」

「朋友，你在滿洲人的老家，又怎麼會不在旗？」

「那沒有什麼稀奇的，關外的漢人很多，有些是幾百年前就移居那邊的，到現在仍然是漢人。」

「那麼說你不是旗人？」

「我不是，不過我並不是替官府來捉人，而是爲正義來除奸，我是什麼人都沒關係。」

「哈哈！朋友，出告示懸賞要殺我們的是盛京將軍府衙門，判我們的罪的也是將軍衙門，你在動手之前應該先問問我們犯的是什麼罪名。」

「你們犯的是什麼罪？」

「在將軍府說來是叛逆罪！」

「哦！難道你們是抗清復明組織？」

穆傳芳搖搖頭：「我們不是復明組織，明只是一個朝代，它的覆亡是爲政者不仁不當，亡之就算了，不值得去恢復它，但我華夏衣冠不容改，錦繡河山不容異族入侵，所以我祇抗清而已！」

「可是你們殺人越貨是事實。」

「不錯，我承認，但我們殺的全是亂臣賊子，是那些殘民以逞的貪官污吏。」

「胡說，你們殺死的人中，也有老百姓！」

「當然有，那些人已經忘了根本，爲虎作倀，比敵人更爲可恨，穆某最痛恨的就是此輩，遇上了絕無倖免。」

「但是也有一些完全無辜之人。」

穆傳芳嘆了口氣道：「可能會有，因爲我們一出動，必須集體的行動，人多事急，不能一個個詳細去問，凡是跟我們狙殺對象在一起的，一概鷄犬不留，寃枉的自是在所難免了。」

「濫殺無辜，你仍是難逃責任。」

「我從來却沒有推卸責任，但是我只能說聲抱歉而已，我的生命還有更重要的用途，不能去爲那種事償命。」

駱凡再度起立，伸手按在劍上：「不，你必須償命！」

穆傳芳神色如恒，淡然地道：「小兄弟，你倒是打聽得很清楚，找到穆某的家門口來了。」

駱凡也冷靜地道：「那又如何，在你家門口，你就以爲我不敢殺你了？告訴你，即使你躲到家裡去，我照樣也能進去宰人！」

「朋友，你剛好弄錯了，穆某人絕不管在外面的名聲如何，在我家門口絕不與人動刀動劍，你殺我時，我絕不加抗拒。」

駱凡叫道：「姓穆的，你別玩這一套把戲，我可不是在跟你比武，你不動手，我也不會放過你。」

穆傳芳哼了一聲道：「朋友，不是我看不起你，雖然你是殺過不少成名江湖人物，但穆某還沒把你當作回事，若是在別處，你根本沒有機會跟我說這麼多的話，更別說是耀武揚威了，可是在這裡，你儘管神氣吧！」

說完自顧自的坐了下去，不再去看駱凡，倒是他的那些手下一個個很緊張，手按劍柄，似乎只要駱凡有進一步的動作，他們就會上來拚命。

穆傳芳看了大家一眼：「坐下，坐下，手鬆開，不准摸傢伙，你們這是幹嗎，把我這大哥的話變成耳邊風了嗎？」

郝天行着急道：「大哥，你總不能束手待斃呀！」

穆傳芳哈哈大笑道：「你想大哥會是那樣的人嗎？」

郝天行怔了一怔，才道：「兄弟追隨大哥多年，知道大哥在面對更多的敵人時，也沒有皺過一次眉頭，可是兄弟也知道你言出必行，從不更改，所以……」

「沒什麼所以的，你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就不必希望來改變我。」

「大哥，這樣死在他的手中太不值得了。」

「唉！天行，死並不可怕，坐下去，好好喝兩杯，來！大哥還沒敬你，本來你嫂子也要來敬你一杯的……」

郝天行興奮道：「是眞的嗎？大哥，我們每次前來都沒機會拜見大嫂，今天她會出來嗎？」

穆傳芳笑笑道：「臨出門的時候，因爲孩子哭了，她怕弟兄們等得太急，叫我先來，她隨後就到，幸虧她沒跟我走在一起，否則，看見這位朋友拿着寶劍不嚇死她才怪啦。」

他看了駱凡一眼，平靜地道：「朋友，要動手就快，否則，回頭拙荊來了，就不太好看了。」

駱凡一笑道：「是我殺你，挨宰的是你，令你老婆丟臉的是你，我怕什麼不好看。」

穆傳芳憤然起立，就在這個時候，駱凡出手了，劍光急閃，像條毒蛇似的刺向穆傳芳的咽喉。

穆傳芳神色如恒，目視着劍尖刺過來，一眨也不眨，駱凡微微一怔，似乎沒想到對方果然能眞的束手待斃。

不過，駱凡並沒有停手的意思，那一怔只是速度略慢，劍勢不變，依然刺了過去，劍尖一直到他的咽喉處，穆傳芳的神色才變了，身形急速後仰，間不容髮，終於避過了那一劍。

他在地上身軀一滾丈許，脫出劍勢的範圍，跳起身來怒聲道：「小子，你眞下得了手！」

駱凡嗆然一聲，將劍歸鞘大笑道：「穆老大，這就是你說絕不還手，絕不抵抗，挺身受劍嗎？」

穆傳芳的臉色已漲得通紅，那是由於羞愧，但也相當的憤怒，沉聲道：「穆某說過不還手，不抵抗，可沒說過要挺身受劍，在我的家門口，穆某是不願意血腥污染了地方，才有那種約束，自然也不能用自己的血來染紅土地。」

駱凡看了他一眼笑道：「穆老大，這是你的解釋！」

穆傳芳沉聲道：「不錯，這是我的解釋，難道還能有第二種解釋？小子，我的追風十八騎，可不是廟裡的十八羅漢，追風十八騎是殺人的，不是普渡濟世的，我這老大能夠留出一塊山地，不染血污的淨土，已經很不容易了！」

駱凡一笑道：「這話不必說給我聽，該說給你的同伴兄弟們去聽，去年的今天，你也是帶了一批兄弟回家，在這兒跟另外一個江湖人衝突起來，結果你的兄弟因爲不清楚你對這種約束的解釋，以爲所以不還手，就是伸長了脖子等人家來殺了他。」

穆傳芳詫異道：「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駱凡沒有回答他的問話，繼續說了下去，道：「那個江湖人初出道，跟你們也沒有深仇大恨，他們之間只是一點小小的言語衝突，雖然拔劍相向，卻沒有殺死對方的意思，但是因爲沒想到對方會挺身受劍，所以一時收手不及，將你的兄弟殺死了。」

穆傳芳鐵青臉色的問：「閣下是怎麼知道這事情的？」

駱凡依然自顧自的說下去：「那個初出道的年輕人因爲誤殺了一個人，心中大感抱歉，親自備棺收殮了你的兄弟，準備扶棺送他回籍，因爲你們的兄弟也跑了，他一個人扶棺上路，卻在五十里外，被人斬成了碎塊，那大概是你部下兄弟們幹的。」

穆傳芳道：「不錯，追風十八騎的弟兄，又豈是那麼容易殺的，他們跑到五十里外，已無約束，自然可以殺他了。」

駱凡道：「殺人償命，一命賠一命，這本來也不算什麼，祇不過你若早些把你的約束範圍說明了，那兩條性命都不會送掉了。」

室中一時變得很靜，只有鍋中的熱湯在噗噗地響着，酒店中的老頭兒跟少婦都躲到另一邊去了。

穆傳芳的臉色鐵青，仍然是問那句話：「你怎麼知道？」

駱凡笑一聲，答非所問地道：「今天若非我刺你一劍，恐怕連你自己都是那樣說法，穆老大，你的約束到了你自己身受時，就換了解釋的方法了，佩服，佩服，你的確是個聰明人。」

穆傳芳第四次問出了那句話：「你是怎麼知道的？」

駱凡道：「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穆傳芳道：「很重要，因爲去年死掉的兩個人都不是有名的人，而那個外地人單身一人前來，也沒有跟別人接觸過，這件事情不應該有別人知道的。」

駱凡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那天在店中發生的兇案，有幾個過路的客人本來要進來的，但都嚇得跑開去了，所以，這件事瞞不住人的。」

穆傳芳冷冷地道：「胡說，那天沒有別人來過。」

「殺人時沒有，等你們的部屬們全部跑了，守伺在遠處準備截殺，我弟弟一個人去料理後事時，却是有人的。」

穆傳傳芳一怔道：「那小伙子眞是你的弟弟？」

「不錯，要不然我是怎麼找上你們，我既不傻又不笨，盛京將軍出的賞格也有限得很，我只有一個人，憑什麼來找你們，但是爲了替我唯一的弟弟報仇，少不得祇有碰碰運氣了，穆老大，你的問題我已經回答了，你該滿意了。」

說完他在腰間掏出一粒碎銀子，放在桌上，向櫃枱後面那個嚇得發抖的小媳婦點點頭笑道：「對不起，小娘子，打擾了你們的生意，酒錢在這裡。」

「客……客官……這太多了！」

在這種情形下，他竟然還有說笑話的心情。

當他再度拿起那件痲袋織成的披風，準備推門出去時，穆傳芳叫道：「小子，你不是來殺我的嗎，怎麼走了？」

駱凡笑笑道：「我又不傻，一個人跟十八個人拚命。」

「我說過，在這個地方，沒有人會對你動手的。」

駱凡又笑道：「算了，對你穆老大的話，今後誰都要打打折扣了，因爲你經常會變卦的，逼出了你的眞面目，我已經殺了你。」

說完，他已轉身推門出去了，穆傳芳却臉無表情地看看那些兄弟，發現他們的臉上已呈着愧然的神色，好像是駱凡的話已經發生了作用，一怔之下，使了個眼色，立刻有二名漢子也一聲不響，持刀追了出去。

穆傳芳裝作沒看見，直等到外面風聲中傳來兩聲慘聲叫，他的臉色才一變，也跟了出去。

* * *

雪地裡，天空還是飄着棉絮般的白雪片兒，把灰色的天幕也遮住了。一眼望了出去，只見繽紛繚亂的白點在飛舞，其他的什麼也看不見。

駱凡的影子也不見了，地上還有一雙淺淺的脚印，兩個追出來的大漢脚印却沒去遠，身體倒在十幾丈遠處。

穆傳芳忙走了過去，却見他們是俯臥在地上，連臉也埋在雪堆裡，却沒有動靜。

郝天行上前，翻過一個人來看，只見胸前一個大洞，心臟被挑出了一半，血倒流得不多，那是被冰雪以及寒冷的空氣凍住了的原故。

「好兇狠的一劍。」郝天行咕噥着。

他又翻過另一個漢子，傷口在同一位置，死因如出一轍，他更驚叫地叫道：「好快的一劍，這兩個是被同一式劍招殺死的，我們追風十八騎兄弟，個個都可以列爲一流高手，却被人在一招之下宰了兩個，這還得了，大哥，咱們快追上去。」

穆傳芳却重重地擺擺手：「追不上了，他已遠去了。」

「他是步行，咱們騎馬，不怕追不上的。」

「不見得，雪這麼大，很快就會失去了踪跡，盲目的去追敵是最笨的事，一落了單，可能又被他吃掉了幾個。」

郝天行遲疑的道：「難道這就算了不成？」

「不算又如何，誰要他們不聽我的約束，出去追人生事的，死了活該！」

郝天行不禁沉默了，穆傳芳連忙又婉言地道：「老二，不是我對兄弟們的生死不關心，我是怕賠進更多，這小子既是找上我們了，他不會死心的，遲早還會找上來，咱們再收拾他不遲。」

「是，大哥！你是老大，一切都聽你作主。」

郝天行沒有反對，却也有顯著的不滿，穆傳芳的臉色動了一動，最後却是只輕嘆了一口氣道：「這家店子不吉利，已經損失了三個兄弟了，下次咱們不歇在這裡了。」

他竟然怪起店家來，郝天行不滿意了，忍不住道：「大哥，下次您回來，乾脆一個人來好了。何必要把弟兄們也拖了來，來了又諸多

約束，弟兄們實在不習慣，您在這兒要行行好，我們却不必……」

「唉！兄弟，我是因爲怕你大嫂知道我幹的勾當。」

郝天行道：「大哥若是認爲行爲正當，不必怕人知道，若是認爲行爲不當，就不該再幹下去，何必再畏首畏尾的呢？誰也知道我們追風十八騎是幹什麼的，你是我們的大哥，還怕人不知道你嗎？」

他大概還是第一次對穆傳芳發脾氣，穆傳芳的臉色更難看了。

夜已深了，店門早已關上了，追風十八騎都走了，把死人也帶走了，那位說要來的穆大娘子，一直沒有來，穆老大也沒有再回家去，就這麼糊裡糊塗的走了。

誘人上當　瞭解敵情

那個美麗的少寡婦把店中收拾了一下，頂上了大門，吹熄了燈火，摸黑回到了自己的屋裡頭。

櫃枱上的那個老頭兒雖然早已回到自己的屋裡，却還在摸索着，一會兒打火抽烟，一會兒咳嗽嘟嚷，還得打開窗子來往外吐痰，說多煩有多煩。

可是這少婦却似乎聽慣了，脫了衣服，摸上炕去，她還是照往常的習慣，伸長了脚尖去勾被子，可是脚尖却同時感受到一陣異樣的感覺，那不是棉被而是一件棉襖，而且這棉襖是穿在人身上的。

這說明有個人進了她的房，而且偷偷地躲在她的床上，若是一般女人早已嚇得一陣尖聲大叫起來，但這少婦却是個狠脚色，把脚尖伸長一點，勾住了棉被，往身上一覆，手却伸到枕頭套中，摸到了那支暗藏的匕首，猛地一長身，把棉被向那個人身上扣去，同時手中的匕首也狠狠地刺了進去。

棉被確實把個人給罩住了，匕首的感覺也的確是扎進了那個人的身體，奇怪的是對方既沒掙扎，也沒出聲，這倒使那少婦感到非常詫異了。

莫非那是個死人不成，但想了却又不像，因爲她一觸之下的感覺，棉襖下的身體還是熱的，死人不會有體溫，這傢伙難道是麻木了，挨了一刀竟能不痛不喊？

少婦仍是不吭不哈，却飛也似的由床上躍起，黑暗中雖看不見，但她對這屋中環境太熟了，距離位置都算得很準，一下子就站在對角的那口木櫃前，右手摸到了那把掛在門上的單刀，左手也摸到了火石，嗆的一聲刀先出了鞘，橫刀胸前，而後打着了火絨，點着了紙媒，再點着了那盞油燈，然後才拿着過去，沉聲道：「床上那位朋友，你下來，我馮梅姑雖然守了寡，却不是好欺侮的。」

床上探出一顆男人的頭，嘻皮笑臉地道：「黑珍珠，妳的心也眞狠，怎麼說咱們也有過一段交情，妳怎麼下得了手，難道你眞想做小寡婦不成！」

黑珍珠馮梅姑，這個名字在江湖上雖然不是十二萬分響亮，但至少也是十分響亮，她嬌美如花，但心狠手辣，嫉惡如仇，不知有多少江湖敗類，死在她的刀下，尤其是那些看她單身可欺，想佔她的便宜的無聊漢子，死得最多。

誰也沒想到這個聞名江湖的女煞星，會躲到這個窮鄉僻壤的地方來，開起這間小酒店，不過終於還是有人認出她來了，而這人正是白天在她酒館中鬧事的駱凡。

梅姑把燈火擧高一照，看清那張臉，把手中的刀一拋，放下油燈就向駱凡撲去，伸開了兩臂，奔到他面前時，一把摟了個結實，而駱凡更是把她抱了起來，托得高高的，低下頭來吻她的臉，直到她的唇上，才緊緊地吸住不動了。

大地一下子變得十分寂靜了，只有屋外的風聲呼呼，似乎被那道牆給隔開了，那屋中的兩個人除了彼此的呼吸外，似乎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們的嘴唇才分開，但却已併頭躺在地上，駱凡的手又不老實起來，梅姑只是輕輕地打了他一下，低聲道：「別這樣，小凡，一年多沒見，你怎麼還是老毛病改不掉。」

駱凡笑道：「梅姐，這毛病恐怕一輩子都改不掉了，從我十五歲那年，我第一次伸手在這兒挨了一耳光開始，我就無時無刻不在心裡回味那種甜蜜神奇的感覺，而且我也發誓，在我有生之年，只要見妳一次，我就要重溫舊夢一次。」

梅姑似乎有些發窘，但更多的是動心，嗔聲道：「你還好意思說，人小鬼大，我是眞心把你當作親弟弟，那知道你竟那麼壞的。」

駱凡把她身子拉得更近些，梅姑也祇好象徵性的反抗了一下，也就由着他去了。因爲她的心中也燃着一團火，從她的心靈深處燒了出來，漸漸蔓延到全身來，她喜歡那涼涼的臉靠上來的感覺，也喜歡濕潤潤的舌尖舐了上來的感覺，一年多近兩年來情慾的饑渴，是急需要滋潤的。

懷中這個男人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第一個男人，絕對也是最後的一個男人，不管發生了什麼事，她可以堅信自己不會再接納第二個男人了。不管心靈也好，形體上也好。

駱凡的聲音，像是在夢中那麼的迷離：「梅姐，我好想妳，不止一次我要找妳，可是他們不肯告訴我妳在那裡。」

「小凡這是沒辦法的，雖然我是爲了盯住點子而來的，但是絕不能跟外面發生聯繫而自洩身份，你要知道，我們的對手是十分狡猾而厲害的，而且他們又佔盡了一切有利的條件，所以我們必須要十分小心。」

「梅姐，我知道，我一切都知道，唯一我不明白的是妳叔叔爲什麼不准我們成親，難道你們還信不過我？」

「那怎麼會呢，小鬼，從小你就跟我們在一起，任何機密大事都沒瞞過你，這還不夠信任你嗎？」

駱凡道：「那爲什麼還不准我們成親，我們相愛已經十多年了，圈子裡的人誰都知道我們要好的。」

梅姑的心被刺痛了一下，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沒人阻止我們要好呀！當我們在一起時，大家都有意地成全我們，除非必要，絕不會來打擾我們，這不是跟成親一樣嗎？」

駱凡道：「不一樣，至少，妳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妳的丈夫，每次相會，總要偷偷的在一起，那怕是投店住宿，總是住兩間房，晚上再偷偷的到妳房中，不等天亮又得偷偷溜回房中去。」

梅姑的心中也在垂淚，口中却在笑道：「那不是更有情調嗎？你、眞俗，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這偷的情調是最撩人的。」

「我不要，我要堂堂正正地當着人前叫妳一聲娘子或是渾家，不要偷偷摸摸地背着人叫，梅姐，我雖然比妳小兩歲，也二十五歲了，我不是個怕人笑的小丈夫了。」

梅姑憐惜地吻着他的臉，笑着道：「誰說你小，你現在已經大大的有名了，聽說你在關內已經闖出了萬兒來。」

「梅姐，妳別故意裝糊塗，妳知道我是爲什麼去的，我要娶妳不准，是因爲我不是你們組織中人，我要加入，你們又不准……」

「小凡，別孩子氣，叔叔就是因爲你太孩子氣，才不准你加入，因爲你往往會太衝動而忽視紀律，擧個例子說吧，你若是我的丈夫，你肯讓我做這份工作嗎？」

「不准，今天那些漢子一個個的看着妳，就像是妳沒穿衣服似的，我眞恨不得要挖下他們的眼珠！」

梅姑嘆了口氣道：「這就是我不能嫁給你的重要原因，叔叔很尊重你，不願叫你爲難，更不願跟你結怨，所以只好拖延我們的婚事，因爲目前組織中很需要我，缺不了我這麼一個人！」

「爲什麼非妳不可，據我所知，你們那一個圈子裡漂亮的女孩子，人人都可以擔任的。」

梅姑沉聲道：「不錯，能做這份工作的人很多，但做得不出錯或是出了錯不會洩底的人却沒有，只有我來了。」

駱凡沉默了，梅姑却問道：「你是盯住了穆老大來的？」

駱凡搖搖頭道：「我還沒有這麼大的本事，穆老大狡猾如狐，誰也無法盯得住他，好在追風十八騎不難盯，我咬緊了他們，終於盯到這兒。」

「爲什麼你會對追風十八騎感到興趣呢？」

駱凡却沒有回答她的問話，一把她按住了她的身體：「梅姐，讓我們先親熱一下，再說其他的吧。」

在情慾的的需索下，馮梅姑却比較理智，居然一把撐住了他的身子道：「慢着，小凡，先把重要的說了再做其他的事！」

聽她的口氣如此堅決，駱凡知道是必須聽從她的時候。十多年來，如火般的戀情，他對這個姐姐似的戀人已十分的了解，她有千種溫柔，萬斛柔情，但她說不行的，就是不行，她祇有這一點執拗，幸虧也就是這一點，否則，駱凡會被逼瘋了，因爲她總是在最緊要關頭上煞住，冒出這兩個字慢着，駱凡曾經有一度學乖了，就是在這兩相愛時絕口不談正經事。

但是，那似乎很不容易，因爲這些是他們生活的中心，生存的目標與意義，每一個人都是爲此而活的。

今夜，他悄悄躲進屋裡，原是想去瘋狂地親熱一下，然後再談及正題的，一年多的分離，那份刻骨的相思，實在太難熬了，但是看來，這個希望又不大了。

嘆了口氣，他乾脆地放開了她，由於久在屋中，他的眼睛已經較爲習慣黑暗了，因此，他摸着火石，燃起了被吹熄的燈，目光掃向床上……

他們從小就在一起舞劍、讀書、玩耍，很少分開過，在一起還有其他的少年，大部份是女孩子，但他只喜歡那個大姐姐，而梅姑對他也總是特別照顧一點。

一個春天的上午，春風吹得人軟綿綿的，他們練完了劍，並肩躺在綠草如茵的山坡上，四寂無人，只有鳥鳴在林梢，梅姑或許是爲春風所薰，爲春色所醉，竟矇矇矓矓地睡着了，她那窄窄的青衫，因爲不小心，由腰上被掀了起來。

這對十五歲的少年而言，是一種無比的誘惑，何況梅姑平日跟他

不拘小節，是他最親近的人。

於是，他做了一件最膽大的事，他把手從衣襟下伸進去。

也只有輕輕的一握，梅姑醒了過來，抖手給了他一巴掌，可是這男孩子並沒有放手，他反而抱住了梅姑。

也許是春天的原因，也許她早就對這小兄弟情有所鍾，所以梅姑也只是輕輕地掙扎了一下，也就隨着他了。

駱凡雖只十五歲，却因爲跟一些出外行道的師兄們一起住宿，對男女間的事，他懂得比梅姑多，何況，他本來就是一個早熟而鬼靈精的孩子。

自後，他們漸漸不避形跡，人前人後都很親熱。

以後，梅姑也出外行道了，從梅嶺綠梅谷出來的子弟沒有一個是易與的，梅姑的人又美，技藝又精，劍下有頗爲轟動的名聲，也贏得了一個「黑珍珠」的美號。

那是因爲她的臉較黑，但又黑得明亮，艷光四射，像透明的一顆晶瑩的珍珠，因而才有了那個美號。但只有駱凡一個人知道，她身上不但不黑，而且還像羊脂一般的白，不過，這一點他却不會告訴別人的。

只是有一點，駱凡很不滿意，綠梅谷主馮世奇對駱凡十分鍾愛，對自己的姪女梅姑也慈祥若父，但綠梅谷另外還有一項重大的任務，並不止單純的練武行道而已。

駱凡的劍術在少一輩中是最高深的，甚至可以跟馮世奇打成平手，但馮世奇一直不肯把駱凡收在門下，一直不讓他參與其他人的活動，甚至於不讓他出去行道。

這使他跟梅姑迫得必須分手了。雖然有時梅姑也會回來幾天，跟他親熱一陣，馮老人家也不禁止，有時還故意成全，藉故讓他們在一起，可是却不肯讓他們成親，總是找各種的理由推搪拖延。

駱凡對此很不滿，終於跑了出來，馮老人既沒生氣，也沒有怪他，只是找人傳話給他，要他在外面玩玩，做什麼都行，只不准洩露出綠梅谷的底子，並不得以綠梅谷的劍法路數暴露出來，他的劍法似乎另成一體，據馮世奇說這是駱凡先人的劍法。

黑珍珠是名人，找她並不難，但是，每等到駱凡找到她，梅姑總是另有指派，聚個一兩天，悄悄地離開了。

駱凡又祇好再度去找，綠梅谷中的人個個對他很好，許多機密行動不避他，只有一點他們不要他參加行動，也不告訴他梅姑下落。

好在駱凡對他們的工作已有了深切的了解，他自己也會設法去找。

滿淸入主，神州沉淪，綠梅谷中都是前明遺臣子弟，他們主要的工作是要反淸復明，不過後來鑒於淸人勢力太盛，明裡推不倒它，又改爲鋤奸或保護義民爲主。

駱凡也就順着這個方向去找，倒是頗有心得，有朝廷要抓叛逆的所在，必有密探的踪跡，也必有綠梅谷門下人的足跡，密探們是以螳螂捕蟬的姿態出現，綠梅谷的弟子則在暗中扮演黃雀，梅姑也多半是擔任最後的除蝗工作了。

這次足足有一年多，他沒得到梅姑的消息，幾經輾轉打聽，他終於找到了她，又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使他心中充滿了激動，但忽然隔屋的老頭一陣急咳。

梅姑神色一變，匆匆掩上衣襟：「有人來了。」

駱凡嘆了一口氣，道：「我就知道好事多磨，每到這個時分，一定有人前來打擾的……」

梅姑却神色凝重地道：「小凡，別孩子氣，這次絕不會是我們自己人，忠叔白天見到你，知道你晚上一定會來，早作了一切部署，把暗樁都佈置了，若是自己人，也不會驚動我們的。」

「不是自己人，那會是什麼人呢？」

「多半是穆家大宅來的人！」

「啊，穆老大的家裡？這兒是他的老巢。」

「小凡，你既然盯住了追風十八騎，就知他們不是單純的黑道人物，那只是一種掩護……」

「我知道他們還狙殺了不少義士。」

「而且還有好幾個是我們的同僚，好不容易打進了他們的圈子，結果都莫名其妙的死在他們的手中。」

「我知道，去年耿平師兄就死在這兒的，也是你們這家店裡，妳是看着他被殺的。」

「是的，他本來是來作眼線的，却被穆家大宅的人發現了，平師兄故意在這兒鬧事作爲警告，結果一出去就被殺了。我們明知道他危險，却不敢通知他。」

「這是爲什麼，爲了怕洩漏了你們的底子？」

「是的，我們好不容易在此立足。」

「什麼？立足，難道你們打算在這兒開一輩子的酒店？」

「穆家大宅在此一天，我們這酒店就得開下去。」

「穆家大宅是個什麼地方？」

「我們懷疑他是個密探的總頭目所在地，但一直無法確定，今天你一來，似乎又能多獲得了一點的證實。」

「什麼，妳在此一年多了，還是不能證實？」

「是的，因爲對手太狡猾了，表面上完全不露形跡，而穆家大宅內，却門禁森嚴，不准任何人進去。」

「你們沒法摸進去看看？」

「沒有，我們不敢冒險，穆老大每年一度來此，就是爲了述職以及領取新的指示。」

「追風十八騎就是密探的組織？」

「不，祇有穆老大跟三五個弟兄才是，其他却是眞眞正正的黑道人物，因爲我們這個酒店開在這兒，才發現這個秘密，連追風十八騎的弟兄們，恐怕都不知道。」

「妳又如何知道的？」

「因爲有兩個人來到了穆家大宅去送家書，實際上却是去送緊急情報，他們走後，外面必傳來一件大事。」

「這倒是有點跡象了，妳查出那個總頭目是誰？」

「極可能是穆大奶奶。」

駱凡幾乎難以相信地道：「穆老大的老婆？」

「恐怕只是他名義上的老婆，我們從大內得來的消息，知道密探總頭目是個中年婦人，穆家大宅中只有一個中年婦人，就是穆大奶奶了。」

「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不知道，沒有人見過她，祇有平師兄看過她兩眼，只可惜沒有來得及把所知的送出去就被殺死了。」

駱凡陷入了深思：「梅姐，知道了對方的性質以及身份之後，你們又打算如何？」

梅姑道：「那還用問，自然是設法瓦解這個組合，除去那個逆賊。」

駱凡一笑道：「恐怕不能說是逆賊，因爲是人家當政，正大光明殿上，坐的是他們的主子。」

梅姑咬牙切齒道：「但那個婆娘却絕對是逆賊，她本是義師中人，變節投過去的。」

「何以得知呢？」

「因爲最近義師中，有幾個分壇被破，也有五個首領被殺，這五個人的身份極其秘密，除了參與最高機密的自己人之外，絕不可能有外人知道的。」

「那你們怎麼會知道那人是誰呢？」

「義師聯盟中有十八位長老參與最高機密，其中有六個是中年婦人，我們不知道其中那一個有問題。」

「那就該詳細調查她們。」

梅姑嘆了一口氣：「小凡，沒這麼容易的，第一，她們的行踪飄忽，連自己人都無法把握，又如何去監視調查。第二，這件事更十分重大，如果宣洩出去，得知長老中有人變節，投向朝廷，勢必引起人心大亂，所以必須秘密調查，秘密地處決。」

「因此這件任務就交給了妳？」

「叔叔是義師中的刑堂堂主，專司鋤奸之職，這件事沒有人交下來，是我們主動要做的。」

「怎麼每件任務都派上妳呢？」

「不是叔叔派的，是我自動請求的，我們馮家本來與義師無關的，因爲我爹加入了才搭上了關係，爹死於朝廷密探的暗殺，我嬸嬸堂兄、堂妹都受了波及，叔叔才接下爹的職位，因此，叔叔的介入，完全是受我爹的影響，對那些危險性較大的工作，我當然要爭着去做。」

駱凡道：「我幫妳完成這項任務後，妳能不能抽身退出你們那個圈子？」他只是說說，根本沒期望有答案，那知道梅姑居然點點頭道：「可以，這本來就是我最後的一件工作！」

反倒是駱凡難以相信了，睜大了眼睛，梅姑微笑道：「叔叔親口答應的，他老人家說我們爲義師貢獻的夠多了，至少要留條根以對泉下先人，所以要我早點抽身離開，跟你到別處去過日子。」

駱凡搖搖頭道：「上別處去，那兒才可以安身，妳早已踏入江湖，我現在也投身了進來，這是一個大染缸，跳了進去，就別想再出來了。」

「那倒不然，我這次安安靜靜躭了一年多，什麼事也沒有，而且也沒有人認得我。」

駱凡笑道：「這個地方不同，尋常江湖人不到，有些人則不敢在此鬧事，可是我以爲也不見得安寧。否則，妳一進來就不會賞我一刀子，相信這不是第一次。」

梅姑低下頭道：「第三次，前兩次有人摸了進來，我早就得到了消息，躲在屋子裡，不聲不響，進屋就給他一刀子，悄悄地解決了。」

「沒有驚動別人？」

「沒有，忠叔那兒有的是化骨散，連痕跡都不留。」

「事後也沒有人追查嗎，萬一他們還有同路望風的呢？」

梅姑笑着道：「那兩個都是大宅子裡的人，偷偷地到這兒來撈點便宜，自然不敢告訴誰，因此沒有懷疑到我們這兒，我做事很小心，若是另外還有人，我們會知道的！」

「我來時怎麼沒看見有人？」

「叫你看見還行？他們躲得很隱蔽，而且只利用暗號發消息，沒

有任何行動，誰也不會知道的。」

「我悄悄摸了進來，你們也不知道？」

「那是通叔通知的，叫他們別聲張，以免驚動了別人，因為我們怕有人綴着你，反而把我們掀了出來，現在看來倒是有點道理。」

駱凡一驚道：「你是說來人是踩着我身後進來的。」

梅姑道：「想來不會錯，當然來人還沒有現身，不敢確定，但確知不是我們自己人，否則外圍的人就不會知道了。」

正說話之間，窗外忽然傳來了一陣咕咕的夜梟叫聲，梅姑急道：「來人已逼近了，共計是三個人，小凡，你打算如何應付，我還要在這兒躲下去，不能洩露身份，問明一下對方的身份，假如是敵非友，就必須把他們全部放倒了。」

駱凡道：「我不會有朋友，若是跟着我來的，多半跟是追風十八騎有關的，放倒他們行嗎？」

「外圍通知，似乎只有三個人，沒有人接應。」

駱凡忽然伸手，把梅姑的衣領扯破，然後才低聲道：「哭，我剛欺侮過妳！」

梅姑還不明白他的用意，駱凡從衣裏拿出了幾塊碎銀放在桌上，急聲道：「小娘子，妳不是江湖人，但是妳若是找個江湖人來問問，我劍在江湖這四個字還是響噹噹的，我也不是個採花淫賊，實在是被妳姿色所迷，這才做出這種糊塗事！」

梅姑終於明白了，而且也聽到了牆外有輕巧的腳步聲落進牆裡，證明來人已經進了內院，而且身手很高，於是立刻低聲飲泣了起來，手却在桌上寫了個殺字。

駱凡搖搖頭，而且也寫了個「矇」字，口中却道：「小娘子，妳別一個勁兒的哭啊！倒是說句話，妳年紀輕輕，將來的日子還長呢，守寡也不是辦法，我還沒成家，妳要是願意跟我的，就算再嫁給我，拿着桌上這塊銀子，咱們另外找房子過日子，若是妳不願意，我留下了這塊銀子一拍屁股走了，神不知，鬼不覺，就當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梅姑仍是哭個不停，駱凡急呼道：「小娘子，妳倒是開口說話呀，哭也不是辦法的，我是誠心誠意的，才跟妳說這些，否則，我大可一走了之。」

梅姑抽抽泣泣地說道：「這銀子有多重？」

駱凡一怔，兩人雖然是做戲，但也沒有想到她會問出此一句話，頓了一頓才道：「五十兩，妳是否嫌少？」

梅姑泣道：「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只好跟着你了，可是這五十兩銀子，要另外成個家，怎麼夠呢？」

駱凡歡喜道：「妳要跟我，那太簡單了，銀子不夠，好嘛，我再去賺，我賺銀子好容易。」

「不！我知道你又去殺人了！」

「娘子，沒辦法，我只是殺人賺銀子，不過，妳可放心，我賺的銀子全是官府領的賞銀，妳可以堂堂正正的花用。」

「不，不，不，你弄錯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嫌你的銀子少，也不是要你再去賺這些血腥的銀子，我是說我祇有一個老爹，把他扔下了也於心不忍，你也留下來，幫我開店好了。」

「妳是說那個老頭兒，他是妳爹，還是妳的公公？」

「是我漢子的爹，他只有一個兒子，不幸死得早，剩下他一個孤苦伶仃。」

「是妳漢子的爹，那不行，他會歡迎我嗎？再說大家在一起，這有多彆扭。」

「不會的，老人家很通情達理，他曾勸我改嫁，我只是一時沒有適當的人，現在當然沒得挑了，只要你也把他當成老人家奉養。」

「這不行，我可不能平空給自己又找個老子。」

「哈哈，有這種便宜事，這混球還不幹，沒關係，他不幹有人幹！」人聲是從窗外傳來的。

駱凡神色一變抓了劍身一滾身，又吹熄了燈，然後砰的一聲，窗子碎了，是駱凡用一隻櫈子砸碎的，但他的人却沒有跟着出去。

屋外院子裡站着三條影子，其中一人冷笑道：「姓駱的，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強暴民婦，還不乖乖的滾出來，大爺把你綑了送官。」

屋中的梅姑趁機一聲哭了起來：「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這叫我以後怎麼做人呀！嗨……」

屋外那人笑道：「馮嫂子，妳別傷心，等我們宰了那王八蛋來給妳出氣……」

屋中的梅姑哭叫道：「屋外是那位大爺，你們把那殺千刀趕走了也就算了，千萬別殺人，否則鬧到官府裡去，我可沒臉做人了。」

屋外冷笑道：「那可不白叫他佔便宜了麼？」

梅姑哭着道：「苦命人只有自認薄命了，哎呀，他拿了刀要衝出去，求求你們，別在這兒殺人……」

窗外的三個人都緊張的握着兵刃，望着窗子，但駱凡却悄悄早已開了門，掩到外面，身形突出，長劍一揮，一個傢伙無聲無息地倒了下來。

其餘兩人大驚失色，有個人急退了兩步，另外一個則執劍砍了上來，駱凡只閃了閃身子，劍鋒貼着他的衣服劈下，他的身形又搶了進去，嗤的一聲，劍尖由心口刺了進去，然後又由背後透了出來，駱凡不愧是名殺手，抬腿一蹬對方身體抽出了劍，把對方向後踢倒了下去。

他在眨眼之間，連殺兩人，又轉身逼向第三人，那是一個青衣老者，舉劍相擊，劍勢十分之老練穩健，駱凡一連幾下急攻，都被對方避過，他似乎發了急，正要改變攻勢，那老者却連忙搖手道：「慢來，慢來，朋友，有話好商量，老朽可不是找你拚命的。」

駱凡冷笑道：「那你們來幹什麼？」

「這……老朽住在穆家大宅裡。」

「原來穆傳芳那老王八蛋派來的，那更饒不得你了。」

老者連忙道：「朋友，穆家大宅的主人不是穆傳芳，老朽奉了敝上之命前來相請朋友。」

「什麼，穆家大院的主人不是穆傳芳那又是誰？」

「這個……朋友去了就會知道！」

駱凡哈哈一笑道：「老子才不上你們的當呢，跟你去了，你們好伕着人多來對付我，穆傳芳那老小子想用這一套來賺我，老子才不吃這一套，我跟你們是沒有好說的，何況你們又撞破了我的好事，我必須要宰了你。」

握劍又是幾下的急刺，這次的攻勢更為凌厲，青衣老者連躲帶招架，却也避不開最後的一劍，刺在脅下，直透了進去，他哎唷的叫了一聲，仰身跌倒，駱凡上前正想補上一劍，忽聽得遠處的牆上有人輕喝道：「朋友，好劍法！」

駱凡微怔住手，他一直十分小心地注意着，却沒有發現何時來了人，而且那人却站在牆頭上，駱凡叫道：「又是何方神聖，滾下來受死。」

那人輕飄飄的跳落地上，身形十分美妙，駱凡不禁心中一震，從那人落地的身法，已經可以知道是位絕世的高手了，就憑這份造詣已經很難應付了，何況牆頭上又颼颼地跳進一批人，竟有八個之多，每人都穿着黑色披風，臉上蒙黑紗，看不清楚面目，跟那人一樣。

那個人已經輕飄飄來到他面前，輕輕一笑道：「閣下强暴了那店中的小寡婦，被我手下發現了，閣下惱羞成怒，無非是想殺人滅口而已，可是閣下算一下，能把我們這些人一個個的殺光嗎？」

駱凡頓一頓才道：「殺了也沒關係，大不了我抽身一走，反正我駱凡並不是什麼大名人，也不怕丟人的。」

那人哈哈一笑道：「朋友放心，我們才沒有這精神去管這閑事，別說你只是治了一個小寡婦，就算是殺了她也不關我們的事，我是為了別的事來找你。」

駱凡道：「別的什麼事？我從不跟人攀交情的。」

「朋友，別把話說得太早，你聽過我們的來意，再作決定也不遲。」

駱凡一頓道：「你們從穆家大院來的？」

「不錯，穆家大院的主人就是我。」

「什麼，妳是穆大奶奶。」

「不是，穆傳芳是我的手下，他的老婆也是我的手下，只是對外由他們出面而已。」

「你們要我幹什麼？」

「朋友，這一身劍法非凡，不知是那一家門戶出身？」

「沒有門戶，家傳武藝。」

「這就難怪了，剛才朋友幾招出手，我看來也不屬於那一家，朋友，你這身功夫做殺手太委屈了。」

「我可不是殺手，我殺的可全是官府懸賞緝拿的兇犯，我殺他們是不犯法的。」

那人笑了，臉在臉紗後，分不出男女，光聽聲音，也無法判定是男是女，她給人一種無法捉摸的印象：「朋友，犯法不犯法我不管你，殺人的代價太低，若要富貴，我可指給你一條門路，跟我來。」

說完他轉身而行，似乎料定駱凡一定會來的，但駱凡却往相反的方向縱去。

駱凡打算跟那人去了，這是打入對方，揭穿那人眞面目的最好機會，但是他必須要做得像一個多疑的殺手，這種人是不會輕易相信人的。

所以，他向着相反的方向急竄，而且還是認眞地跑，行動極快，不過他只竄到牆前，牆頭上已排着四個黑衣人，像是石像般的一動都不動。

駱凡拉劍欲待硬闖，可是他的手才摸到劍柄，那四名黑衣人在他之先採取了行動，嗆然輕響，四支劍已由四個不同的方向刺了過來，招式凌厲而狠毒。

駱凡心中微動，他知道這四個人的目的不是殺傷他，但是從他們出劍的手法看，也不僅是逼他退回去，更含有考驗他的意思。既然是考驗，駱凡倒是更覺得要表現一下了。所以他穩住了身形，手也仍然按在劍柄上，保持一個很優美的姿勢。

那四個人是居高臨下而發動攻擊的。他們也把駱凡的動向，衝擊距離作了預估，駱凡若是不止步，強行上竄，那麼人在半空中的，恰好成為這四支劍攻擊的交點。

按駱凡的身形而看，他應該是停不住的。

但是，他們沒料到是駱凡的離開只是一種姿態，以退為進的手腕而已，他心中已經作了準備，隨時都可以煞住去勢的，他們更沒有估計到駱凡的身手是如此的高，因此駱凡在他們認為不可能的位置上停了下來。

距離他們預計的攻擊交點不到一尺，這是要命的一尺，使他們凌厲的一擊，整個地走了樣。

因為他們的攻擊是一發而無法收回的，四支劍就在駱凡身前一尺之處交會撞擊，發出嗆然一聲震鳴。

就在這個時候駱凡出手了，他的長劍只閃了一閃，四條人影已飛跌了開去了，每個人都空了手，每個人都抱着了手腕。看他們的表情已經知道，他們都是十分痛楚，卻又不敢嚷出聲來，倒是有兩個流下了眼淚。

四支劍都在駱凡手中抓着，他冷冷地一笑，怒目而視，那個蒙面人又過來了，神態很從容，像是非常的欣賞，微一點頭：「多謝閣下劍下留情，沒有殺了他們。」

駱凡丟掉了手中的四支劍，冷笑一聲：「駱某除非不得已，從不免費殺人，他們沒有死的原因，只因為沒有人付出代價而已。」

蒙面人哦了一聲道：「若是有人肯出代價呢？」

「那要看是誰出價，駱某不是職業殺手，不接受私人委托，因為駱某不想在身上背着案子，成為一個黑人。」

蒙面人又點點頭，似乎更為滿意了，然後道：「我代表官府出價，每人一千兩，你殺了他們好了。」

這個決定不但使駱凡微微一怔，也使得那四個黑衣人大為驚詫，他們似乎難以相信。

頓了一頓，駱凡才問道：「你真要殺死他們？」

「是的，而且是代表官方出價，當然不會開玩笑。」

「理由呢，官方不會隨便殺人的，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懸賞判處一個人的死刑，一定要公佈罪名才能成立。」

「在我們這一個部門，是用不着這一套的，我只要宣佈一聲，就是公告了。」

駱凡傲然一仰頭，道：「在我這一個部門卻不行，要我殺人，就一定要有一個堂堂正正的理由，使我知道那個人確實是該殺！」

那人道：「你是那一個部門？」

駱凡道：「正義之部，公理道義之門。」

那人怔了一怔，駱凡已正色道：「我這一部門雖上無上司，下無僚屬，完全由我一人專司獨斷，但是以我內心良知為衡，良心為秤，外以天理為尺，道義為高，正義為繩，規定得很嚴。」

那人笑了起來道：「哦！誰來督促你，誰來監視你呢？」

駱凡道：「我自己良知來監視，來判斷，天理國法人情來督促我的行為。」

那人冷笑道：「靠得住嗎？」

駱凡微笑道：「當然是靠不住的，其中除了國法之外，其他都是虛無的，所以我一直很小心，不能犯國法，其他的那些都不會立即施懲的，當我做錯一件事時，最多是受到良知良心的責備，但暫時只記在帳上，等我年老時，才會慢慢地來懺悔。」

那人盯着駱凡看了看半天，彷佛他是一個怪物，然後才問道：「姓駱的，你到底算是甚麼樣的一個人？」

駱凡道：「我這個人很正常，腦筋絕不會有問題，像許多做壞事的人一樣，總要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表示一下自己不是壞人，你沒見窖子裡的娘子都是叫姑娘嗎？姑娘是沒嫁人的閨女兒，她們有選男人的資格，所以她們天天換男人，那只是在揀選一個丈夫而已。」

那人一笑道：「好比喻，那種揀選很是細心。」

駱凡道：「她們所幹的活兒只是一個老婆所盡的本分而已，只是不管生男育女，傳宗接代而已，因為她們所收的代價太少，不能做太多。」

那人在臉紗掩蔽之下，看不出臉上的表情，但是想得到她一定在笑，而且笑得很開心：「這麼說，你的標準也可以受到價碼不同而改變的了。」

駱凡道：「不，良知良心與公義是不會改變的，只不過有時良知良心會被黃金的光芒所眩惑，作出錯誤的決定。」

那人笑得更開心：「你經常犯錯嗎？」

駱凡道：「那倒不致於，因為我只接官府的生意，官府都是很小氣的，領賞時經手人還要拿回扣，所以我還沒有犯錯的機會。」

「有機會的時候，你還是會考慮是不是？」

「當然了，賺錢的機會誰也不會放棄的，而發財的機會更不是經常有的，傻子才會放棄的。」

「你當然不是傻瓜。」

駱凡向蒙面人提出了他的條件：「我要求的是……」

「當然不是，我只在小氣的人面前裝作傻瓜。」

那人用手一指那四個黑衣人，問道：「你不殺他們？」

「不殺，與我的法則不合。」

「是不是價錢不對呢？」

「不，價錢對了，正因為價錢對了，而法則不合，我才拒絕接受，要我在不合法則的條件之下接受生意，自然也要一個不合常情的價錢！」

他雄辯滔滔，任何事都有一篇大道理，使得那個蒙面人對他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了：「你說個價錢嘛。」

駱凡想了一下道：「十倍。」

「什麼，一萬兩銀子一個人，你窮瘋了麼？」

「不瘋，必須要這個代價才值得我冒險一試。」

「冒險？你冒什麼險，以你的劍法，勝過他們多了，而且他們已受了傷，任何人都不難殺死他們。」

駱凡道：「你殺他們簡單，我殺他們就要冒險了。」

「這是怎麼說法？」

「他們都是你的部屬，你殺了他們，沒有人敢說句話，也沒人會記恨，我若是殺了他們，以後的日子就得提心吊膽了，他們的朋友、親戚或同僚，都會找機會來整我一下子的，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那人道：「你好像很有學問，出口成章。」

駱凡道：「拾人牙慧，算不得學問，我若是真有學問，應該自創出一些至理名言來給人引用才是！」

那人不想把話題扯遠了，忙又道：「我這些部屬都輕易不會離開，而且你也是難得在公開的場合下出現的人，又沒有固定的落腳地點，根本不怕人找你。」

駱凡嘆了口氣，道：「若是我仍然保存這閒雲野鶴之身，自然是沒關係，但是今天我被你們套住了，加入了你們行列，以後經常要跟你們的人在一起。」

那人頗感意外地道：「你肯加入我們了？」

駱凡道：「捫心而論，我的興趣不高，但是你給我有選擇的自由，我不加入行嗎？」

「我可沒有强迫你，你跳上牆頭一走，誰也攔不住你。」

「我活得很有意思，不想變成一個刺蝟。」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牆外埋伏的不是弓弩手，就是持着火器的火槍手，只要一出去，不是被射成一頭刺蝟，就是被打成一個蓮蓬了。」

「你怎知道外面有埋伏?」

「哈，我是以狩獵為生，自然步步為營，十分小心，一開始，我還不敢確實外面是否還有埋伏，可是我擊倒了四個人，其他的人居然沒有圍堵我，而且連追的意思也沒有，可見外面必有埋伏，而且還十分之厲害歹毒，所以我不上當。」

「你又怎知他們是弓箭手或火槍手的呢?」

「我起先也不知道，跟你在此地說了半天的廢話，而且故意把聲音擴大，連外面也聽得到，讓他們知道這裡已消除了緊張的情況，他們鬆弛之下，有弓弩不小心脫機掠空聲，也有火槍關閉機栓的聲音傳出來。」

「胡說，我都沒有聽見，你怎會聽得見呢?」

「閣下，我是獵人，而我狩獵的對象，都是窮兇極惡，兇暴殘狠的死囚逃犯，他們不但會逞兇反噬，而且也狡猾成性，我不但要有殺人的本事，而且還得耳聰敏超過常人多多，才能活得更長一些。」

蒙面人終於長長的吁了一聲道:「朋友，你是個難得的人才，我一定要爭取你過來。」

駱凡道:「你已經不給我選擇的機會，那我還是談談條件好了。」

那人道:「組合有規矩，不違規條，是有充份自由的，違反了規例，誰也無法通融，你不必提什麼條件。」

駱凡道:「我不同，別人是自己情願加入的，我卻是被硬拉進來的。你如要我盡心盡力辦事，就得對我提的某些條件通融一下，否則，我陽奉陰違，敷衍塞責，不讓你抓住毛病，卻也不主動去辦事，你等於找了個庸才，甚至於我還會捅你一個大漏子。」

那人冷笑道:「我這部門中可不怕你搗蛋的。」

「你別說得那麼肯定，敗事容易成事難，我若是存心搗你的蛋，總是有機會的，而且保證還能做得天衣無縫，叫人查不到我身上來。」

那人不禁被他唬住了，照駱凡所表現的武功、機警以及狡猾來看，他倒不是危言聳聽。

雖然看不出表情，那人卻已有點後悔的意思，好像自己搗了一個馬蜂窩，思索良久後，終於還是屈服了:「你有什麼條件?」

駱凡說道:「我的條件都是屬於私人方面的要求，不會使你為難的，你放心好了。」

「別說廢話，提出你的條件!」

駱凡想了一想，說道:「錢是不能少的，我很會花錢，每月不得少於三百兩銀子。」

那人笑了起來:「你的胃口倒是不大，這一點你可以放心，在我那兒一個最低級的人員，月支薪酬都有三百兩左右，出勤還有外快，事成還有賞金。」

駱凡的眼睛亮了起來:「你們的酬勞這麼高?」

「當然，這不是人人都幹得了的，我們是一個獨立而特別的組合機構，可以無限量動用經費，實報實銷。」

駱凡笑道:「這就好了，我想以我的能力，大概不會支領最低級的薪酬待遇。」

「本機構待遇分十級，自第十級起算，你大概可支領第七級，跟他們差不多。」

他指指那四個被擊倒的灰衣人，駱凡又表現不滿意的道:「才跟他們差不多，我一個人可以抵他們四個人呢!」

「駱凡，你是新來剛到，他們卻幹了多年，而且本組合是論功陞遷，你有了表現，陞得很快的。」

「那也罷了，他們每月支多少?」

「最低三百兩，每一級高五十兩，第七級大概六百兩吧!再加上外快獎金，約為千兩左右!」

駱凡眉開眼笑道:「那麼，有這麼多，我幹了，看在銀子的份上，我就少提一點條件吧，還有三點就行了。」

「什麼，你少提還有三點，要是不少提有多少?」

「這倒是沒計算過，反正很多就是了，但是都可以用銀子來消除的，所以不必提了，但是這另外三點，卻是必要的。」

「是什麼，你提出來好了，我會酌情衡量的。」

「不能酌情衡量，必須全部同意，因為這是必要的。」

「假如我不答應呢?」

「那當然沒有關係，我仍然會跟你走，只是幹起活來不怎麼起勁，容易出毛病，但你絕對抓不到的。」

那人差點沒給他氣得跳了起來，叫道:「提你的條件!」

「一，我不慣受約束，喜歡跑來跑去，不能一天到晚待在一個地方。」

「可以，我們的工作本來也是流動的。」

「二，我不慣聽人提調指揮，因此我的上司不能有第二個人，只能由一個發號指揮，我也不受其他人的管轄。」

「可以，你由我直接指揮……」

「第三，我不跟大家一起活動，獨來獨往，不跟人合作，不要人幫忙也不幫人忙，始終是單獨行

動。」

「可以!」雖然是猶豫了一下，但畢竟還是答應了。

駱凡倒也爽快，哈哈一笑道:「行了，我這三個條件並不苛刻，而且也是為了以後合作愉快，你手下的人不少，一般的工作用不到我，我最拿手的是殺人而已，在殺人方面，我有特殊的方法，本也是與人難以合作的。」

那人道:「好，那麼你現在可以走了。」

駱凡點點頭，但又有點忸怩地道:「這個小寡婦，我倒是挺欣賞的，雖然我用了點強，但是後來她也沒有反對了，因此，我希望能……」

「你若是要娶她作老婆，可得要幾年，現在不行。」

駱凡連連搖手壓低聲音道:「我也沒說現在娶她，只是我看她倒不是什麼亂糟糟的婦道人家，而且已經給我玷過了，也算是我的人了，以後……」

那人笑了:「你放心，沒有人再會去動她，我管束屬下甚嚴，在鄰近五十里內，絕對禁止打鬥生事，干擾民居引人注意，所以，除非她點頭，沒有人敢強進她的房子。」

駱凡搖手道:「我看，不見得吧。我在屋裡時，剛才的那三位仁兄就是一副土匪模樣的。」

那人一笑道:「他們是來找你麻煩的，大概看到你跟那小寡婦搭上了，心裡吃味兒，所以才兇了一點，不過他們都給你宰了，既往不究，往後絕不會再有人對她不利了，不過，有一點，你得跟他們說一聲，今天發生的事，不得對外洩漏一個字，否則我也沒法子了，走吧!」

這個人想是習慣了發號施令，而且也沒有人會違抗她的命令，所以她祗說了兩個字，就已下達了一個命令。

而且，當她轉身放步時，人影幢幢，從各個方向離開，駱凡朝屋裡叫道:「娘子，妳聽見了，我去去就來，這兒會有人來幫妳收拾的，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他也跟着那人的背後走去，那個人走得很從容，可是她的外氅卻在空中斜斜的飄起，證明速度很快，而且在施展一種上乘的輕功身法。

駱凡可以跟得上，但是他沒有這麼做，甚至連輕功都不用，以尋常的步伐，不疾不徐的走着。

四面看不見人影，但是駱凡知道了這四周仍是埋伏着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在監視着他。

慢慢地來到了村子口，一塊地界牌碑樹立在村口，刻了「穆家集」三個字，破損剝落，像是已有很多年了。

村子似乎很大，也很深，稀稀落落的房子，三三兩兩座落四處，村口是大路，但這似乎是一座獨家村，尋常人等是不會走進去的，這時已是晨光熹微了。

駱凡探頭探腦地向四下望着，那蒙面人已經不見了。他正想走向一個門口時，卻有一個人伸手一指道:「右邊。」

駱凡嚇了一大跳，他已十分仔細了，卻沒有想到就有人在他身前幾尺的地方，那只是有一棵枯樹，高不過兩丈，上面枝葉俱落，只剩兩根枯幹伸出，那絕對容不下一個人的，唯一可能就是藏在樹後，可是樹身粗不過一尺多，一個人只有側着身子貼站着，才能遮住身形。

就算那人是躲在樹後吧，他指路時却轉到樹前，等駱凡順着手勢向右方看了一眼，那人却又不見了，多半又閃到樹後去了，身形之快，無聲無息，行動飄忽，仿如鬼物，駱凡甚至連那人的面目都沒看清楚呢。

但駱凡也夠種的，他既沒對那人的飄忽身法表示吃驚，也沒有對那種詭異的行動表示出什麼不安，甚至連第二眼都不看，似乎早已知道那兒有人一般，平平淡淡的，自然而然的向右邊走去。

不過他一面走，一面卻感到心驚，因為村中的人家差不多全已起來了，出門來到了自己的門口，做着各種的雜活，有的劈柴，有的把洗好的衣服拿了出來晾晒，還有的則在餵雞噓鴨，使這個靜寂的村子熱鬧了起來。

人雖然男女老壯都有，長相也很平凡，完全是鄉下農夫農婦的樣子，但是他們却都太嚴肅，似乎是故意裝出來似的，駱凡沒有去看他們，而他們却也不望駱凡，沒有跟他打招呼，像是根本沒他這個人的存在，只不過那些人互相之間也沒有交談打招呼，各人默默做着自己的事。

駱凡這才知道，馮梅姑他們為何在這兒臥底了幾年，只能探出了穆家大院是甚麼樣的機構，就這樣交差了。

而他們對穆家集子的了解，更是錯得厲害，穆家大宅設在這裡，不僅是借那個村子作掩護，而整個的村子都是他們的人，難怪穆傳芳所率的追風十八騎不准入內了，那是怕他們拆穿了村民的秘密。

這個安排太厲害，也太可怕了，任何人只要稍微探得一點消息，也許會對一兩家村民懷疑，但絕對沒有想到整個村子，都是一種掩護，全部的村民都是大內密探，而且，個個全是好手，因為每個人

都太沉着，太穩，除非是有極佳的武功修爲，否則，是很難有這份鎮靜的。

馮梅姑他們在這村口開了家酒店，幾年來，跟村裡的人多少也有過交往過，而且很熟悉了，但居然沒看出一點端倪，這些人的僞裝功夫太到家了。

他們能隱瞞自己的身份幾年，今天早上却同時出來亮了相，這當然是故意的，否則，他們絕不會犯這個錯誤，鄉下人雖習慣早起，但也不會在天乍亮的時候，不約而同，全村開門而出。

問題是在，他們此舉的用意何在？

駱凡仍是滿不在乎的走動着，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甚至看見一個餵鷄的大姑娘時，還唱了兩句小調，想引起對方的注意，却換來狠狠的一瞪眼。

駱凡聳聳肩，終於走到了一大片屋子前，高高的粉牆，還有高高的碉樓，是標準的北方大戶家宅的派頭。

後背靠着山，廣闊峯嶺延綿不斷，因此，這個穆家大宅子本身就是一塊絕地，與外面隔絕的地方。

當然，在這兒的一切，都不怕洩漏了，外人必然經過村口才能進入，從村口進來，幾十戶人家零零落落佈置在沿途，全是他們自己人，就是最擅潛形追跡的人，也無法通過那層層的過濾而不被察覺下進入。

這個處所太隱蔽了，而自己却能打入了進來，這是運氣嗎？駱凡實在不敢想像。

在村口外的小酒店中，駱凡倒頗還有把握，以爲自己已成功騙過了那個似爲統領的蒙面人，可以混進來了，在進入了村子後，他才發覺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理想，因爲他發現了太多，而這麼多的破綻，不可能是疏忽，而是故意對他表露，那是什麼用意呢？

是爲了歡迎他入伙，還是展示實力？

是他的行踪已洩，別人對他提出了警告？

駱凡心裡在盤算着這種可能性，覺得都不大，歡迎他入伙，無須亮出全部實力，何況他又不是什麼大人物。

至於說對方已知曉他的身份，那可能性也不大，因爲他雖是出身綠梅谷，却沒有列名在弟子名單上，也不參加他們的活動，甚至連武功劍法，都另成一格。

他在外面遊俠江湖時，也沒跟自己人有過接觸，即使這次找了來，他自己踩到的線，但也令人無從捉摸，始終找不到答案。但沒使駱凡膽怯，反而激起了他的鬥志，使他面對挑戰的興趣更高了。

福晋臥底　義軍潛入

終於，他走到了高大的碉樓下，伸出拳頭在緊閉的堡門上擂了幾下。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老蒼頭開了門，扁扁嘴，打量了半天，才問道：「你……找……誰？」

駱凡伸脚擠了進去，擺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別裝蒜，我是新入伙的，前來報到……」

「啊，你說什麼？」

這老蒼頭不但眼睛不眇，而且耳朵也好，駱凡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開他就往大屋子裡闖去。

那老蒼頭低吼了一聲，伸手朝他的背後抓去，大屋子裡也傳出了一聲喝叱：「老吳，別傷害他，是主人要他來的。」

話說得太晚了，老吳來不及收手，而駱凡也沒有回頭，只見他的劍尖在背後閃了一閃。

他根本沒回頭看，可是落劍極準，老吳痛叫，握着手彎下拾起地上二隻手指，跳着離開了。

駱凡若無其事地繼續走，屋中衝出一個十八九歲丫頭打扮的女孩子，朝駱凡看了一眼道：「你這個人眞是的，動不動就出手傷人了！」

駱凡淡淡地道：「我從不無緣無故的傷人，即使人家想傷我，我也只是斟酌情形之下反擊，像妳們四個人在外邊圍攻我，我只用劍身偏着敲一下你們的手背，更爲妳們放棄了四千兩銀子。」

那女子一怔：「你看出我是外面圍攻你的人？」

駱凡嘆了一聲道：「我見過一次的人，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不可能，我的形貌樣子完全變了，沒有一點相同的。」

「妳的氣味沒變，人的氣味是改不掉的，若能把人味去掉，那就不是人了。」

也不知是他諷刺還是打趣，但却不夠風趣，那女子不高興，哼了一聲道：「只有狗才能憑氣味認人。」

駱凡突地齜牙咧嘴，叫了一聲，向她撲去。

那女子以爲他開玩笑，倒沒有被他的兇相嚇住，伸手推住他道：「放正經些，這兒可不是你胡鬧的地方。」

可是，駱凡却沒有一點開玩笑的意思，一口咬上去，那女子痛得叫着退開，駱凡却張口吐出二枚手指，哈哈地道：「來拿回去，趁熱接上，雖然不能活動自如，至少可以不破相，以後記住，我這人恩怨分明，絕不吃虧，而且有仇必報，心比石頭還硬，不懂得憐香惜玉……」

那女子痛得臉都白了，但仍然忍住了痛，上前拾起兩枚斷指，低聲切齒道：「恩怨分明，我沒惹着你，在外面攔截你是奉了上命，身不由主。」

「我知道，所以我祇輕輕打妳們一下，若妳們是想自己殺我，至少就要留下妳們的手。」

「那你爲什麼要咬下我的手指？」

「妳是受命出來接待我的，那個老頭兒要暗算我，妳爲什麼不出來阻止？」

「我不是喝阻了嗎，但是他行動太快。」

駱凡冷笑一聲：「妳早就知道他練成了青銅手，也知道他最喜歡在背後偷襲人，早就該在我叫門時，就出來應門了，妳却故意延遲，由着他來算計我，等他出手後，勢子用足無法收式了，妳才假公濟私地招呼一聲……」

那女子神色一變，道：「你怎麼知道老吳喜歡暗算人？」

駱凡道：「因爲他說話時，右手的兩枚手指已經伸了出來，不住地顫動，色澤青綠，這就是練青銅指的表徵，練過這種陰毒武功的人，人也會變得陰毒，我早防着他了！」

那丫頭又瞪了他一眼，暗地裡咬咬牙，然後才道：「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反應如何，試試你的技藝而已。」

駱凡冷笑道：「要是我的耳目差一點，被他那一抓早已沒命了，妳在外面吃了一點虧，我不殺妳已經是手下留情了，妳不知感恩，反而要借機會來暗算我，這是什麼意思，回頭見了那個什麼主人，我倒要問問清楚了。」

這一來這個丫頭才着了慌，連忙道：「駱凡，求求你，見了主人別提這件事，我求求你！」

駱凡倒是微微一怔：「難道這不是妳主人的授意？」

那丫頭道：「不是，主人對你很滿意，所以才把全部的機密都向你公開，讓你了解這地方的實力，是要你老老實實的爲主人效力，若是你有三心兩意，就別想活命了。」

駱凡聳聳肩道：「我祇是跟你們主人說說試試看，合則留，不合則去，可沒有那些規矩的。」

那丫頭看了看他，似乎是難以相信，最後才輕聲道：「駱凡，我雖然有點恨你，但也有點欽佩你的武功與劍法，那個老吳的青銅指下，不知傷了多少高手，他的手指可以洞金穿石，却被你一劍削斷下來了。」

「那也沒什麼，青銅指勁力無匹，可穿金石，我是知道的，但也只是指尖上的功夫而已，指根處還是血肉之軀，劍鋒落在那兒，輕鬆得很。」

「你對天下的武功知道得很多？」

「不少，這樣才能當一個殺人者，花紅賞格不是輕易可領的，我必須對捕獵的對象相當認識，才能夠出手對付，當然也要對對方的武功有尅制的把握，才能去賺這筆銀子。」

那丫頭道：「在這兒，你賺銀子很容易，只是要守點規矩，不能如此隨便，我說的是好心話，聽不聽隨你。」

駱凡笑道：「謝謝妳，我這人最識好歹，妳說的好心話，我會領情，妳罵我是狗，我就咬妳一口。」

那丫鬟被他一說，又觸及了傷口，恨恨的盯了他一眼，駱凡又笑道：「妳最好把斷指接上，要不要我幫忙？」

那丫鬟道：「不，我們這裡有的是好大夫、好藥，只要不是腦袋砍下來，都有辦法接回的，我要把你帶到主人跟前才能抽身離開。」

說着已走近屋子，却出來另一個女孩子，朝他們一笑道：「小蘭，主人叫我領他進去，讓妳快去找大夫把手指接上，還好妳斷的是左手手指，不會影響使劍，否則就要像老吳那樣子了。」

「啊！老吳怎麼樣了？」

「老吳的右手已廢，就成了一個廢人，這兒是不養廢人的。」

這叫小蘭的臉色發白，乞憐地看了駱凡一眼，低着頭由一邊的岔道走了。

這個剛出來的女孩子跟小蘭差不多年紀，長得比較甜，大眼睛眨呀眨呀的，駱凡很感興趣地道：「她叫小蘭，妳叫什麼呢？大概是小梅了嗎？」

「不錯，你怎麼知道的？是誰告訴你的？」

「沒人告訴我，是我猜到的，妳們丫頭的名字總是什麼梅呀蘭呀的，她叫小蘭，妳多半是小梅了。」

小梅雖然還在笑，却有點不自在，一言不發，帶着他進了房裡，却是一所大客廳，全套紅木桌椅傢具，很有氣派，駱凡口中嘖嘖有聲：「不錯，不錯，妳們主人一定很有錢，光看這屋中的擺設，就值不少銀子了。」

小梅冷冷地一哼道：「這就算有錢了，連我這做丫頭的都還沒放在眼中，我睡覺的地方比它闊氣得多了。」

「眞的，妳睡在那裡？回頭帶我去看看。」

小梅却笑了起來，道：「你這個人眞不老實，你是大男人，我是個姑娘家，你怎可以到我的卧室中去的。」

「我只是看看，又不是跟妳上床，有什麼關係。」

小梅臉紅了，啐了他一口，逕自在前引路，不再理會他了，駱凡却是望着她的背影，色迷迷的低聲咕嘀道：「小狐狸精，看妳腰身平平，屁股扁扁，一定還沒跟男人上過床，妳別跟我擺正經，我對摘青梅還沒胃口呢！」

小梅明明是聽見，却因爲他說得太不像話，飛紅了臉，更不敢搭腔。

穿過了幾重屋子，都是類似的廳堂。駱凡道：「妳們這兒的人都是光坐着說話，不吃不喝不睡的，怎麼一連幾進都是客堂呢？妳們有這麼多的客人嗎？」

小梅道：「這是議事廳，是交代公事的地方。」

「交代公事？什麼公事？」

「我們是衙門，自然有很多公事要辦的。」

「我怎麼連個鬼都沒看見了。」

「只要有機會，你會看見的，駱凡，主人對新進人員，於例是不見的，有人來此兩三年了，都沒看見過主人，對你可是特別，你應該感到滿意，驕傲的。」

駱凡却淡淡地道：「我這人本來就特別，自然是特別接待，這有什麼好驕傲的。」

說着已來到了一所華麗屋子前，吊珠爲簾，粒粒都是珍珠，晶瑩奪目，小梅在門口躬身道：「主人，駱爺來了。」

「請他進來，妳們就在外面侍候好了。」

駱凡自己掀簾進去，倒是嚇得連忙退出。他再也沒有想到裡面是一個脫得精光赤條的女人。

那女人是坐在大浴裡盆的，水很濁，而且又有一重紗簾擋住了，所以駱凡也沒有看得太仔細，一瞥之下，只覺得那女人的身材很豐滿，很好看。

那個帶他來的小梅已退到了屋外去了，駱凡只能在珠簾外乾聲咳嗽，但却又忍不住的探頭由珠簾的縫裏偷偷的向內面張望，這是每個男人所難免的舉動，而駱凡也不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俠客，他只是一個氣血方剛的青年人。

「要看就進來，大大方方的坐着看，別躲在門縫裡偷偷摸摸地看，那會把人看扁了。」

駱凡像是被針扎了一下，猛地跳了起來，但是他只不過跳開了兩步，隨即含笑道：「恭敬不如從命。」

他突然撩起了珠簾走了進去，有一張精緻的小圓桌，桌上放了幾碟乾菓以及一盤削好的梨子，還有一壺酒。

祇可惜這地方不怎麼對，有一座畫架擋着，反倒什麼都看不見了，屏後又傳出那美麗嬌俏的聲音道：「坐，自己倒酒隨便喝，很抱歉，大清早厨房弄不出菜來。」

駱凡坐了下來：「我早上素來不喝酒，我要保持清醒，因爲我多半在早上殺人。」

「好習慣，你早上洗不洗澡？」

「我在晚上也不洗澡，我最怕的就是這件事情了。」

「這個習慣怪不好的，不洗澡，那一身氣味，別人怎會受得了，我最討厭一身汗臭的男人。」

駱凡笑了一笑道：「我也很討厭，所以我從來也不跟一個滿身汗臭的男人同屋子睡覺，有一回我在一個小城裡，我住在一家小客棧裡，房間都住滿了，有個很討厭的傢伙硬要跟我同擠在一間屋子，結果他在屋樑上吊了一夜。」

「原來這個傢伙只是想找個上吊的地方。」

駱凡笑笑道：「他是想進屋子睡覺的，只是屋中只有一張床，我自己不想吊着睡，只有讓他吊着。」

「那種睡法一定很辛苦了？」

「剛開始可能不習慣，手脚在空中直動，不過沒多久，他就習慣了，他也老實了，一夜到天亮都沒有動過。」

屋後格格地笑了起來：「很有意思，我可也不想被你吊在屋樑上過一夜，那是很不舒服的事！」

駱凡笑道：「我本來不想那麼對付他的，可是他在背着我時，偷偷地掏了一把斷魂砂在手中。」

「那是很歹毒的暗器，打在身上就沒得救了。」

「是的，所以我沒有等他出手，一根索子就套上了他的頸項，然後把他吊在屋樑上。」

「那是他找死，不過你怎知道他要用斷魂砂對付你？」

「因爲他偷偷地戴手套，斷魂砂很毒，發出時一定要戴手套，否則自己也會中毒的。」

屏風後那女人又一笑道：「駱凡，你的賊眼眞精，居然看透了屏風，不過你放心，我可不是準備使用斷魂砂。」

難道浴盆中的女人也在戴上鹿皮手套？

駱凡笑了笑，抓起了一把杏仁，從容地一顆一顆丟進口中，笑道：「我的眼睛沒這麼亮，只不過我坐的地方，恰好斜對着一面鏡子，那面鏡子剛好可以看到妳的手。」

「駱凡，如果你是看鏡中的手影，你會死得很慘。」

不知什麼時候，一個很好看的女人輕飄飄地出現在他的身邊，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預兆，就像是從地上突然冒了出來的一般，這下子駱凡倒是眞的嚇得跳了起來，本能的去抓腰間的劍，也把手中的杏仁洒了一地。

那女人穿了一身長裙，配上桃紅小襖，顯得腰肢很細、很美、很媚，尤其是唇角一點黑痣，越發使她風韻迷人，可是駱凡是眞正的吃驚了，看着她，像是看見了一個鬼魅似的。

那女人一笑道：「奇怪嗎？我的人明明還在盆裡，怎會一下子跑到你身邊來了？」

駱凡又一瞥斜倚在牆邊的鏡子，然後嘆了一口氣道：「那個地方本不是掛鏡子的地方，居然掛了鏡子，讓人隱約地可以看見浴盆，我就應該想到這是個陷阱，只是我沒有想到它的作用竟是另外一方面的。」

那女人笑笑道：「你以爲是什麼作用，是故意以色相來誘惑你，你以爲自己美得很？」

駱凡聳聳肩，道：「從鏡中那活色生香的影子，以及那些挑逗性的動作而言，無法不使人想入非非，只是我也沒想到有兩個人在這間屋子裡，一個在浴缸中作勾魂之舞，一個却潛伏在一邊作斷魂之擊。」

那女人笑了一下道：「兩個月前，八指神駝就是在這種色授魂與的佈置下丟掉了老命！」

「八指神駝方笑予，南七省總瓢把子，他以一手血魂爪雄視天南三十年，妳居然殺了他。」

「是的，殺他是很不容易，這老鬼又狡猾又多疑，武功又高，身邊又時刻跟着兩個苗子侍衛，不過幸好他是個男人，對於一個能夠大飽眼福的機會，總是不肯放棄的，而且，這種享受也宜於獨享，有人在旁未免大煞風景，所以他把兩個苗子打發到門外去了。」

駱凡嘆了一口氣道：「妳爲什麼要殺他呢？」

「駱凡，你這話問得多笨，我們這兒的任務雖是殺人，但很少隨便殺人，除非是奉到了指令才會動手，當然是因爲我的上司要殺他。」

駱凡看了她一眼，又問道：「妳是這兒的主人？」

「不錯，我是這個機構的主持人，眞正的主持人，在澡盆裡洗澡的那是我的替身，也是大家以爲的主人。」

駱凡輕嘆了一聲：「龍姑姑，我沒想到是妳，殺了我也不相信，妳是這兒的女主人，落在妳的手裡，我沒話說了，只有把命交給妳了。」

敢情，他們是認識的，而且關係還不淺。

那個被稱爲龍姑姑的女人笑了起來，輕盈盈地坐在他對面，拈起了幾顆杏仁，搓起了外面的杏衣，輕輕地放在駱凡的面前，柔聲道：「小凡，你居然還記得起龍姑姑。」

駱凡的臉上是一股哀傷之色：「怎麼會記不起，妳最疼我，妳一來，我比誰都高興，妳走了，我一定有兩三夜睡不着覺，躲在被窩中，偷偷地流淚，想念着妳。」

龍姑姑也有點傷感地道：「我知道，馮國忠常爲這件事跟我咕嘀，說我太寵你、疼你，怕我躭誤你的用功，分了你的心，我沒法子跟他辯，我知道你不會，因爲一個失去母愛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女人親切的照料。但我無法跟他爭辯，也不想跟他吵架，只好忍心的不來看你了。」

「啊！妳可是爲了我，才跟國忠叔鬧翻的？」

「也不全爲了你，主要是我們的看法不同，做事的方法也不同，彼此隔閡早生，只是由你而點上那把火而已。」

「國忠叔公而忘私，苦心孤

詣，是個可敬的人。」

龍姑姑臉上浮起了一層薄薄的怒容：「他的精神雖可佩，但是他的爲人卻絕不可取，因爲這個人已經沒有了人性，他自己冷漠無情，卻要別人像他一樣也冷漠無情。」

「不，國忠叔是個極富感情的人。」

龍姑姑一笑道：「你不會比我更清楚他，他不是壞人，可是他想做聖人，不但自己要做聖人，而且强迫所有的人跟他一樣去做聖人。」

駱凡只有道：「他也許要求妳之心太切，但並沒有惡意，他對人的要求雖苛，但絕無私心存在。」

龍姑姑冷笑道：「一條狗找到一堆屎，視爲無上美味，於是牠爲了向你表示好感，强迫你跟他去吃屎，這就是他的好意，他的無私胸懷。」

駱凡不禁語塞，半晌才道：「龍姑，妳那樣子說國忠叔太不公平，他不是狗，他强迫人吃的不是屎。」

龍姑姑輕嘆道：「我知道，但是我這個譬喻也很恰當，他是個絕對專制的暴君，不容許別人有思想，他認爲每個人定要跟他走，照他的意思去做，綠梅谷裡的子弟，被他訓練成一堆怪物。」

駱凡無言可答，龍姑姑卻又笑道：「不過也還好，總算他還有點良心，沒把你變成怪物了。」

駱凡終於忍不住道：「龍姑姑，妳眞是這裡的主持人？」

「那還假得了，你一路進來，也該看出此地之架勢。」

駱凡長嘆了一聲：「想不到，實在想不到，義師中最忠貞的領袖，太湖女保龍瑛，居然會是朝廷密探的頭子。」

龍瑛微微一笑：「人各有志，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駱凡聽得一怔，道：「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是的，要想光我華夏的衣冠，並不一定要復興明室。心懷故國，也不一定要加入義師，像你駱凡，什麼組織都不參加，可是一樣地做救民鋤奸的工作，而且比他們都有成績，反倒是綠梅谷中出來的那些弟兄們，論功夫，比你差不了多少，論人手，比你多出幾十倍，但又做了些什麼，殺一個漢奸，卻賠進了三四人去。」

駱凡道：「那是出了內奸。」

龍瑛點點頭道：「不錯，但是天山子弟，怎麼會變節成爲漢奸的呢？你考慮過沒有？」

駱凡搖搖頭，龍瑛道：「也許你是眞的不知道，也許你是知道了不肯說，我告訴你好了，那是因爲他們太年輕。」

駱凡怔住了，他聽過使人變節的一千種理由，但，這卻是第一千零一種，所以他問道：「年輕也是理由？」

龍瑛鄭重地道：「是的，因爲他們年輕，除了綠梅谷，沒到過別的地方，除了苦練武功，沒做過別的事，沒享受過一點生活的樂趣，除了民族大義之外，沒聽過別的道理。」

「當前斯世，本不該求別的。」

「小凡，話是不錯，但這種事不能强迫的，他們年輕，不知道亡國之苦，民族大義也不能在他們心中激起熱情，甚至於變成了一種苦事，因此，他們一到外面，接觸到花花世界，很難抗拒那麼多的誘惑，這就不能怪他們了。」

駱凡低頭不作聲，他在綠梅谷是幸運的一個，比別人的生活輕鬆愉快多倍，也少了許多約束，但是等離開了綠梅谷之後，他才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是多麼的美好，若不是有馮梅姑的柔情在支持着他，駱凡也不敢擔保自己能不能不受物質的誘惑而墮落。

不過他也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談下去了，把話題轉到一個雙方都避免了很久的方面。

「龍姑姑妳怎麼會在這兒當主持人？」

龍瑛一笑道：「很簡單，我被人出賣了，被官家設陷阱誘捕，在死與降之間要我任選一條路，我選了後者。」

「這……龍姑姑，我不相信妳是個怕死的人。」

「我不怕死，只是不怕一刀一劍地被殺死，大內有許多整人的方法，讓人在死前飽受屈辱，我受不了那些。」

駱凡頓了一頓才道：「我仍然不信龍姑姑會屈服。」

龍瑛目光中有光芒一閃，然後笑了起來：「好，小凡，你既然對龍姑姑有信心，龍姑姑叫你去殺一個人，你肯嗎？」

「肯，你要我殺誰？」

「梅姑，村口酒店中那個小寡婦。」

駱凡再也沒想到要執行這個任務，張大了嘴，不知該如何回答，龍瑛一笑道：「既然我在這裡，梅姑在村口落脚，就太笨了，別人不認識她，但就算是她燒成了灰，我也認得出，她就是那個黑珍珠馮梅姑！」

駱凡深深吸了一口氣，「龍姑姑，梅姑是妳看着長大的，怎麼能瞞得過妳去，她到妳這兒來卧底，是她自己找死。」

龍瑛一笑道：「那不算是卧底，她還沒能打進來，只是守在門

口，她以爲很聰明，可是到了今天，還沒探出我的底子來。」

駱凡道：「那是妳高明。」

「不是我高明，她根本沒見到我，晚上她悄悄在村子裡轉，悄悄的摸進我這大屋子來，我全看在眼內。」

駱凡嘆了口氣，有點替那梅姑難過了，幹了幾年的工作，以爲挖到了一個寶藏，誰知却是個毒蛇窟，然後他才低聲問道：「龍姑姑，妳既然早就知道是她了，幹嗎不早點對付她呢？」

「她對我沒有妨礙，我幹嗎去對付她。」

「那麼現在她對您有妨礙了？」

「是的，因爲穆傳芳已經對她起疑了，最近有好幾批大內派去的密探都被人在半道上截殺了，那些人的身份掩護得很好，可能是在這兒叫人除去了。」

「只是可能，並不一定。」

龍姑姑微微一笑，道：「是的，我知道不是她透出的消息，她對此地的了解，還沒有你所知的多，那些密探的口風，是我放出的消息。」

「啊！龍姑姑，那是妳放出的消息嗎？」

龍瑛看了他一眼笑道：「你不相信是不是？我說過，匡復之途，有很多方法，我不贊成馮國忠的方法，那樣子犧牲太大，我有我的方法，比他的有效得多。」

駱凡說道：「我承認妳的辦法好，而且你的成就也更大，只是妳的犧牲代價太大。」

龍瑛道：「我沒有什麼犧牲，對外，我仍是太湖七保義軍中的領袖，我在此地的身份，絕少人知道。」

駱凡道：「我說妳付出的代價太大，去年一年，就有十七個義師領袖被殺，有十二名天山子弟被害。」

龍瑛道：「你說的還少了一點，事實上可還多出了一倍，這是我下的手，不過這些人都有取死之道。」

「他們有取死之道，妳說他們背叛組合嗎？」

龍瑛道：「還沒有，但他們已有這一意思了，我們人去試探一下，無非是醇酒美人，黃金利祿，當他們意志動搖時，我就下了手。」

駱凡嘆道：「他們只是意志動搖而已，還沒有付諸行動，妳措置得不是太過份了嗎？」

龍瑛道：「我知道，可是他們這種工作，是絕對不能意志動搖的，我不能等他們造成犯罪的事實，那樣一來不知有多少人受到牽累了。」

駱凡雖然不是義師組合的人，但他是清楚這狀況的，沒有去辯駁她，龍瑛有點哽咽道：「殺死這些人，我也很心痛，但是我沒有辦法，尤其是那些綠梅谷弟子，每一個人被殺害時，我都痛心萬分，我知道過不在他們，而他們也罪不致死，但是我沒有辦法，因爲我不能讓他們去接觸別人，那樣受害者就不是一兩個人了，我只有咬牙痛下殺手，當然這麼做對我的工作也有好處。」

駱凡道：「您因此而漸受信任，地位也更重要。」

「是的，我不否認，我爲了博取敵方的信任，也必須有些表示，這樣我才能深入內部，接近對方的更高機密，刺探出對方的高階層的人員。」

駱凡道：「那還要刺探嗎，他們都在京師紫禁城了，在那個小圈子享福。」

龍瑛嘆了口氣道：「小凡，那只是一批明的敵人，明的敵人不可怕，暗中的敵人才可怕，紫禁城中的頭子只是發施號令，既不動手，也不策劃，要除掉他們很容易，但毫無用處，我要找出那些實在掌握權勢的人。」

「找到了嗎？」

「找到了，一共是三個，分別擔任南北東三路的總司，也是我義軍以及匡復大業最大的心腹之患。」

駱凡興奮起來：「妳準備去對付他們？」

「是的，我構思了良久，正愁力量不足，恰好你來了，而你的身份也正合理想，因爲你不是綠梅谷中的子弟，不在組織中，沒有人懷疑你。」

「龍姑姑，我行嗎？」

龍瑛笑了笑道：「本來我沒有對你寄多少的期望，因爲你一直表現得很平凡，可是，從今天你一連串的表現看，我才知道你是在裝傻，因此，我知道你行！」

駱凡道：「龍姑姑，小侄很感激妳看得起，妳的指示小侄一定竭力以赴，只是有一點，我不能殺梅姑。」

龍瑛笑道：「怎麼？捨不得？」

「是的，她是我在世上最心愛的人，我不能沒有她，因此，不但我不能殺她，還要盡力去保護她。」

「小凡，你是這樣的人？」

「我正是這樣的人，龍姑姑，妳批評國忠叔漠視人情，就應該懂得我。」

駱凡的語氣很堅決，但龍瑛却笑了，是一種春風解凍充滿了溫馨的笑，但也笑得駱凡莫名其妙 。

他忍不住問道：「龍姑姑，妳

笑什麼？我說得很對，再說梅姑很堅强，她的意志也沒有動搖過。」

龍瑛一笑道：「她的身份已經暴露了，行動也引起對方的懷疑，你若不殺她，別人也會下手的，等到別人下手時，她就非死不可了！」

駱凡一怔，半天才會過意來：「龍姑姑，妳是說，由我來動手，她可以不死？」

龍瑛道：「不，她必須死，她在這個村子口開店，就註定了必死的命運，不過，她只是一個開酒店的小寡婦梅姑，可不是名噪江南的黑珍珠馮梅姑。」

駱凡的頭被弄昏了，道：「妳明知她就是馮梅姑？」

「還好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所以這個梅姑死了，那個馮梅姑還能活着。」

「龍姑姑，我實在不懂妳的意思。」

龍瑛一笑道：「你很快就會懂的，現在我先給你引見一個人，也就是我的替身，眞正的穆夫人，出來吧！把衣服穿上，別嚇壞了小伙子。」

廳中進來了一個風姿綽約的婦人，年紀若莫在三十出頭，身上穿的衣服很好看，頭髮却還是濕的。

龍瑛一笑道：「穆夫人，見過駱少俠，他是我的侄子，從小就是我帶着大的。」

這個被稱爲穆夫人的女子有點忸怩，福了一福道：「駱少俠，對不起，妾身失儀了，這是統領未曾先加指示，否則妾身也不會鬧這種笑話了。」

駱凡顯得很窘，龍瑛一笑道：「穆夫人在對付一個要除去的對象時，總是喜歡採用那一套美人出浴計，不過還眞管用，許多很難纏的高手，都是這麼莫名其妙的送了命。」

穆夫人紅了臉道：「屬下不知道駱少俠是統領的親戚。」

龍瑛笑道：「不過妳要對付他也是情有可原，因爲他說過要殺掉妳的老公。」

「那……只是誤會，既然駱少俠是自己人……」

龍瑛道：「我們這個圈子裡沒有什麼自己人的，他是眞正要殺害妳老公，因爲我打算要他去接掌追風十八騎。」

穆夫人臉色變了一變，隨即道：「統領有此決定，老穆自是該死了。」

「妳不會反對嗎？」

「怎會呢？正如統領說，我們這個圈子裡沒有自己人，何況他又不是我的老公，我們的關係只是爲了工作的掩護。」

龍瑛笑了笑道：「對了，我還忘了，妳不但是我的替身，我的影子，還是我身邊的監視人，剛才我們談話妳聽見了沒有？」

穆夫人臉色突變道：「屬下沒有聽見什麼。」

但是她的脚已在向後退去，駱凡的動作也夠快，長劍如電，緊追着就刺了過去。

駱凡遊俠江湖時以專殺官府懸賞未能緝捕的盜匪爲榮，他以「劍在江湖」爲號，連姓名都極少留下，反正憑着人頭領獎，姓名倒不是重要了，但他的劍頗有點名氣。

劍的名氣是靠殺人而創出來的，駱凡的名氣也是以專業殺人而闖出來的，他出手就是殺着，極少與人拚鬥。這是一個殺手的特色，所以他的起手一劍，極少有失手的時候。

但是這個穆夫人居然躲開了，雖然她躲得極其驚險，身軀急扭，鋒刃擦膚而過，把窄口的衣服都劃破了，可是她竟閃過了刺心的一劍。

駱凡神色一變，開始意識到這個女子的確不簡單了，沉腕收劍，正想作第二度攻擊時，龍瑛已經喝道：「小心她的暗器，不能沾上肌膚。」

她招呼得快，穆夫人暗器也出了手，又細又小，又勁又密，一大蓬罩將過來，駱凡幸好已經聽到了龍瑛的警告，伸手一推，把身邊那張圓桌上的絲絨桌布扯了在手中，迎面抖起一面布幕，掩住了身子，可是他身形未停，仍是急追而去。

行動的迅速敏捷，心思的靈活，確是嘆爲觀止，龍瑛忍不住的點點頭微笑，這個年輕人的表現使她十分的滿意。但她口中催促道：「小凡，可不能叫她跑了。」

駱凡心中很急，這個女人若眞是大內派出監視龍瑛的，自己與龍瑛那番談話，給她聽了那還得了？

所以他豁出了性命，就地一個急滾，連八仙桌都滾向前去，手中的長劍同時掃向對方的脚跟。

穆夫人還不斷發出暗器，面向着駱凡，慢慢地退了出去，她不敢回身快跑，因爲她知道駱凡的劍招犀利無比，眼睛不看着是絕對難逃的。

她的暗器是一種極爲細小的淬毒鐵砂，顆粒只有種籽大小，發時一把把地發出光，勁力雖是不如梭鏢等凌厲，但是它却更厲害，因爲他在毒汁中浸過，沾上肌膚即潰，不需要破皮傷肉，而發射範圍極廣，也使對方難以閃避，沒想到駱凡竟會用這個方法來擋。

絲絨的桌布質地很厚，抖開來的面積也大，毒砂穿不透，但是駱凡舞着它，却遮住了視綫。

所以穆夫人一面用毒砂阻止了

他的追擊，一面向後的退去，只要一出了那重院子，放開喉嚨大叫就有人來支援了。

她沒在此刻叫，因爲她知道沒有用，這所院子被劃爲禁區，未經正式書面憑證，即使是口頭的召喚，也不准人進入的，她必須快點出去，才能有機會保住性命。

那知道駱凡突然用上了這要命的攻勢，要命的招式，使她還差丈許就能搶出門去了，幸好已近墻邊，逼於無奈，她只有縱身跳上牆頭才能避過駱凡的一掃，背心突然地一涼，一段劍尖已由她胸前透出來，駱凡也驚呼了一聲：「啊！梅姑！」

牆頭上站着的正是馮梅姑，她已經不是那個俊俏小寡婦打扮了，一身黑衣，黑布包頭，顯得英姿颯颯，她手中握着劍，劍身上滴着血，那是穆夫人身上的。

穆夫人才上了牆頭，她在牆外及時縱起，無聲無息的一劍，把穆大奶奶刺落牆下，跟着跳了下來，又是一劍刺向穆大奶奶的頭上，龍瑛在屋中大叫道：「別毀壞她的臉！」

馮梅姑劍身輕轉，落在頸項處，把一顆腦袋砍得滾向一邊，也使穆大奶奶手中一把毒砂洒出無力，只落在兩尺許的地上，離追來的駱凡只有兩尺許！

梅姑在穆大奶奶的屍身上擦去了劍上的血跡，然後才埋怨地道：「小凡，你是怎麼了，垂死的敵人是最危險的，你也該趁她落地時，就補上一劍，幸好我的動作快，否則你多危險，這幾年的江湖你是怎麼闖的。」

駱凡笑嘻嘻地一聳肩道：「我見了妳，什麼都忘了。」

梅姑看着他那份似乎滿不在乎的神情，只有嘆了口氣，拿指尖恨恨地戳了他一下額角道：「看你這副德性，我眞不知怎樣說你，那一天你才能長大起來。」

駱凡笑笑道：「在妳面前，我永遠是長不大的。」

屋中傳出了龍瑛的聲音：「少爺、姑奶奶，上屋裡來說話吧！把打情駡俏的韻事略往後挪一挪如何？」

駱凡一伸舌頭，梅姑却羞紅了臉，低聲頓足啐道：「都是你！」說着人已飛身進了屋子，駱凡忙也跟着進去，却見梅姑跪在龍瑛面前，低聲而又激動的道：「龍姑姑，梅兒接到指示時，眞的難以相信，沒想到是妳在這兒。」

駱凡一怔道：「梅姐，妳是龍姑姑召來的？」

梅姑道：「是呀！你走了之後不久，有位姑娘就拿龍姑姑的信物跟親筆指示，叫我到這兒來的。」

龍瑛一笑道：「妳明知此地是魔窟，還敢來呀！」

梅姑道：「祇要是妳的信物跟親筆信指示，那怕是森羅殿，鬼門關，梅兒也毫無猶疑的來了。」

「妳也這麼信任我？」

「是呀！雖然妳不到綠梅谷了，但是叔叔吩咐過，要本谷子弟都遵守妳的任何吩咐！」

龍瑛輕喟了一聲：「原來就是馮國忠的命令。」

梅姑忙道：「姑姑，梅兒的情形却不同，梅兒跟小凡是妳從小照料大的，情誼比別人密切得多。」

龍瑛一笑道：「不過後來妳大了，不要人照料了，而且還能照料小凡了，你們兩個就把姑姑忘了。」

駱凡急忙道：「龍姑姑，天地良心，我們幾時忘過妳，是妳自己狠心，抛下我們走了。」

此時此刻，他們竟祇談往事，因爲誰都怕談到目前的問題，龍瑛的變節雖是別有居心，但畢竟是件不愉快的事。

只是要來的畢竟是來了，龍瑛將手一揮：「現在你們兩個給我靜靜地聽着，我要進行一個重大的計劃，這個計劃中需要你們幫忙，不過成功可能不大，丟命的可能不小，你們可以考慮一下，不要勉强，不幹可以退出。」

梅姑想了一下道：「姑姑，妳需要人手，我可以召……」

龍瑛搖頭道：「不，不用太多了，再多也沒有用，因爲我們要進入對方的樞紐所在，要對付的人是對方的軸心首腦人物，尋常人無法深入，我原準備單身行事的，你們來了，就只有你們兩個動手。」

梅姑連忙問道：「姑姑，妳要刺殺的是誰？」

龍瑛道：「大內密探東南兩處的負責人，這一次如能成功，才是我們鋤奸工作的最大成就。」

梅姑驚喜萬狀地道：「姑姑妳查出了他們的身份了？國忠叔早就得到了消息，說大內爲了對付各地義師，成立了東南北三地分堂，每地有一位武林高手擔任。」

「不錯，你叔叔的消息倒還不算太閉塞。」

「可是他始終就探不出這三個人是誰，好不容易，根據一些零星的綫索，查出此地的負責人可能是追風十八騎的首領穆傳芳，姪女才秘密來到了這裡。」

龍瑛一笑道：「這判斷不算錯誤，但也不夠精確，而且妳的方法也太笨，這整個村子，都是密探，妳以爲一個外來的人家，無緣無故來此落脚，還能瞞得了人嗎？若不是我堅持一力留下你們，恐怕早就被人抄掉了。」

梅姑道：「這麼說，這兒眞是北地總分堂了。」

「不錯，而且成立已經有十多年了，大內的人員不斷的入替，慢慢地把原有的居民擠走，等你們得到綫索，再混過來時，此地已經是氣候深固了。」

「梅兒查過，這兒的確是穆傳芳的老家。」

「沒人說不是，只不過穆傳芳被大內收買後，漸漸更替，已經沒有第二家居民了。」

「那麼，穆傳芳就是北堂負責人了？」

「以前是的，不過對外而已，對內最高的負責人是他老婆，這個老婆是軍機處裡派出來的，就是你們剛才殺掉的穆大奶奶了，叫瑪爾心，是旗人中的高手，也是位格格。」

「啊，她還是位王族！」

龍瑛冷冷一笑道：「皇帝的親戚不一定個個都得意的，京師裡有的是常跑當鋪的王爺。所以她這個格格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殺了她不會引起天下大亂。」

「那麼她是北分堂的負責了？」

「那是以前的事，現在她只是個副手的位置。」

「最高負責人是誰？」

龍瑛淡淡地道：「是我。」

這個答案使得兩個青年人都爲之一震，龍瑛仍然平靜地道：「相信你們也該看得出，這兒既是北區大內密探總堂，我也是最具權力的人了。」

駱凡道：「妳眞是北地最高的負責人了？」

「不錯，你們知道我的脾氣，從不屈居人下的。」

駱凡嘆了口氣，道：「妳怎能爬到這麼高的呢？」

龍瑛笑了一下道：「我是女人，而且算是不醜的女人，官場中雖沒有女人份，但這種工作却是男女不分的。」

梅姑也難以相信地道：「姑姑，妳總不會是靠色相才爭到這個地位吧？」

「那倒不至於，不過那個大內密探，總頭子九親王却是個美男子，他自命風流，不會對一個醜八怪感興趣的，我如果長得不堪一顧，他不會收我爲側福晉了。」

梅姑失聲而呼，駱凡却飛快地掩住了她的嘴：「梅姐，妳該相信姑姑，不會是那樣的一個人。」

龍瑛一聲輕嘆，臉上還帶着苦笑，眸中却已珠淚盈眶：「謝謝你，小凡，你總算沒對姑姑失去信心，不過我也好不了多少，我失手被擒之後，他用藥迷昏了我，玷污了我的清白。」

梅姑又要開口，却被龍瑛攔住了，靜靜的聽龍瑛說下去：「他是個很自負的人，府中蓄姬妾無數，每個人都對他如痴如狂，所以，把我留在身邊一個月之後，又帶我晉見皇帝，親口册封我爲側福晉的身份，以爲完全征服了我，再也不會背叛他了。」

駱凡這才講了一句話：「妳不是一個被征服的人。」

龍瑛笑了一笑：「但我接受了那個封號，而且也着實表現了一下，殺了幾名義軍領袖，他們是眞正的志士。」

駱凡說道：「姑姑必然有更大的目標。」

梅姑却不以爲然道：「不過姑姑所付出代價太大了。」

龍瑛莊容道：「這四個人是我很尊敬的人，但是我仍然認爲他們該死，他們一片愚忠，不明時勢，不辨利害，糾合了一批熱血的青年，意圖公開揭竿起義。」

梅姑肅容道：「這證明我大漢英魂是永不屈服的。」

龍瑛道：「可是這舉動太愚蠢，螳臂擋車，自尋死路而已。」

梅姑嗤道：「儘管殺好了，我大漢志士是殺不完的！」

龍瑛冷冷地道：「妳跟妳叔叔一樣的頑固，別以爲每個漢人都是不怕死的，現在從一百個人中，找一個那樣的人都不容易了，這些人是我民族之英，國魂的延續，不能用來作無謂的犧牲。」

梅姑這才不開口。

龍瑛沉重的道：「也許妳以爲轟轟烈烈一死，可以喚醒民心，振我國魂，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滿清已經改變了他們的高壓手段而爲懷柔，一般人心只求平安而厭戰，幾次義軍舉事，却沒得到响應，而且甚至還有百姓自動向官府報密，這些事實，我們不可不重視。」

梅姑憤怒地說道：「那是他們怕被波及。」

「不錯，這的確是不能怪他們，事實上每一次舉事，被波及還是老百姓最苦，義軍十死七八，老百姓則賠上七八十人，如此舉事，怎能得到民心，還有就是那些義軍，盲目蠢動，聚上三五百人，就想舉事與數百萬大軍對抗，攻佔一個城，就坑陷了一個城，有些更壞，本身無錢無糧，成事後還向民衆劫掠爲生，這叫老百姓怎麼肯支持。」

梅姑低下了頭，龍瑛道：「我殺四個人，却保存了四十個人，所以我問心無愧。」

駱凡道：「龍姑姑，說妳的計劃吧！」

龍瑛道：「我表現得很積極，終於獲得了信任，成爲九親王三大頭目之一，獨當一面，負責北路的

事務。」

駱凡道：「妳深入虎穴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下一步呢？」

龍瑛道：「入虎穴的目的是爲了得虎子。」

駱凡道：「好，虎子又是什麼人？」

龍瑛道：「兩個月後，九親王將召集三處總監，聽取一年來的工作成績效果，並訂定下一年的工作大計，評核各地的人事功過。」

駱凡道：「這是難得的機會，妳準備一舉擊殺他們？」

龍瑛笑道：「那只是其中一部份的目的，殺死幾個頭子，密探工作仍然有人能繼續下去，最重要的是那份名册，記載了各地密探以及潛伏在義軍中的漢奸細作，弄到這份東西，才可以瓦解整個大內密探的組合。」

梅姑說道：「他們又可以重新組起來的。」

龍瑛道：「我知道，可是我們至少能把本身的敗類清除，使我們的組合安全地深入民間，慢慢地發展壯大，時機未到時我們養精蓄銳，維持民族正義不斷，事機成熟時，我們謀定而動，一舉而起，推翻暴政，驅逐韃虜，重光我華夏，還我大漢江山。」

駱凡肅容而立，不說一句話，但他的神情已表示了他的決心，全心全力參加這次任務了。

梅姑却道：「姑姑，這件任務的關係既是如此的重大，我們自然要盡最大的力量去完成它，但就是我們三個人嗎？」

「是的，本來我打算獨力爲之，現在你們來了，就是我們三個人，絕不能再多了。」

「爲什麼呢？人多一點不是容易成功嗎？」

「姑奶奶，這可不是趕廟會，人人可以參加的，我只能帶一個貼身助手，就是小凡，妳則代表穆大奶奶。」

梅姑一怔：「我代表穆大奶奶？」

龍瑛笑道：「穆大奶奶的身份還是一名格格呢！此地原是她負責的，我這側福晉大了她一輩，這才把她壓了下去，妳不是代表她，而是冒充她。」

「那行嗎？我跟她根本不像。」

龍瑛道：「那倒沒關係，事實上她深居簡出，沒有幾個人認出她，連那九親王也沒見過她，不過有一個人的口必須封住，穆傳芳不會認錯自己的老婆的。」

「他也要去參加開會嗎？」

「他是本堂在外參與行動的幹員，積功頗巨，這次要去接受褒賞封爵，自然是少不了他的。」

駱凡道：「幹鬍匪還能封爵？」

「爲什麼不能？他是滿州人，名義上是接受招安，給予三等男爵的封賞，食邑五十里，這片穆家集就是他的封地，而且還能實授參將缺，成爲八族編制下的世襲將領。」

駱凡笑了起來道：「皇帝倒很會哄人，明知他沒有後人，這個世襲將軍，最多也是及身而已。」

龍瑛笑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再說他才壯年，未必就不能生兒子。」

梅姑道：「他那條腿是年輕時被人砍斷的，而且還斷了他的生機，這輩子是註定無後的了。」

「妳倒是調查得很清楚。」

「姑姑，梅兒既然是要上這兒來設站，總得把一切作個詳細的了解。」

龍瑛笑道：「我承認你們辦事的能力不差，可是對北地的判斷，你們實在錯得很厲害，要不是我上面壓着，你們早就被人摸了一個不剩了。所以，這次行動不能再增加任何人了，這次會議是在長辛店召開的。」

「爲什麼要在那個地方，是有特殊作用嗎？」

「是的，那兒離京師最近，九親王出來方便，却又不會驚動人，長辛店地方不大，便於清查人口，那天之前，會把所有閒雜人等一律清除出去。」

「當地原有的居民呢？」

「那自然不會動，不過那是京畿重地，每一個人都被摸得清清楚楚。」

梅姑微笑道：「是了，妳認爲夠了就行。」

龍瑛道：「梅兒，妳別搗鬼，我知道妳在那兒有人，開了一間鏢局，但妳絕對不能與他們聯絡。」

梅姑一驚道：「姑姑，妳是怎麼知道的？」

龍瑛笑道：「你們自以爲十分秘密，其實早在大內掌握之中，官家不動他們，目的是在想從他們身上查出其他的人，妳可別自投羅網，破壞了大事。」

梅姑臉色蒼白地道：「梅兒不敢，全憑姑姑作主。」

* * *

穆家集那間小酒鋪結業了，駱凡前去給了那老頭兒五百兩銀子，說這是他那寡媳送給他養老的，梅姑要跟着他一起過日子，接到穆家集子外去了。

老頭子淌着眼淚，再三請求駱凡好好照顧他她那苦命的媳婦，然後套着一輛車子，落寞的走了。

馮邦忠是梅姑的族叔，也是綠梅谷主馮國忠的得力助手，他當然是認識駱凡，也相信駱凡的。

梅姑跟駱凡在一起，而且住進

了穆家大院，他雖不放心，可是却可安心。

他們在這兒的目的，就是刺探穆家大院的眞相，駱凡一到，這工作就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了，這小子雖非組合中人，却有着天生攪局的本領，而攪局的結局，多半是對他有利的，他們幾年來打不開的謎，這小子一到，不出半個月，就會鬧得天翻地覆，所以他們有時要隱藏起梅姑的行踪，不給他找到，怕他去鬧出事，但久而無功時，他們又會隱約地洩漏梅姑的行踪，把他引來鬧一鬧。

這次也是同樣的情形，果然駱凡一到，鷄犬不寧，把穆家大院的秘密也揭開了不少，盡管還不太清楚，可是裡面隱藏的高手盡出了，多少能給人一點暗示。

馮邦忠走了，綠梅谷的子弟還有幾個，以佃戶長工等身份落脚在附近，他們仍然繼續進行對穆家大院的監視。

有一天，他們看見一輛車子出來了，說是穆大奶奶歸寧。

駱凡是護送的，騎着馬跟在後面，還帶了丫環、使女，顯得很神氣，只是有心人注意到，他沒帶梅姑。

有人盯着那輛車，發現了一件很絕的事，穆大奶奶晚上住店，雖是獨居一間上房，駱凡却夜夜跟她宿居一屋。

看來穆大奶奶不甘寂寞，跟這小子姘上了。

消息傳回去，讓人很納悶，因爲駱凡不是那種人，平時潔身自愛，除了梅姑之外，沒有跟第二個女人好過。

留守穆家集的人看見村中人在亂葬崗上埋了一具屍體，聽他們閒談的話意，說是小酒店的小寡婦，爲了跟穆大奶奶爭風吃醋，給駱凡宰了。

那些弟兄們更難相信，又悄悄地把屍體給挖了出來，身材、高矮、肥瘦都似，只是一張臉被人打爛了。

馮邦忠也悄悄地來了，看過了屍體，他看得很仔細，甚至不避嫌疑，剝下女屍的衣服來看了很久，然後靜悄悄的走了，什麼話都沒說，也沒確定是與否。

有人忍不住地問他：「邦叔，這到底是不是梅姑？」

馮邦忠只是含糊地道：「他們說是梅姑，當然錯不了。」

這就是答案嗎？爲什麼要別人來說是誰呢？他應該是最清楚的呀！

* * *

車子一直向關內進發，沿途沒有什麼躭擱，有時落了單，碰上三四個不長眼的小毛賊，欺負車上的幾個女堂客，可是他們很倒霉，駱凡的那柄劍實在很神奇，劍一出鞘，必有人頭落地，然後一定像以往慣例，用劍尖沾了血，在屍身上寫了四個字——劍在江湖。

他是在揚名，還是在表示什麼，每次都寫這四個字呢？

他的一切作爲，龍瑛却微笑看着，不置一詞。

倒是喬裝爲穆大奶奶的梅姑看了有點不過意，在他第三次殺人留號時，忍不住道：「小凡，像這種翦徑小毛賊，殺了就殺了，算是爲世人除害，何必留下名號，那沒多大光彩的。」

駱凡一笑，道：「我殺人從不爲光彩而留名，我不是俠客，只是一名殺手，爲了領取懸賞的花紅而殺人，這次我沒空去領賞，所以把名號留下，通知收屍的地方，好呈報官府，替我把賞格留下來，等我以後去收取。」

梅姑說道：「這種小毛賊也有身份的嗎？」

「當然有，每名一千兩，我已經賺好幾千兩銀子了。」

「小凡，你別窮瘋了，誰會出一千兩賞格來殺他們？」

「盛京將軍衙門，告示上寫得清清楚楚的。」

「你胡說，盛京將軍衙門只出賞格，懸賞捉拿追風十八騎！啊！莫非他們都是追風十八騎中的人？」

駱凡笑道：「梅姐，妳也知道我不隨便亂殺人的。」

梅姑搖搖頭道：「我不是不相信他們是穆傳芳手下的追風十八騎，但他們個個都有一身絕頂武功，怎麼會如此的輕鬆。」

駱凡微笑道：「他們要掩飾原來的身份，開始自然不便拿出眞功夫，也不能在妳這位大嫂面前亮出招牌來，先得裝作一番，我正好利用機會，出手就是殺着，不給他們有反擊或準備的機會。」

梅姑忍不住的向龍瑛道：「姑姑，您不是說穆傳芳是妳的部屬嗎？」

「不錯，可是他手下那些追風十八騎，却多半不是，這樣才能掩護他的身份，以便立功呀！」

「但他的部下行動，他應該知道的，甚至於出自他的授意，這不是存心犯上嗎？」

「見了面，我會刮了他的，不過，這也難怪，任何人也不甘心綠巾蒙頭，看着老婆偷漢子的。」

梅姑紅了臉道：「姑姑，看你說的多難聽呀！」

龍瑛笑道：「我說的是事實，誰叫你這位穆大奶奶不甘寂寞，每次住店時都把小白臉偷偷地往屋裡放呢？」

梅姑祗恨恨的看着駱凡低聲道：「你看，都是你……」

駱凡笑道：「大奶奶，小的下次不敢了，到了八達嶺，穆大爺一定親自前來興師問罪，叫他拿住可慘了……」

梅姑氣得伸手要打他，駱凡却笑着逃了。

梅姑祗有訕然地向龍瑛道：「姑姑，妳看，這個人永遠沒正經的，永遠好像也長不大……」

龍瑛的眼眶有點濕潤的道：「小梅，找到一個風趣幽默，溫柔多情的郎君，妳還不知足，一定要像你叔叔一樣，整天板着臉，不苟言笑，你以爲這樣才是個大丈夫。」

「不，梅兒不是這個意思，而且，叔叔也不是那種人，否則又怎能得到妳的垂青，他是被職責所逼的。」

「我沒怪他盡忠職守，我們負的是同樣責任，但是我討厭他固執，不近人情……」

「叔叔絕不是那樣的人，妳看他對小凡就知道了。」

「對駱凡是個例外，因爲你們家虧欠他太多了。」

「姑姑，這是怎麼說呢？」

「妳若是不知道，就不必知道，總而言之，我們每個人都欠他的，所以我們那怕是拚了命，也不能叫他受傷害的。」

梅姑聽這些話不止一次了，這雖然是一個謎，但是她知道永遠都不會得到解答的。

天山綠梅谷中的技藝堪稱絕世，但是駱凡所學的武功不是綠梅谷的，馮國忠教給他的是另外一種，也不是親身示範的，都只給他一張張練功的秘訣，叫他自己練，馮國忠自己絕不過目，練成一式就燒了一頁，另換一頁新的，馮國忠解釋那是駱凡先人傳下的武功。

但梅姑知道不是的，每一頁的武功或劍法，都是由不同的人交來，那人就在綠梅谷中留下，等駱凡練熟了才離開，而那些人，都是名震一時的絕頂高手。

他們每個人都獻出了自己的武學精華，來造就這個年輕人，却沒有條件，沒有任何要求，甚至根本不讓駱凡知道，他們難道眞的是爲了虧欠而補償嗎？

梅姑不去想這些了，只是試探地道：「姑姑，叔叔對妳一直沒忘懷，他閑下時習書法，只寫一個『龍』字，而且每次都是誠意眞心，沐浴淨衣，再裝上一爐香，而後才開始動筆的，梅兒知道他在思念着姑姑妳了！」

龍瑛却很平靜地道：「那很好，他已經能找到了排遣的方法，就讓他一直思念下去好了。」

「梅兒是說妳爲甚麼不去看看他？」

「梅兒，妳別忘記我是個側福晋，是皇親貴族了，他是個叛逆頭子，我能去看他嗎？」

「姑姑，妳是別有懷抱的。」

「我們漢家女兒是最重名節，不管我的心中想着甚麼，我這個身子已是滿室貴族，自當以此而終……」

「可是叔叔絕不會在意這些的。」

「我知道，可是我在意，這些地方我會有分寸的，不用妳來教我如何做。」

她的臉色青得怕人，梅姑再也不敢說些甚麼了。

這天黃昏，她們在關城門之前進了居庸關，雖然在習俗上，以山海關爲界分關內關外，但山海關內，仍是一片山野，只是不像山海關外那樣荒涼，百里不見人烟而已。

進了居庸關，離京城不過才幾十里，已有了繁華景象，梅姑以穆大奶奶的身份，時而還露一露面，龍瑛則極少見人，大部份時間都隱在車中，駱凡騎馬，有時被召到車中，另外兩個大小丫頭跨轅趕車。

這一批奇怪的人在路上已經夠吸引人注意了，此時他們去住店，更叫人詫然。

趕車的小蘭把車才停在一家客棧門口，就有二名跨刀的錦衣漢子過來，雙雙跪下一腿：「奴才給福晋請安。」

駱凡微怔，車中的龍瑛哼了一聲：「起來，你們是那一個衙門的？」

一個漢子道：「奴才原在侍衞營當差的，後來蒙王爺提拔，調到親王府侍候。」

龍瑛道：「原來是王爺身邊的人，你們的地位不低啊！」

「奴才蒙王爺慈悲，賞了奴才四品花翎。」

「四品花翎，那比一個參將還大呢！玉祥的膽子不小，竟讓你們當這種差使，比皇上還神氣。」

「王爺派奴才們是聽候差遣的！」

龍珠道：「王爺沒告訴你們我的脾氣嗎？」

「王爺祗叫奴才們聽候福晋任何差遣。」

龍瑛道：「我最討厭有人跟着，更討厭排場，帶着你們手下的人，有多遠滾多遠去！」

那兩名漢子互看了一眼後才由一人道：「回福晋，這幾天京裡四處，出現了許多陌生人，王爺恐怕……」

龍瑛道：「我知道，這總是難免的，而且有些人是來找我的，你們跟在身後，不是誤了我的事

嗎?」

「奴才們怎麼敢?所以奴才都穿了便衣，絕不會妨礙福晉的事，店裡房間都準備好了，王爺說，這一兩天他抽不出空來看您……」

龍瑛冷冷地道:「我知道要趕你們滾蛋是辦不到的，玉祥對我還不太放心呢，不過，我也把話說在前頭，我住的地方，可不許有你們的人，讓我看見了，當場就處以極刑的。」

那漢子道:「是，福晉放心好了，奴才雖是第一次侍候福晉，但是該幹甚麼，奴才早就打聽清楚了。」

「你們兩個怎麼稱呼?」

「奴才該死，居然沒向福晉報名，奴才叫巴山，他叫烏爾泰。」

梅姑微微一震，她知道這兩個人的名字，是滿洲的技擊好手，萬想不到會派來侍候他們的。

龍瑛把二人揮退了，才低聲道:「從現在起，必須要時時留心，尤其是說話，須知四牆有耳……」

部署突襲　瓦解組合

巴山為他們準備的是一所很清靜的院落，四間房院子獨立出入，四周都是高牆，也十分的嚴密。

住下之後，茶水飲食都是送到院子裡，由小蘭與小菊接進去，駱凡四下轉了一轉，才進來道:「那兩個人也住進這兒，還有五名客商，不過看樣子全是大內的侍衛，整家客棧有四十多個房間，大部份都是空着，但客家却宣佈客滿，把上門的生意推掉了。」

龍瑛冷笑道:「你祇看見明裡的，沒有發現暗中的，這四周的瓦房中，街上擺攤兒的，挑着擔子叫賣的等等，全都是他們的人，我們至少在一百多人的保護下。」

梅姑一驚道:「這麼多?」

「我是福晉，妳也是位格格，咱們都是皇親貴族，才這麼幾個人來保護就稱多了嗎?」

梅姑幾次張口欲言，龍瑛道:「我曉得妳想說甚麼，我告訴妳不行，這些人的確是來保護我們的，但是妳想跟人聯絡，也絕對是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後天就是咱們的五個人力拚了，我這份名單已經交給妳了，另外還有二份要到那天才能見到，記住，你兩個人的任務是拿到了名單，脫身走路，不要管任何閑事!」

梅姑道:「梅兒知道，不過那天在長辛店一定守防嚴密，我們走得脫嗎?」

「我會安排，不過也不敢說萬無一失，所以你們必要作個準備。必要時就得痛下殺手，總之以脫身為第一，帶去三份名單才是最重要的，否則我們的努力就完全落空了，我們這三條命，就死得太寃枉了。」

駱凡一怔道:「三條命?」

「我，小蘭、小菊，可沒把你跟梅姑算上，你們絕不能死，一定要把名單帶出去。那可能保全我們幾萬條性命。」

她說得很平靜，梅姑忍不住道:「姑姑，您又何必呢?」

龍瑛淡淡地道:「妳別以為我是求死，我不想死，因為我的事還多得很，尤其是太湖那邊，我還有幾百個忠心的兄弟聚集在東洞庭山中，地方你們知道的，小桃和小杏恐怕帶不好他們，還得你們不時去照料一下。」

梅姑說道:「既是妳知道還有很多事要……」

龍瑛一嘆道:「傻丫頭，妳以為我失身於敵竟萌了死志麼?告訴妳實話，我不會那麼迂腐，也不重視這些，我的太湖姊妹有不少是當船妓的，賣身賣笑作為工作掩護，她們不以為恥，不認為自己失節，守的是大義!」

兩個年輕人不禁肅然起敬，忽然小蘭進來低聲道:「穆傳芳求見。」

龍瑛一笑道:「我算他也該到了，他可是捉姦來了，你們兩個進屋去，叫他拿個正着吧!」

梅姑說道:「姑姑，您說得可多難聽啊!」

龍瑛笑道:「妳是穆大奶奶，我的說法並沒有錯，快進屋去，這一着棋很重要，必須要在此地把他擺平，才能順利進行以後的工作。」

說着把小凡及梅姑推進了一間屋子，然後回頭走了幾步，再走過去要敲門，像是準備吩咐他們甚麼，就在這個時候穆傳芳在小蘭的陪同下進來了，龍瑛迎上了他們，同時吩咐小蘭道:「小蘭，妳怎麼不請穆頭領在客房裡坐呢?」

小蘭道:「小婢請了，可是穆頭領見夫人不在哪兒，堅持要到後面來找。」

穆傳芳勉强地行了禮:「屬下參見夫人!」

龍瑛道:「別客氣，穆頭領，我是要你明天才來報到的，你早來了一點。」

穆傳芳的眼睛不斷地瞟向那道門，龍瑛高聲道:「穆老大，你若是來找你渾家，可來得不巧，她出去了。」

穆傳芳道:「屬下進來時，先見到了巴領班，他沒有看見我的渾家出去。」

龍瑛冷笑道:「哼!巴山跟你居然私下知會了，你知道這是犯誡嗎?」

「是巴領班盤問屬下時，攀談幾句，也沒有別人看見，屬下跟巴領班是熟人，他到關外公幹時，也曾在屬下那兒做過客人，大家都是老朋友。」

「你們多熟的朋友也不可以違反我的規矩，我要好好地調查一下，去，咱們上客房去。」

「屬下犯了多大的錯，回頭一定領責，此刻我却要我渾家談一件重要的事，她在裡面?」

「不在，告訴你她出去了，這是小菊的房間。」

穆傳芳冷笑道:「夫人，據屬下所知，這是那小子的臥室。」

「那一個小子?」

「駱凡，自號劍在江湖，專門替天行道領取賞格花紅殺人為生的臭小子。」

龍瑛一笑道:「這小伙子倒眞還有兩下子，劍法兇厲，為了收服他，我犧牲了好幾個高手呢!」

「可是屬下却賠上了老婆!」

「這是甚麼話?」

「夫人，妳別再替他們隱瞞了，一路上他們就打得火熱，成雙作對，日夜都躲在一起，那太不像話了。」

「我管那些幹嗎，他們只要盡心盡力替我工作，對他們私下的行為，我從不干涉。」

穆傳芳怒道:「可是也不能叫我太難堪，我姓穆的到底還是有名有姓的人，以後我怎麼混?」

突地弓身一脚，踢向房門。

龍瑛及時一截，將他推得偏了開去，沉下臉來道:「姓穆的弄清楚你的身份，也弄清楚這是甚麼地方，再放肆……」

穆傳芳慓悍之氣完全爆發出來了:「老子才不管那麼多，我祇知道我老婆叫個野小子騙了，我要宰了他!」

龍瑛冷笑道:「你那個老婆祇是為了工作需要才嫁給你，她是貴族，你却是個土匪頭子，你配得上嗎?」

穆傳芳眼中射出了怒火:「是你們硬塞給我的，也是她硬嫁到我家去的，現在好了，每個人都知道她是我穆某人的老婆，也都知道她姘上個小伙子!」

龍瑛怒道:「你，姓穆的!話是你說的，我不跟你說，我找玉祥去，他撥給我的部下是這樣子的!」

她憤然飄身而去，穆傳芳呆了一呆，然後咬咬牙，朝門內叫道:「金桂，妳把那小子叫出來我不怪妳，只要斃了那小子。駱凡小子，你給我滾出來!」

屋中有了响動，不是開門而是推窗，顯然是有人從窗口出去，穆傳芳大為着急，口中罵道:「王八蛋兔崽子，有種的就別溜，老子非宰了你不可。」

屋子是連着的，要想到達窗子那兒，勢非要繞個圈子不可，穆傳芳拔出大刀，身隨刀進，向房門撞去。

門倒是一下子撞開了，他也看見駱凡打着赤膊，要從窗子裡跳出去，而炕上棉被中顯然還躺着一個人，被子外面露出一截長髮，證明那是一個女人。

炕邊堆了一堆衣服，有男的，也有女的，却是脫下後胡亂放在一起，那情況一看就叫人很暧昧。

穆傳芳衝向炕邊一伸手把被子揭開，裡面是有個女人，却祇是有點像他的渾家，却不是他的老婆。

穆傳芳微微的怔了一下，說了一聲:「妳……」

只來得及吐出一個字，炕上的梅姑一匕首插進了他的胸腔，而跳到窗口的駱凡也拔了自己的劍，青光揮處，穆傳芳的頭顱已飛過了一邊。

跟着龍瑛鐵青着臉把巴山帶了過來，看見室中的情形，也似乎怔了一怔，龍瑛裝作地道:「怎麼把他殺了?」

梅姑已經拉上一件外衣披上，伸手在扣旗袍的扣子，露出那一角的肚兜，巴山的眼睛直往那兒溜，駱凡一劍對準他的眼睛扎去，口中喝道:「把你的賊眼移開去!」

巴山嚇了一跳，連忙往後一跳，總算駱凡沒存心要他的命，只剃掉了一角眉毛，龍瑛沉聲說道:「駱凡，你想幹甚麼?」

駱凡怒道:「哼!他對我的女人不懷好意。」

巴山笑道:「這位年輕的朋友，好大的醋勁兒，這可不是你的女人，而是咱們穆老大的女人，你們殺了他。」

叭的一聲，是梅姑跳起來給了他一巴掌。

巴山捂着臉跳開，却不敢發作，因為駱凡的劍跟着追了過來，龍瑛把手一攔道:「駱凡，回來，不許沒規矩。」

然後他又喝道:「巴山，跪下，向格格叩頭賠罪。」

巴山說道:「福晉，您看見的，他們……」

龍瑛沉聲道:「我不但看得清楚，也聽得清楚，是你自己討打的，金桂不管怎麼說，她總是金枝玉葉的格格，是王爺的親戚，那有你胡說八道的份兒。」

巴山一接觸到龍瑛的臉色，倒是不敢倔强，連忙跪了下來，朝梅姑叩了一個响頭，左右開弓，說一聲:「奴才該死!」就摑了自己的嘴巴，打到二十幾下，臉都腫了，梅姑才冷笑道:「算了吧，巴領班，

我可不敢當了，你是王爺的親信，我雖然是王爺的親戚，却連面都未見過，比起來就差多了。」

龍瑛道：「金桂，妳這是幹嗎？妳心中不痛快我知道，巴山是個奴才，妳跟他計較，可沒意思了。」

梅姑道：「福晉，我知道這個格格是唬不了人的，也沒人把我放在眼中，可還不容個奴才來糟蹋我！」

龍瑛道：「好了，金桂，巴山不對，我已處分了他，他也是王爺派來的人，妳看在王爺的份上算了，現在談正事要緊，妳怎麼把個穆傳芳給殺了？」

梅姑冷笑道：「福晉，是他拉刀子要殺我的，我斷不能擺着給他砍！」

龍瑛道：「那難怪，是妳太不給他面子了，在家妳愛如何就如何，出來妳總得給他留點面子。」

梅姑冷笑道：「那是他自己找死，憑他那副長相，我就是閉上眼睛抓，也抓不到他來作我老公，我們說好了，各不干涉行動的，他居然敢跟我當上了眞的，宰了他還算是客氣，我還想分他的屍呢！」

龍瑛皺皺眉，然後道：「算了，人都宰了，還說甚麼，問題是在明兒個他要晉見王爺領獎！」

梅姑道：「我去領，本來那些獎也是該頒給我的，憑他穆傳芳那點玩意兒，只配給我提鞋差不多。」

龍瑛笑道：「金桂，王爺準備爲他請個三等的男爵，世襲都統職銜的，妳可不能去受封。」

梅姑笑道：「給小駱好了，他的玩意兒比老穆多了。」

「那怎行，他又不是旗人。」

梅姑道：「小駱肯入贅我家，就是我家的人了。」

「那他的追風十八騎呢？」

駱凡道：「我去接過來。」

「你去接，他們肯承認你嗎？」

駱凡刷的一聲，又亮出了他的劍，露出劍柄上那「劍在江湖」四個字，傲然一笑道：「他們承認它就行了。」

龍瑛一笑道：「駱凡，當鬍匪老大可不是光憑武功好，劍法快！」

駱凡道：「我也不想幹鬍匪老大，我要正正式式的做個官兒，我去找郝天行他們，告訴他們，追風十八騎必須接受招安，跟着我做事，他們一定很樂意。」

「這倒不見得，那些江湖人的脾氣很怪的。」

駱凡一笑道：「我的劍在江湖，就不許江湖人在我面前發橫，老板，你放心好了，我跟七姐準能把他們弄得服服貼貼的，妳放心好了吧。」

「我放心又有甚麼用，要王爺答應了才能行的。」

駱凡道：「老板，妳不是在王爺面前，連這點膽量都沒有吧？我不想跟妳了，倒不如直接跟王爺去。」

龍瑛一笑道：「看樣子你的胃口還不小呢！要這樣又何必跟人呢？金桂的老子也算是王爺啊！」

駱凡道：「那是個死的，不作數，只不過她這個格格身份，或許將來還有點用，當然，靠得住的還是我的劍。」

龍瑛笑道：「金桂，我發現你們似乎有意要除掉老穆，以方便你們在一起？」

梅姑道：「我倒沒這個意思，不過我這次是打算求王爺允准，擺脫掉這個老穆，我能拉住一個小駱，比千個老穆還强。」

「妳別忘了，駱凡是我找來的。」

梅姑笑道：「福晉，可是我能拉得住他，您要是無法安置我們，我們另外找出路去！」

「另找出路去，這個圈子還能由得你自由出入嗎？」

「福晉，我家世代在這個圈子裡，利害我全知道，我說的另找出路，就是另起爐灶，再創一片天下，可不是要脫離這個圈子。」

龍瑛哈哈一聲道：「金桂，妳別不知足了，我雖然接掌了區總監，可是大部份的事情都是妳所管，我還要到太湖去住半年，妳在我這兒，等於是大半個總監了，妳自己另起爐灶，會混到這個局面嗎？」

「不能，所以姪女兒是衷心希望能追隨嬸子的。」

梅姑道：「不管怎麼說，我不能放棄小駱，我是眞心的喜歡他，而且我家也需要那麼一把快劍來振作一下。」

龍瑛道：「我是沒有意見，總得妳祥叔叔一句話才能作準，巴山，把屍體弄出去，秘密處理掉，然後稟報王爺，把金桂的要求說一下，請他點個頭。」

巴山忙喳一聲道：「是，不過這姓穆的也眞該死，怎麼敢在福晉面前動兇呢？」

龍瑛冷笑道：「最好是他該死，否則你就該死了，你也聽見了，他自己招認了，你們是老朋友，他在進來前，你們談了些甚麼？」

巴山叫了兩個人來，弄了張油布進來，把穆傳芳的無頭屍體弄了出去，嚇得連屁也不敢再放了。

小菊監視他們出去之後，關上了院門，龍瑛道：「第一步總算混

過了，梅兒，妳出手就是不夠狠，扎的不是要害，幸虧小凡一劍補得快，要是給他叫出一句話來，揭穿了妳的冒充身份，那就甚麼都完了，這所院子雖然劃爲禁地，但是巴山他們都在等着笑話呢……」

梅姑道：「我是扎他腰子的，那知道他機警得居然偏過了，才扎在肚子上。」

駱凡笑道：「說好由我動手的，叫妳抱住他就行了，那知道妳會用刀子對付他！」

梅姑慍然道：「我只是冒充穆大奶奶，可並不是眞的成了那水性楊花的婦人，你要我去抱住個臭男人……」

龍瑛的神色一黯，梅姑知道自己說錯了話，伸伸舌頭不敢開口了，駱凡也埋怨地看了她一眼。

龍瑛一嘆道：「你們也別顧慮我，我是被玉祥捉住了，才佔有了我，我才不得已而屈從的，若是一開始我能有所挑選的話，我早就自求解脫了。現在執行這個計劃，雖是爲了大局，我不否認，也有點私怨成份，我要他死不難，但我覺得不夠，我還要作成他棄爵抄家殺頭。」

「會有這麼嚴重？」

「那是必然的，他主管這部份事務，却是暴露了各地的密探機密，皇帝第一個放不過他的。」

「我們眞能夠瞞得過嗎？」

「沒有問題，金桂是密探世家，但認識她的人却不會去與會，玉祥就沒見過她了。」

「怎麼可能呢？祥親王怎麼連自己最重要的部屬都沒見過面？」

「密探本身就是個很嚴密的組合，分層負責，而皇帝只派一個大臣總其事，並不屬於圈內人，玉祥是皇帝的叔叔，才輪到這個差使，他自恃聰明，冀圖有所表現，作了許多改革，像把我收服過去，就是他得意之擧，三路總監中，他只知我一個人，這次可能又將有甚麼大擧，才把三路主腦集中起來，我想正好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那天會有很多人嗎？」

「不會，祇準備派穆傳芳兩口子、小蘭小菊是我的貼身丫頭，別處的人也不會太多。」

「就算是如此，也已比我們多出了兩倍了。」

駱凡道：「我的快劍在出其不意之下，是可以解決幾個，我就是怕無法貼近去。」

「不會，你們殺了穆老大，補他的缺，再出於我的力求，玉祥會答應的。」

「那個巴山不會看出破綻嗎？」

「不會，第一，金桂本就是那樣的人。第二，我又擠了他一把，他必須爲你們妥善的解釋，出脫自己，否則，他知道我不會饒他，我畢竟是玉祥的側福晉。」

＊　＊　＊

長辛店在北京城外，近盧溝橋，是一個小鎭，然而地位很特殊，因爲京師重地，禁止民衆佩帶武器，所以保鏢的也好，江湖人也好，都集中在這兒。

在一所大宅裡，重門深閉，周圍有許多跨刀的便衣漢子在巡着，很明顯的，他們都是吃公事飯的。

院子裡，駱凡與梅姑在不安地等候着，龍瑛已經走進去了，而且有一會兒了。

片刻後，小蘭才出來招招手道：「王爺叫你們進去。」

兩人從她眼色中知道一切還平安，遂放了心，到了門口，一個高挑的漢子上前，指着駱凡的劍道：「把兵器放下來再進去。」

駱凡立刻一瞪眼道：「老子沒那個規矩，從我開始練劍那天開始，劍就沒離開過我的身邊。」

漢子冷冷笑道：「乳臭未乾的小子，敢在爺們面前耍橫，你還差得很，放下！」

他伸手去扣駱凡的脈門，動作奇快，一下子扣個正着，但駱凡的拔劍也很快，嗆然輕响中，劍尖已斜斜抵住了那漢子的咽喉，沉聲道：「把你的爪子搬開，還是老子第一次劍出不見紅的，算你祖上積德……」

那漢子怔住了，似乎沒想到駱凡的身手這麼快，但是他却不甘心如此被嚇退，也冷笑一聲道：「小子，你敢殺人！」

駱凡的劍毫不攷慮輕輕一拉，劃斷了他的喉管，跟着一脚踢了出去，把他身子踢向一邊，血流如注！

駱凡的劍歸鞘，看了他一眼道：「你祖上積少了德……還是沒保得住你這條性命……」

他輕而易擧地殺了個人，而且此人的地位必然不低，立刻驚動了其餘的保鏢，兵刃齊出，圍了起來。

屋中傳出龍瑛的聲音道：「王爺，你如果還想要那些人，趁早叫他們住手，駱凡的劍再出鞘，他們就完了。」

另一個男人的聲音道：「龍瑛，妳用的人這麼橫。」

龍瑛的聲音道：「他對我忠誠，他能殺人，這兩個條件足夠了，我不能苛求太多。」

「他能强得過我的虎風八衞。」

「只有七衞了，王爺，在穆家集跟穆傳芳的追風十八騎起了衝突，當着穆傳芳的面，他也能一劍連斃三人，震得穆傳芳忍氣吞聲而退，昨天終於倒在他劍下。」

「可是他太沒規矩，這還成甚

麼體統！」

龍瑛的聲音笑道：「他倒還很守本份的，只不過你的人對他太跋扈了，他不吃這一套，有本事的人，不會輕易向人低頭的，也只有二三個能命令他。」

「誰？誰能命令他。」

「我、金桂，將來可能還會多了一個王爺你，那要看你怎麼樣對他了。」

默然片刻之後，屋中傳出喝聲：「退下去，放他進來。」

駱凡與梅姑進入到屋中，因為駱凡那一鬧，梅姑的劍也得以隨身帶了進來。

那是一所客廳，一張大椅子，正中對門而設，坐着一個神情威嚴的中年人，雙目炯然，一望而知是內家高手。

龍瑛坐在一邊，衣襟還有點亂，看來她是已經跟王爺親熱過一陣，但她却一招手，平靜地道：「見過王爺。」

梅姑穿了旗袍，俊俏地摸頭蹲腿，行了個旗禮，嬌媚地道：「王爺金安。」

祥親王哈哈大笑道：「金桂，久聞妳的艷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看看妳的嬌模樣，我也覺得妳嫁給那個缺腿殘廢實在是太委屈妳了。」

梅姑低下頭來道：「王爺慈悲。」

祥親王大笑道：「好，祥叔叔替妳作主吧。」

龍瑛在旁道：「王爺，妳還記得自己是叔叔，在小輩面前那就得放尊重些！」

祥親王大笑道：「哈哈……咱們再開玩笑，妳嬸子要吃醋了，妳放心，好好幹，官家不會虧待妳的。」

梅姑道謝了一聲道：「姪女家中就只有姪女一個人了，難得駱凡肯入贅我家，王爺請多提拔他一下。」

祥親王大笑點頭，眼光移向駱凡，駱凡一拱手，道：「草民見過王爺。」

祥親王道：「你就是駱凡，不錯，你劍在江湖四個字，不像是名號，却傳得很快。」

「草民這四個字本不是名號。」

「不是名號，那又是甚麼？」

「甚麼也不是，只表示一個警號，告訴那些壞蛋，有我這支劍在江湖上，他們就得老實一些。」

「好，好志氣，你說的壞人是甚麼人呢？」

「是國法不容的壞蛋，所以草民殺的都是官府中人懸賞通緝的大惡之人。」

「可是剛才你就殺了我一個侍衞。」

「那是自衞，草民沒有犯法，他要抓我，我就不饒他。」

祥親王哈哈大笑道：「聽你先前的話，你很聰明，可是後來的幾句，仍是個憨小子，你見了我為甚麼不叩頭？」

駱凡道：「草民不知道王爺將會如何對我，若是王爺原諒了草民殺死穆傳芳的無奈，而且還給草民一個官兒做，草民自然感激，若是王爺要殺草民，草民還要叩頭感謝那可是太笨了。」

梅姑按他跪下道：「笨蛋，你沒聽見王爺剛才已經答應我了，王爺要殺你，還會召見你嗎？還不叩頭謝恩。」

駱凡被按着叩了三個頭，道：「多謝王爺，草民……」

梅姑道：「還草民個屁，你不會改口稱姪婿了。」

駱凡道：「那可不行，他是王爺，我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硬湊上去攀親戚。」

梅姑氣得擰了他一把，說道：「你是個死人吧？」

祥親王笑道：「駱凡，本爵論輩份是金桂的叔叔，你們既已成為兩口子，當然是我的姪女婿了，很好，本爵很喜歡你的忠厚，有貴氣，金桂是個女兒家，爵不及女是本朝的規矩，你算是她家的人，將來總有你的好處，好好跟着你嬸子，本爵絕不會叫你失望。一個三等男爵算甚麼，本爵設法為你請個貝勒下來，封侯拜將都有份呢！」

駱凡傻呼呼地又叩了個頭，道：「謝謝王爺。」

祥親王笑向龍瑛道：「難怪妳一見到他，就想把他弄到身邊來，這小伙子的確是塊上好的材料。」

龍瑛道：「妾身帶了身邊四婢，再加上一大批好手，却叫他殺得落花流水，妾身才興起愛才之念。」

祥親王道：「不過我看他很倨傲的，要不是金桂，恐怕妳是降不了這頭孽龍。」

龍瑛笑道：「金桂若不是個格格的身份，恐怕還管不住他，這小子對女人可是心狠得狠，穆家集有個標緻的小寡婦，叫他弄上了，沒幾天又嫌礙手了，他一劍就殺了。」

祥親王哦了一聲道：「你怎麼下得了手？」

駱凡道：「她吃醋。」

「有那個女人不吃醋，這可不犯死罪。」

「她不是我老婆，却要管我，還罵我是野種。」

祥親王大笑道：「金桂，妳聽見了沒有。」

梅姑道：「所以姪女請王爺作主，有了名份。」

駱凡道：「可是她不能罵我是野種，我父母死得早，但我不是野種，誰罵我這句話也都不行。」

他表現得就像一個純樸、粗獷不受羈束的憨漢子，也是權勢中人最喜歡的一種脚色，這種人沒有野心，肯賣命，忠心耿耿，永不會出賣或背叛主子。只要能給他一點的虛榮滿足，他就會成為一頭忠心的狗。

祥親王十分滿意，笑着道：「駱凡，很好，有本爵為你作主，誰也不敢再看不起你，坐在你嬸子身邊，現在咱們辦正事兒，把他們叫進來。」

駱凡坐到龍瑛身後，門口響了一陣宣召聲，沒多久，首先進來一個五十上下壯者，帶了三個青年人，跪下後叩頭道：「在下東路總監趙之久，率同犬子趙平，小女趙琳，小媳王玉霞，叩見王爺千歲。」

他的長相平凡，而他的兒子女兒媳婦也都十分平庸，絲毫沒有出奇之處。

梅姑與駱凡在江南也很熟，但是就沒有見過這四個人，但他們既為密探總監，必然有一身超凡技藝，可見他們都已達到了藏鋒利刄的境界。

駱凡感到龍瑛身子在微微的戰抖着，目中也射出了强烈的恨意，似乎她對這家人有着極深的仇恨！

祥親王笑道：「老趙，你倒還是老樣子，本爵到江南幾趟，蒙你隆重招待，却不知道東路總監就是你這老兒。」

趙之久說道：「托王爺的洪福，在下在此任上已達十年了，以前都是受胡總監轄制……」

祥親王道：「本來本爵雖是專領這個組合，但一向都是胡玉洪在管着，他兼中路總監，却大權一把抓，有許多都不讓本爵知道，聽說他對大家很刻薄。」

趙之久道：「胡總監很精明。」

祥親王哼了一聲道：「他精明個屁，官當到了九門提督還不夠，居然一手把持着這一個圈子，本爵得到了瑛福晉的密告，找到了他不少貪汚不法的證據，秘密地將他抓了起來，抄了他的家，你們知道他的家私有多少？」

「卑職不知道。」

龍瑛冷笑道：「趙總監乃是胡玉洪的最親信部屬，怎麼會不知道，有好多財產都是你替他添置的！」

趙之久看看龍瑛，才微笑道：「卑職替胡公辦事，但都是奉諭執行辦理公務，每一件事都有絹册記錄。」

他身旁女兒忙從所攜帶的錦袱中取出一本絹册，小蘭過去要接，她猶疑了一下，但祥親王沒有反對，她只好交了出來了，小蘭交給了祥親王。

祥親王隨手放過一邊，龍瑛道：「王爺，胡玉洪家中雖然抄出將近三億的財富，但恐怕還不止此數，你最好還是核對一下，恐怕還能有所發現。」

祥親王笑道：「本爵知道，自從把妳們派到北路之後，本爵才知道一個總監有多大的好處，他兼任中路總監多年，收入又豈在少數，所以本爵才要他們把一應詳細底册帶來徹底清查一下，趙之久，你的一應底册都帶來了嗎？」

趙之久道：「王爺諭示，屬下怎敢有違，琳兒，送上去。」

那個女子已將手中的錦袱呈上去，小蘭又要來接，趙琳道：「這裡面的文件關係重大，除王爺之外，不得經任何人的手。」

龍瑛道：「這是誰規定的？」

「是胡總監，這些文件是由妾身管理，連家父都未曾過目，以示隆重。」

龍瑛道：「胡玉洪已經抄家賜藥了，他的話仍然比王爺的口諭更有用嗎？」

祥親王道：「慎重一點，也是對的。」

龍瑛冷笑道：「趙總監的隨從助手，都是一家人，難道還不夠慎重嗎？他女兒保管文件，他自己沒有過目，這話誰會相信，妾身倒希望王爺慎重點，他善於用毒，有些毒藥塗於器物上，傷人於不知不覺間。」

趙之久一嘆道：「琳兒，把東西隨便交給那一個，只要當了王爺的面，咱們就沒有責任。」

小蘭接過包袱，還打開看了一下，大致翻了一遍，才又交給小菊，放進一口皮箱中。

祥親王被龍瑛一句話嚇住了，果然沒有去動那口箱子，只擺擺手道：「胡玉洪已經伏法，今後一切由本爵自理，這賊子刁狡，有關一切資料他都藏了起來，死都不肯交出來，所以本爵無從着手，只有把你們召來，從頭整理一番，補充作個全盤了解。」

趙之久臉色微微一變，龍瑛笑道：「胡玉洪被抓的消息始終未加發佈，就是怕你們藏下一些資料不交出來，王爺神機妙算，果然無人能及！」

趙之久只有苦笑，道：「卑職問心無愧，但憑王爺查核。」

祥親王說道：「老趙，我知道你跟胡玉洪關係不同，但是你聽見他被查抄的消息，居然無動於衷，可見你修為不錯，因此，你交出資料之中，想必不會有甚麼問題……」

趙之久道：「屬下忠心耿耿，祇知報效忠於皇上。」

龍瑛道：「我記得你是漢人。」

「是的，屬下與福晋一樣是漢人，但是屬下早知天命，知道大清國王聖明，應爲中原萬世之王，故而將福晋也勸說過來，降順朝廷，福晋得侍王爺，屬下亦有微榮。」

駱凡與梅姑這才知道龍瑛爲甚麼恨趙之久，她失身祥親王，看來還是趙之久的擺佈。

而且，他還巧運手段，將原先眞正領導密探組合的九門提督胡玉洪給整倒了下來，眞是個眞正厲害的角色。

龍瑛的這一着，對義師而言，功勞甚大了，而她居然沉住了氣，一聲不響。

但駱凡也怕龍瑛情緒激動了，輕輕地觸她一下。

龍瑛覺察了道：「趙總監，其實我對你也沒有成見，我也是王爺的人，當然也處處向着王爺，胡玉洪太過跋扈專橫，我密告王爺扳倒了他，至於其他的人，我向王爺請求過了，審核資料後，縱有缺失也既往不究，只要大家以後全力效忠王爺就是了。」

祥親王笑道：「不錯，瑛福晋這話本爵認爲很有道理，所以接納下來，你們放心，那些資料本爵只是作個了解，既往不咎。」

龍瑛道：「只是不計其過，功却不可沒。」

祥親王忙道：「那當然，爲朝廷出力的人，從不會抹殺其成就，胡玉洪的案已經結了，除了他所兼領的中路總監一職，由本爵自理外，其餘人事也不作任何調動了，只有陞遷，絕不降免，一年以後，再觀績效，本王給大家一年時間來作更多的表現。」

趙之久這才吁了一口氣，退至一旁坐下，他的兒女媳婦則站立一旁身後。

這時又進來一個人，却使龍瑛及梅姑等一震。

來人也是一個半百老者，帶了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跪下叩頭道：「西路總管馬安瀾率領拙荊素花和門下弟子白星雨叩見王爺，願王爺萬福金安。」

梅姑故意把面側向前面，不讓他們看到正面，駱凡忙低聲道：「姑姑，怎麼會是他呢？」

龍瑛也低聲道：「我也沒想到，因爲以前他們只有一個代號，我是按照代號發出了通知叫他們赴會的，因爲詳細資料都在那姓胡的手中，連玉祥都不知道。」

駱凡道：「這老叛賊跟綠梅谷關係太密切了，梅姑的身份絕瞞不過他的，小姪恐怕也難以騙過他們。」

龍瑛道：「我的身份早已在玉祥那兒挑明了，只有我出去吸引他們注意，你們儘量往前看，等資料齊全後，我會制住玉祥爲你們阻路，你們儘量往外衝！注意，聽後有一間臥房，原作少息之用，你們進去後，關上房門，立刻越窗而出。」

她不等駱凡回答，就立刻移身過去，向玉祥低語。

馬安瀾等人向前跪下叩頭後，仍是低着頭，由於祥親王被龍瑛拉住低語，沒叫他們抬頭！尚未看見龍瑛等人，駱凡心中一動，立刻向趙之久低聲道：「趙老，你對這馬安瀾認識嗎？」

趙之久道：「不認識，連姓名也是第一次聽到，因爲各管一區，互相不往還，是我們這個組合的誡條。」

駱凡道：「我是福晋手下的，福晋的身份，趙老想必明白的，她剛才指示說，此人是清水教中的副教主，是個最大的叛逆首領，要你我留心，以防有變。」

趙之久哦的一聲道：「不會吧！胡公用人一向謹愼。」

駱凡道：「他若只是貪一點銀子，皇上不會抄他的家，殺他的頭，必然是出了大紕漏，趙老宜多愼重。」

「那將如何辦才好？」

「聽取王爺的指示，但必須全神備戰，而且還要注意，清水教與白蓮餘孽，這三人恐怕都會法術，趙老注意他，我們則釘緊另兩個人，王爺如作了決定，一個手勢，我們就立刻發動！」

趙之久回答道：「好的，老朽遵命就是。」

駱凡道：「最好叫令郎等人在發動之後，立刻守住門戶，斷其退路，可不能叫他們跑掉了。」

趙之久點點頭，立刻吩咐他的子女去了。

這邊龍瑛跟祥親王耳語已畢，就站在椅旁，一手還扶着祥親王的肩上，十分親暱，然後笑道：「馬副教主，別來無恙，貴教主安好。」

馬安瀾聞聲抬頭，三個人都大吃了一驚。

祥親王笑道：「馬總監，你想不到吧，瑛福晋說你們是老朋友了！」

馬安瀾忙道：「她，眞是王爺的福晋？」

龍瑛冷笑道：「我可沒有這麼大的福氣，說得好聽嗎，是側福晋，不好聽的是小老婆，而且是東路總監的趙老做的大媒。」

趙之久道：「側福晋兼任北路總監，爲王爺運籌帷幄，建了不少功勳。」

馬安瀾這才笑道：「那就難怪了，以側福晋在叛逆中的地位，還有甚麼不清楚的！」

龍瑛道：「彼此，彼此，但副教主在義師中的地位，更是予取予携，難怪這些年來，西北地方的義軍俱見其消而不見其長，除了加入清水教，幾乎別無容身之地。」

馬安瀾笑道：「那裡，那裡，屬下只是把他們集中在一起，易於把握而已，比之福晋仍然差得很多了。」

龍瑛道：「我比副教主可差得多。」

馬安瀾對祥親王道：「王爺，屬下的忠貞，胡公可以提出絕對的保證的。」

「胡玉洪自己的忠貞都無法保證，更別說是保證別人了，他已經在幾天前被秘密的處決了。」

馬安瀾一呆，神色立變，祥親王道：「胡玉洪貪贓枉法，利用職權營私自肥，跋扈專權，把持住密探營視爲私產，不過，馬總監，你可放心，對你這一部門，本爵却無懷疑。」

龍瑛道：「但也要看看你的表現，你只要對王爺忠貞，王爺還會像過去一樣的器重你。」

「在下絕對忠以報效王爺。」

「很好，把你的那些文件資料都呈上來。」

「啟稟王爺，屬下並沒有帶任何文件資料。」

祥親王臉色一變，沉聲道：「你說甚麼？」

「屬下身在清水教，一切都利用清水教爲之，自然不能留下任何綫索而致暴露身份，所以屬下的一切資料，托胡公記錄，由他保管。」

「可是胡玉洪至死猶未曾交出任何資料。」

「這個屬下可不清楚了，王爺最好還是找一找，若是實在找不到，等屬下回去後再慢慢查核記下。」

龍瑛沉聲道：「馬安瀾，我想不是你託胡玉洪代錄，而是他的部份的記錄，也放在你那兒，你們兩人一直都狠狽爲奸，圖謀不軌吧？」

馬安瀾連呼寃枉，但是祥親王却哼了一聲，手勢一揮，趙之久飛劍而出，直刺馬安瀾，馬安瀾揚手一抛，一圈黃烟迷霧罩住了四週。

駱凡叫道：「這是障眼法，別怕，照樣殺進去。」

他與梅姑也揚劍殺進去。迷濛的烟霧中，只見有血光不住暴現以及呼喝慘叫聲，片刻後，烟霧散盡，却見趙之久倒在血泊中，而馬安瀾却已不見踪影，倒是他的妻子與弟子倒在地上掙扎，但亦肚開腸流，大概活不成了。

趙之久的女兒媳婦都被殺於門外，只有他兒子趙平斷了一條腿，倒在地上。

只見小菊小蘭還是好好的護住那隻箱子，而龍瑛則一劍刺入了祥親王的咽喉，祥親王的雙手還揑住她的脖子，她舌頭伸出，也已死了。

她必是趁機行刺，祥親王及時發覺，垂死反擊，兩個人同歸於盡了，駱凡神色一變，立刻上前一劍砍下祥親王的腦袋，然後跟着一掌，拍碎了龍瑛的臉，小蘭驚問道：「你這是做甚麼？」

駱凡低聲道：「記住，是馬安瀾殺死了王爺，又發掌打死了福晋，然後逃走了。」

玉祥親王咽喉的匕首是龍瑛的，留下就是證據，而龍瑛的死狀更值得懷疑，必須加以破壞，除了毀容，也別無他策。

駱凡又道：「我們帶人追馬安瀾去，半路脫身，妳們隨後走，帶着箱子回太湖去，我們會引走大批的人，方便你們逃走，快！準備行動了！」

小蘭垂淚道：「你們二位會來嗎？」

「不了，我們必須失踪，造成一件懸案，因爲這個金桂可不能見人的。」

他來到到門口，才大聲的叫人來，那些侍衛都趕到，他問道：「你們有沒有看見馬安瀾跑掉……」

「有啊！他走了出來，說是忘了一樣東西，要回去拿。」

駱凡頓足道：「壞了，這傢伙心懷二志，跟胡玉洪串通一氣，怕王爺降他的罪，竟先下手爲强，利用妖術殺了王爺、福晋，還殺了趙老跟他的女兒媳婦，我倆祇除掉了他的老婆和逆徒……」

梅姑叫道：「大家還不快追，跑了叛逆，誰負得起責任！」

這倒是眞話，案情重大了，尤其是祥親王跟福晋雙雙被殺，這禍事鬧得太大，每個人都保不住腦袋。

於是大家一哄而出，到了街上，外面的警衛森嚴，馬安瀾不知下落了。

金桂(梅姑)苦笑向着那些侍衛們道：「大家知道，這場禍事有多大，如果抓不到眞兇，我們誰都保不住腦袋，大家必須盡一切的力量，拚了命也要把馬安瀾抓回來。否則，全是個死數……」

那些侍衛們個個目定口呆，看着他們懶洋洋而去。

那一場天大的禍事，沒有宣揚開去，大內祇發表說祥親王出門試騎墮馬暴斃，其餘死的人沒提。

金桂格格跟那個駱凡一去不

回，從此在人間消失了，大家知道他們是不敢回來了，但他們只是失職之罪，朝廷也沒深究。

被砍斷了一腿的趙平，被救醒了他說出馬安瀾由烟霧中出來，殺了他父親姊姊與妻子，而且把他砍昏過去，奪門而逃。因爲他們三個守住門口。烟霧較淡，勉强可以見個大概，但禍亂之起確是王爺，下令要擒殺馬安瀾和他們家人而起，因此王爺、福晋和趙之久都是他殺的無誤，朝廷十分震怒，四下秘發偵騎，要擒到馬安瀾。

馬安瀾自己有他的耳目，他知道消息後，却不敢出來辯解了，他只殺了趙琳和趙平的妻子，和傷了趙平，忙着奪路逃走，他沒有殺死祥親王，也沒有殺龍瑛和趙之久，完全是背了黑鍋，但他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爲那天既沒有看見梅姑，也沒有看到駱凡，可是他知道，不管他如何辯解，趙平會一口咬定他的，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了，他更知道自己既不見容於朝廷，也不見容於義軍了，天下之大，何地有他容身之處？

倒是朝廷被派去義軍之中的奸細，一個一個被剪除了，剪除得很乾淨，使得義軍完全脫出了淸廷的控制，得以秘密在各處掩護下延續、成長、茁壯，終有一天，會成爲一股洶湧的浪潮！

至於梅姑和駱凡，他們在一年後，又雙雙出現江湖之上，只是梅姑改了裝束，梳了婦人的頭髻，作了少婦的打扮，黑黑的，却更俏了！

她的丈夫是黑黑高高的漢子，留了把髫子，很神氣，劍術很高，人也很沉穩，談吐很有風度，他自報姓名叫駱超塵，雖是由塞外來的無名劍客，但是很快就闖出了名氣，黑珍珠夫婿豈會是平凡的人！

夫婦倆儷影雙雙，踏遍了大江南北，關內關外，以三尺長劍，掃除人間的不平。

而後他們曾飄洋過海，遠游海外神山，在那兒殺死了一個老道，有人認得那是以前淸水教的副敎主馬安瀾。

駱超塵是他的本名，小凡是他的小名。

誰也不能去看駱超塵的劍，他的劍柄上纏着漂亮的紅絲繩，裹住了「劍在江湖」那四個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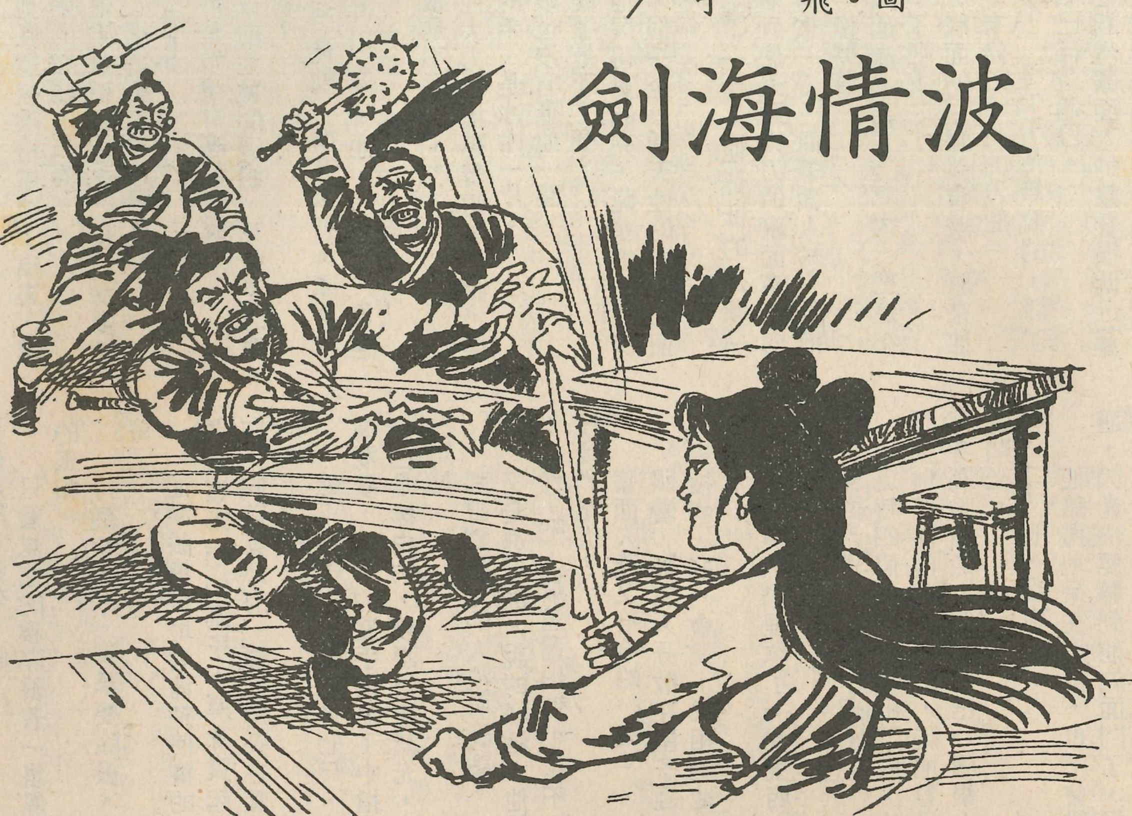
但那柄正義之劍却沒有消失，仍然在江湖上閃耀着。

他們有了第一個女孩子，居然送到了太湖東洞庭山，起了名字叫龍小瑛，過繼給已故的俠女龍瑛做女兒。

他們夫婦也每年在龍瑛去世的日子，長跪在龍瑛墓前，默默地懷念追思那個偉大的英靈。（完）

湖海恩仇錄／江海傑・文　可飛・圖

劍海情波



恩仇難分　爲情不報

他的童年美夢，在七歲時便已結束了。

那年他親眼看見過殺人！血淋淋的，怪可怕啊！來殺人的是四個兇神惡煞的强盜。

被殺的人是他的父母。

那年的夏天，天氣很燠熱，在一個沒有風的晚上，他跟爹娘在院子裡乘凉。

這是偏僻的鄉間，村裡的一間小屋。

廳和寢室連在一起，門前有籬笆搭成的前院，種有兩棵樹。

他在那裡渡過了短暫的童年。

他剛懂事時，覺得爹和娘都是個溫和的好人，平時爹總躲在家裡看書，也教他認字，娘在做着家務。

眞想不到他們會死，會有人找上門把他們殺死。

這晚上，闖進來的那四位兇神惡煞的强盜，其中一個是蒙面的。

爹跟他們爭論了幾句，便撲進屋子裡拿出一柄亮閃閃的劍衝了出來。

奇怪，以前從沒有見過那把劍，也不知道爹會使劍。

四人便亮出兵刄圍攻着爹，雙方狂亂地廝殺着。

娘拉着他躲進屋裡去。

他親眼看見爹遍身流血，踰跟地走進去，娘撲過去扶着他，驟地刀光一閃，「刷」地一聲，爹的頭顱飛出，頸項中鮮血直噴如泉，原來那四人跟隨撲入，一人迅速地揮出一刀。

爹龐大的身軀跌在地上，娘狂號着，隨手發出一蓬飛針。

奇怪，以前也不知道娘會射飛針。

只見烏光一圈，那使鞭的把娘的飛針抽開了，隨即鞭勢一轉，點在娘的前胸，「哎喲」一聲，娘張口一吐，吐出一股血箭，她楞在那裡，脚也不能再動一步，她的臉痛苦地抽搐着，眼睛鼻子已經痙攣地擠在一起，喉頭發出「咯吱」的嗥聲，跟着，整個人渾身發戰，雙腿一軟，也癱在地上了。

娘的手足亂舞了好一會兒，然後是雙眼翻白，嘴裡的血汩汩流出，手脚一伸，竟也死了。

爹和娘都死去了。

簡直是不可思議，一刻之前，他們還是活生生的，一刻之後，爹的頭顱沒有了，娘也死在血泊之中。

「娘！」

他在屋後陰暗處撲了出來，撲倒在娘的屍體上哭着。

他委實不知道自己爲何會這樣做，心裡很害怕，也很焦急。

「娘！」

可是娘沒有應他一聲。

以前他曾問過娘，死亡是怎麼一回事？

「不會動，沒有氣息，渾身冰冷，你出聲叫他，他也不會應你。」

娘是不會動了。

他大力地搖撼着娘的身體，摸着她的手，是冰冷一片。

娘也沒有應他一聲。

難道是死了麼？

他哭得更響亮，跪在娘的身傍哭着，似乎是一種天性的本能驅使他去哭。

「噹」一聲，他怔怔的抬頭一看，看到使鬼頭大刀的麻面漢子向自己劈來一刀，而蒙面人却一劍把他的刀格開着。

麻面漢子道：「老大，把這小子也宰了吧！」

那麻面的左眼斜視着，原來他的眼尾有條三寸長的刀疤。

「不，這小子是無辜的，殺了他的娘已經是過份。」

他記得蒙面人的聲音很低沉蒼勁，他想看他是甚麼個模樣的，可是他用黑布蒙着了臉。

只看見他的腰際繫着一隻鳳形的玉扣。

持鞭的道：「剷草要除根，大哥……」

他淚眼模糊地看清楚使鞭的是個虬鬚環頰的漢子，渾身賁起肌肉，胸前赫然有一顆紅痣長在茸茸的胸毛之中。

餘下的那一人是身長七尺，高高瘦瘦，垂下的雙手都缺了中指，臉色是慘白的，雙眼泛着藍光，十分可怖。

那眼露藍光的人沒有說話。

又是那蒙面人說的好話，他說：「算了吧，難道還怕那小孩子會找我們報仇？」

蒙面人隨又哈哈的一笑。

跟着，那三人分散在屋子裡四處去搜索，好一會兒，又相繼地走出廳來了。

麻面漢子手裡拿了一卷東西，說道：「老大，找到了！」

蒙面人道：「咱們走吧！」

這時四個强盜正要出門去，他狠狠地盯住他們的背影，陡地看見那身高臉白的人回手射出一縷銀白的閃光。

「叮」地一聲響。

他錯愕地呆在那裡，也不會躲避，閃光快要襲到他的面門了，但是人影一掠，蒙面人已掠到了自己眼前，劍一挑，把襲來的兵刃一挑飛了出去。

只是電光火石間一刹那的事，他迷惘地似乎帶着感激地望那蒙面人。

蒙面人却望也不望他一眼。

「走！」蒙面人低叱着，那三人身一晃，已掠出門外去。蒙面人也身形一晃，飛身向前而出。

留在屋裡的只有兩具屍體，一個跪在地上嚇得再也哭不出來的七歲大的孩子。

那殘留的燭光掩映之下，他覺得一切太可怕，實在太可怕了。

* * *

這十三年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活下去的，像一隻孤獨的小狠，徜徉在茫茫的曠野。

這就是十三年來逝去的日子。

他到處求乞，吃着人家的施捨。

他偷偷地在菜地裡挖地瓜。

後來他學會在山野上獵取鳥獸，在河裡捕魚。

他就這樣的活了下去。

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長大了。

飽嘗着飢餓、寒冷、絕望的滋味，偏又沒有死。

他的心裡時刻想念着死去的雙親。

「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不知是甚麼時候聽進這麼一句話。對了，那是當他十四歲時那一年，他混進了一座城鎮裡行乞，在城裡廟旁看見很多人在聽說書，那個說書的老人在娓娓說着一個故事。

故事是說一個人在報仇。

他雖然站在人羣外遠遠偷聽，可是說書先生這句話釘進了他的腦子裡。

他依稀地記得這個故事，主人翁的父母被仇家所害，便跑去尋訪名師，苦學武技，待學成之後，便去找尋仇家，報殺父母之仇。

從十四歲那年起，他開始萌生着拜師學技的念頭。

是說書先生給他的啟發。

他沒有忘記那四個强盜，那麻面的左眼角有一記刀疤，那虬鬚環頰的胸膛有一粒痣，那白臉身長的兩手沒有中指。

還有，那麻面漢子，腰際的鳳形玉扣。

那低沉蒼勁的聲音。

「這小孩子是無辜的……」

是麻面漢子這句話讓他活下來的。

他該恨還是感激？

* * *

在十五歲那年，他在一座山嶺上遇上了一位老人，那時他正在追逐一隻麋鹿。

他很瘦削，却很敏捷，在求生的本能中無形地、不斷地鍛鍊自己。

他飛身掠上樹頂，然後左手拉着樹枝，借力一彈，身形似箭的激射了過去，右手持着木棒，已凌空點下，看來這麋鹿是難逃一死了，他也該有一頓豐富的午餐了。

不知怎麼的，斜刮來一陣勁風，他的木棒也就力不從心的點不下去，身形也陡地墮了下來，一屁股跌了下來，坐在地上。

「孩子，你跌痛了嗎？」

林中走出一位老人，鷄皮鶴髮，仙骨道風，倒是臉含笑意，態度很是和藹。

他陡然想起拜師的事，忙翻身雙膝一跪，連忙叩了幾個响頭。

那老人忙問道：「孩子，你這是幹甚麼？」

「小的求師父收留我作個徒弟。」他訥訥的說了這句話。

「收你做徒弟？你想學甚麼？」

「想學武功！」

「學甚麼武功？」

「我……我也不知道！」

他笨拙的態度令得那個老人也笑了起來。

老人道：「哈哈哈，好吧，你要學，我也不妨教教你，看你爲人倒是純厚樸實，也有些可憐。」

他道：「師父肯收我這個弟子了？」

他大喜過望，又連叩了三個响頭。

老人道：「慢着，我倒想問你一些事。」

「師父請問好了。」

他口口聲聲叫師父，這點倒證明，他是個並不太笨的孩子。

老人道：「你姓甚名誰？」

「不知道，爹跟娘很早就死。」

本來爹娘叫他做珠兒，聽起來豬兒，豬兒的，怪難聽，他也沒有聽過爹娘對他提起是姓甚麼的。

老人說道：「原來你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老人嘆了一聲，好像是同情他了。

「是的！師父，爹娘被人殺死的，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學好武功，將來替爹娘報仇！」

他一口氣把從說書先生聽來的話重複的再說一遍，竟也琅琅上口。

「唉！」那老人長嘆了一聲，接着道：「怨怨相報何時了？孩子，何苦呢？」

「師父，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他重複說着，陡地腦際湧現起父母慘死情況，又不禁熱血沸騰。

「哈哈，好有志氣！」

料不到老人誇讚了他兩句。

他仍然伏在地上不起。

「起來吧！」

那老人吩咐地道，他慢慢的站了起來。

「我的房子就在那邊林間。」

老人伸手指引着，那小孩總算有個可以付託的人，有個教導他的師父，有一處定居的所在。

* * *

跟隨師父學武五年，已得師父七八成眞傳，他已是二十歲了。

一天，師父叫他入室，有事吩咐：「阿棄，你的武功不弱了。」老人說着，阿棄是老人給他取的名。

「師父……」

他猜忖師父話中有因，正想說句甚麼的，老人已緊接地說下去道：「你要報父母之仇，那就下山吧！」

阿棄道：「師父，我想……還是追隨你，服侍你老人家。」

老人道：「不，爲師快有遠行，此去無牽無掛，你還是下山吧！」

「師父……」

「不必多言。」老人截住他的話，更堅決的說道：「阿棄，學以致用，你要報仇，也該及鋒而試了。」

他終於應聲道：「是！」

他學武五年，也有些技癢，況且師父之命不可違，他終於答應了。

老人又道：「只是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記。」

「請師父教示。」

老人道：「我授你武技，你決不可妄殺一人，要行俠仗義，鋤惡扶弱。」

「弟子知道。」

老人道：「那麼你就快下山吧！」言罷，便遞給他一把劍，拔劍出鞘，看見劍身映耀一片湛然青光，的確是一柄寶劍。

「謝謝師父。」

他接劍跪地叩頭，隨即站了起來，却又有些不捨地道：「師父，弟子此去，未知何日始能再見師父。」

「哈哈！」老人白眉掀動，朗然一笑道：「那要看緣份了，你我師徒相依五年是緣份，將來能再見，也要看緣份，阿棄，何必作兒女態，快下山吧！」

* * *

他又重新過着流浪的生涯了。

這種生涯對他來說並不陌生。

只是他現在身手不凡，再不是孤獨的小狠，該是隻猛虎了。

他並不覺得自己的技業驚人，還是到達南陽城的一天，街上有幾個地痞覬覦着他的寶劍，他才改觀。

一個大漢道：「小子，你身背着寶劍，一定是個會家子。」

眼前擋路的是個粗黑漢子，身材魁梧，腰插一柄單刀，嘴角含着譏笑，眼露殺機。

阿棄看看四週，也有幾個地痞冷笑地包圍着他。

「讓我走！」他低聲地說了一聲，却惹來了地痞一陣哄笑。

「哈哈，你走可以，可要留下那把劍！」那粗黑漢子說着時，已伸出蒲扇似的手往劍柄上抓去。

阿棄忍無可忍，陡地出手。

「蓬」地一聲响，那個粗黑漢子像隻斷了綫的風箏，直飛二丈之外，跌坐在地上喘息不已。

也算是阿棄手下留情，不然那地痞胸前肋骨不斷掉兩三根才怪。

只是前面那個地痞不知好歹，竟然一聲吶喊，各自拔出刀來，齊向阿棄攻去。

阿棄身形一挫，右腿一伸，旋風似的掃了一個圈，「劈啪」連聲，夾雜着幾聲慘叫，只見那幾個地痞齊齊躍出一丈之外，各自蹲着撫腿呻吟，大概是腿骨被阿棄踢斷了，都站不起來。

阿棄見自己一出手之間，已先傷了好幾個人，心中不禁一怔，他生平未曾打過架，這倒是第一次跟人相搏。

他心懷歉意，他也不願在這裡逗留太久，轉身急步的走了。

走進一條小巷，耳朵聽見背後有步履聲，他警覺地回過頭來，見一位態度和藹的中年人，那身衣服華麗，舉止雍容。

中年人見阿棄怔怔地回過身來，忙上前拱手道：「閣下抱打不平，義氣千雲，在下十分佩服。」

阿棄微覺愕然，問道：「甚麼抱打不平？」

中年人道：「剛才那幾個人是無賴之輩，地痞流浪之徒，平日作惡多端。」

阿棄倒是歉然道：「我並非要打架，只是他們先出手。」

中年人道：「在下正想結交閣下這位朋友，請往酒館飲杯水酒一談如何？」

阿棄無可奈何的點點頭，於是隨着那中年男子往酒館去了。

在酒家中，那中年人自道姓名叫張四海，是一位商人，要押一批貨往洛陽去，剛巧這條路上不太平，盜賊四起，他請求阿棄陪他往洛陽一趟，沿途保護，並願意付給阿棄重酬。

阿棄並不在乎酬金，他爲人是素來隨遇而安，也想四處走走，就一口答應了。

＊　＊　＊

張四海僱了一輛馬車上道。

老車夫揮鞭趕着馬兒，阿棄本也是與張四海安坐在車上的，他奇怪着張四海並沒有押甚麼貨，車裡就只有一個包袱。

阿棄不喜歡多問，他是喜歡沉默的。

只是他平時慣於走路，安坐在車中反而渾身不自在，況且馬兒走得太慢了。

「我下車走路！」說着，阿棄便輕身跳下。

張四海來不及阻止，只好由他去了。

張四海其實不是個好人，他是洛陽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三寸追魂」顧洪手下一位頭目。這次，張四海押運一顆夜明珠往洛陽獻給顧洪，風聞途中有人要截劫這顆夜明珠，看見阿棄雖然技業不凡，却是個性子單純的小子，便臨時拉了他做個伴兒。

阿棄走在路上比馬兒還跑得快，臉不紅氣不喘的。

好容易走了二十里的路。

這正是平原上一片青紗帳起的時候，陡地一條人影掠出，如飛的直撲馬車上，身形矯捷迅速，殊是驚人。

車上張四海手一揚，撒出了三枚毒蒺藜，掠來人影凌空一翻身，堪堪避過，却已隨手拔劍一刺，眼見張四海立斃劍下。

電光石火的剎那間，阿棄已腰身一彈，激射而來，身形合一，襲向那人之背。

那人像背後有眼睛似的，身形一扭，翻跌地上，剛好避過阿棄的一劍。

站穩地上，赫然是位標緻的少女，穿着粉紅色的衣衫，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嘴角掛着一抹嬌俏的微笑。

那少女劍尖指着阿棄問道：「你是誰？」

這一來，倒把阿棄問得滿面通紅，答不出話來，他呆呆地楞在那兒。

他是生平第一次跟一位美麗的少女臉對臉，她的微笑甜美，令他心悸了。

少女又道：「喂！你到底是誰？爲甚麼插手管這件事？」

原來那少女不知道他是跟車上的人一道的，以爲他是趕路人，所以這樣的問他。

只是阿棄想不出怎麼回答，仍是呆呆的楞着。

「你是啞巴。」她輕罵了一聲，回頭一望，看見馬車已飛馳而去了，想是張四海見勢色不妙，忙策馬要溜了。

少女嬌叱一聲，身形一拔，也如風似的掠追過去，倒是阿棄也展開輕功，如影隨形的跟躡在她的背後。

少女心中暗怒，「刷」的一聲就是一劍，竟然是凌厲已極的鳳點頭

招式，她要把阿棄傷在劍下。

阿棄去勢正疾，眼見避無可避，迎劍一擋，「叮」的一聲，二劍相交，阿棄用上八成功力，那少女嬌呼一聲，竟然翻跌在路旁。

「颼颼颼」幾支毒蒺藜也激射而到，原來是張四海在車上射出的，少女花容失色，正要縱身避讓，電光石火之際，眼前劍光一圈，「叮叮」幾聲，那些毒蒺藜全被砸飛了。

少女訝然一望，見是阿棄出手相救的，剛才他不讓自己去擊殺那姓張的，如今又不讓自己給姓張的暗算，他究竟是站在那一邊的？

少女正好生奇怪的忖想着。

這時，張四海已走出馬車中，右手裡拿着一把刀，左手指着那少女，面對阿棄大聲叫道：「快宰了她！」

阿棄只是木然不動，他不願意去傷害這位美麗的少女，況且，他也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命令。

少女冷哼一聲道：「憑你也配？」

剛說完，她已一扭身形，斜掠過去，竟繞過阿棄，直撲向張四海。

少女手一抖，幻起幾朵劍花，直刺張四海全身幾處大穴，張四海慌忙地用刀招架，「刷」地一聲，肩部被劃破了一道口子，鮮血冒了出來。

張四海翻身一滾，直滾到阿棄身後。

少女待發劍刺出，阿棄已倏然出劍格住。

阿棄的臉漲得通紅，訥訥地說道：「姑娘，走吧！」

少女訝然一笑道：「你不是啞巴？」

仍然有些不服氣，劍尖往阿棄橫封的劍身一彈，身形直竄了過去，竟是反手一劍，使出貼身的劈殺劍招，劍芒漫起，竟把阿棄及地上的張四海全罩在劍芒之中。

阿棄出手劍一迎，「嗡」地一聲响，少女被震得連連退了幾步才能穩住身形站住。

她知道眼前這少年身懷絕學，也不敢戀戰下去，便冷哼了一聲，轉身直竄入了青紗帳裡，剎那間便消失踪影。

＊　＊　＊

張四海與阿棄抵了洛陽，但見通衢大道，車馬往來，行人熙攘，十分熱鬧。

阿棄與東張西望看得入神。

不久，馬車抵達一巨宅門前，張四海付了車資，便邀阿棄入內。

張四海拱手揖讓道：「阿棄哥，請進吧！」

阿棄抬頭一望，見是朱門石階，氣派不凡，不禁有些茫然失措，道：「進去？」

張四海微微一笑，道：「正是，待小弟替你引見主人。」

阿棄問道：「誰是主人？」

張四海道：「是我主人顧洪大爺。」

阿棄沉吟了一下道：「好的。」

他又是無可無不可地點頭，便跟着張四海走進去了。

走過數重院落，前面便是一華麗已極的內廳，門口站着兩排持刀勁裝的大漢護衛。

張四海叮囑阿棄在門外稍候，自己便恭恭敬敬地走了進去，雙手遞上一精緻木盒，廳中端坐的人打開木盒，陡地光芒四射，盒內原來盛放着一顆夜明珠。

那明珠的光輝照出那人的臉，竟是慘白可怖之極，而他的雙手都缺了中指，站在門外的阿棄看得很清楚，認出他就是那四個殺父母仇人之一。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阿棄想起「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句話，陡地血氣上湧，狂怒不已。

他大踏步上前，却被四名護衛擋住。

阿棄雙臂一掙，那四人像是斷了線的風箏似的被摔出一丈之外，跌在院中的假山之上，鼻青臉腫的怪叫連聲。

這時，廳上和院中的多個護衛要齊舉刀槍把阿棄圍住，阿棄身形一彈，竟從密麻麻的人頭掠飛過去，已撲進內廳之中。

那人站起，果然是身長七尺，臉色慘白如紙，眼中藍光暴射，露出訝然之色。

那人喝道：「你是誰？」

張四海已搶前攔在中間，向阿棄拱手道：「阿棄哥，這位就是顧洪顧大爺。」

言下之意，似暗示阿棄不可無禮。

阿棄冷笑一聲道：「我不管他是姓顧甚麼的，我只知道他在十七年前殺了我的父母。」

此言一出，嚇得張四海臉色大變，怔然退開三步之外。

顧洪的眼中藍光閃爍，沉聲道：「誰殺你的父母？」

阿棄道：「我認得你和其他三人！」

顧洪臉色一變，說道：「你就是那小子？」

阿棄道：「正是，皇天有眼，今來特來向你討還血債。」

顧洪怒斥一聲道：「休想！」

他雙手箕張，射出兩縷銀白閃光，原來是兩支鐵筆。

阿棄冷笑一聲道：「果然是你！」

手中劍捲出一道寒光，「叮叮」

兩聲，阿棄的劍已把射來的兩支鐵筆砸飛。

顧洪手底下並不怎慢，在阿棄用劍迎擋鐵筆之際，陡地從腰間抽出一條烏金軟索往前一揮，有如一條靈蛇一樣，攔腰中路向阿棄疾襲而去。

這烏金軟索是顧洪從南疆採用百毒的草藥煉製而成，十分歹毒，只要被它掃了一鞭，一時三刻之內，定必毒發身亡。

阿棄見顧洪出手迅疾，也吃了一驚，忙斜掠一步，堪堪的避過，背後有數名護衛衝上，刀槍齊舉，阿棄回身一劍掃去，劍芒一閃，血光立現，那幾位護衛齊齊慘叫，倒斃地上。

顧洪的烏金軟索翻起狂風七式招數，如風捲雲湧似的襲來，因爲軟索是長兵刃，施展在顧洪手中可硬可軟，有時像一柄纓槍似的連點起十數朵槍花，罩向阿棄全身大穴，有時如蒼龍翻騰，靈蛇吐信，只見烏光漫影如山，層層的向阿棄襲去。

虧的是阿棄身手矯捷，左閃右避，他並不急於進攻，想要等待顧洪的招式用老了，然後尋個空隙直攻過去。

冷不防阿棄騰閃之際，張四海陡地發出一蓬毒蒺藜，阿棄聽風辨器，忙反手劍光一圈，將那蓬毒蒺藜砸飛。

却聽得「噗」地一聲，接連着一聲慘叫，原來在路上遇見的紅衣少女如大鳥撲至，一劍將張四海刺死。

顧洪一見少女出現，臉有驚懼之色，回身往內便跑，阿棄待要追上去，十數名護衛已湧上來擋住，阿棄左右劈殺，殺出了一條血路，直往內追去。

只見內進一層院落，顧洪正爲一個陌生中年人截住，那個中年人也是用劍的，二人厮殺得十分激烈，陌生中年人的劍術十分神妙，怪招迭出，顧洪身中數劍，快要落敗。

阿棄身形一晃，疾掠過去，「刷刷」數劍，顧洪招架不住，右手連同那烏金軟索被削斷，登登登的連退了數步。

顧洪像是一隻垂死的野獸，陡地跪在地上。

阿棄持劍一指，喝道：「快說，其他三人匿居何處？」

顧洪左手抬起往阿棄身旁的中年人一指，嘴巴微動，想說話似的，陡地左手箕張，又射出了一支鐵筆，電閃似的襲射向阿棄身上。

阿棄一時不提防，險些着了道兒，幸虧那中年人長劍一挑，把那襲來的鐵筆砸飛了「噗」地一聲，鐵筆倒射進顧洪的心窩之中。

顧洪悶哼了一聲，立刻倒斃在地上。

那中年人走前在從顧洪懷中取出那顆夜明珠，這時，那少女已步了進來。

少女問那中年人道：「爹，東西到了手？」

中年人點點頭。

阿棄楞然地呆立一旁。

少女嬌笑一聲，走過來對阿棄說道：「剛才我爹救了你一命，你還不上前謝一聲？」

阿棄如夢初醒，怔然的問道：「他是妳的爹？」

少女道：「怎麼不是？」

這時，中年人招呼女兒道：「孩子，咱們走吧！」

說完，中年人與少女騰身上展，越牆而去。

這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阿棄的思潮又恍惚倒轉往二十年前去了。

那中年人長劍一挑的招式，是如此的熟悉的。

那麼，這中年人難道也是自己的殺父母仇人？又怎麼這麼湊巧，竟然是這少女的父親？

想起那少女，阿棄心中一陣盪漾，奇怪的，他從來沒有這種微妙的感情，他一向是孤僻的、落寞的，從沒有喜歡過任何一個女子，而這次遇上了這位紅衣少女，倒令他對她起了愛念。

* * *

在阿棄神智清醒了以後，他馬上越牆追踪，他是追踪着殺父仇人，還是追踪着那心愛的少女？

這對父女的輕功不弱，竟然在三岔口外便失去了踪跡。

阿棄有天賦一種本能，就像一頭野狼追踪着獵物，追到了風沙鎮。

這是一個寒傖的鎮甸，只有兩條街，街上有兩家客棧和三幾間飯店。

阿棄決定在風沙鎮候着，他心中有一種微妙的感覺，他相信，他會在這小鎮甸遇上那紅衣少女。

已經是黃昏了，阿棄感到餓，他在飯店買了兩個饅頭，便蹲在鎮外一棵大樹下啃着。

他習慣這種饑餐露宿的生活。

他啃着饅頭，眼看着西邊的紅霞映天，暮色已近。

突地，他站了起來，因爲他看見一個紅衣的影子，在街那頭消失了。

他迅速地奔了過去，只見街道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

他慢步走去，走到一家飯館門前，探眼張望過去，赫然見紅衣少女在內。

紅衣少女名叫梅雪艷，她的父親是負有盛名的金輪劍客梅武，當年曾與「銀輪劍客」周和合稱爲「金銀雙劍」，只是十數年前周和已匿跡江湖，曾惹起江湖人士忖測一番。

梅雪艷是一個天眞爛漫的少女。

她一直跟隨父親生活，所以她崇拜父親的心理是很自然的。

她爹一直把她當作心肝寶貝，學藝這麼多年，才頭一次叫她跟自己行走江湖，叫她劫取一顆夜明珠，總算是在洛陽城得了手，跟着來到了這個偏僻的小鎮，她爹說要找一位姓焦的仇家。

梅雪艷有些難以明白爹爲甚麼要劫取那顆夜明珠，爲甚麼要殺死那姓顧的。

她雖然是有所懷疑，却始終相信爹是對的，他劫取夜明珠和殺死顧洪，一定有他充分的理由。

只是她突然想起了遇見的少年，雖然是瘦削的身子，却是身手不凡的，在路上，自己栽在他的手底下，他不但對自己毫無惡意，反而出手相救了。

不料又在顧家大宅又碰上了他，他却跟姓顧的在死鬥。

爲甚麼他替姓顧的護送那顆夜明珠？

爲甚麼他又跟姓顧的搏鬥起來？

這眞是令人費解。

梅雪艷剛涉足江湖，便遇上了這許多教她莫名其妙的事情。

只是忽然地想起那少年憂鬱落寞的眼神，她的內心湧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

是自己有些喜歡他麼？

她出生以來沒有喜歡過甚麼人，娘早死了，只有爹這個親人，如今，自己難道對一個陌生少年有了好感麼？

梅雪艷禁不住的啞然失笑了。

她忽然想起了在路上，那少年對她呆楞楞的傻樣子。

他不會是個壞人！

她心裡如此的想着。

在飯舖中，梅雪艷對店夥要了幾道菜，待吃飽了肚子，便要返回客棧去等待爹了，爹跟她約好了，約好今晚夜探焦家莊。

料不到在飯館中會碰上些痲煩，也料不到又會碰上他。

* * *

號稱「塞外三虎」的解氏兄弟要往焦家莊拜見外號「鬼手魔刀」的焦獨，途經風沙鎮，三人打算飽餐一頓，然後再趕路。

不料在飯館會碰上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三兄弟也就起了歹念。

首先說話的是馬臉倒掛眉的解老二。

他睨視了在那邊坐着的梅雪艷一眼，跟着湊過頭去跟兩位兄弟低聲道：「老大，老三，你看那姐兒多俏！」

三角眼的老三淫邪地一笑，道：「的確沒有看走了眼，中原的妞兒比塞外的俏得多。」

獅子鼻、濃眉大眼的老大陡地哈哈狂笑，大聲道：「好極了，老二，你就過去請她過來，跟咱們兄弟喝幾杯！」

說着，老大持着碗大口的喝酒。

老二不敢怠慢，隨即起身走過去。

梅雪艷早就聽見老大的話，她心裡有氣，却沒有馬上發作。

解老二施施然走了過來。

他對梅雪艷嬉皮笑臉的道：「姑娘，咱們老大請你過去喝酒！」

梅雪艷狠狠的瞪他一眼，却沒有說話。

解老二以爲得到美人青睞，反而有些飄飄然的，便伸手要去扶她。

不料手掌一搭在梅雪艷臂上，梅雪艷手底一翻，借勢一拉，竟把龐大的解老二直拋了過去，「嘩喇」一聲，他整個身軀把一張桌子壓破了。

梅雪艷露出這一手，倒嚇了解老大及解老三一驚，就是躲在飯舖門前偷窺的阿棄，也禁不住在心中喝采。

阿棄不跑進飯舖來，是因爲自己吃飽了，也爲了不想在梅雪艷跟前露了行藏。

這時，看見解氏三兄弟早已惱羞成怒，各自拔出兵刃，把梅雪艷圍在中心。

那解老二是銅皮鐵骨，一身橫練功夫，剛才梅雪艷出其不意把他拋撞在桌子上，那厚木做成的桌子是粉碎了，解老二身上倒不傷分毫。

解老二不小心吃了個大虧，自是惱恨極了，便「颼」的一聲，從腰間拔出一把彈簧鐵尺，這彈簧鐵尺看來只有一尺四寸，運用起來，却是可長可短，短時可作點穴橛用，待要長時，只要一按彈簧，陡地伸出一尺的兩刃梭劍，常常在對方不提防之下，便被解老二刺個正着，血濺五步，解老大使的是一柄倒鈎短戟，解老三使的是流星鎚，「塞外三虎」的武功素以歹毒聞名江湖，尤其是解老大滿身暗器，塞外不少的英雄好漢栽在他們兄弟手下。

三人把梅雪艷圍住，店伙剛巧要端菜上來的，見狀嚇得回頭便跑，與掌櫃的一起躲進裡面不敢出來。

解老大一踏步上前，便開口罵道：「哼！你是吃了豹子膽，把我們『塞外三虎』也不放在眼內。」

梅雪艷神色鎮靜，妙目一轉，逐個打量着眼前這三個漢子，隨即又冷冷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這三隻病貓！」

解老大當堂氣得呱呱叫道：「好刁的丫頭，膽敢辱駡我們，非教訓你不可！」

解老大已一擺手中的鐵尺，喝道：「大家上！」

話剛說完，三件兵器已向梅雪艷迎頭痛擊，梅雪艷不敢硬接，身形一晃，竟是點地拔葱躍起一丈。

「隆」地一聲，解老三的流星鎚不但把面前的桌子砸得粉碎，也在石板地砸了一個大地洞，解老大和解老二倒是變招得快，短戟和鐵尺已「颼」地往上刺去，直想把梅雪艷的雙腿削斷。

倒是梅雪艷身手不弱，已淩空拔劍，一招「倒捲青雲」，往下迎擋。

「叮叮」兩聲兵器交擊聲，梅雪艷已借兵器相交之勢，身形如行雲流水般的直向前盪了過去，人已蕩往另一張桌子之上。

她隨即一脚將桌上的醬油瓶子、碟子、筷子踢得直飛了起來，有如漫天風雨一般，直向三人飛來，解老三閃避不及，臉上身上儘是醬油，好不狼狽，那些碟子筷子直射了過來，把他們擊得很是疼痛，呱呱怪叫。

老大老二已斜身閃避，二人分左右夾攻梅雪艷，老大施展倒鈎短戟密如驟雨，老二手按彈簧，鐵尺變了兩刃劍，也施展得潑風不入，迅疾淩厲之極。

梅雪艷一出手便佔了上風，正在洋洋得意，誰料被老大老二一輪急攻，才發現敵人的武功不弱，只好提起精神，掄着手中長劍左右招架，堪堪打個平手。

這時解老三抹去臉上的醬油，也舞動流星鎚上前助戰，加入戰圈，這流星鎚是重兵器，梅雪艷不敢硬接，迫得左右閃騰躲避，可憐的是這家飯舖子內的傢俬桌椅被解老三的流星鎚砸得稀巴爛，躲在廚裡偷窺的掌櫃看了，好不心痛。

三人合戰梅雪艷一人，雙方鬥了四五十回合，梅雪艷鼻尖沁汗，自知纏鬥下去吃虧的準是自己，於是咬着牙把劍勢使得更緊密，剛巧解老三一招「流星趕月」的直抛過來，梅雪艷則身閃過，人已借着這空隙直撲而出，「刷」的一聲，竟把解老三左肩削去一塊肉，鮮血直冒。

解老三忙抽身躍退，梅雪艷也趁勢撲出，身形一晃，待要掠出門外去，不料解老大手一揚，射出九枚喪門釘，九縷銀光一閃，直射向梅雪艷的心背腿彎各處，梅雪艷逃走心切，發覺背後勁風襲至，心知不妙，待要閃身滾地躲避之後，不料眼前人影一晃，一道銀光把九枚喪門釘全部砸飛。

梅雪艷見進來的人是阿棄，不禁又驚又喜。

* * *

解氏兄弟見門外進來一個陌生的少年，身法迅疾，又見他手中劍一揚，即把老大藉以揚名江湖的喪門釘全部打飛了，顯見那少年武功不凡，三人不由一怔。

解老大乾咳一聲，上前抱拳道：「這位朋友貴姓大名？」

阿棄冷冷笑道：「哼！何必多問？」

解老二一挑眉毛，勃然怒駡道：「小子，咱們看得你起才問你，難道你是沒名沒姓？」

阿棄最忌別人譏笑他沒名沒姓，臉上不禁一紅。

解老三剛才吃了梅雪艷的虧，肩頭敷上了金創藥方才止得血，心頭仍是怒火如焚。

他挽着流星鎚，上前對老大說道：「老大，這小子偏多管閒事，別跟他嚕囌了。」

解老大以風沙鎮是焦獨的地頭，仗着「鬼手魔刀」的威勢，也就決心跟阿棄打一場，因此對老三點一點頭。

解老三陡地一摔手，流星鎚「砰」的一聲直抛射了過去，正向阿棄迎頭砸來。

阿棄身形往斜一掠，堪堪閃避過，隨手一劍「錚」地一聲，解老三的流星鎚鍊子竟然被對方削斷了，那鍊子是烏金打成的，堅韌無比，難道這小子手上的那柄是削鐵如泥的寶劍？還是這小子的內功修為極深，劍身貫注了眞力，倘若如此，他的身手的確駭人。

不但解老三怔怔地連退三步，老大老二也被嚇得各自一怔。

解老大知道不能善罷，也就與老二打了一個眼色，各自低叱了一聲，分左右夾擊，兩人一出手便立施殺着。

阿棄毫不在乎的左右招架幾下，暗運眞力於劍上，「錚錚」兩聲，老大的短戟和老二的鐵尺尖刃立被削斷，二人立即抽身躍出劍芒之外。

「走！」

解老大對老二老三招呼了一聲，三人狼狽的竄逃去了。

不過十招八招之間，阿棄便把「塞外三虎」打發走了，站在一旁觀看的梅雪艷看得好生羨慕，心中暗暗喝采，但却仍然死要面子的埋怨着阿棄，道：「看你，我本要把這三個壞蛋引到街上，好把他們宰了的，你一進來就壞了大事！」

總算是助她一臂之力，反被她埋怨了，阿棄一時倒楞住了，好不容易才吶吶而言道：「對不起……姑娘……」

他還想說幾句解釋的話，却又想不出該怎麼說才好。

這時，躲在廚房內的掌櫃和店伙已匆匆走了出來，二人看見飯舖裡的傢俬桌椅雜物被打得破破爛爛，便哭喪着臉的向阿棄和梅雪艷走過來。

那掌櫃一揖到地，眼中含淚道：「兩位客官，小店被你們剛才一場打鬥打得破破爛爛的，教小人今後如何營生？」

言下之意是要討賠償了。

阿棄聽了，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窘極了，因為他平時省用儉吃，腰包裡也沒有甚麼銀兩的，所以眞是十分尷尬，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梅雪艷祇是輕輕一笑，把一錠銀子抛給那掌櫃，道：「這十両銀子算是賠給你的損失，剛才本姑娘點的菜，煩你快端出來，還要打兩斤好酒，我要跟這位公子喝一杯。」

掌櫃接過銀子答道：「謝謝姑娘，請過來，那邊還有一張好桌子。」說着一邊伸着手揖讓着。

梅雪艷也就落落大方地挽着阿棄的手，拉他過去坐下。

阿棄生平第一次給女孩子挽着手，當然是窘得滿面通紅了。只是不由自主的，他還是跟着梅雪艷走過去坐了下來。

不一會，店伙和掌櫃殷勤地端上了酒菜和杯筷，而梅雪艷親自替阿棄倒上了一杯酒，道：「先乾為敬，我敬你一杯。」

言罷，梅雪艷仰首一飲而盡，爽朗之處不讓鬚眉。

阿棄仍是坐立不安地楞在那裡。

梅雪艷不禁啞然失笑道：「喝呀！難道你沒有喝過酒？」

禁不住對方語言相激，阿棄只好提起酒杯飲了下去，覺得酒的味道辛辣，有些不好受，但却不願示弱，嗆着喉嚨也强飲了下去。

梅雪艷給他挾了塊雞腿，道：「吃點菜。」

給對方這般殷勤的招待，阿棄有些難為情了，再加上酒力發作，阿棄的臉漲得更加紅了。

他仍忘不了正事，跟踪這位紅衣少女主要的目的還是打聽殺父仇人的下落。

阿棄訕訕地問道：「姑娘……」

梅雪艷道：「你想問些甚麼？」

阿棄道：「姑娘，跟你在一起的那男子……」

梅雪艷道：「哦，你是說我爹？」

阿棄道：「令尊大人現在何處？」

梅雪艷詫異地打量他一眼，說道：「你認識我爹？」

阿棄為人率直，不會說謊，訕訕地道：「倒是不認識，隨便問問吧了！」

他啃着雞腿，覺得味道很鮮，也就細細的咀嚼着。

吃完，她又給他挾了一塊魚，說道：「多吃一點吧！」

她顯得很殷勤，他只顧低頭吃魚。

梅雪艷又道：「你要是想見我爹，今晚到焦家莊吧！」

* * *

夜涼如水，一彎明月偶爾被烏雲遮掩了，四週一片陰暗暗，黑沉沉的。

阿棄摸索到焦家莊，他料不到在這寒傖的、偏僻的風沙鎮附近，竟會有這偌大宏偉的莊院。

圍牆高二丈，牆內只見閣樓相連，庭院重重，一個莊院便佔了十數畝地，可想而見這焦家莊規模之大。

阿棄施展輕功穿過長廊，轉眼已穿過數重庭院，遙見前面是一座以白玉為石階，氣象萬千，巨棟雕樑的廳堂。

那廳堂有勁裝持刀之護衛多人守着，想是莊主人的住處，阿棄本來就不認識焦家莊的莊主的，只是在飯舖裡梅雪艷說起，她的爹要來會那主人。

究竟莊主人是誰？

梅雪艷的爹又怎麼會前來會莊主人的呢？

阿棄腦海中湧現出這兩個疑問，他便縱身一跳，直竄上瓦頂。

他蹲在瓦頂上守候着，一邊在盤算着，假如見到梅雪艷的爹該怎麼辦？

既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却又是當年伕他一句話留下自己一條命，是仇人，還是恩人？

阿棄的心裡好生矛盾，又想起梅雪艷這個大眼睛，嘴角掛着一抹微笑的少女，自己着實喜歡她。

阿棄想到了梅雪艷，心中便悠然生起甜絲絲的感覺，似乎是愛情的魔力，使他對報仇的念頭也動搖了起來，他不願意殺死梅雪艷的爹，只想找他談談當年父親被殺的眞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飯舖的時候，他也曾告訴梅雪艷有關自己的身世，梅雪艷很同情他，她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曾殺死阿棄的父母，還天眞地對阿棄道：「爹是一個很好的人，你不妨找他談談，也許他會幫助你去報仇。」

現在阿棄守候在屋瓦頂上，等待着梅雪艷的爹。

奇怪的是她的爹仍未出現，底下廳堂裡却出現了好幾個人，看見

映入眼簾的是曾在飯舖會見過的「塞外三虎」和另外幾個僧、儒、道打扮的武林人，跟着最後出現的，赫然是痲臉刀疤眉的中年漢子。

阿棄突然想起了父母慘被殺死的一幕，當時，他父親就是被這痲臉人一刀削去了頭顱，想到這裡，阿棄不由得血氣上湧，直想撲下去拚個死活，隨後又回心一想，見廳堂中人多勢衆，那痲臉漢子的武功也是不弱，自己雙掌一劍，未必鬥得過他們。

阿棄便索性坐着等待梅雪艷的父女來到，再作道理。

奇怪的是如果梅雪艷的爹眞是當年的蒙面人的話，他跟這痲臉漢子和已死的顏洪是一夥了，何以在洛陽，梅雪艷父女要幫助自己合力把顏洪殺死了？

那麼梅雪艷說過她爹爹要來焦家莊，難道是要來找這痲臉漢子？

阿棄仍然不能化解心中的疑慮，這時，却看見底下廳堂中的人已分別坐了下來。

痲臉漢子端坐正中，他今天穿着綉金的紫袍，很有威儀，兩旁分別坐下八人，「塞外三虎」竟是陪站着不坐，想是其他五人的輩份和武功都比「塞外三虎」爲高。

痲臉漢子甫一坐定，便向兩旁拱拱手，說道：「今天各位大駕光臨敝莊，是有一事要請各位鼎力相助。」

左首上座的是位獨眼道士，頭戴道冠，身穿水火袍，他單掌當胸，稽首答道：「焦莊主有話儘管吩咐便是了。」

躲在瓦面上的阿棄聽見獨眼道士這麼一說，便知道痲臉漢子是莊主焦獨了。

焦獨哈哈一笑道：「難得凌虛道長此言，各位不愧爲小弟多年知己。」

右首那邊一個頭戴儒巾，手執摺扇的中年文士開口道：「莊主不必客氣，請問今日相約是爲了何事？」

焦獨陡地面容一肅，輕嘆了一聲道：「『三寸追魂』顏兄已爲梅威所害。」

兩旁的人一聽此言俱大驚失色。

一身穿僧衣的束髮頭陀霍然站起，怒道：「焦莊主，眞有此事？」

焦獨點點頭，道：「『金輪劍客』梅威且揚言今晚前來探莊！」

此言一出，全廳鴉雀無聲。

瓦面上的阿棄才知道梅雪艷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金輪劍客」梅威，也知道梅威跟焦獨這夥人是死對頭。

阿棄先決定助梅威剷除焦獨，然後再向梅威查明父仇之事。

此時，廳堂的人們又議論紛紛了。

只見獨眼道士陰惻惻的冷笑道：「想梅威也不是三頭六臂的，我們不必怕他！」

焦獨欣然喜道：「小弟素來欽敬道長足智多謀，不知有何妙計？」

獨眼道士道：「這樣好了，待會兒貧道與金扇秀士及鐵頭陀兩位在院庭中埋伏，若梅威撲進內廳，就由莊主與鄂北雙兇、塞外三虎幾位先行接戰，到他到庭院之中，待貧道與金扇秀士以及鐵頭陀用暗器傷他。」

那中年文士一敲手中摺扇道：「凌虛道長此言有理，想我們九人合力鬥他，梅威此次當難逃僥倖。」

鐵頭陀獰笑道：「今晚我們當殺死梅威爲顧兄報仇！」

言罷，凌虛道長便引着金扇秀士、鐵頭陀二人，幾個起落，跳出了庭院之中，各自找假山角落埋伏起來。

瓦面上的阿棄看在眼內，心中不禁冷笑，也就蹲在暗處耐心等候。

轉眼間過了一個更次。

阿棄眺望遠處，見有兩個黑影風馳電掣而來，猜忖是梅威父女兩人，片刻之間，兩條人影飛身上牆，兔起鶻落，見二人在月色迷濛之中迅疾地掠過幾座樓閣，疾撲而至，看清楚正是梅威父女二人，躲在暗處的阿棄也摒住了氣息，不敢招呼。

只見梅威對女兒梅雪艷指點了幾句，梅雪艷就直掠往後院而去。

梅威身形一矮，跳了下去，雙脚落地無聲，顯見輕功造詣甚高。

阿棄擔心着梅雪艷，本想追踪往後院去，却又想看梅威和焦獨要鬧些甚麼，只好定心地躭了下來。

* * *

「金輪劍客」梅威一個箭步掠至廳堂門前。

焦獨率領鄂北雙兇及塞外三虎在階前恭立着。

梅威剛一站定，焦獨已上前拱手道：「梅兄駕臨，有失遠迎，還望你恕罪恕罪！」

梅威臉佈寒霜，冷冷地一笑道：「焦獨，你不必假惺惺了，今天我是來找你算賬的！」

焦獨一怔，退了一步，噤聲無語。

梅威跟着又說道：「十三年前，你們誣陷周和是盟中奸細，致誤殺了他們夫婦二人，如今我已查明，盜去盟中藏寶的正是你們兩個，顧洪已經授首，你又有何話說呢？」

這句話，瓦面上的阿棄聽得一清二楚，父親可能就是梅威口中所

說的周和，那麼自己該是姓周的了。

焦獨知道梅威並無放鬆自己之意，乃不禁勃然大怒，「刷」地拔出那柄二十年來仗以成名的魔刀，這魔刀乃是精鋼鑄成的，在內廳燈光閃映下顯出藍湛湛的光芒。

「鄂北雙兇」和「塞外三虎」也拔出兵刃，準備廝殺。

焦獨怒道：「梅威，你既然不肯善罷，我亦不畏懼你，咱們索性在兵刃上見個眞章吧！」

梅威冷哼一聲道：「好！」於是拔出了長劍。

陡地一聲暗號，院外及內廳走出莊丁數十人，各人手持兵刃，聽了焦獨一聲號令，便向梅威撲攻過去。

梅威毫不在乎的，右手把劍一抬，掠起一團銀光，脚步隨即踏上七星移位，閃電似的身形晃動，便聽見莊丁們連聲慘叫，血花四濺，數十人中有大半受傷倒在地上，其餘的也狼狽的後退了。

焦獨等人嚇得大驚，本來也知道莊丁們不是對手，只望他們能纏住了梅威一時三刻，消耗他多一分的內力，却料不到梅威劍法精奇之極，只擧手投足之間便把衆莊丁殺得落花流水。

此刻，焦獨只好硬着頭皮，向「鄂北雙兇」和「塞外三虎」打了個眼色，突然六人一齊上前把梅威圍困在當中，「鄂北雙兇」齊連奎，使一雙銅人，二兇齊連勝使一根狠牙棒，加上解老三的流星鎚都是重兵器的，挾着「虎虎」風聲向梅威迎頭痛擊而至，焦獨的鬼頭刀，解老大的短戟和解老二的鐵尺也密封成一道銅牆鐵壁，看來梅威就算閃躲出三件重兵器的襲擊，也決無法闖得出這幅銅牆鐵壁的。

躲在瓦面的阿棄暗道好險。

不料梅威技業驚人，他竟敢硬接搶攻，迎劍一擋，用的是黏勁，竟把銅人和狠牙棒的勁勢卸去，待流星鎚砸下時，左手一揚，已把鎚的鍊子執住，借勢一扯，解老三脚步不穩，當堂被扯飛過去，正迎上焦獨的一刀，活生生的將解老三攔腰斬斷，血花四濺。

梅威得勢不饒人，回劍盪起了十多朶劍花，直攻向焦獨，焦獨忙抽刀橫封已來不及了，身上已中了兩劍，乃大叫一聲，往後躍退一丈，解老大、老二兔死狐悲，既驚且怒，仍拚死撲攻了過去，短戟鐵尺如一雙蛟龍翻浪，俱是捨命相搏的招數。

「錚錚」連聲，兵器交擊，梅威施展守中帶攻的劍招仍未能將二人迫退，而「鄂北雙兇」亦掄動銅人與狠牙棒步步進迫。

「鄂北雙兇」氣力驚人，銅人與狠牙棒招招有千鈞之力，梅威被四人所困，又擔心焦獨借勢遁去，乃趁齊連奎的銅人一招「橫掃千軍」襲到，劍尖往銅人一點，借力一彈，整個人像一頭火鳥往解老二頭上掠過，解老二頓覺頭頂一熱，腦袋已被梅威的劍削了去一半。

梅威凌空去勢仍疾，迅即掠到焦獨身前，一招「流雲掠影」的招式刺去，虧的是焦獨早已防備，身形往外竄去，便逃出庭院之外，梅威仍苦追不捨，持劍直撲。

此時，埋伏在假山之獨眼道士、金扇秀士、鐵頭陀正擬發出暗器，要在梅威不提防之下把他暗算。

冷不防瓦面上的阿棄大喝一聲道：「小心暗青子！」

梅威陡地一怔，收住劍勢，待四面八方的暗器射來之時，他掄動寶劍，一團銀光護住全身，竟把三人的暗器、毒針、毒箭、連環子母彈都砸飛了。

凌虛道長正在錯愕之時，陡地眼前人影一晃，阿棄已凌空躍下，手中劍灑出劍芒漫天，凌虛道人忙一抖鐵拂塵，上前迎戰。

梅威亦已撲至，金扇秀士與鐵頭陀各以手中烏金摺扇和降龍杵戰住。

「鄂北雙兇」及解老大亦由內廳跑出，於是六人緊緊纏住了梅威和阿棄。

六人的武功都不弱，雙方纏戰十數回合，梅威與阿棄仍不能取勝。

焦獨見勢不佳，竟拔身向後院竄去。

阿棄擔心着後院的梅雪艷，手底一緊，「刷」地一聲，施出無名老人所授的絕招——「石破天驚」，此絕招陡然施展出來，劍勢有如雷霆萬鈞，急風驟雨，連刺凌虛道長及「鄂北雙兇」三人，還是凌虛功力較深，勉力用拂塵擋住一招，却是氣血沸騰，連退數步。

兩聲慘叫，「鄂北雙兇」的兵器撤出，二人各自雙手掩胸，往後便倒，想是心口中劍，已無倖理。

阿棄一招得手，身形一拔，竄出戰圈，緊躡着焦獨直撲向後院去。

* * *

梅雪艷連殺數十名護衛，直撲上藏書樓四處搜索，要找出一册梵文秘笈。

這秘笈是焦獨盜自同心盟總壇的，他與顧洪和蓋天三人毒死盟主，盜辟逼毒夜明珠、梵文秘笈和幻影劍三樣珍寶，梅威父女也就是奉着盟主遺命，前來清理門戶，尋回重寶。

梅雪艷搜索之時，陡然見有人走上樓梯，回頭一望，已見焦獨衝

到梯口，左手一揚，撒一蓬密如牛毛的「奪魄追魂針」，梅雪艷知道厲害，忙滾身閃避，焦獨的鬼頭刀已如旋風般捲劈過來，梅雪艷迎劍架去，不料焦獨的內力深厚，刀劍相交之下，梅雪艷被震得虎口破裂，彈出一丈之外。

焦獨不敢戀戰，也不敢再向梅雪艷追撲過去，他匆忙在書櫃暗格中取回秘笈，便騰身一躍直竄下窗外，消失在朦朧夜色之中。

阿棄追上來時，見梅雪艷倒在地上，還以爲她受了傷，也不顧其他，忙上前相扶。

阿棄關心之情溢於言表，問道：「梅姑娘可有受傷？」

梅雪艷道：「沒有！」

她隨即站了起來，阿棄隨即才稍覺安心。

梅雪艷擔心着焦獨携梵文秘笈遁去，忙指着那破窗說道：「別讓他逃走，快追！」

阿棄抬頭一望，身形一掠，亦竄出窗外而去了。

梅雪艷心裡是甜甜的，感動阿棄關心着自己。

不一會兒，阿棄又竄窗而入，滿臉是失望神色。

梅雪艷忙問道：「焦獨呢？」

阿棄嘆了口氣，說道：「被他在夜色蒼茫之中遁去了。」

梅雪艷頗覺失望，隨即又想起了父親。

她又問道：「爹呢？你有碰上他嗎？」

阿棄點點頭道：「在庭院被人纏住！」

阿棄道：「那我們下樓去吧！」

二人言罷，便聯袂奔下樓去。

待得撲抵內廳時，却見解老大及鐵頭陀已爲梅威所殺，凌虛道長與金扇秀士仍拚力聯鬥梅威。

此時，凌虛已身受內傷，金扇秀士亦中劍，但是梅威亦中了金扇秀士摺扇射出的兩枚白骨毒針，左肩傷處一陣軟痲，他忙運功逼毒，劍勢自是一慢，亦是不能佔得上風，與凌虛道長及金扇秀士二人堪堪戰個平手。

阿棄低叱一聲，掄劍加入戰圈，梅威精神一振，揚劍直點凌虛道長面門，凌虛道長剛才吃了阿棄的虧，一見阿棄心頭已是一懾，忙舉起拂塵相迎，却不料梅威這一招是虛着，劍勢才送到一半，手底下又是一翻，直撩凌虛道長胸腹要穴，凌虛道長猝不及防，當堂肚破腸流，中劍倒地。

金扇秀士見勢不佳，忙往後一掠，手一按摺扇彈簧，「卡察」一聲，射出數枚白骨毒針，隨即雙足一彈，直往院中一棵大樹上躍去，想要溜去。

阿棄上前掄劍一圈，一團銀光便將射來的白骨毒針全部砸飛，隨手甩劍射去。

「噗」的一聲，寶劍直貫心窩，把金扇秀士活生生的釘在大樹上。

這時，梅威亦在女兒扶持之下，趺坐地上，運功祛毒，只是白骨毒針的毒性甚烈，梅威滿頭是汗，傷處仍是黑腫未消。

阿棄見狀，忙飛身上樹，抽回寶劍，又在金扇秀士身上搜出解藥，把藥丸給梅威服用了，果然片刻之間，黑腫處流出一縷烏汁，便自消腫解毒。

梅威抬頭一望，心中頗感激，問道：「閣下是誰？」

梅雪艷在旁代替答道：「爹，他是阿棄。」

梅威見女兒與他相識，頗爲驚訝。

梅雪艷跟着又說道：「爹，他是來找你的。」

梅威更覺愕然，問道：「閣下是來找我的？」

阿棄也不知如何作答，只是點點頭。

* * *

翌日清晨。

樹林中，斜陽映入，四周靜悄悄的。

阿棄約了梅威到此相談，他天未亮便在此等候，看見梅威來到，阿棄便以晚輩身份上前行禮。

阿棄道：「有勞前輩駕臨。」

梅威微微一笑，也隨即還禮道：「蒙閣下約我到此，想必有要事相談？」

阿棄點點頭道：「正是。」

梅威問道：「請問是何事？」

其實梅威的心裡也有諸多猜忖，昨晚阿棄似是礙於自己的女兒在場，諸多不便，說話也就吞吞吐吐。

不過，梅威對阿棄頗有好感，故大清早便應約來了。

阿棄略爲沉吟了一下，長嘆一聲道：「昨晚聞得老前輩說起焦獨等人誤殺周和夫婦，不知是否眞有其事？」

梅威聽罷一怔，仔細端詳了阿棄一下，又從梅雪艷口中獲悉阿棄七歲喪父母之事，忖思果然是不錯，阿棄就是周和之子，料不到十三年後，竟然學到了驚人的武功。

梅威一時之間，竟錯愕到不知作答。

阿棄乃追問道：「老前輩，可否將此事眞相見告。」

梅威見阿棄苦苦追問，陡地心裡作出一個主意，決定暫時不將自己的眞面目相告，因爲眼前焦獨、蓋天二人仍未授首，自己也不敢多生枝節。

於是，輕嘆了一聲道：「周和夫婦的確是爲焦獨等人所殺，十分

可惜！」

阿棄問道：「請問前輩，當時襲殺周氏夫婦之賊徒，共有幾人？」

梅威道：「共有四人，其一爲『三寸追魂』顧洪，其二爲『鬼手魔刀』焦獨，其三爲『飛蟒閻王』蓋天……」

他說到此，乃遲遲說不下去。

阿棄本身就認好了梅威就是那腰纏着鳳形玉扣的蒙面客，如今見到他說到此便說不下去，疑念叢生。

阿棄臉色一沉，問道：「請問第四人是誰？」

梅威哂然道：「此人姓毛名眞仁，外號『蒙面菩薩』，腰佩鳳形玉扣。」

梅威此話一出，阿棄陡地暗道一聲慚愧，心情也開朗起來，他本來就喜歡梅雪艷，不想她的父親是自己的仇家。

不過梅威此言仍是不能令人盡信。

阿棄也就頗感爲難地楞在那裡。

梅威乃問道：「然則閣下爲周和之何許人也？」

阿棄陡然感覺凄然道：「在下爲周和之子也！」

梅威故作訝然道：「周和之子竟未死？」

阿棄道：「當日的蒙面客救了在下一命，殺吾父算是仇人，救吾命算是恩人，眞是爲難之極！」

梅威又道：「然則此次閣下追殺顧洪、焦獨是爲亡父報仇了？」

阿棄道：「老前輩此言不錯，只是昨晚竟讓焦獨遁去！」

梅威又說道：「閣下倒不必爲難，想那焦獨此去，是往投靠『飛蟒閻王』蓋天的。」

阿棄道：「然則老前輩知道蓋天居住何處嗎？」

梅威道：「當然知道。」

阿棄道：「那麼請老前輩告知蓋天居住地好嗎？」

梅威道：「閣下何必焦急？」

阿棄道：「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晚輩又如何不急？」

梅威道：「閣下果然是個孝子，我亦十分欽佩，只是蓋天比焦獨的武功更高，他的三節鞭有一招殺着，不可不防！」

阿棄道：「是甚麼殺着？」

梅威道：「此招式名爲『魂歸地府』，我們不妨拔劍出來，讓我以劍作鞭，模仿一番，看你如何解拆？」

阿棄道：「也好！」

言罷，他「刷」的一聲拔出劍來。

梅威亦拔出了劍。

梅威道：「現在你不妨持劍向我左胸刺來。」

阿棄持着劍，却仍遲疑不決。

梅威催促他，道：「不必遲疑，出招吧！」

阿棄陡地想到父仇，一時氣血上湧，歹念橫生，眼中殺機已露，大喝一聲中竟把劍往梅威左胸遞去，却又中途變招，手腕一彈，陡施殺着，劍尖幻起漫天劍花，竟把梅威的胸腹大穴全部罩住，眼看梅威立斃劍下。

電光石火之際，好個梅威冷哼了一聲，身形往後一仰，竟施展鐵橋板功夫，雙腿往後一踢，阿棄知道厲害，身形一拔，直掠了過去。

就在阿棄凌空掠過之際，地上的梅威左手按地，右手劍反刺上去，迅疾凌厲無比。

梅威也動了眞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想就此殺死了阿棄。

此時，阿棄身軀凌空，而梅威之劍招亦是迅疾無比，眼看避無可避，要濺血五步了。

「爹，住手！」

梅威突然聽女兒的叫聲彷如霹靂一聲，清醒了過來，身形便往斜滾出丈外。

阿棄以梅威陡地變招，禁不住冷汗直冒，剛落地站定，滿臉通紅，慚愧不已。

梅威亦已經翻起站立，還劍入鞘，微笑而立。

梅雪艷匆匆跑了過來，滿臉驚愕之色，待看見二人均無損傷，才鬆了一口氣。

她匆匆向父親問道：「爹，剛才你們爲甚麼打了起來？」

梅威哈哈仰天大笑，道：「剛才我們是試招，我在教他迎戰蓋天之道。」

梅雪艷鬆了一口氣，轉回阿棄道：「是眞的麼？」

阿棄仍在爲剛才失招之事慚愧，也慚愧自己竟然要暗算對方，不料反敗在對手之下。

聽見梅雪艷這麼一問，他怔怔的抬頭，訕訕答道：「是眞的！」

梅雪艷本有些懷疑，再者阿棄對待自己父親的態度奇怪，以及二人說話也吞吞吐吐，像有甚麼隱情，實在令人擔心。

今早醒來，不見了父親的踪跡，待找到了這裡來的時候，却看見他正在與阿棄在林中拚死決鬥，所以梅雪艷忍不住大聲叫住手。

倒是這一叫，救了阿棄這條命。

梅威本來亦無傷人之心，但爲了阿棄突施殺着，梅威也就本能起了反應，也施展殺着來對付對方。

誤殺周和夫婦已是終生抱憾之事，如今豈可一錯再錯，再去擊殺周和的孤兒？

梅威便和氣的對阿棄道：「剛

才的一記招式，便是蓋天的殺手鐧，對陣時不可不防。」

阿棄滿心感激，點頭應道：「多謝老前輩的指引。」

梅雪艷道：「爹，那麼你應該教他破蓋天這一招的秘訣。」

女兒是迫自己說，梅威就哂然一笑道：「其實破此招之法並不難，只要運用玄妙，要存乎一心。」

阿棄忙凝神靜聽。

梅威又說道：「你一劍刺出，劍勢似虛還實，劍勢遞到一半時，不該變換招式，而應該以虛變實，疾刺過去，待他閃避時，你不該用天鷹搏擊招式而不妨用滾地龍招數進襲！」

阿棄聽了記在心中。

* * *

梅威答應讓阿棄一起去找蓋天、焦獨他們報仇，他買了三匹馬，三人便乘馬往北面而去。

梅威見阿棄穿著襤褸，替他買了一套新衣服，益發顯得阿棄挺拔不凡，他坐在馬上也神氣得很。

梅雪艷看了很高興，便開玩笑地道：「阿棄哥，我們來個比賽，誰的馬兒跑得快？」

說完，她一抖韁繩，馬兒撒開四蹄，疾馳而去，揚起一陣塵埃。

阿棄忙亦雙腿把馬肚一挾，抖動韁繩，馬兒奔馳追去。

梅威看了禁不住的哈哈大笑。

他爲這對少年男女的天真感染了，他知道這樣年輕的人對甚麼事都這麼有興趣。

他又覺得阿棄人品也不錯，也很配得起梅雪艷，只是……

他突然心情沉重了起來。

阿棄的武功雖然較梅雪艷爲高，却因爲平時少騎馬，多是雙腿跑路，所以他的騎馬術不大高明，終於追不上梅雪艷！

還是梅雪艷把馬勒住。

他神氣活現地說：「阿棄哥，看你滿臉風塵，像個倦菩薩哩！」

阿棄用手抹抹臉龐，果然滿手黃塵，也禁不住笑起來。

他是個木訥老實的少年，就是一句俏皮話也不會說，梅雪艷就是喜歡他這點。

這時，梅威也策馬趕了上來，他哈哈一笑道：「孩子，不可以欺負人家！」

梅雪艷嘟着小嘴，說道：「誰欺負他？」

跟着又斜睨了阿棄一眼，道：「不信，你可以問問他。」

阿棄漲紅了臉，訥然道：「她……她沒有欺負我！」

阿棄憨態可掬，看得梅雪艷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她還是個童心未泯的女孩子，要再出言逗他，梅威出言勸止。

梅威道：「雪艷，別胡鬧了，前面就是十里舖，咱們先去找家飯店吃點東西，再行趕路！」

梅雪艷只好點點頭道：「好吧！」

三人於是一抖韁繩，三匹馬兒各自撒開四蹄，聯袂直往前面不遠的鎮甸飛馳而去。

* * *

黃昏，三人抵達大名府，找了家客店安歇下來。

梅威要往城內找一位朋友，便吩咐女兒在客店中等候他。

梅威道：「雪艷，我要往城內洪勝鏢局找李叔叔。」

梅雪艷道：「是李標叔叔？」

梅威答道：「是的。」

梅雪艷道：「他來了大名府？」

梅威道：「他來查探蓋天的下落！」

梅雪艷道：「好吧，我和阿棄哥哥在客棧裡等你回來好了！」

梅威道：「你不要欺負他！」

梅雪艷俏皮的一笑，道：「爹放心好了！」

梅威又道：「蓋天可能就藏匿在大名府附近，他的爪牙衆多，你和阿棄都要小心。」

梅雪艷道：「那些跳樑小醜，我一個人也不怕他們！」

梅威知道女兒好勝心重，也就哂然一笑，道：「你不怕也好，只是各事都要小心，待我回來再從長計議。」

梅雪艷道：「好吧！」

於是梅威身形一晃，穿窗躍了出去，掠過重重屋宇而去。

梅雪艷便去鄰房找阿棄，她敲敲門便推門而入。

房中的阿棄以爲是甚麼人，拔劍在手。

梅雪艷哂然笑道：「你拿着劍幹甚麼？」

阿棄臉容一寬，道：「我以爲是誰來呢。」

梅雪艷道：「難道你以爲我是蓋天嗎？」

於是兩人相視大笑了起來。

梅雪艷道：「阿棄哥，大名府很熱鬧，你陪我到街上逛逛，如何？」

阿棄道：「令尊吩咐，我們還是待在這裡，暫時不露面爲佳。」

梅雪艷道：「可是我肚子餓，難道你不想吃飯嗎？」看見梅雪艷鬧扭蹩，阿棄也有些忙亂了，他拿出兩個饅頭。

阿棄道：「肚子餓，先吃兩個饅頭怎麼樣？」

梅雪艷道：「我不吃！」

她伸手去拉住了阿棄，道：「樓下就是飯舖，我們下樓吧！」

這間客棧樓上是客房，樓下廳堂是飯舖，倒也方便。

阿棄跟着梅雪艷下樓，店伙忙躬身上前招呼，把二人引到一張桌子旁邊。

店伙連忙問：「兩位客官要吃些甚麼？」

兩人坐下，梅雪艷便吩咐店伙道：「給我來二斤牛肉，一隻燒雞再加上兩斤上好的酒來。」

阿棄道：「梅姑娘，你吃得了嗎？」

梅雪艷笑笑道：「阿棄哥，你太瘦，該多吃一點。」

她對阿棄很體貼，很關心。

爲了梅雪艷的原故，阿棄越發不肯相信梅威是個殺父仇人了，這次跟他們父女二人來到了大名府，一方面是想多親近梅雪艷，這個純樸的少年對這位嬌俏的少女已深深的迷戀上了。

阿棄只希望梅威父女聯手，殺了焦獨和蓋天，然後梅威會帶他去找那神秘的蒙面客報仇。

梅雪艷看見阿棄愣愣的坐在那裡，她嫣然一笑，問道：「阿棄哥，你在想甚麼？」

阿棄忙陪笑道：「沒有，只想着這些和你們在一起的日子！」

梅雪艷忙問道：「開心嗎？」

阿棄默默的點頭道：「是的，只是殺了焦獨和蓋天後，我恐怕要和你分手了！」

梅雪艷道：「爲甚麼？」

阿棄道：「我的仇家，除了焦獨、蓋天和顧洪三人，還有一個蒙面人！」

梅雪艷道：「你要單獨去找他？」

阿棄道：「是的！」

梅雪艷道：「我們幫你去找！」

阿棄很是感動，却是面有難色，道：「梅姑娘，這怎能勞煩你呢？」

梅雪艷道：「爲甚麼不？你幫我們同心盟清理門戶，我們爲甚麼不可幫你報仇呢？」

阿棄沉吟着沒有回答。

這時候，店伙端菜來了。

店伙道：「兩位客官，酒菜來了。」

梅雪艷拿起酒壺倒了兩杯酒，一杯遞給了阿棄，她舉着杯子，道：「阿棄哥，預祝你報仇馬到功成！」

兩個年輕人喝乾了杯中的酒。

陡地，兩人都覺得不妙，頭暈目眩，人像要倒了下去。

* * *

梅威到城西大街去。

遠遠看見「洪勝鏢局」的招牌，在門口有兩個勁裝持刀漢子在守衛着。

梅威故意走進轉角的橫巷裡去。

他不願意讓人看見他走進「洪勝鏢局」，因爲一路上他就小心提防着是否有人跟踪他，他知道蓋天的勢力很大，在非不得已時，他不願意蓋天知道李標也是同心盟的人。

梅威走到小巷裡，四望無人，身形一縱，便施展輕功直掠上牆，隨即跳進「洪勝鏢局」的後院裡去。

奇怪的是後院裡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他幾個縱落，掠出後院，到西廂房去，敲敲門，也沒有人應聲。

戳破紙窗望了入去，房內沒有人，他早跟李標約好了，在梅威抵達大名府後，他便到「洪勝鏢局」後院的西廂房與李標相見，難道李標出外了？

梅威穿廊過廳的跑過兩重院落，奇怪的是沒有碰過任何人，難道鏢局的人都不在？

他撲出內廳去，遠遠看見「洪勝鏢局」總鏢頭「鐵膽神英」封凱和李標在對坐着，二人不言不動，旁邊也沒有任何人。

梅威覺得奇怪，便直撲進廳內，赫然發現兩人已死，背心各插了一口飛蟒金刀，他知道這是蓋天所爲。

陡地聽見蓋天哈哈狂笑，梅威轉身一望，見門口站着蓋天、焦獨和大羣武士。

蓋天上前道：「姓梅的，今天你是自投羅網？」

焦獨也面露得色，道：「李標已死，他約好的人也給我們中途截殺，如今你是孤掌難鳴了，我看你還是乖乖的投降吧！」

原來，梅威知道蓋天武功高强，黨羽又衆多，所以由李標代邀武林同道中人，來大名府「洪勝鏢局」商議，準備伺機殲滅蓋天這一幫人的，不料蓋天先下手爲强，梅威聽見焦獨此言，不禁神色大變。

蓋天乾咳了一聲道：「你的女兒和那小子亦已在飯店中毒被擒，如今只剩下你一人，姓梅的，咱們過去是朋友，今天也沒有甚麼深仇大恨的，只要你不要追究同心盟的事，咱們也就放你一條生路！」

梅威聽說女兒和阿棄亦已被擒，心中半信半疑，又怒又急。

他「唰」的拔出寶劍，怒道：「就憑我手中這位朋友，我梅某今天倒不怕你們人多！」

蓋天與焦獨二人見狀一怔。

焦獨道：「你要硬闖？」

梅威冷冷一笑道：「只怕你們也圍不住我的！」

蓋天臉色一變，手一揚，馬上有十多人持着各式兵刃撲攻了過來，梅威手中劍一撩一圈，灑出一團銀光，如飛瀑的直瀉而下，「錚錚」刀劍交擊之聲，梅威一出手便使用八分真力，直砸飛了幾件兵

刃，十多個人紛紛往後退。

梅威劍如靈蛇，蜿蜒飛舞，低叱一聲，竟是身隨劍轉，疾掠過來，劍芒已從人影急轉中飛出，直指蓋天的咽喉。

本來，二人是距離二丈之外，電光火石之間，蓋天料不到梅威劍勢身形之迅疾有如電射一般，劍尖已逼近自己的咽喉，嚇得忙把頭一低，施展鐵橋板功夫，堪堪的避過。

梅威見對方人多勢衆，又擔心女兒安危，也不敢戀戰，所以，一出手便使用殺着絕招，打算擒賊先擒王，先把武功最高的蓋天幹掉。

蓋天也知道梅威技業不凡，不過蓋天外號「飛蟒閻王」，武功當然也不弱，所以一鬥上了他便立刻施展殺着。

蓋天仰身一倒，是要施展「魂歸地府」招數，雙手按地，雙腿連續踢出。

梅威早就想好了破這招的方法，故意凌空閃掠過去，地下的蓋天右手持鞭疾點，迅疾無倫之極。

眼看梅威便要血濺身亡，不料他手中劍一擋，借勢一擋，竟是借了蓋天這一鞭之點刺之力，身形像天馬般從人羣頂上直飛掠去。

梅威劍招和身法之快，眞是匪夷所思，蓋天一點不中，轉身躍起，已見梅威掠出三四丈外，雙脚一點地，便往大門方面奔去。

蓋天喝道：「追！」

他話剛出口，手已一揚，只見寒光點點，他已射出「飛蟒閻王」藉以成名的「飛蟒追魂金刀」，一發便是九枚，那「飛蟒追魂金刀」刀身纖薄無比，餵有劇毒，發射時一縷閃光，却沒有暗器破空之聲，是以武林中很多高手，因爲防不勝防，多傷於刀下。

梅威因爲早就防着蓋天會射出暗器，所以逃走時也分外注意後背動靜，一見九縷閃光襲至，他頭也不回，劍往後耍了個劍花，劍芒振起，那襲來的九柄飛刀被震得往回射，剛好把衝來的幾個人射中了，慘叫幾聲，幾個人倒地輾轉，後面追來的人去勢一慢，梅威已直撲出去。

不料剛掠出外邊一重院落，已有十數人由大門外廳處撲了過來，各人分持兵刃猛撲，死命要把梅威截住。

梅威手中的劍有如蛟龍，左右翻飛，「錚錚」幾聲，直把衆人逼退。

他便身形一拔，直飛出牆外。

蓋天與焦獨追到前院時，已見梅威逃脫，蓋天知道他輕功超卓，無法追趕，乃不禁跺足長嘆。

焦獨更是大驚失色，道：「蓋兄，這回放虎歸山，該怎麼辦？」

蓋天眼珠一轉，隨即冷笑道：「我已派人在飯店用藥迷住了他的女兒，有了他的女兒在手中，還怕引不到他再投羅網嗎？」

焦獨道：「蓋兄，這次可要重新佈置一番，別讓他又逃脫了。」

＊　＊　＊

梅雪艷和阿棄在飯舖中被蓋天手下在酒裏做了手脚，兩人的江湖閱歷還淺，着了道兒。

待醒來時，二人已發覺身子被鐵索綑綁在柱上，動彈不得。

這是一個水牢，有幾個勁裝武士在守衛着，他們在那邊桌子旁押寶喝酒，呼盧喝雉的十分熱鬧。

梅雪艷和阿棄的劍就放在桌上，作爲他們的賭注。

其中一個武士說：「我來押這口寶劍，要是我勝了，這把寶劍就歸我所有。」

另一個武士道：「怕你沒有這份福氣！」

正說話時，突然聽到「錚錚」地一聲，原來水牢中的阿棄已暗運神力，竟把身上的鐵索掙斷了，仿如猛虎出柙般「劈啪」一聲，一掌將水牢的鐵柵也砸破了，直衝了出來。

幾個武士嚇得魂飛魄散，急忙抽起兵刃抵抗，却被阿棄一雙肉掌打得東翻西倒，阿棄乘勢搶回寶劍，寒光一閃，「卡察」一聲，阿棄已削斷了被綑綁在柱上的梅雪艷身上的鐵索。

阿棄便與梅雪艷逃出水牢。

這裡原來是蓋天在大名府郊外的莊園，裡面有武士百數十人衞守着，蓋天的手下爪牙在飯舖暗算了阿棄和梅雪艷，便把二人移到這裡來扣押着，並派人往「洪勝鏢局」通知蓋天，不料蓋天還沒趕回來，倒讓阿棄和梅雪艷二人逃出了水牢，阿棄和梅雪艷憋了一肚子氣，二人持劍揮舞，見人便殺，那百數十人雖然捨命相撲，却被二人有如虎入羊羣般直殺得屍體遍地。

阿棄本來是想帶梅雪艷回客棧去的，只是梅雪艷殺得性起，却賴着不肯走。

梅雪艷道：「這裡大概是蓋天的巢穴，不取虎子，焉可便走。」

說着，便持着劍舞動出一團銀光，左右劈殺，殺進了蓋天的寢室。

蓋天的幾個姬妾嚇得鶯飛燕走，梅雪艷和阿棄聯袂衝了進去，大肆搜查。

阿棄問道：「梅姑娘，你找甚麼？」

梅雪艷道：「找尋那梵文秘笈和幻影劍。」

＊　＊　＊

梅威跑回客棧，不見阿棄和女兒梅雪艷，便知道剛才蓋天說的是事實，慌往趕往城郊蓋家莊去。

正在這時，蓋天、焦獨一羣人也回到了蓋家莊，正碰上阿棄和梅雪艷在寢室中。

阿棄和梅雪艷一怔，回頭一望，看見蓋天和焦獨一行人站在門口。

蓋天冷冷地說道：「哼，孤男寡女，偷進人家寢房，意欲何爲？」

梅雪艷又羞又怒，道：「焦獨，你們快交出梵文秘笈和幻影劍，本姑娘就饒你們一命。」

蓋天道：「好大的口氣！」

焦獨罵道：「臭丫頭，納命來的就是你。」

言罷，二人首先撲入，梅雪艷接戰焦獨，阿棄接戰蓋天。

寢房的地方很小，阿棄和梅雪艷相繼跳出，却被門外的武士糾纏着，雙方在後院拚死相搏。

突地，蓋天和焦獨再走出房來，蓋天赫然持着一柄蛇形怪劍。

他喝了一聲：「讓開！」

那纏鬥着阿棄和梅雪艷的武士們立時散開，在二人周圍緊緊包圍着一個圓圈。

阿棄和梅雪艷注視着蓋天手中的怪劍。

梅雪艷低聲道：「小心，這就是幻影劍。」

阿棄輕輕點頭道：「知道了。」他持劍戒備着。

蓋天已踏上前，道：「就憑我『飛蟒閻王』和這把蛇形劍，就鬥得過你們，你們兩人乾脆一起上吧！」

說罷，手中的幻影劍略略晃動，竟發出陣陣眩目的幻影，彷彿是幾把劍疊在一起似的，令人看得眼花撩亂。

阿棄定定神，道：「梅姑娘，你就替我押陣，讓我去鬥鬥他。」

梅雪艷替他擔心道：「讓我去鬥！」

阿棄說道：「我自有破他幻影劍之法。」

梅雪艷也不堅持，只好點點頭道：「你要小心。」

阿棄道：「放心。」

他踏步上前，低叱一聲，撩劍直刺蓋天左胸，蓋天提劍一迎，幻出千萬個劍形，「錚錚」地一聲，震得阿棄虎口酸痲，才知道幻影劍的威力十分厲害，不但眩人眼目，而且能發出一股强烈的震力，不由心中駭然。

蓋天此時得勢不饒人，手中幻影劍舞動得幻影如山，一陣陣紅光閃動，直迫得阿棄狼狽不堪，旁觀的梅雪艷也是十分焦急。

幸虧阿棄閃避得宜，他決定不跟蓋天手中的幻影劍硬碰。

蓋天見二十招內未能取勝，乃要施展「魂歸地府」那一絕招，突然身形一仰，左手按地，阿棄心中冷笑，故意躍攻上去，蓋天雙腿連環踢出，「噗」地一聲，阿棄被踢個正着，身體像斷線風箏般飛過去，跌在三丈之外。

梅雪艷睹狀，正要撲去搶救，焦獨一擺手中鬼頭大刀把她截住。

電光石火之際，蓋天身形一拔，亦直掠過去，打算給重傷的阿棄補上一劍，眼見避無可避，閃無可閃之際，重傷臥地的阿棄突然如彈丸似的彈起，身劍合一，將蓋天凌空刺個正着，鮮血四濺，蓋天當堂身亡。

事情變化得非常突然，嚇得焦獨等人一呆，梅雪艷也興奮得楞在那裡。

只聽得歡聲大叫：「好！」

原來梅威已掠入，剛才的情形他也看得清清楚楚，阿棄是故意讓蓋天踢中一脚，却是借勢卸去蓋天脚上的勁力，故意飛出三丈之外，裝作重創的樣子，好讓蓋天追過來，却在蓋天不提防之下迎劍刺去。

阿棄刺死了蓋天，自己却捱了一脚，也受了點內傷，可是梅威及時趕到，三人合力追殺焦獨等人。

焦獨等人見蓋天已死，早已嚇得心膽俱裂，各自四散奔逃。

梅威故意讓阿棄親手殺死焦獨，他「刷刷刷」數劍將得焦獨逼退之後，便轉身協助女兒殺其他武士。

焦獨不敢戀戰，正要躍上圍牆逃走，阿棄已身形如輪的滾地而至，「刷」地一聲，一劍削斷了焦獨的雙脚，再一劍削去他的頭顱。

＊　＊　＊

三匹馬往南而去。

他們並轡而行，阿棄和梅雪艷是眉飛色舞，興高采烈，只有梅威，他的眉目之際似有隱憂。

他知道同心盟清理門戶之事已了，而阿棄報仇之事未了，自己是要履行諾言，帶他去找蒙面人。

看來，這似是無可避免的事，莫不是命運安排如此？

梅威想到這裡，嘴角禁不住泛起一縷苦笑。

他又想到女兒，看見她和阿棄有說有笑，相處融洽，心中一件心事是放得下了，阿棄是個忠厚人，很配得起梅雪艷。

該怎麼辦？

這時，他們取道山東往金陵去。

梅雪艷突地回頭問父親道：「爹，別忘了帶阿棄去找那個蒙面人！」

梅威只好應了一聲道：「嗯！」

抵達濟寧，歇宿一宵。

那夜，阿棄睡得很甜，突地發現客廳走進一人。

阿棄喝道：「誰？」

「是我。」

聽見是梅威的聲音。

阿棄忙翻身坐起，道：「原來是梅前輩老伯，甚麼事？」

梅威道：「你快穿上衣服，蒙面人已找到，他就住在店後的小樹林。」

阿棄訝然道：「是麼？」

梅威道：「我先去纏着他，不要驚醒雪艷，知道嗎？」

言罷，竄身出窗，在黑暗中逸去。

阿棄立刻忙穿衣携劍，撲窗追去。

好容易撲到店後的小樹林，靜悄悄的那裡有人？正在回望中，突然發現那邊黑暗中，走出一個人，赫然是蒙面人。

蒙面人道：「你找我？」

聲音是低沉蒼勁，却有點兒像梅威伯伯。

阿棄道：「是的。」

蒙面人又問道：「梅威中了我一劍，溜走了，你不妨告訴他女兒，怕一年之內，難再見他父親一面。」

阿棄聽了大怒，道：「好吧，梅老伯一劍加上我父母之死，這筆賬今天一起了結吧！」

蒙面人道：「孩子，只是你父母為焦獨誤殺，我亦為此事抱憾至今。」

語氣似有悔意，阿棄頗為感動。

阿棄答道：「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是非報不可，看劍！」

他以蒙面人能劍傷梅威，定是個勁敵，所以，阿棄出手便是險招，劍隨身轉，施起了一團銀鍊，直逼了過去。

蒙面人道：「來得好！」

提劍相迎，「錚錚」二劍相交，剎那間已過了十多招，他的確是迅疾之極。

阿棄覺得對方劍術並不如想像中的厲害，便把無名老人所授的劍招絕學拚力使出，蒙面人倒全是守勢，並無迎擊之意。

阿棄的劍招如狂風驟雨，更是緊密，陡地蒙面人中門大開，阿棄使出一招「丹鳳點頭」招式，一劍疾刺過去，劍芒暴漲三尺，眼看蒙面人要胸腹中劍，血濺當場。

「爹，爹！」

突然聽見梅雪艷的聲音，阿棄心頭一怔，手底一翻，便已變招，他突然不忍殺死眼前這個蒙面人，已挑去他的面幕。

赫然就是神色灰白的梅威，剎那之間，阿棄明白了眞相，竟是楞住了。

梅雪艷跑來，手中持着一封信，道：「爹，你為甚麼要走，不理我？」

梅雪艷又問阿棄道：「你為甚麼又跟我爹鬥了起來？」阿棄無言以對，長嘆一聲。

突地，她看見扔在地上的蒙面巾，整個人也呆了，她終於明白過來眼前是怎麼一回事，她想哭又想笑，眞要發瘋了。

「為甚麼這麼巧？爹會是他的殺父仇人？難道這是命，這是命？」

阿棄「錚」一聲地還劍入鞘，他垂首轉身走了，留下梅雪艷和梅威。

她突然地哇然抱頭大哭，梅威走去環抱着她，輕拍着她的肩道：「孩子，爹是無辜的，你相信嗎？」

梅雪艷含着眼淚，點點頭。

梅威又道：「你的年紀不小了，爹照顧你也夠了，走吧，快去追上他！」

梅雪艷依依不捨，道：「爹！」

梅威道：「快走，聽爹的話。」

＊　＊　＊

山崗上，梅雪艷追上阿棄了。

她大叫道：「阿棄哥，等我！」

她終於追到了，撲進這位緊鎖雙眉的年輕人懷抱之中。

（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誤殺同門　錯傷少女

上文提要：年輕的凌越是武當弟子，他的師父凌虛子死後，師伯凌霄子和凌空子都禁止他繼續習武功。他被同門排擠，只有好友雲强和他感情甚篤。他屢次被誣陷，後來更被誣指殺害雲强的大哥和嫂子，打傷同門古風。結果，他被罰在「蹉跎崖」上面壁思過，當他想到自己含冤受屈，不禁既傷心又激憤，一拳擊在枕上，却發現裏面有失傳多年的秘笈……

一滴，兩滴……鮮血滴在桌上，滴在碗裡，他以極大的毅力抑制着疼痛。

飯吃完了，桌上留下了一小灘鮮血。

凌越剛欲站起，一陣目眩，他急忙用手扶住桌沿。

一陣脚步聲傳來，文汝南出現在門口。

他一見凌越的神情，不由一怔，旋即他看到了空碗和碗旁的鮮血，他心中不由一陣激動，眼中有些濕潤。

文汝南上前扶住凌越，他扶了個空。

凌越向旁邊走出一步，令文汝南扶空了。

文汝南看着這條硬漢，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他緩緩道：「凌越，我很抱歉，沒有阻止奇峯的舉動……」

凌越哼了一聲，道：「你當時根本就不想阻止！」

文汝南一怔，但他沒有反駁，顯然，凌越說對了。

良久，他將一直拿在手中的傷藥放在桌上，道：「這是治傷的藥。」

說完，他轉身走了。

凌越良久才走到桌邊，拿起藥瓶，傾出藥膏敷在臉上，這藥很具靈效，一敷在臉上，劇痛便消失了許多。

凌越快步出屋，查看了一下來路，確信此刻不會有人再上來了，他便奔回屋中，拿出那本「獨步武林」秘笈。

他專心地練着，是的，他非常專心，他沒有考慮即將等待他的是什麼，也不再想是誰陷害了他，更不會揣測師父為何不許他習武。

他對秘笈傾注了全部身心，除了一日三餐和睡眠外，他甚至將睡覺時間減少又減少，他想追回失去的十年。

有時，他也感激師父讓他記憶的武學要義，因為每及他對一些招式想不通時，那些熟記在腦中的要義便自然地為他解決了難題。

他實在是一個習武的奇才，僅僅一個月，是的，時間已流逝了一個月，他已習會了三種武功：「問天指法」、「風雲三式」、「落月刀法」，這三項武功，他能很熟練地施展出來，同時，他已將「太清罡氣」閱讀了一遍，心中已有了一個大概。

這日，凌越正在練習「武當三絕」中的一絕「大無極驚神指法」，忽然傳來一陣衣袂帶風之聲，這人直向崖頂奔來。

凌越心中有些驚異，因為來人脚步極輕，若非凌越這些日子武功大進，那是絕對聽不出來的，可見

來人輕功極佳。

凌越將秘笈塞入懷中，正欲到路口細瞧是何人時，一條淡色人影已飄上峯來。

凌越抬眼一瞧，詫道：「林一凡，是你！」

來人正是馳名武林的「飄風劍客」林一凡，他爲人雖很穩重，但此刻臉上帶着焦躁之色。

林一凡一見凌越，不由嘆了口氣，步入屋中。

凌越頗爲奇怪，追在後面問道：「林一凡，你到底爲何而來？」

林一凡這時却顯得有些躊躇，沉吟片刻，道：「凌越，昨晚本派突遭一股蒙面人襲擊，受了些損失……」

凌越急問道：「本派傷亡了幾人？都是些什麼人？」凌越到底生長於武當，雖然，他如今受了寃枉，但他仍將自己看作武當弟子，更何況他現今又習練了「武當三絕」的武功。

林一凡接着道：「二師弟、六師弟、七師弟三人受了傷，其中六師弟傷勢最重，另有七名本派弟子慘遭不幸，對方無一人損失，僅有三人掛了彩。」

凌越心中一驚，道：「敵人這麼厲害！」

「不錯，迫於此種情形，掌門師伯已提前出關，師父已將你的事告訴了掌門師伯，大師伯非常震怒，說了一句『孽畜終非我武當門人，待蒙面人之事了結之後，再議。』我此刻尚未查出事件眞相，若掌門師伯……」

凌越接口道：「所以你趕來告訴我，對嗎？」

林一凡道：「不錯，希望你早作打算。」

凌越不由大笑起來，半晌道：「林師兄，我很感激你，可是，我能做何打算呢？總不成殺下崖去，叛逃武當？可是我能這樣做嗎？」

凌越說着，語聲一頓，接道：「無論如何，我總還是武當弟子，總還是『武當三子』中凌空子的徒兒，我師父可從沒教過我如何叛逃武當，更何況，如今武當有難，我一定要爲本派盡一份心力。」

林一凡不禁被凌越說得血脈賁張，一拍凌越肩頭道：「我沒有看錯，就憑你這番話，師兄我也相信那件事非你所爲，多年來，尚無人敢向我們武當派公然挑釁，這次該咱們武當弟子爲本門盡忠了。」

林一凡猛然想到凌越的處境，不由憂鬱地道：「凌師弟，可是如今掌門師伯似乎對那件事已有偏見，只怕你處境很危險。」

凌越想了一下，道：「林師兄，你再將大師伯的話說一遍。」

林一凡遲疑地道：「大師伯說『孽 畜 終 非 我 武 當 門 人，待……』。」

凌越長嘆一聲打斷道：「大師伯竟將我視爲孽畜，眞是我的好師伯。」

林一凡想起什麼似地道：「師弟，怎麼大師伯竟說你『終非武當門人』，這話是何意思？」

凌越黯然道：「想是大師伯想將我逐出武當。」說到這裡，語聲一變道：「哼，我就不信我做不了武當弟子。」

林一凡一觸到凌越的目光，心中不由地一震，暗忖：「凌師弟的目光怎會如此銳利，似乎含有很重的殺氣。」

凌越心中怨氣似乎又被觸動起來，他冷冷哼了一聲，道：「昨晚本派遭到襲擊，文汝南和張奇峯趕去助戰了嗎？」

林一凡道：「沒有，他們奉命在此看押你，却是不敢私自離開的……」

凌越冷笑道：「我猜到了他們沒去，大敵當前，不一致對外，却在這裏看着我，若多他二人，也許便能留下幾個敵人，如今却連敵方是誰都不知道，武當派這個臉可算丟到家了。」

林一凡安慰道：「師弟，你別怪他們二人，他們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受寃枉確實不是好受的，不管怎樣，我一定要將事情查清楚。」

凌越心中暗自一嘆，道：「林師兄不必爲我費心，還是盡早查明襲擊本派之敵的底細要緊。」

林一凡似乎還想說什麼，可是却什麼也沒說，只是拍了拍凌越的肩頭，轉身離去。

凌越看着林一凡的背影，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惆悵，暗道：「林一凡，我不會忘記你的！不管二位師伯如何對我，即使今晚便殺了我，我也要繼續習武。」

心念一定，立時掏出秘笈，潛心鑽研。

武當三種絕技無一不令江湖人垂涎，每一項絕學那怕只習得一招半式也夠受用了。

但是，凌越却不如此想，即使他學盡天下武功，他也仍不會滿足，因爲，他一直夢想成爲武功天下第一。

十年來，世人一直沒有給他機會，如今身處逆境，却意外得到上天的幫助，他若不盡快習武，如何能夠挽救自己？

＊ ＊ ＊

雖然，他心中不願背着屈辱離開武當，但若兩位師伯要將他置於死地時，他却不能不叛逃，因爲命都沒有了，哪裡還能洗刷寃枉呢？

三個月過去，他一直不眠不休，用盡心力終於將武當一絕「大無極驚神指法」練熟了，而且參研了「狂嘯掌法」。

他實在不該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練習「狂嘯掌法」，這套掌法在空塵子始創之時，空塵子正處在極度的寂寞之中，而且心中鬱憤滿胸。

凌越從林一凡口中了解了大師伯對他的看法，心中極爲絕望，因爲十年來，由於他的偏見，造成了他對二師伯凌空子極度的恨，自然便對大師伯更親近了。

如今情形正相反，他憤恨的二師伯待他坦誠，將習武禁令告訴了他，而大師伯一經從二師伯口中得知那晚之事，便武斷地下出結論，將凌越心中僅剩的一絲洗刷寃情的希望打破了。

凌越在三月之內耗盡心力，又以鬱憤之心習練「狂嘯掌法」，終於令他在將來付出了極大代價。

夜，很寧靜，月色極好，凌越就在這灑滿銀光的山崖上，演練剛剛習會的「狂嘯掌法」。

每一招，每一式都緩慢之致，顯得凝重、沉悶。

驀地，凌越發出一聲怒嘯，雙掌劈向石屋……

嘯聲尚在山谷中迴蕩，却又響起了一陣天崩地裂的響聲，那蹉跎了許多歲月的石屋在凌越雄渾的掌力、憤怒的長嘯中崩塌了。

凌越一見此情景，先是怔了怔，繼而發出更加刺耳的大笑，笑聲在山谷中迴蕩，漸漸變得凄厲起來。

凌越眼中終於落下了幾滴淚水，是悲？或是喜？

一聲叱喝響自凌越身後：「小子，你瘋了嗎？」

是張奇峯、文汝南，他二人起初聽到嘯聲，以爲又有敵人來襲，不想接着傳來巨響，又傳來笑聲，他們聽清了那聲音來自崖頂。

張奇峯率先奔上山崖，人還在躍昇當中，口中先自罵出，他站穩身形之後，瞧見的情景令他大驚，他張着嘴，似乎想說些什麼，可是却說不出來。

凌越緩緩轉過身，文汝南恰在此時躍上了崖頂，一瞧之下，目光也呆滯了。

凌越適才發洩了一回心中怨憤，此刻清醒了許多，一見文、張二人的表情，不由一怔，問道：「你們兩個見到鬼了嗎？」

張奇峯彷若從夢中驚醒一般，指着凌越道：「你的頭髮……」

凌越不由一呆，反問道：「我的頭髮怎麼了？」

「白了！」文、張兩人齊聲答道。

凌越乍聞之下，大叫道：「你們胡說什麼……」

「不信，你去瞧瞧鏡子。」

凌越見二人表情不似作假，立時叫道：「給我鏡子！」

叫聲中，凌越飛身掠過文、張二人頭頂，向崖下奔去。

「站住！」文、張兩人齊聲喝道，喝聲中，雙雙撲下山崖。

凌越有些慌不擇路，他實在太震驚了，他知道自己容貌極佳，一頭黑髮披肩，正是他自小就夢想的俠士風采，可是如今若是俊臉配上一頭白髮，那是何等痛心之事。

凌越奔入山道上的石屋，目光掃過之處並無鏡子。

兩個大男人住在這裡當然不需要妝鏡。

凌越正待奔出石屋，却聞身後屋外山道上傳來呼叱之聲。

他略一躊躇，便已返身出屋，目光所及，不由一呆。

文汝南、張奇峯二人竟與另一個凌越拚殺着，那人面龐與他一模一樣，他立時明白，陷害自己的賊人正是此人。

他幾乎沒有猶豫，但事實上他却慢了半步，也就是這刹那間，慘劇發生了，文汝南厲叫一聲仆倒在地。

凌越身形電閃而至，雙掌凌空擊向那人，口中發出一聲怒嘯，這一招正是「狂嘯掌法」中的精華。

那人經驗很豐富，一見凌越氣勢，便知不妙，身形疾轉，伸手一帶狂攻而至的張奇峯，張奇峯收勢不住，被他拉了過去。

「呼」的一聲，凌越掌力全部傾洩在張奇峯身上，張奇峯幾乎連慘叫的機會都沒有，便永遠地倒下。

但假凌越却也被張奇峯掌力擊中，身形跟蹌退回石屋，他幾乎身形未動，順着去勢，倒翻而出，穿過石屋便狂奔而逃，因爲他已知道自己絕非凌越對手，何況他的內臟已被張奇峯震傷。

凌越目光一掃張奇峯，心中後悔不已，狠狠一跺脚，追向那人。

文汝南被那假凌越一掌正打中心口，但由於張奇峯出招牽制了那人，掌力沒能盡數擊在他身上。

但即便如此，他心脈已被震傷，已是活不了多久了。

文汝南雖奄奄一息，但眼睛仍看到了隨後發生的一切，他還來不及悲痛張奇峯的死，却見凌越奔出了石屋。

他沒有看清張奇峯是被那人拉向凌越，而導致代那人而死的。

他認定是凌越打死了張奇峯。

看押凌越乃是他的職責所在，但是他實在沒有力氣了，他雖沒有站起身來，但身體却向前移動了幾分，於是，他向前爬着……

隨着鮮血從口中冒出，他的力量也隨着消失了，他的神智漸漸混

亂起來。

他好像覺得有人抱住了他，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聲音，「三師弟，發生了什麼事？」

他想說，但已無力說了，嘴唇在血沫中蠕動着，終於吐出了兩個「凌越」，他的力氣終於耗盡，永遠地耗盡了。

「三師弟，三師弟……」林一凡是聽到凌越的嘯聲之後第一個趕到的，當他看到兩位師弟倒在血泊之中時，他幾乎五內俱焚。

他親耳從文汝南口中聽到「凌越」這個名字，心中又是震驚又是憤怒，是一種被人欺騙之後的憤怒。

耳邊忽然傳來一個聲音：「一凡，不要太過於傷心了，凌越這個叛徒，咱們一定能抓住他，討回血債的。」

林一凡抬眼瞧去，是師父凌空子。

「師父，我要去追踪凌越，將他親手押回武當！」說罷，身形向山下奔去。

隨後趕到的衆弟子，見林一凡狂奔的情景都極爲納悶，正要問時，林一凡已從身旁掠過。

衆人急忙加快腳步，一過石屋，他們就全都楞住了，他們實在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是事實，「柔雨劍客」文汝南、「奇花劍客」張奇峯都是武林中響噹噹的角色，怎會雙雙被敵人擊斃？

雲强率先問道：「師父，這是誰幹的？」

凌空子看了雲强一眼，目光又在陳天雷、古風兩人臉上掠過，聲音有些瘖啞地道：「他兩人死在凌越手裡。」

三人聞言，同時一震，雲强不敢相信地道：「這怎麼可能？凌越的武功不足以同時置兩位師兄於死地的……」

凌空子截口道：「當爲師與一凡趕到時，南兒尚有一口氣在，他只說出『凌越』二字便死在一凡的懷中了。」聲調極是悲涼。

凌空子又自責道：「當初我眞該廢去凌越這叛徒的武功，可是我却要等大師兄來作主，今晚南兒、峯兒慘死在叛徒手中，責任全在我。」

陳天雷勸道：「師父，你別這樣，現在最重要的是追踪凌越，將他帶回武當治罪，以報兩位師弟之仇。」

「不錯，以前我便欲殺凌越以謝兄嫂在天之靈，如今這淫賊竟又慘害了兩位師兄，我雲强非叫他死於劍下不可。」

凌空子點頭道：「不錯，這筆血債是非討還不可的，現在你們大師兄已去追尋凌越，你們先將南兒、峯兒運到議事大廳盛殮起來，就將大廳做靈堂，祭奠他二人。」

說着，聲音有些哽咽了，向三位徒弟揮揮手，向山下走去，他這八個親傳弟子從小便由他培養、授藝，如今一個個都在江湖上成名揚威，可是現下同時失去了兩個弟子，凌空子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了。

濃重的夜幕中，武當派議事大廳的燈光却分外明亮，凌空子不由加快了腳步，大師兄凌霄子尚在等着他。

＊　＊　＊

在同樣深沉的夜色中，凌越在奔行着。

月兒不知什麼時候落下去了，只有幾點疏星在閃爍着。

凌越心中十分焦急，他已追出二十幾里路了，起初他還瞧得見那人，可是奔行得越久，那人反將他拉下更遠，顯見那人輕功較自己高出很多。

凌越十年來沒有習練過一招半式的武功，對於輕功他更是門外漢，現在，他看不到那人便無法追踪了。

凌越極爲懊喪地道：「可惜，今番讓那賊子跑掉，只怕再也無法找到他了，而我的不白之寃，只怕也洗刷不了。」

凌越正自懊喪，忽地想到自己的處境，不由脫口道：「糟了，我誤殺了張奇峯，此刻只怕武當派上上下下都認爲是我殺了文、張二人而潛逃，我又是一點證明自己清白的證據都沒有，唉……」說着，不由長嘆了一聲。

倏地，他似乎瞧見前面一棵樹的樹梢上掛着一物，他縱身向前，摘下那件物事，藉着星光細細一瞧，不由怒罵一聲：「好賊子，原來向這個方向奔逃了！」

他手上拿着的物件赫然便是一張人皮面具，這面具製作極佳，像極了凌越，想是那人奔逃之時，隨手從臉上撕下扔到了樹梢之上的。

凌越再無猶豫，身形疾掠而出，向前快速奔行，目光搜索着前方。

這一路奔行開來，倒令凌越於快速奔行之中逐漸揣測出關於輕功武學要義的眞正含義了。

他於是依法施爲，速度立增了一倍，凌越喜不自禁，越發將那些深印在腦中的輕功口訣往深處想了。

他想到一點，便立時用上一點，速度越奔越快，猶如星丸飛瀉一般在山嶺之中奔行。

在奔行中，夜色更加濃重，而山野之間又起了一片迷霧。

隨着奔行速度的加快，凌越內腑中眞氣在奇經八脈中不停地循環

唐走。

迷霧愈來愈濃了，而夜色却又漸漸消退了。

凌越奔行一夜，行程少說也有七、八十里了，也不知翻過了多少山，山霧隨着夜色的逐漸消失，也愈來愈稀了。

凌越在一座山脚下停了下來，放眼望去，山坡上茅草叢生，四下裡十分安靜：「想來那賊子用那面具將我引向歧路，他却從別處逃了。」凌越尋思着。

忽覺得空氣變得十分燥熱，他抬眼瞧去，山腰處一條火線向自己燒了過來，凌越正自詫異，自語道：「這曠野之中，又是晚秋，何以突然起火？」

心念未了，那道火線已到眼前，颯的一聲，面前突然豎起一條巨大的蟒蛇，這蟒蛇約莫小桶般粗細，此刻上身豎起，巨大的三角腦袋從半空中俯看着凌越。

這大蟒這麼突然豎起，將凌越嚇了一大跳，抬頭看着這個比自己高出一尺有餘的巨蟒，他心頭不免有點惴惴不安，同時感到異常的燥熱。

凌越站着沒有動，此時山坡上枯草已經燒了起來，這晚秋時節，草木早已枯乾，正是極佳的燃料，一陣風吹來，火勢更大了。

凌越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數步，那巨蟒立時吼了一聲，張開血盆大口，呼的一聲，竟噴出一股火焰！

好在凌越見機得早，否則只怕已被燒死了，他身形騰空躍起，斜掠而出。

「啪」的一聲，半空中撞來大蟒的尾巴，凌越心內不由大驚，急中生智，身形猛地一折，急墮落地。

身形尚未站穩，但見大蟒大口再度張開，凌越心知不妙，身形向旁邊滾出，一道火焰噴着了適才凌越所站地方的枯草。

凌越抬眼向四周望去，見東南方是一片亂石崗。

他立刻向那兒奔去，因爲那兒都是石頭，不必擔心巨蟒噴出的火能將周圍變成火海。

那巨蟒立時追踪而至，大口一張，又是一道火焰噴到，凌越身形閃到旁邊的巨石之後，那火焰噴在了岩石之上，絲毫不起作用。

凌越隨手拾起一把石子以內勁擲出，大蟒不知躲避，石子盡數擊中蟒身，每一塊石子都貫注了凌越十成的功力擊在蟒身上，也令得大蟒負痛吼了一聲。

巨蟒身形爬上崗頂，但其時牠已經被凌越的石塊擊中無數次了。

大蟒在崗上直起身子，這下倒令凌越處在牠的視線之中，牠立時噴出火焰，但火焰却已不如適才那般熾熱，射程也不如方才那麼遠了。

凌越一見巨蟒火焰燒不到自己身上，立時以更多的石塊擊向巨蟒，巨蟒負痛之餘再度張口，凌越微微一笑，繼續擲出手中石塊，因爲火焰已對他構不成威脅了。

但，這回巨蟒吐出的却並非火焰，而是一顆通體紅亮的圓球，大小有如鷄卵。

凌越一見之下，不由目瞪結舌，那圓球逕直向凌越臉部飛到，竟有一股香氣。

凌越奔行一夜，正感饑餓，乍聞此香氣，不由自主地張了張口。恰在此時，那圓球飛入凌越口中，圓球又滑又膩，進口之後，順着去勢滑入凌越腹中。

巨蟒猛地大吼一聲，撲了過來，凌越不暇細思，身形掠起，越過幾塊巨石，落到石崗旁。

那大蟒撲空之後，再度發出一聲吼叫，聲音却大不如前，巨蟒猛地立起身子，在空中停了停，又撲了下來。

凌越見大蟒撲到之後，半晌都無動靜，凌越猶豫再三，走過去察看究竟。

那巨蟒已一動也不動，幾塊石頭擲過去，仍是毫無動靜，凌越暗忖道：「莫非巨蟒死了不成？」

忽然間他想到曾經在一本醫書上瞧見關於動物內丹之說。

動物內丹乃是經年穴居的動物久眠不食，鍾海天山岳之靈氣，均勻調息凝聚的日月精華而成。

人若服食了成形的動物內丹，可以益壽延年，百毒不侵，百病不害，青春永駐。

習武之人若吞下內丹，並將內丹所聚之靈氣精華納入丹田之中，融入自身眞氣，便可使內力大大提高。

但動物一旦失去自身之內丹，將立刻死去，概因內丹凝聚了動物的精血之精華，一旦失去便如失去精血一般，那是絕無活理的。

凌越想罷，不免有些將信將疑，但巨蟒確是失去了那粒紅亮的圓球之後立時死去的。

正疑惑間，忽由內腑昇起一股極强的熱力，使得凌越立時汗如雨下，且熱力似乎愈來愈强，簡直要將他的五臟六腑焚化一般。

凌越大驚之下，不暇細想，立時就地盤膝而坐，運功將體內四處亂竄的熱力理順之後，引入丹田之中。

凌越愈是不斷地引入丹田之中，越覺得那熱力如無窮無盡一般，令他不及引入丹田之中。

此刻，他全身都有絲絲熱氣向外冒出，頭頂上的熱氣愈來愈濃，凌越臉紅如火，已到了關鍵之時。

天空中不知是什麼時候佈滿了烏雲，不遠處的山坡上火勢仍無減退之象。

倏地，一道光芒劃破天空，接着是一陣排山倒海般的霹靂之聲，彷彿要將大地撼動一般。

電火閃閃，雷聲隆隆，刹時間傾盆大雨，狂瀉而下！

挾着呼呼的風聲，天地間一片混沌，都捲入了這大自然瘋狂而恐怖的旋律中。

山火在最初的大雨中便已熄滅了。

但是，凌越此刻內腑之中的火却並未因大雨而有所減弱，反而更加狂烈地燒了起來。

凌越此刻正處在世上絕無僅有的痛苦之中，這種痛苦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

大雨之中，凌越的衣衫竟然沒有濕！他的周圍環繞着一圈淡紅色的霧，他的內火太旺，雨水淋到身上立時化作水氣。

凌越終於支持不住了，他向前仆倒在地，狂風挾着雨滴猛烈地擊打在他身上。

狂風暴雨在山野中，天地間肆虐了兩個時辰，漸漸減弱了。

天空中變得湛藍湛藍的，細雨在陽光下也消失了，整個山野在雨後顯得生機勃勃。

凌越仍然俯臥着，他的胸膛緊貼着大地，也許他想從大地那裡汲取能量吧！

一隻蒼鷹從空中俯衝而下，落在那巨蟒上，用鋒利的啄嘴撕扯着蟒肉，雨後的美餐令這隻鷹很快便塡飽了肚子。

牠仰頭鳴叫了一聲，似乎在招呼別的同伴來享受這份美餐，牠的頭轉向凌越，瞧着這個怪物一動也不動的，想必也死了。

牠雖然吃飽了，但牠仍然走了過來，站在了凌越身上，用嘴撕着凌越的衣服。

凌越似乎被牠驚醒了，他的身子動了動，鷹警覺地跳到一旁，靜觀着凌越，只要他一動，牠就會立刻飛入空中。

凌越翻了個身，鷹兒立時飛起。

凌越倏地一指點出，一道勁疾破空之聲傳出，接着便是鷹兒的哀鳴，鷹兒沒能飛回空中，牠墜落在方才那道美餐前，死了。

凌越完全清醒了，見是一隻老鷹，不由吁了口氣，適才他見到黑影以爲是人，所以想也未想便施出了「問天指法」，這是身具武功之人都會有的反應。

驀地，他恍然大悟似地撿起老鷹，鷹腹上有一個血洞，已經擊穿了！

「我的功力竟能洞穿這老鷹嗎？」他怔怔地想着。

他不能不懷疑自己是否具有這份功力。

雖然近來他武功大進，但都是招式精妙詭奇，而令敵人防不勝防，說到功力，實在不能與武功招式相配，可是現在，他一指凌空點出，所發出的勁力竟能隔空點中蒼鷹，且穿透鷹身，這……

倏地，他霍然轉身，遠處一條人影快捷無比的向這裡奔來，凌越却清楚地聽到了那人奔行的脚步聲，他終於相信自己的功力業已有了極大的提高，他不由欣慰地笑了。

那人輕功極佳，就在片刻之中，已奔到了這石崗之上，臉上極是焦急，他約莫五十有餘，身材乾瘦瘦，除了那雙靈活轉動的眸子顯出他是一位武林高手之外，全身上下便再也找不出一絲引人之處。

小老頭目光一觸及橫躺在亂石堆中的巨蟒，不由晃身到大蟒身側，一見巨蟒已死，不由一怔。

「錚」的一聲，一道亮光閃出，老頭手中已多了一柄一尺餘長的狹鋒刀，手起刀落，將巨蟒剖開，跳上前去翻找。

片刻，老頭忽然大哭道：「完了，完了，我的『火龍丹』，我的『火龍丹』沒了……」

凌越忽見他大哭，不由詫然道：「『火龍丹』是何物，竟值得你那麼傷心？」

老頭乍聞凌越的語聲，不由一怔，停止哭泣，回身打量凌越，道：「你是何人？怎麼在這荒涼之地？」

凌越正要回答，那老頭忽地大叫道：「哈，我那個『火龍丹』一定被你偷去了，你快還我！」

聲音未落，身形已然撲到凌越身前，五指箕張，抓向凌越胸前大穴！

凌越何曾料到這老頭竟一聲不吭地向自己偷襲，且出手極快，但他此刻身具絕頂功力，且習會了幾種不同的上乘武功，應變已然綽綽有餘。

凌越身形一動未動，左掌護胸，右手食中二指向前一遞，正是「大無極驚神指法」中的「靜若處子」。

老頭眼見偷襲便要得手，忽見凌越所擺姿勢，不但無懈可擊，而且似乎隱藏着極厲害的殺招，這一招他可從未見過，身形猛然一窒，倒退五步，嘴裡說道：「邪門，眞是邪門！」

凌越一瞪老頭道：「有何邪門？」

老頭道：「你這個平平常常的架式，老夫竟找不到一處破綻，豈不邪門？老小子，你這招喚作什

麼？」

凌越道：「你才是老小子！老頭，你自己孤陋寡聞，反倒說人家邪門。」

老頭指着凌越道：「瞧你頭髮根根見白，年紀想來也比老夫大一些，却還想充少年人，當眞……」

話音未落，忽覺肩頭一緊，抬眼一瞧，竟是凌越不知如何便到了他身前，抓住了他的肩頭，只聽凌越道：「老頭，你說什麼，我的頭髮眞的白如銀絲嗎？你說呀……」

乾老頭怒道：「廢話，難道你沒瞧過自己的臉容嗎？」

說着，右掌橫切而出，擊向凌越，凌越左手疾伸，扣住了老頭的腕，內勁到處，老頭只覺得全身酥麻。

老頭一生經歷過多少陣仗，却從來沒吃過這樣的虧，不由嚇得魂飛魄散。

凌越這段時間由於與巨蟒搏鬥，又服下內丹，這麼些奇遇令他忘了昨晚張奇峯、文汝南曾說過他頭髮變白之事，如今被這老頭一語提起，不由驚怒萬分。

當凌越從老頭口中得到證實後，不由大叫道：「不可能，絕不可能！」

叫聲中，凌越鬆開老頭，身形向老頭來時方向狂奔而去，片刻便走得無影無踪。

老頭怔在當地，當凌越抓住他時，他從凌越的亂髮中看到了一張極爲英俊，極爲年輕的臉。

老頭無法相信這是眞的，楞楞地道：「一定是這小子服下那『火龍丹』之後，頭髮才變得如此白了。唉，若是我服了，還不知會發生什麼事呢？」

說着，目光掃了一眼地上的蟒屍，悵然地向來路走去……

* * *

滔滔溪水歷盡了多少世事滄桑，記下了多少歷史的回音，仍然保有着那生命的激情，滾滾向南而去。

漢江邊上，立着一個白髮如雪的年輕人，他正是遭遇不凡的凌越。

凌越看着江水中自己的倒影，喃喃道：「怎麼會這樣？究竟爲何會變成白髮？」

他不能不相信頭髮已變白這個事實，可是原因何在？他猜不透，正因爲如此，他才震驚，才鬱恨。

凌越完全沉浸在痛苦之中，對周圍的事物全然沒有放在心上，以致有一名滿身是血的大漢狂奔而至，他却全然未覺。

這個大漢年約三十有餘，闊臉虬鬚，若非他此刻滿身鮮血，猙獰萬分的話，他應該是個英武的漢子。

他沒有注意卓立在江邊的凌越，搶上幾步，仆倒在地，大口地喝着江水，想是渴得緊了，竟把整個頭都浸在了江水之中。

半晌，他揚起了頭，又站起了身形，正欲離開，眼前一花，一條人影已飛落在三丈外的沙灘上。

虬鬚大漢不由自主倒退兩步，站在江水之中，張口道：「『香花令主』，妳爲何要如此逼迫於我？」

來者是一位女子，從身形、體態看來絕不超過二十歲，可惜臉上蒙着一條黃色絲巾，她身著淡黃色衣裙，體態極爲婀娜多姿。

黃衣少女冷冷一笑，道：「莊天浩，不是本令主逼你，而是因爲你犯案累累，罪孽太重。」

虬鬚大漢乃是江漢一帶赫赫有名的俠盜「飛天鷂子」莊天浩，他爲人俠義，每次做案專揀爲富不仁的大戶、貪官下手。

「飛天鷂子」莊天浩道：「香花令主，妳別欺人太甚，我莊天浩做案從不傷及無辜人家……」

「好一個無辜人家。」黃衣少女冷哼一聲道：「你莊天浩做案手法高妙，在江湖上騙得一個『俠盜』之名，其實你不過是以盜爲名，實際上做的却是採花的勾當，只因爲僞裝巧妙，且又從未殺過一個姑娘，而未敗露，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今日便是你伏法之時。」

莊天浩在黃衣少女說這番話時，臉上神色數變，顯見被她說中心事。

眼見黃衣少女正自說話，他忙翻手擲出一把暗器打向黃衣少女。

黃衣少女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敢放光華！」話聲中，雙袖齊揚，一股暗勁湧出，暗器旋轉而起，呼嘯着飛向莊天浩。

莊天浩見狀，心頭大駭，咬牙雙掌拍出，同時身形斜掠而出。

「飛天鷂子」不愧爲一位響噹噹的角色，手底下確有過人之處，雙掌擊出後掀起漫天掌影，將暗器打得斜飛而出，逕自撞向站立在十步開外的凌越，而他本人却斜身掠出，向相反方向奔逃。

黃衣少女待要追，猛見暗器飛向卓立江邊一動未動的凌越，不由急呼道：「老人家閃開！」

話音中身形掠出，半空中揮出一條彩帶，纏向那幾枚暗器，這份身手着實令人驚嘆。

凌越猛然從沉思中驚醒，見此情景，不由喝采道：「姑娘眞是好功夫！」

黃衣少女見凌越不慌不忙的樣子，不由嗔道：「老人家，你怎麼不躲避，萬一我未能截住這些暗器，你豈不是被傷着了？」

凌越聞言一怔，道：「妳叫我

『老人家』，我眞的顯得很老嗎？」

黃衣少女心急莊天浩要逃掉，見這白髮老人家說話有些失常，不願再在此耗下去，道聲：「那是當然！」

話音中，身形急掠而出，向已奔出百丈開外的莊天浩追去。

凌越聽了黃衣少女的話，心中大受刺激，不由怒嘯一聲，身形霍然掠起，電射而出。

黃衣少女輕功高妙，幾個起落便已追到莊天浩身後，正要出手截殺，猛然間背後一股勁力湧來。

黃衣少女不由心中大駭，危急中不及躲避，身形竟硬生生向左橫移半尺，令背後那股勁力全然落空。

黃衣少女抬眼一瞧，不由一怔，偷襲之人竟是那白髮怪人，不由脫口問道：「原來你是莊天浩一夥的。」

凌越一見黃衣少女避過自己凌厲的一擊，不由一怔，正欲再度出手，猛然被黃衣少女問了一聲，不由反問道：「誰是莊天浩？」

黃衣少女見他竟然不識莊天浩，不由奇了，順手指向不遠處踉蹌奔行的莊天浩道：「就是那人，我還要追他，若你不認識他，就莫要管閒事。」

凌越目光一掃莊天浩，道：「妳要殺他？」

「不錯。」黃衣少女應了一聲，身形已然掠出。

凌越道：「妳等着，我把他抓來給妳，然後咱們再算賬。」話音中，身形疾速閃出掠過黃衣少女，半空中幾個起落，已到莊天浩前面攔住了他。

黃衣少女乍見白髮怪人的輕功不由心頭一震，想到方才他對自己說要算賬，究竟算什麼賬？她感到莫名其妙。但她身形却已站定，等着凌越。

莊天浩乍見眼前飄落的凌越，不由硬生生刹住脚步。

凌越伸手指向黃衣少女道：「你回去！」

莊天浩見這人滿頭白髮披散在臉上，看不清這人是誰，同時心中也想不出江湖中有他這樣一位高手。

凌越見莊天浩站立不動，心中怒氣橫生，探手一抓，握住莊天浩的右手脈門，身形掠回，將莊天浩隨手擲在黃衣少女面前道：「姑娘，妳快殺了這人，我好與妳比試。」

黃衣少女雖不知凌越爲何要與她比試，但也想將莊天浩料理了，免生後患。

莊天浩被凌越揑住右手脈門，身不由已被帶了回來，偏偏凌越心中怒火正熾，出手極重，竟將他右手一下揑斷了，直疼得他齜牙咧嘴，極不好受。

黃衣少女緩緩伸出右手，莊天浩見狀大驚，左手迅速拍出，但他快，黃衣少女比他更快，纖手橫揮，一掌正中莊天浩心口，莊天浩慘嚎一聲，萎頓在地。

凌越心中一顫，他雖武功絕頂，但至今未殺過一人，張奇峯僅是誤中了他的掌力而死。

他此刻乍見黃衣少女出手斃了莊天浩，顯得極爲輕鬆、隨便，彷彿她根本沒有殺人似的。

凌越道：「妳出手眞夠狠！」

黃衣少女一怔，忽覺得眼前這人聲音並不蒼老，却似很年輕，便道：「對付這種禽獸不如的賊人，原不該心慈手軟！」

凌越心中又是一震，半晌沒有答話，因爲他曾被武當弟子稱爲禽獸不如的人，聽到這話，心中極爲敏感。

黃衣少女道：「你究竟是何人？要與本令主算什麼賬？」

凌越一怔，道：「令主！姑娘是什麼令主？」

黃衣少女奇道：「怎麼？適才你並沒有聽到我與莊天浩的談話嗎？」

「我在想心事，對周圍之事充耳不聞。」

黃衣少女更覺驚奇，以凌越這等身手，怎會對自己周圍之事毫不知覺呢？

她上下打量了凌越一眼，見他白髮遮面，便道：「爲什麼你要用白髮遮住臉面呢？」

凌越反問道：「姑娘是否瞧着在下的白髮便覺得在下很老？」

「難道不是嗎？」黃衣少女問道。

「不是！」凌越忍不住大聲道：「我沒有老，只不過頭髮白了……」

「難道頭髮白了，人還未老嗎？」

「不錯，妳竟說我老了，哼……」

在一聲怒哼中，凌越終於忍不住心中的怨怒，一掌劈向黃衣少女。

黃衣少女又驚又怒，身形極快地飄閃而出，道：「難道就因爲我說你老了，你……」

黃衣少女不得不將要說的話嚥了下去，因爲凌越已展開了狂風暴雨般的攻勢，無數的掌影已將她包圍住。

黃衣少女纖手急揚，身形不退反進，與凌越展開了搶攻。

凌越施出的是「狂嘯掌法」，但他却心急氣躁，完全不是掌法要訣中所要求的壓抑、沉悶、凝重。

他太快了，反使掌法不能發揮

出威力了，但饒是如此，憑藉着深厚內功進行搶攻，仍未落於下風。

黃衣少女搶攻數十招，竟仍沒能挽回頹勢，這在她的江湖生涯中是絕無僅有的。

她在江湖中行踪飄忽，做事狠辣，每殺一人便要留下一朵香花，因此被武林中人稱爲「香花令主」。

她出道江湖以來，已經殺了近百名黑白道高手，令武林人揣測紛紜，畏懼之心尤重。

凌越久攻不下，招式一變爲「問天指法」，同時右手又施展出「風雲三式」的劍法，但他此刻手中無劍，便以指代劍。

「風雲三式」果然不愧爲空塵子前輩苦心創下的絕學，招式奇詭，每一劍都講求一個「快」字，正適合此刻凌越對敵。

「問天指法」倏然出手，令黃衣少女防不勝防。

黃衣少女不由心中一震，只覺得凌越的每一招都出其不意，招式精深奧妙，全是她生平僅見。

同時她又感到有時會突如其來地湧來一股極强勁的眞力，令她左支右絀。

黃衣少女銀牙一咬，使出家傳絕學「龍爪透骨力」。

刹時間，指中勁氣排空，發出排山倒海般的轟響，有時又傳出眞氣劃空的銳嘯。

天地間刹時變得昏暗不明，兩人只見掌影、劍幕，不見對方。

驀地，一道閃電劃破重重掌影，道及劍幕，那是劍光，但猶如電光，直向凌越射去。

原來黃衣少女比拚多時，只感到有些力不從心，便抽出隨身短劍，使出了凌厲無比的殺着，每一劍都能置敵人於死地，每一式都是驚鬼泣神的絕學。

凌越心頭一震，身形比那道電光還快，避過了那致命的一擊，身形凌空，空門大開，令黃衣少女獲得更多置他死地的機會。

但凌越亦非等閒之輩，身處空中，已有應變之策，左手立掌如刀直指蒼天，右手同樣立掌如刀橫劃而出，方圓五丈內全處在他「刀」勢之下，這正是精深奧妙，威猛無敵的「落月刀法」，此刻一經凌越施出，立顯出極大威力，凌越身形如一柄銳利的長刀，凌空向黃衣少女撲下。

黃衣少女見勢大駭，心知這是武功中最高深的「心刀合一」的無上刀法，她沒有辦法躲避，她只能抵抗了。

但，抵抗對於凌越這一擊來說，實在不足以與之抗衡，但黃衣少女仍然施展出最精妙的劍法橫劃而出，迎向凌越。

她的臉上充滿着堅定的神情，無悔的神色，以及無法用筆墨加以形容的絕色容顏，它足以令天下男人一見傾心，所有這些都是因爲凌越身形撲下時，刀風呼嘯，將黃衣少女臉上的紗布揭開了。

凌越不是聖人，一見這等絕代風華的容貌，他同樣心神激蕩，落勢不由一緩，但仍是要落下去的。

轟然一聲，塵土飛揚中傳來一聲嬌呼，聲音極爲短暫，顯見黃衣少女中刀之後，立即失去知覺了。

場外忽地傳來兩聲叫好之聲……

＊　＊　＊

沙石過後，凌越瞧見五丈之外立着兩名中年人，左首之人年紀稍大，身材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一臉溫和；右首之人身穿青色勁裝，身材算是適中，但肥了點。

凌越冷眼瞧過二人後，轉身走到昏倒在地的黃衣少女近前，但見那張完美之極的臉容此刻異常地蒼白，右肩處受了一刀，鮮血染紅了右臂。

凌越五指微揚，五道勁氣射出，將黃衣少女右肩穴道封閉以止住不斷流出的鮮血。

身後，傳來一個聲音道：「前輩今日將『香花令主』重傷，已爲天下武林立下奇功一件！」

聲音微頓，見凌越無動於衷，又道：「『香花令主』近年來在江湖中興風作浪，已殘害了三十多名白道高手，我們兩人出於義憤，四處追踪此女，意欲翦除她，爲武林同道報仇！今日天幸前輩出手將妖女拿住，眞是我輩中人之福。」

說話的乃是年長的中年人，他說到這裡又停了下來，却見凌越仍是一動也不動，不由與身旁的同伴互望了一眼。

青衣中年人心中有些惱怒，要知江湖中有誰敢對他如此不敬過？可是適才他瞧見這白髮怪人那凌厲撲擊之勢，顯見武功高絕，自己絕非他的對手。

可是現在，凌越的冷漠傲慢終於激怒了他，他大聲道：「前輩，若是你不願對這妖女下殺手，那麼，不妨就交給我與桑大哥處置吧，我們……」

凌越頭也不回地冷哼一聲道：「你們是些什麼人，也敢大言不慚向我要人？」

青衣人怒聲道：「前輩何必如此傲慢，須知我『霹靂連環』也不是易與之輩……」

年長中年人叱聲道：「陳老弟，你怎可如此說話？」回頭又對凌越道：「前輩莫與他一般見識，他爲人一向如此沉不住氣……」

凌越冷笑着打斷年長中年人的話，道：「『霹靂連環』陳子雲不過憑着幾手暗器功夫稱威江湖，在下

今日倒要見識了。」

霹靂連環聞言，又欲開口，那位桑大哥連聲勸道：「陳老弟，今日之事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動手……」

霹靂連環恨聲不已，想要反駁，忽聞凌越道：「既是不願在下見識你的功夫，那在下告辭了。」

凌越說着，便欲抱起昏迷的黃衣少女。

「且慢！」那位桑大哥攔阻道：「前輩要走可以，但須留下那妖女，否則我兩人回去不好交代……」

凌越聞言心生疑竇，問道：「兩位回去向何人交代？」

那位桑大哥一怔，道：「此番若是仍不能除去這妖女，我兩人便不好向武林同道們交代了，所以望前輩成全。」

凌越雖心中生疑，但見這位姓桑的說話圓滑，毫無破綻可尋，便道：「若是今日在下偏不成全兩位呢？」

霹靂連環再也忍耐不住道：「那可就由不得你了，看招！」話音中，身形急撲而上，手中執着一對圓環。

凌越右手食中二指一併，以指代劍，一式「風雲三式」中的第二式「風流雲散」劃向撲到的陳子雲。

霹靂連環猛見重重劍氣罩住全身，不由心下大駭，猛一咬牙，意欲與凌越同歸於盡，按動連環機關，揮手擲向凌越。

空中刹時傳來無數暗器破空之聲，這正是陳子雲的成名暗器「霹靂連環子母彈」，兩個圓環盤旋着疾飛向凌越。

凌越心中一震，暗道：「霹靂連環果然名不虛傳！」當下不敢怠慢，左掌緩緩推出，使出了「狂嘯掌法」的絕招「狂風怒嘯」。

刹時間天地一片昏暗，凌越忽地一聲長嘯，激盪的掌力將所有飛行的暗器捲起向陳子雲打去。

一聲厲叫，陳子雲滿地打滾，他全身上下中滿了他自己的成名暗器，已將他打得猶如馬蜂窩一般。

「子雲兄弟……」那位桑大哥目睹慘象，不由大叫一聲，撲過去抱起了早已氣絕的陳子雲。

他驀地抬起頭目注凌越，道：「你好狠！我桑劍南與你拚了！」吼聲中，桑劍南抽出長劍，掄劍撲向凌越。

凌越身形飄閃而出，問道：「你可是名滿江湖的有『江湖第一快劍手』之稱的桑劍南？」

凌越說話時，桑劍南已連攻三十六劍，而凌越身形連閃三十六個方位，身形始終不離一丈方圓。

桑劍南彷彿對凌越的問話充耳不聞，一聲不吭地攻擊着，一劍比一劍更快，一劍比一劍更狠、更毒。

凌越見狀，不由嘆了一口氣，使出「大無極驚神指法」，迅速無比地劃破桑劍南的重重劍幕，連點了桑劍南的五處大穴，令他再也不能動手。

桑劍南人雖動不了，口却仍然能說話，他破口罵道：「你這狠心的賊子，既能殺陳子雲，爲何不把我也殺了？」

凌越暗嘆一聲，轉身抱起黃衣少女，目光一接觸到黃衣少女那絕美的容顏，心神不由一蕩，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異性，且又是抱住她，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奇妙感覺，令他臉紅耳赤，心跳加速。

凌越急急奔行，將大罵不止的桑劍南丟在那兒……

凌越生怕讓黃衣少女受到絲毫震動，便施出絕頂的內功，展開輕功飄然而行，猶如憑虛御風一般，奔速奇快無比，但脚不沾塵，却也毫無顛簸。

凌越已可感到黃衣少女的氣息愈來愈微，顯見她所受內傷比外傷重得多，他不由自責道：「凌越呀凌越，你竟爲一句話將一位姑娘傷成這樣，那還有一絲俠氣，眞可算得上大魔頭了。」

當下凌越將左掌貼在黃衣少女背後「靈台」大穴，以自身雄厚的內力輸入黃衣少女的體內，使她的心脈不致損斷。

凌越放慢脚步，沿途尋找草藥，他醫書讀了不少，於歧黃之術頗有心得，他已知黃衣少女的手少陽經脈和手少陰經脈受損，同時，內腑亦受了震傷。

當時，若非他掌力緩了緩，收回了一部分功力，只怕黃衣少女早已香消玉殞了。

凌越奔了近兩個時辰，遙見不遠處的山脚下有一戶農家，當即向那兒奔去。

他才到農家的籬笆外，就被在院中玩耍的一個童子瞧見，道：「娘，快來瞧呀！一位老爺爺抱着一個大姊姊。」

隨着喊聲，從屋中走出一位二十五、六左右的少婦：「小偉，不要亂講。」

凌越知道自己白髮遮面，才被那八、九歲的童子稱爲老爺爺，當下也不介意，向那婦人道：「大嬸，我這位同伴受了傷，我想替她熬些草藥，可否讓我二人暫租用一間房子？」

這婦人身穿素服，臉容姣好，舉止之間甚爲得體。

婦人笑道：「瞧你老說的，你這麼大年紀叫我大嬸，豈不折煞小婦人了，快進屋吧！」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封彩雲通知陶克，請他協助捉拿叛徒司馬長風，設計僞裝約鬥殲滅他的同黨，陶克也將開館子的屠萬山想劫奪銀子船告知，二人計劃好後，分別行動。陶克趕回清蓮庵，把計劃告知兄弟四人，並告知屠萬山出賣他們去劫奪銀子船之事。陶克五人決鬥封大年、羅一沖五人，打得難解難分，突然出現花毒娘子、巧手郎君等人……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處事穩重霸三江　以怨報德成佳偶

包太乙看看裡三層外五層，十個怒漢均不善，他改變口吻的道：「陶朋友，咱們只是受託，情非得已，這麼辦，咱們這就上船過江回老家，這兒的事不插手。」

陶克重重的「呸」了一聲，道：「沒種不是？軟骨頭，不中用的懦夫，怎麼了，臨到絕地又想見風轉舵？休想，你們原是來檢便宜殺人的，起的也是歪念頭，嘿，遲了，受人之禮你就忠人之事，不能忠，何妨成仁。」

包太乙的臉上一熱，肌肉跳動的道：「小子，我這是息事寧人，你可別欺人太甚，要知狗急跳牆，人急上樑，你如果不識相，鹿死誰手有得幹的了。」

陶克棒子橫胸，道：「包太乙，你根本就不該抖出那幾句沒骨頭的話，要知天底下沒有太多的便宜叫你們來撿、來拾，來了，就準備拚命吧。」

段巧鳳見這光景，幾顆牙也在挫：「老頭子，司馬長風幹什麼吃的，叫咱們上這種當。」

包太乙道：「怕是司馬長風也上當了，你看看，這兒那裡有一個是三水幫人物，只不過幾個充數的傢伙。」

冬瓜唐哈哈笑道：「老巫婆，怕是知道得太晚了，助紂爲虐的傢伙，今天倒下去，明年今日就是你們的忌日。」

眼神突變，臉皮繃緊，包太乙的聲音由齒縫中迸出，道：「操，你當你已經吃定了？老子這是給你們下台階，爲的是雙方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大家彼此留點餘地，你他娘的却得寸進尺，硬要將我們往十八層地獄踩，娘的皮，恁是怎麼樣，也難嚥下這口鳥氣，行，不就是搏殺嗎？老子和你們豁上了。」

一抹冷笑浮現在陶克的臉上：「我今天要是再放掉你這會變的老狗，我便自己刨坑跳進去。」

他冷咧的又看着「洛陽花魁狐」杜牡丹，叱道：「可惡至極的狐狸精，妳好狠的毒心，找來幾個山中開黑店的惡婆娘，那麼殘忍的害死清蓮師太，眞叫天理昭彰，妳膽敢也跟他們來了。」

杜牡丹吃吃地笑道：「喲，幹什麼呀，難道說你眞的忍心拿刀殺我呀，好，我解開衣衫給你戳吧。」

她這是一語雙關，可也眞的解了上衣撩起兜肚，露出白得不能再白的肚皮肉，一挺再扭的往陶克面前送過去。

杜牡丹扭腰肢就快要到陶克面前，半空中忽然一點寒星飛來。

「踭！」

「啊！」

杜牡丹的身上插了一把飛刀，

她中刀不倒拚命扭轉身子，她發覺那守在外圍的一個漢子正自冷笑不已。

她也看見，五個三水幫巧改扮的漢子，他們每人手上分別換了傢伙！每個人的手上各自拿着一把尖尖的短刀，耀眼打閃，十分鋒利。

原來這些漢子們的武功不怎麼樣，但都擲得一手好飛刀，他們不是練擲飛刀殺人的。

這些人練習飛刀扎水中的魚，三水幫一年之中總會有兩次擲飛刀比賽，比賽扎魚，也是一項娛樂。

如今封大年選了他們五個會擲刀的，交代他們來赴約，一切的改扮都是按計劃進行。

當然，剛才的搏殺全是假。

只不過他們也有點失望，因爲並未發現二當家司馬長風前來，却來了這一男三女四個人。

如果比鬥兩敗俱傷，這四個人足夠應付了，尤其是已吸了段巧鳳的迷藥，太可惜了。

那包太乙聞得一聲尖號，對段巧鳳大叫：「咱們拚了，殺！」

他當先迎上陶克，長長的尖刀上下翻飛，快如石火般罩上去了。

陶克以靜制動，他的棒子搶在刀光之前突然遞出，閃動之下，即已往對方的腕上敲去。

疾快的廻旋，包太乙怪叫着疾收招，陶克却如影隨影的衝上去了，棒子怪異地又出現在包太乙的頭上了。

形勢不利，但包太乙挫身回刀，他似是眞的豁上老命了，左腿暴伸，右腿往身後猛地一蹬，尖刀狠狠的往敵人肚皮戳過去了。

陶克一聲冷哂，棒子旋轉着形成一道棒牆。

「噹」聲而起，隨之棒端冷焰驟閃，便聞得好一聲淒厲的嗥聲。

「唔！啊！」

長尖刀彈飛半空，陶克已自包太乙的喉頭拔出他的棒內尖刀。

好長的一股鮮血在標濺，便也聞得正自和常在山搏殺的段巧鳳回應着：「太乙……」

段巧鳳帶血騰空，但半空中突然寒星一點，一把尖刀插在她的肚皮上。

當段巧鳳落下來的時候，幾乎壓在包太乙的身子上，兩個人死在血泊裡。

可以看見的是包太乙的臉上露出個苦澀的笑。

關二嫂與成石殺得披頭散髮，她已經像個瘋婦了。

就在她聞得段巧鳳的叫聲裡，旋身大叫：「巧鳳妹子呀，我來了。」

成石一刀砍空，但關二嫂騰身在包太乙與段巧鳳二人的身邊也不動了，他的尖刀正是她在落地的刹那間，送進她自己的肚皮了。

這就是一場奇怪的搏殺，令陶克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 * *

五個三水幫的漢子走過來了。

陶克道：「各位，決鬥結束了，咱們就此完事，你們快回去吧，原來大戰應該在你們三水總舵舉行。」

他就要率領四兄弟離開了。

原打算找屠萬山算帳的，有什麼好算的，至少紅紅五個姑娘已經陪他兄弟們一起睡過覺，而且不只一次，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好的辦法就是走人。

陶克不能不想封彩雲，但奈何身份不一樣，便也只有硬起頭皮走吧。

「你請等等。」

一個大漢收起尖刀，自懷中取出一個紅信箋。

「陶朋友，這是我們小姐要在下親手交給你的。」

陶克怔了一下，道：「你們小姐？」

「不錯，而且要當面交！」

陶克接過紅箋，抽出個小紙條，只見上面寫着。

「如果你走，爲何不來帶我一齊走？」

陶克至少唸了三遍，他楞住了。

他回頭看看常在山四人，這叫他怎麼說？又讓他怎麼辦呢？

冬瓜唐急問：「大哥，什麼事？」

陶克緊緊握住信箋不開口，直待四個兄弟看情形不妙，圍上來，他才對四人重重的道：「我的好兄弟們，你們先回清蓮庵等我，半天之內不見我，你們就各奔前程吧！」

他的模樣眞痛苦。

常在山一把搶過信箋，打開來只一看，不由得大吼，道：「大哥，你把咱們四個小弟當什麼人呀，你去拚命，我們在一邊等，像話嗎？」

毛汾水道：「大哥，你的事比咱們自己的重要，大家已經一條心了，你休爲我們着想！」

成石已落淚，道：「大哥，你拿小弟當外人吶。」

他被打得死去活來的只是笑，此刻他却哭了。

冬瓜唐氣得咬牙不開口，一雙眼直翻。

陶克道：「咱們已經幫了三水幫，我與封大小姐之間的事，實在不想牽連你們。」

常在山道：「若是平日，咱們可以不去，如今三水幫也許正在幹了，能不管嗎？」

陶克無奈，道：「我的好兄弟們，我能再說什麼？總不能把你們趕走吧？」

冬瓜唐擠出一句：「除非你把我殺了。」

陶克道：「那麼，咱們就去三水幫總舵，也許咱們還能再替他們做些什麼。」

五個三水幫的大漢均報以大笑，立刻便往江邊奔去。

就在江邊上，聽得一人吹起尖銳的哨聲，從附近水面上，飛一般的駛來一艘快船。

三水幫的標誌也取出來懸掛上桅杆了，五個漢子眞客氣，把陶克五人禮讓進大艙中，嚄，便酒菜也都早備好，一齊端上矮桌！

十個人圍在大艙中吃喝，快船像往三水幫的總舵飛駛着，江水擦船過發出花啦聲，陶克向那漢子道：「三水幫封幫主已有什麼安排？」

笑笑，那漢子道：「就我所知，我們幫主要親手殺了司馬長風！」

陶克道：「在下也知江岸上比鬥是幌子，再進一步就不知道了！」

那漢子笑笑，道：「幾天之前，如果在江面上看到各位會免不了一場廝殺，你死我活不敢說，眞想不到，轉眼之間成了朋友，而且又是我們貴賓……哈……」

「哈……」大伙全笑。

成石也笑了，只不過這一回他笑出聲來了。

那漢子指指成石道：「你這位兄弟眞夠種，打成那樣就是笑，咱們好多兄弟佩服你喲！」

成石聳肩又笑了。

* * *

三水幫今天可熱鬧極了。

如今三水幫的人馬雖然集中在總舵，他們却必須把人力分成三方面。

首先就是距離江邊的那個大宅子，這裡前夜才把少主封流雲與錢丹鳳二人的屍體運入江心水葬，宅子裡有封大年的家小，也有羅一冲家眷，當然得有人在此駐守。

至於總舵大船，當然也需有人守着，另外，便是那條靠在總舵大船與江岸之間的銀子船上，也必須有人加强守護着，而且比之平日多了兩倍人在上面。

當陶克與三水幫五人僞裝拚殺而把包太乙四人引出來的時候，江面上已有快船把這消息送到了三水幫的總舵，封大年聞報就冷笑了。

封大年對身邊的總護法羅一冲、「神刀」李良、「雙刀將」王大剛、「丹江雙義」洪大川與白水青五人冷冷的道：「司馬長風果然在今日發動了……」

羅一冲道：「司馬長風一定認準這一次機不可失！」

白水青道：「幫主，咱們躲着不出面，那司馬長風如果殺來，見咱們都在，不知會是個什麼樣的表情了。」

封大年道：「叫他們告訴銀子船上的江舵主與方浩，如果司馬長風衝上銀子船，不可多事攔阻，叫他們過來。」

洪大川道：「但不知小姐的情報是否可靠，眞會有捻黨打咱們主意？」

封大年道：「應該不會空穴來風，不過，嘿！」

他冷笑得很嚇人，羅一冲道：「幫主，捻黨早已絕跡了，怎麼又在江湖出現，太不可思議了！」

封大年道：「捻黨近百萬，怎能殺絕，有頭腦的全跑了，而且他們僞裝生意人，誰會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尤其是他們躲在小縣城！」

頓了一下，封大年又道：「錢舵主的快船在江面上，千萬別被敵人識破才好，還有……」

他很想伸頭往外瞧，但他又怕被人發現，只能向身邊的「鐵頭」羅一冲，道：「岸上宅子裡的人，全部要聽古月亮的指揮，我想司馬長風不會往宅子撲，他一定會來奪船，因爲如果是我，也一定來奪船。」

羅一冲道：「司馬長風以爲幫主與我等前去決鬥，他搶了船奪得指揮權，三水幫便是他的了。」

封大年道：「他却想不到我們在此等他。」

洪大川道：「屬下擔心的乃是那批捻黨，如果他們趁機加入，咱們的損失就大了。」

封大年道：「他們一定會來打劫趁火，只不過那得等我們同司馬長風雙方殺得兩敗俱傷！」

羅一冲咬牙，道：「奶奶的老皮，偏就又冒出這批該死的捻黨！」

封大年道：「這消息還是那五個小子中的老大送來的，姓陶的人還不太壞，過去是咱們不好。」

洪大川道：「昨日敵人，今日變成朋友，眞叫我洪某人想笑。」

他幾次被陶克打得鼻青臉腫頭上帶疤，對於陶克，他已恨之入骨，如今却叫他如何再恨下去。

羅一冲道：「這五個小子，他們的武功還算不錯，如能收歸我三水幫用，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封大年在點頭，只不過他的雙目有難以掩蓋的惱怒。

這光景看在羅一冲幾人的眼中，他們當然明白，因爲陶克曾經殺了三水幫少主封流雲，而封流雲又是封大年的唯一兒子。

陶克等折斷了封大年的後，封

大年今年五十出頭了，他想再生個兒子，那談何容易！

大艙中幾人沉默了。

大艙外人影兒在移動，這些人均是三水幫的三流角色，對於司馬長風而言，這些人根本不在他的眼裡。

空氣中似已有了肅煞之氣。

空氣中也似是聞到了血腥。

便在這時候，又有一人自岸邊飛一般的奔過來了。

這乃是派出的探子。

三水幫派出至少水旱兩路探子有十多人，他們隨時把消息送到總舵。

這人是個短小精悍型，他奔到總舵附近，只對岸上一個大漢嘀咕了幾句便又回頭走了。

只見這大漢匆匆的奔上銀子船，他坐在銀子船與總舵大船上之間，低沉着聲音：「幫主，有消息！」

「說。」

聲音是在大艙裡，封大年是不會走出來的。

那大漢道：「在北方發現五十匹快馬！」

封大年道：「難道是捻黨的人馬出動了？」

羅一沖道：「那個在桐城開烟館的傢伙，咱後來才知道他幹過響馬！」

封大年冷笑道：「咱們却在江面上，而且等着他們來搶銀子船，嘿……」

白水青道：「騎馬又怎樣，又不能騎着馬往咱們的船上衝殺！」

「雙刀將」王大剛道：「却不能不擔心他們騎馬殺進咱們在岸上的大宅子。」

封大年道：「大宅中咱們藏了兩百人，何方仁與古月亮，再加上彩雲他們，應可以抵住那批捻黨的攻擊！」

他似乎胸有成竹的樣子，伸手取下五環金刀，又道：「這把刀跟我三十年，早就餓壞了，今天就叫你大飽一頓吧，嘿……」

又是一盞熱茶過去了。

忽然，又是岸上奔來一個漢子，這人對岸上的人說了幾句話，以目示意江面。

聽的人一瞪眼，道：「知道了。」

他支走傳信的人，便又匆忙的登上銀子船。

這人仍然不往大船上，他又走到大船邊。

「幫主，正點子快到了。」

「還有多遠？」

「不出一浬了！」

「是什麼樣的船？」

「兩隻快船，雙桅，不大，但很快。」

「可曾看到船上的人？」

「看不見，想是躲在艙裡吧！」

封大年沉聲道：「登高再看，一定要看清楚。」

那人應了一聲便往銀子船的桅杆上爬。

他邊爬邊看，大叫：「沒有人，只有船尾把舵的。」

便在他的叫聲中，岸上却傳來喊殺聲。

封大年吃一驚，急忙步出艙外去看，他這一看就發現，兩條快船直直的駛過來了。

兩條快船不大，艙門未關，看得見艙裡堆的東西正在冒烟。

一時間封大年還沒會過意來，他怔在船上不動，張大嘴巴不出聲。

羅一沖奔過來了。

「幫主，岸上宅子裡殺起來了！」

羅一沖發現小船在起火，他把封大年拖倒，然後，就聽到……

* * *

兩條船向尾衝來，掌舵的回身往水中躍，發出「噗通」落水聲，緊接着，快船撞上三水幫江面上總舵的這條大船，「轟轟」之聲響徹雲霄，兩條小船炸得粉碎，却也把三水幫的大船炸得破了幾個大洞，當場炸死炸傷二十多名三水幫的精英。

羅一沖勇敢的壓在封大年的身上，他已血肉模糊的大喘氣，張口說不出話來。

封大年還是被火焰灼傷，山羊鬍子也燒焦了。

「神刀」李艮、「雙刀將」王大剛、「丹江雙義」洪大川與白水青，這四個扼守在總舵的四大殺手，幾乎無一幸免，個個被燒被炸，好不凄慘。

什麼叫焦頭爛額？如今他們每一個人的模樣就是焦頭爛額！

大船上一片凄叫聲，而遠處却又喊殺聲震天！

這時候緊靠在江岸與總舵大船之間的銀子船上，那「丹江一條龍」江道山與「大鐵牌」方浩，被爆炸聲震得船盪三尺高，幾乎滾在船面上。

銀子船上的三十二名大漢，有一半被震得滾翻一在地。

此刻，大伙見總舵大船快沉了，忙不迭的奔上去搶救死傷者。

江道山大聲吼：「快，幫主他們都受傷了，先救活的人，死的等下搬。」

大船快要沒入水裏了，如果不是繩子拴得緊，怕早隨波沉入江中了。

大伙這裡在救人，遠處喊殺之聲却更激烈了。

封大年被炸傷倒不重，倒是被

一股烟火灼得傷勢不輕，羅一沖幾乎連站也站不起來。

王大剛的頭髮也燒焦了，他和李艮一起倒在船邊上，他們被人抬過來的。

洪大川與白水青也很慘了，白水青上衣被燒了幾個洞，身上的肉也黑了。

封大年心中那股子惱怒，幾乎令他氣結。

他心中在想，司馬長風夠狠，比我封大年想出的絕招高一籌。

他一聽到遠處的喊救聲，便痛苦的問江道山：「江舵主，人道是，不怕外人攻，只怕窩裡反，這話眞是一些不差呀。」

江道山道：「幫主，你放心，司馬長風雖然陰毒，這一仗他未必能如願！」

封大年道：「司馬長風平日裡沉默寡言，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樣，原來外表忠厚竟然內藏奸詐。」

江道山道：「屬下派人先爲幫主治傷，所幸司馬長風未有人殺到這邊來！」

他正說到這裡，忽見岸上奔來一彪人馬，爲首的舉着一把大砍刀，發瘋也似的吼着：「殺！」

另一人端着尖杆，走地有聲的也狂吼：「殺呀！」

還有個拎着一把鬼頭刀的，左手高舉向後，厲聲大叫：「兄弟們，殺呀！」

再看跟在他們三人後面的，足足也有三十人。

這彪人馬只一到，立刻就往銀子船上跳。

江道山與方浩立刻率人迎上前。

那江道山長劍一擺厲叫：「何方妖孽，膽敢與我三水幫作對！」

大砍刀劈頭就砍，那惡漢怪吼：「你娘的，挨刀吧！」

斜刺裡，方浩的大鐵牌狂砸，正遇上尖杆撞過來，立刻就見一溜碎芒迸濺，方浩已吼罵道：「那裏來的一羣潑皮，老子今天砸死你！」

兩個人只交上手，立刻不要命的狠幹起來。

拎鬼頭刀的直往船尾衝殺過去，這時候三水幫的人也不救人了，他們舉刀攔住奔來的三十名大漢，就在岸邊一對一的殺上了。

封大年突然厲吼：「尹洪，是你！」

那提鬼頭刀的怒漢哈哈狂笑了。

守在封大年身前的，乃是身受灼傷的王大剛、李艮、白水青三人。

羅一沖與洪大川傷得同封大年差不多，如果想拿刀，那是找死！

封大年見提鬼頭刀的大漢，立

刻叫出這人的名，不錯，三個率人前來「清場」的乃是四山八怪中的尹洪、寇遠大、鐵石心。

什麼叫「清場」？

乃清理戰場也，三水幫的這兩條船十分重要，炸過之後總得加以清理，而岸上大宅子內的戰鬥，顯然司馬長風對此很篤定，這才派出鐵石心三人，率一部份人過來了。

尹洪見封大年還沒被炸死，不由得一笑，道：「封大幫主，看你被炸得如此淒慘，你就別再掙扎了，由我送你一個痛快吧。」

封大年怒道：「眞想不到，司馬長風會把你們『四山八怪』請出來了！」

尹洪怪笑道：「大幫主，我們下三江已有時日了，嗨，你怎麼不去和那五個小子決鬥，唔，我明白了，你派了別人去挨棒子呀！」

原來他也怕陶克的棒子。

封大年怒叱道：「老夫擺的是計，知道你們會趁火打劫，哼，果然被老夫料到了。」

尹洪道：「料到了又怎樣？你們不死於棒子，也被炸得血肉模糊，最後只不過便宜我尹洪來侍候你們每人一刀，你以為你還能在此三江呼風喚雨？」

他舉刀怒砍，白水青打橫攔殺，李艮也從另一邊出刀，只是他們都被炸得慘，刀勁小多了。

也可以說，他二人根本內力不繼。

「噹噹」兩聲，白水青與李艮的刀已被尹洪的砍刀砸落江中了。

王大剛暴吼着雙刀怒斬，尹洪一見，立刻雙手提刀狂砍不已。

「叮噹」之聲宛如打鐵，不過三五招，已把王大剛砍得東閃西掠，便在這時，躺在地上直瞪眼的羅一冲，好像不要命似的，平飛而起，一顆腦袋已撞上尹洪，發出轟的一聲響，撞得尹洪口發甜。

尹洪緊閉嘴巴轉向王大剛，回頭道：「老子砍了你！」

鬼頭刀狠狠的斜殺，斜刺裡王大剛出刀擋。

「咻！」

「啊！」

尹洪一刀未砍上羅一冲，却把王大剛的左手帶刀一齊砍落。

王大剛抖着血臂旋着身，那叫聲可眞嚇人。

尹洪嘿嘿笑，反手一刀又往羅一冲殺去。

「噹！」

「彭」

「唔！」

這一刀走至中途，却被一根棒子攔住了。

尹洪一手捂緊頭，他驚怒交加的罵：「操你先人祖奶奶，你怎麼也來了？」

是的，陶克及時奔來了。

常在山他們也來了。

正與江道山搏殺得難解難分的鐵石心，忽覺壓力大增，只一看，不由得也跟着罵：「娘的，又是你這矮冬瓜，怎麼啦，陰魂不散呀！」

冬瓜唐吃吃笑道：「來拿你見閻王呀！」

他接下江道山，便同鐵石心幹上了。

另一邊，常在山與方浩二人已把寇遠大逼在船艙頂上狠幹起來。

此刻，陶克却對尹洪道：「來分一杯羹呀！」

尹洪怒極，又罵：「分你娘的皮，你們應該死在江岸上的，怎麼包太乙他們……眞是飯桶。」

陶克道：「包太乙他們在路上等你們了。」

尹洪大驚，道：「你殺了他們四個？」

「他們要殺人，當然也要被人殺！」

那尹洪大驚，高聲厲叫：「你們殺了杜牡丹？」

「我說過，四個人全死了！」

尹洪又大叫：「鐵石心，他殺了你的女人了！」

正在同冬瓜唐拚命的鐵石心聞言，一聲暴吼：「我要殺光你們五個狗操的！」

不料毛汾水見鐵石心發狂，抽冷子回身一刀砍。

「吧！」

「啊！」

毛汾水的刀砍在鐵石心的肩上，砍得刀刃幾乎也抽不出來了。

那冬瓜唐暴踢一腿：「去會你的杜牡丹吧，小子！」

「噗通」一聲鐵石心落入江中，水面上浮起的一片鮮血眞嚇人！

鐵石心本來不會死得那麼快，他與冬瓜唐有得拚，只不過尹洪這麼一喊，鐵石心毛躁了，人躁有禍呀。

冬瓜唐把鐵石心踢落江中，立刻奔向寇遠大。

寇遠大與方浩殺得正烈，不提防冬瓜唐那劈頭一刀，待他發覺時，刀已劈上頭皮了。

寇遠大連舉尖杆的機會也沒有，他一聲厲吼，和身反撞向冬瓜唐。

「噹！」

「唔！」

寇遠大的頭上挨一刀，却是挨在左後腦，但他已雙臂使力的抱緊冬瓜唐，兩個人立刻滾在船面上。

成石正追殺一個大漢，發現冬瓜唐與寇遠大滾在一起，那寇遠大彪形大漢，四哥一定會吃虧，不由一聲厲吼，一刀插進寇遠大的背上。

「啊！」

寇遠大還回頭看吶，却又被成石一刀砍在他臉上。

成石拉開寇遠大抱緊冬瓜唐的雙手，冬瓜唐已在大喘氣。

再看那面，陶克已和尹洪幹上了。

封大年很注意陶克的招式，他心中在暗暗吃驚，想不到一根棒子有這麼多的妙招。

那尹洪的鬼頭刀帶起陣陣「咻」聲，狂野地逼上敵人，施展一種悍不畏死的殺法。

但只不過五七招間，那陶克忽然一個半旋身，身子反旋進敵人的懷中。

只見他的棒子宛似一條鰻魚般滑到他的身後，便也聞得好淒厲的一聲「啊！」

陶克抽棒，棒的末端引出一股似箭的鮮血，尹洪拋刀雙手狂按在肚子正中央，他很想把血止住。

他止不住血，而且也咬着牙往一邊斜斜的歪去。

陶克看也不看，揮棒一陣狂打。

五兄弟一齊出招，剎時間不少敵人跳水逃，有十幾個已死在岸邊上了。

這時候，封大年幾乎老淚縱橫了。

江道山與方浩二人也帶傷過來了。

「幫主，難得啊，他們五個……年輕人。」

封大年道：「是的，我……還有何話可說？」

羅一冲大叫：「陶老弟。」

陶克已登岸了，聞聲又回到大船上。

「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有事求你。」

「你求我？」

「不錯。」

「請說。」

「助人助到底，我們被炸，身受重傷，岸上大宅子內正殺得很慘烈，求你們，助人助到底，如何？」

陶克道：「這話代表封幫主？」

羅一冲道：「陶朋友，過去恩怨一筆勾銷，今日三水幫承你們的情了。」

陶克四下裡看了一下，道：「我以為，我們守在這裡比較妥當。」

他心中不忘屠萬山，他打算在此與屠萬山幹，他也不打算再想紅紅了。

封大年道：「陶……朋友，這兒沒事，你們去宅子裡助拳。彩雲……唉！不知如今怎麼樣了？」

眞管用，封大年只提起女兒封彩雲，陶克全身猛一震，道：「彩雲她……她在宅子裡呀？」

封大年道：「後院住的是家眷。」

陶克厲吼一聲：「兄弟們，跟着大哥殺過去呀！」

他當先跳上岸，拔腿往岸邊大宅子奔，嚄，他後面，常在山四人拚命的趕，距離不到半里遠，剎時間已奔到大宅前的一排柳林邊。

陶克五人只一看，地上死傷一大片，殺聲在門裡響起了，五兄弟衝進大宅裡，嗨，院子裡殺得眞兇慘。

只見古月亮與何方仁，加上二十八個三水幫分舵殺手，拚命的浴血阻住十九個怒漢的衝殺。

陶克一見那個紅臉大漢，就知道司馬長風一心要往後院衝進去，他的子母刀上盡是鮮血。

他把手一揮，厲吼道：「司馬長風，可認得我陶克的這根棒子嗎？」

正在衝殺的司馬長風猛回頭，不由驚怒交加的叱罵：「狗×的，你……你們沒死在江岸上吶。」

陶克道：「所以你就死定了。」

在這裡，正在狂殺怒砍的「四山八怪」中的另外五人，「水皮鞭」王二天，一回頭就看見了常在山。

「他媽的，是你呀。」

這二人正是仇人再見面，恨不得啃下對方的肉。

「吧吧」鞭聲，夾雜着「咻咻」刀聲，這二人立刻纏鬥上了。

冬瓜唐找上使雙節棍的李抱仁，這二人一邊殺一邊狂叫不休，可也互相搏鬥的有進有退。

毛汾水碰上眼珠子凸出的齊向前，還有那成石找上使雙槍的任老九，立刻，三水幫的人馬壓力大減。

古月亮與何方仁雙雙圍緊了「冷面狠」白玉郎，那古月亮與何方仁原本打算至死不稍退，如今來了陶克五人，精神大振，立刻殺得白玉郎節節後退。

何方仁的刀法快，十七刀幾乎難分前後發出，逼得白玉郎哇哇叫着，早被古月亮覷準機會，一槳砸在他的頭頂上，發出「叭」的一聲響，白玉郎的頭便立刻爛成一團，宛似摔碎的大西瓜一樣！

古月亮一招得手，立刻與「快刀」何方仁一打招呼，二人便往另外十四個漢子衝殺過去。

不旋踵間，又把衝進大院的大漢殺到了大宅門外面，有兩個還從柳林中逃掉了。

這時候，陶克與司馬長風殺得天昏地暗，幾次搏殺，司馬長風不再急進，長短兩把刺刀，有攻有守，不叫敵人的棒子得逞。

陶克心中竊笑，因為時間拖久了，司馬長風的生機就更加無望，

因爲，他的人馬已被趕出大院了。

陶克更不急進，他還不時的把棒子在敵人的面前打旋轉，一副輕鬆自在模樣。

果然，附近傳來一聲嗥叫，常在山已自王二天的左胯上方把刀拔出來了。

常在山的臉皮也爛了，他挨了三鞭，但他却一刀殺死了王二天。

常在山好像瘋狂般的揮刀對着司馬長風殺過來了。

司馬長風由於王二天的厲叫，他才發覺常在山的刀已到了他的頭頂。

一聲暴吼急退，司馬長風的刀橫着殺。

「嗤！」

常在山抽刀下方攔，司馬長風的短刀已刺上來了。

「颯！」

短刀扎中常在山的肩窩一寸深，却已聞得陶克厲吼如虎：「殺！」

只見漫天棒子，不知那一條才是眞。

就在司馬長風狂攔中，陶克的棒子前後扎又殺。

「殺！殺！殺！」

陶克至少在司馬長風的身上扎了十九刀，包括直刺與橫切，他棒子兩端的尖刀全使上了。

直到司馬長風雙刀落地。

直到司馬長風七竅迸出鮮血，而他的身上已變成了馬蜂窩，陶克才大叫道：「在山！」

常在山一手抓牢肩頭衣衫，他笑笑，道：「大哥，我死不了！」

陶克道：「快，我扶你看看。」

「由我來。」

這一聲，乃是二門廊上發出來的。

是的，封彩雲出來了。

封彩雲手上握着刀，他們原本已計劃了，如果司馬長風殺進後院，封彩雲就會率領另一批人出手。

此刻，陶克重重的看向封彩雲，他發現封彩雲的模樣是剛與柔的結合，力與美的化身，好看極了。

「彩雲！」

「陶克！」

封彩雲出手扶住常在山，道：「跟我往後院治傷去。」

她回頭對陶克甜甜一笑，陶克覺得那笑很複雜。

陶克急了，一陣怒殺生生把司馬長風殺得血肉淋漓，好不淒慘。

他見封彩雲把常在山扶到後院，揮棒便撲向與成石搏鬥的任老九。

陶克心中明白，成石還有內傷，久戰必輸。

任老九的短槍左右逢源，成石的每一刀均被他輕易化解，如果任老九不是聽得司馬長風的慘嗥，怕是已經得手了，這就叫心虛。

作戰的時候心虛，乃是大忌，但這種情況之下，任誰也會如此。

就在這時候，陶克撲來了。

「你還不躺下。」

任老九見是陶克，回身就是一槍扎。

「彭！」

陶克撥開來槍，旋身又閃過另一支短槍，陶克的棒子便在這時候變了。

好利的一把尺半長利刃，「咻」的一聲抹過任老九的脖子，發出「吼」的一聲響，嚄，人頭快落地了，任老九叫也未會叫出聲便死了。

陶克對成石道：「小弟，你歇着，我大哥的……」

成石道：「我與大哥一起出刀，咱們齊殺。」

這兄弟二人分別找上李抱仁與齊向前。

毛汾水見大哥撲過來，他抖起精神，狂斬十八刀，逼得齊向前連退七大步，正退到陶克身前來。

「彭！」

「啊！」

陶克一棒殺在齊向前的頭頂上，打得他頭壳也裂了，當場死在地上。

那李抱仁的雙節棍拚命的砸，冬瓜唐至少被他打中七下重的，有一記打在冬瓜唐的頭上，幾乎把冬瓜唐打倒。

成石便在這時候趕過來了。

兩個人只一合擊，刀法的變化就大了。

了無大師的刀法有個特色，使同樣刀法的人聯手，威力是倍增的。

當初他們曾在江邊以此刀法合擊羅一冲他們的圍殺，就已知道聯手更具妙用。

成石與冬瓜唐聯手殺，李抱仁立刻落了下風，才不過三五個照面，已被冬瓜唐狠狠的一刀砍在小腿上。

李抱仁抱腿倒地，兩把鋼刀一齊砍，李抱仁連閃躲的機會也沒有了，活生生被殺死在血泊裡。

院子裡沒有敵人了。

大門外也不聽殺聲了。

二門內却奔出封彩雲，她像花蝴蝶似的，雙臂伸開，抱緊了陶克，俏嘴已吻上去了。

管他什麼人在場，封彩雲眞的情不自禁了。

陶克帶着尷尬，道：「彩雲，江邊大船出事了，妳爹受了傷。」

封彩雲道：「重嗎？」

陶克道：「司馬長風用小船上燃炸藥，把你的大船炸毀了。」

封彩雲吃驚的道：「走，快去。」

她拉着陶克往外跑，只見三水幫的人正扶着抬着死傷的往這邊過來了。

再看大船那面，江道山與方浩二人正守在江岸邊上，那古月亮與何方仁也加入了。

算一算，至少有二十多人據守在江岸上，把那條三水幫的銀子船防守得很嚴。

另外，被炸毀的大船正歪斜在庫船一邊。

一場搏殺好像停止了。

陶克五人站在大門下正四下裡看，不料，從附近響起一陣馬蹄聲如打雷。

眞嚇人，數十匹健馬奔向岸邊來了。

緊接着，喊殺之聲震天價響，利那間便到了江岸邊。

騎馬的有男有女，一個個急匆匆的跳下馬。

這些人的刀均是帶彎的馬刀，前面的一排已經往岸邊的三水幫人撲過去了。

只見這些人出刀眞兇狠，刀刀都是要切人頭的。

三水幫的人也出刀，不料刀被前方的人用刀架，後面，女的一刀便劈上去了。

立刻就有人往地上倒，江道山已大叫：「快逃！」

三水幫的人往水中跳，便聞得「噗通」跳水聲不斷！

這批人不是別人，屠萬山率人殺來了。

屠萬山扮的是「漁翁」，他這是漁翁得利來的。

眞順利，三五刀便清潔溜溜了。

這裡十六名男女跳上船，他們的動作早就分配好了。

只見砍纜繩，掌舵，拉帆，全部一氣呵成，便外邊將沉的三水幫總舵大船的繩也砍斷了。

大船立刻往江中漂去，三水幫的銀子船也離岸了。

就在這時候，江岸上又是一陣馬蹄聲雷動，只見近四十騎又衝殺過來了。

這些騎馬的怒漢中，還有女的十幾個，長髮及腰，臉色泛灰，那麼兇悍的揮刀阻住從大宅中殺出來的人。

於是，從大宅中升起一道衝天火焰，火焰只一到天空，立刻轟的一聲響，就聽得附近不遠的靠岸船上，呼叫着殺出一彪人馬！

這批人都是三水幫的人，數一數足有兩百多。

原來封大年早有計劃，這些人馬專門對付屠萬山的，但計劃雖好，却想不到司馬長風弄了兩船火藥，炸得封大年與他的殺手幾乎全死在大船上。

這火焰乃是封彩雲命人放的，這些人舉刀奔向騎馬的人，四五個圍殺一個，只殺得屠萬山這伙人拍馬狂衝，十幾個被拖下馬來當場就亂刀砍成肉堆！

有幾個婆娘也被拉下馬，她們還發洩，手中刀沒了，張口亂咬人。

大門口，陶克看見了，他知道，這是從桐柏山區的那座城堡來的人，想是屠萬山派來爲他斷後的。

*　*　*

岸上很快就解決了，這時候剛剛離開江岸的那條銀子船有些不對勁了。

三隻桅杆上張滿了帆，爲什麼只駛出二十幾丈遠便慢下來了！

屠萬山站在掌舵大漢身邊左右看，那掌舵的正是雷總管，另外他的六個武士分別守在船兩邊。

再看八個女子，一律藍帶子紮腰間，每人手上拿着刀，一身短紮俐落得宛似馬戲班翻觔斗的大姑娘。

這些人的武功都不錯，這些人殺人不眨眼。

他們佔據在三水幫的這條銀子船上，這裡存放着一箱箱的東西堆得上層艙滿滿的，中下層艙中是蔴袋，也不知裡面是什麼。

屠萬山就認爲那箱子裡一定是銀子。

這眞叫偷鷄不着蝕把米了！何止一把米，因爲，屠萬山發覺江水就快同船艙一樣高，江水就淹進來了。

「船要沉了。」

站在兩邊的周而完、尹謙、李懷德、孫大山、謝宏天，還有個丁可枕，這六人發覺要完蛋了。

八個女子也尖叫起來：「船要沉了。」

此刻，銀子船離岸三十丈，沒有翅膀飛不上岸吶！

嚄，十幾條快船圍上來了。

這時候，便岸上也站了許多人，全部是三水幫的人在高聲罵。

「別留一個活的！」

「殺光呀！」

附近水面中，忽然冒出十幾個三水幫的漢子，他們的手上舉着尖尖的錐子，有個大漢哈哈笑：「好辦法，船底門打開了，叫這批捻黨游水吧！」

喲，原來是江道山他們早有準備，他們下水不是逃命，而是去打開銀子船的水底門了。

不但打開水底門，也用鋼錐鑽大洞，屠萬山聞聽心中可就火大了。

他在想，是誰走漏這消息？

他想通了，這一定是陶克五人幹的，難道陶克他們發現被利用而惱他了？

想是想對了，但却已經遲了，只見四週無數小船圍過來，最近的已高高亮出小刀子。

於是，銀子船沉入水下四丈深了，船上的人全都落在江水中。

「殺！」

「殺！」

只有三水幫人的叫喊聲，只見無數小刀直往水中的男女身上扎！

這些人均會用刀子扎死江中魚，準極了，如今被封大年召來專門對付屠萬山這幫捻黨！

只不過一陣亂刀擲，有的死在水中，有的抓住船艙背上挨刀，還有的往上層艙內躲，可也挨了刀子在掙扎。

屠萬山與幾個女的就重傷躺在上層大艙中。

有人在岸上吼：「快呀，堵漏，抛箱子呀！」

立刻就有人往銀子船上跳了。鮮血在汩汩的流，十幾個三水幫的大漢也不過問，忙着把箱子往江中抛！

這光景被屠萬山看見了。

「這……裡面……」

他身上挨了七把小刀，有三把扎在他的後背上，但他却仍然開口問。

「大鐵牌」方浩過來了。

「他娘的，你就快死了，還不忘別家的銀子？」

屠萬山苦笑：「這箱子……」

「轟！」

方浩鐵牌砸破一隻箱子，立刻石頭滾出來。

屠萬山大叫一聲：「操你娘！」

他罵了一句，仰面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瞪着雙目不動了。

三水幫的人多，抛了箱子堵着船底，很快又把船拖近岸邊了。

岸上，只見陶克當先跳上船，他奔到快死的幾個女子附近。

低頭看，上層艙口有個女子開口了。

「陶……哥！」

「紅紅！」

慘然一笑，口角冒出一股鮮血，紅紅道：「你……你……你們……食言……沒有……助我……們……」

陶克道：「紅紅，妳們在廢園的陰謀被我發現了，妳……妳也令我傷心！」

紅紅又一聲慘笑，道：「我們食言，是……因爲……我們……本來就……是匪……人們叫我……們捻匪，而你……你……們是君子……君子是不應該……食言……」

陶克猛然一楞，他還能說什麼？

是的，土匪只有陰謀害人，而且無所不用其極的害人，一個正人君子，怎可與她們相比？

陶克慘然搖頭，而紅紅却頭一偏不動了。

陶克把紅紅脖子上的兩把刀拔出來，脫了自己的上衣爲紅紅披上，痛苦的走上岸！

另一面，常在山也在拭淚，他的翠翠死在他懷中還微微笑。

冬瓜唐還站在船邊往江中看，小小不知死在什麼地方了，他很想再看看小小，問一問她爲什麼要騙他！

毛汾水與成石根本不上船，他二人還氣唬唬的，如果明明與乖乖還在，他們一定會打過去，爲什麼她們拿他們二人的感情不當一回事！

* * *

搏殺總免不了死傷的，只不過三水幫雖然也死傷不少人，但最終是勝利者，而這勝利，却又是陶克五人的中途施援，這對於封大年而言，他對陶克已不存一絲仇恨了！

現在，陶克與封彩雲站在封大年的病床前！

封大年直直的看着陶克，半晌不開口。

陶克也不開口，他是來向封大年辭行的，因爲哥兒五個的馬也備好了，由常在山四人拉在這座大宅子門外的大場子對面！

封彩雲十分焦急，她欲語還休！

終於，封大年開口了：「陶老弟，你就這麼走？」

陶克道：「兄弟們往北走，討生活嘛！」

封大年道：「我這裡不多你們五人吶！」

陶克笑笑，道：「挾恩索報，咱們不幹！」

封大年道：「誰會說你們挾恩索報？陶兄弟，三水幫上下人等都感激你們！」

陶克道：「這就更不好再住下去了！」

封大年看看一邊的封彩雲，又道：「陶兄弟，你走了，我才眞正的孤單了！」

陶克道：「我後悔……」

他嘆口氣，又道：「即使我報了妻女之仇，對我只不過一時的快意，唉，不提也罷。」

封大年道：「我不是說你殺了流雲，他該死，而是我說的彩雲！」

陶克聞言全身一震，心想，糟了，難道那夜同彩雲在小船之事，他知道了？

封大年接道：「這幾天彩雲對我說了！」

他看看陶克，再看看女兒，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封彩雲叫道：「爹，女兒不孝！」

陶克又一震！

封大年道：「陶兄弟，你走了，彩雲就要飛了，唉，他們兄妹二人的名字，我起的不對呀！」

他拭淚了！

封彩雲爲老父以巾拭着，這光景令陶克很難過！

封大年道：「她哥叫流雲，她叫彩雲，只因爲我常在江面上看天空的雲，才爲兒女起了這名字，可是，他們就像雲一樣的來去匆匆！」

封彩雲哭道：「爹！」

封大年拍拍女兒，深重的道：「我答應妳了，我的寶貝女兒，妳跟他走吧！」

陶克吃一驚，道：「封幫主，你是說你答應把彩雲嫁給我？」

封大年道：「女兒大了，總是要嫁人的，她喜歡你，我……我還有什麼理由反對？」

陶克幾乎暈了，這可能嗎？

他怔住了：「封幫主，你不是開我玩笑吧？」

封大年叱道：「還有拿自己女兒的終身開玩笑的？」

封彩雲斜睨陶克，道：「傻子！」

陶克急道：「封幫主，你……」

封大年道：「你應該改口了！」

陶克道：「是，岳父大人！」

封大年呵呵笑了。

封彩雲却一扭腰奔出房門外，陶克一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掉。

封大年也笑了！

「你看，二十出頭的大姑娘，她仍然帶羞。」

陶克笑道：「眞難想像我能得你老垂愛！」

封大年道：「把你那四個好兄弟叫進來吧！」

陶克道：「是，爹！」

他這一聲叫，直叫封大年喜到心窩，他覺得，失一浪蕩子，而換得陶克這樣的半子，一樣令他愉快。

* * *

三江地方有個怪風俗，喪事辦完要過百日才能辦喜事，如今算算日子，封少主死了百天整，於是，三水幫辦起喜事了！

陶克當上三水幫的新姑老爺，便古月亮與江道山他們也想不到，怎麼事情會變得這樣！

這場喜事少了另一分舵的人前來道賀，那就是漢水分舵的錢水龍。

當錢水龍得知陶克五人與封彩雲聯手抗敵，他甚至也拒絕派人到總舵支援。

當然，封大年是理解的，因爲陶克殺了錢水龍的掌上明珠錢丹鳳。

錢水龍是個很護短的人物，封大年自然知道，但他却想不到，錢水龍在陶克的婚禮上送來一個劍匣，他打開一看，竟然是一把斷劍……漢水分舵不與總舵合作了，這是分裂。

然而，封大年却淡然一笑，他甚至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陶克却不能不把這事擱在心上，不能因爲他而叫三水幫變成二水幫！

就在婚後第三天，他叫愛妻彩雲相陪，帶着常在山四人，乘船直往漢水分舵而去。

他備了禮，也備了個劍匣！

劍匣中是一把鋒利的劍，當他們走上漢水分舵的大船，二十多個漢子圍上來了。

封彩雲抱着大禮，陶克則雙手托着劍匣直往大艙中走過去。

「你們來幹什麼？示威？」

封彩雲道：「錢大叔，別再氣了嘛，呶，姪女送來你最愛吃的！」

「我不稀罕！」

封彩雲道：「好了嘛！」

陶克打開劍匣，道：「有劍在此，錢舵主，你殺吧！」

錢水龍冷哼，道：「誰敢呀，封大幫主的金龜婿！」

陶克取劍，打橫一劍砍在左臂上，立刻標出一股鮮血來！

封彩雲急忙撲上去：「何必！」

陶克道：「但請不要因我而決裂！」

錢水龍重重的直視陶克，見陶克臉不改色，一片赤誠，便也嘆口氣，道：「算了，你們回去吧，三日後，我去總舵向幫主請罪。」

三水幫中，以漢水的人船最多，少了漢水分舵，三水幫幾乎少一半力量，陶克能不來嗎？

* * *

錢水龍再是火大，但見陶克的表現，他也心軟了。

果然，他於十月十五趕赴三水幫總舵，再一次忠心於封大年。

那封大年却哈哈笑道：「我的女婿，如果這件事情也辦不好，又怎會被我看中了？哈……」

「哈……」錢水龍不能不陪着笑！

* * *

三水幫有一條十分新潮的大船，經常在江面上行駛，這條船上的大艙上面，有一塊很平坦的甲板，上面總是對坐着一男一女兩個人，他們喝茶，閒聊，好不愉快逍遙！

還有船上另外四人，總是相視而笑！情深義 又濃！（全書完）

上文提要：唯我魔僧與方寶玉闖進少林藏經閣後，忽聽外面有人嘆息，原來是前後左右，老兄少弟重逢，才知因魔僧所逼寶玉做了三天和尚，前後左右建議合二人之力點化魔僧，前後左右倒豎葱盤膝，寶玉則以拳代棒當頭棒喝，第二拳則兵行險着轟向魔僧鼻樑，告訴他是入錯行當和尚，不必消除殺孽，而應以殺止殺，殺宦官、東西二廠……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重出江湖殺閹宦　一流功夫傳方少

但方寶玉說開了頭，已是滔滔不絕，依然大有下文：「照老衲看，唯我大師若要勉强消除殺性，也不見得是一樁好事，且看滿朝奸黨，那一個不是滿手血腥？那一個不是屠害忠良，視人命如同草芥？要是壞人個個武功了得，更公然殺害無辜有如斬瓜切菜，卻沒有抱打不平之士拔刀相助黎民弱小，嘿嘿！難道這樣才算是公平嗎？」

小春想了一想，道：「這……這樣也不怎麼公平……只是，彼此都是漢人，大家互相殺來殺去，何日方能了結？」

方寶玉眨着眼，道：「這就難說得很了，總之，壞人要殺好人，好人在逼不已情況下，只好以殺止殺，反過來把壞人首先殺了！」

前後左右忽然插嘴道：「難得老天爺放晴，今天並沒下雨，奴婢這便到禾田裏插秧去罷。」他的瘋病又再發作，這兩三句話捏喉尖嗓，怪異之極。

小春望着方少俠這個義兄，瞠目不知所對。

方寶玉卻駕輕就熟，故意抬頭仰望天色，前後左右見他抬頭眺望，也依樣葫蘆跟着仰望。

小春見這一老一少抬頭向天仰望，雖然不曉得兩人在仰望些什麼，也只好跟着仰望如儀。

只見天朗氣清，白雲飄盪，遠山偶爾有數鳥徜徉，其餘一切並無異狀。但方寶玉卻瞧得一本正經，煞有介事，前後左右也是神情凝重，耐心地陪着方少俠一起仰首觀天。

足足過了一盞茶時光，方寶玉這才目注着前後左右，道：「老子夜觀天象，早就知道今天老天爺放晴，只是在東北三百里外，尚有一撮烏雲，刻下正向這邊飄浮過來，你若此刻下田插秧，勢必插了一半，便會下起滂沱大雨來！」

前後左右「啊」的一聲，道：「要是眞的下起大雨，奴婢豈非渾身濕透？這便如何是好？」

方寶玉道：「這也不難，只消暫且把插秧之事押後，待老子今晚再瞧個清清楚楚，明天才再作打算。」

前後左右忙道：「奴婢明白，奴婢遵命。」

小春見了，大是驚訝，心想：「方少爺不准許我自稱奴婢，但他的義兄卻奴婢前奴婢後，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這道理說穿了一錢不值，但小春想不透便是想不透。

方寶玉心中也在暗自盤算，忖道：「唯我魔僧雖已遠颺而去，但這瘋僧瘋瘋癲癲，說不定又會再折回少林，一個弄不好，老子還俗不成，還得繼續在寺內做小和尚，眼

前之計，還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但前路茫茫，小春全無江湖閱歷經驗，前後左右是個瘋子，靠自己嗎？嘿嘿，只怕「鐵秤少俠」比諸小春姑娘也强勝不到什麼地方去……

唯獨最得天獨厚者，乃是袋口裏有不少銀票，有了金子銀子，闖蕩江湖起來自然也神氣得多。

當下對前後左右道：「萬事不離一個『錢』字，老子身上有銀票、金子，咱們是決計餓不死的，這就先下少林寺，然後再作計較。」前後左右連連點頭稱是。

三人沿着山道，直往山下的市鎮奔馳。卻在途中遇見一人，赫然竟是來去無踪的唐唱。

唐唱神情木然，道：「那個混帳的東西爽約，沒有赴會！」

方寶玉莫名其妙，道：「唐老大跟誰訂下約會？」

唐唱道：「那人是水中之雄，棋中之霸！」

方寶玉登時省悟，失聲道：「是海世榮嗎？」

唐唱點了點頭，但神情卻更是黯然。

方寶玉心想：「這老棋癡準是約了海世榮下棋。」

只見唐唱突然把兩袋棋子向天一拋，嘶聲叫道：「海世榮不會來了！他再也不會找老夫對弈！哈哈！哈哈！」笑聲嘶啞蒼涼，小春聽了，不禁為之鼻酸眼熱。

黑黑白白的棋子自半空中飛灑而下，唐唱仰天大叫，神情悲愴莫名。

前後左右「嘖嘖」連聲，目注着唐唱道：「你這是幹什麼的？可知本官乃朝廷一品大員，未經本官許可，任何人等一律不得在此自萌短見！」

唐唱瞪着他：「誰說老夫不想活了？只是海世榮已給奸賊所害，這才悲憤大叫兩聲！」

方寶玉道：「海世榮棋藝高超，自是不在話下，他的武功也很不錯，怎會給奸賊所害？」

唐唱道：「還記得咱們曾彼此在掌心裏寫上一個人的名字嗎？」

方寶玉道：「當然記得，其中有一個，好像是個『忠』字，但其餘的可不認得啦！」

唐唱道：「當天，咱們都在掌心上寫下了魏忠賢的名字，這禍國殃民的閹賊，是非殺不可的……」

方寶玉道：「海前輩私下動手幹上了？」

唐唱道：「不錯，可惜誤中副車，只是殺了一個不相干的老太監，而海老兄卻給幾百個錦衣衛重重圍困，終於寡不敵衆壯烈犧牲。」

方寶玉聽了，心想：「原來他們在掌心寫的名字便是魏忠賢，唔……連海世榮那樣的絕頂高手尚且失手，要解決這奸賊太監，實在不大容易……」

前後左右忽然乾咳一聲，道：「要殺魏忠賢，乃是易如反掌之事，但本官決不會親自動手，就算要動手，也不必急在一時三刻，且待明天天氣好轉，再行拔刀鑽他媽的心肺不遲！」他這瘋病時好時壞，此刻說出這樣的話來，也不曉得究竟是好是壞。

當晚，衆人在少室山下的市鎮投宿，唐唱心情大壞，狂歌喝酒，又把酒潑在雙足之上，叫道：「棋灑胸襟酒濯足，不斷閹賊誓不還！」

方寶玉卻不理會此人，卻在半夜深更摸入小春的房子裏。

小春在斗室中突然瞧見方少爺，心中又驚又喜，嘴裏只是道：「方少爺，有……有什麼事？」

方寶玉瞧着她白白胖胖的俏臉，道：「老衲……不，老子忽然心血來潮，記掛着你的鼻子，所以特過來瞧瞧。」

小春的臉一陣嫣然而紅，道：「奴婢的鼻子沒事……」才說出這句話，陡地怔住，知道自己又說錯了「奴婢」這兩個字。

方寶玉臉色一沉，扠着腰，粗着嗓門道：「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把我的說話當作是猢猻放屁！」

小春忙道：「不！我沒有把你當作……當作什麼猢猻，更沒有把你的說話當作猢猻在……放……放什麼氣……」

方寶玉嘿嘿一笑，道：「不是猢猻放屁，便是豬羅在拉屎了，對不？老子早已囑咐你以後不得以奴婢自稱，前後不到幾天，你便忘記得一乾二淨，可見在你心中，根本沒把揚州方少爺的話放在心上。」

小春苦着臉道：「你罵得對，是我記性不好，一時嘴快，沒把你的話完全放在心上。」

方寶玉道：「你肯承認自己犯了過失嗎？」

小春點了點頭，道：「我下次不敢再犯了。」

方寶玉沉吟半晌，道：「你下次敢不敢再犯，那是下一次的事，這一次，還是非罰不可，否則，你以後也會把我的話當作是猢猻放屁。」

小春道：「我眞的沒有……」

話猶未了，方寶玉已伸手掩住了她的嘴巴，道：「不准作聲，我要罰你面壁。」

小春莫名其妙，但方少爺命令自己面壁，那便非要面壁不可。

她站到牆邊，兩眼瞪着粗糙的土牆，背對着行事手段出神入化的

方寶玉。

她站了片刻，又聽見方寶玉道：「這樣子面壁，十分難看。」

小春一怔，正要問怎樣面壁才不難看，但卻又想起了方少爺命令自己不得作聲，便把話吞回到肚子裏。

又隔了半晌，方寶玉才接道：「你看過和尚怎樣盤膝而坐嗎？」

小春點點頭，示意明白，接着便盤膝坐下，仍然臉孔朝向牆壁。

方寶玉「唔」一聲，道：「這就差不多了……」一面說，一面已盤膝而坐，面向小春的背門。

小春知道方少爺就在自己背後，但心想自己正在被罰面壁思過，可不能隨便回頭東張西望，因此她仍然盤膝面向牆壁，動也不動。

驀地，卻有一對滑溜溜的手，自她背後纏了過來，一下子就摟住了她的腰肢。

小春臉上一紅，心跳陡地加快了兩倍，但她咬了咬牙，沒有哼出一聲，也沒有掙扎。

方寶玉的聲音，油膩地在她後面響起，緩緩道：「小春，實不相瞞，老子雖然走遍天涯，南來北往東闖西蕩，見識過不少大場面，拜會過無數大人物小人物，但若數對我最好之人，卻是非你莫屬……」

他這幾句話雖然是存心大拍小春的馬屁，但卻也是眞心話，並非信口開河猢猻放屁。

小春聽了，心中大爲受用，連眼眶也濕潤起來。

她想回應一兩句，但方少爺不准她作聲，也就只好把這一兩句話吞回到肚子裏。

方寶玉的手摟住小春的腰，兩人的身子越來越是緊貼着。

小春的身子越來越是燙熱了，她知道方少爺的心意，卻不曉得應該怎樣拒絕他。

但她也並不想堅決地拒絕方少爺。

能夠給方少爺抱住自己的身子，對小春來說，本來就是夢寐以求的事。但她畢竟是女兒家，雖有此心意，又怎能稍爲表露出來？

只聽見方寶玉的聲音，漸漸變得像是夢囈一般：「小春，你千萬不要動，你若胡亂行動，我會死掉……」

小春莫名其妙，但卻眞的動也不動，也不敢作聲。

她不動，方寶玉卻在她背後動來動去，最後自然是脫掉了她身上的衣裳。

小春的心跳得更厲害，她知道方少爺這一次眞的不懷好意，他要「幹」了。

但怎樣「幹」呢？小春並不知道。

即使是方寶玉，他也不十分清楚。他只知道，這一次實在是再也聳不住了，非要好好「大幹一番」不可。

他把小春拉上了大床，道：「小春，你眞美。」

小春又驚又喜，想不到方少爺居然會稱讚自己美麗。

小春雖然身形略爲肥胖，但她容貌出衆，也不愧是個標緻可人的美人兒。

方寶玉少年心性，血氣方剛，這一番終於水到渠成，跟小春在床上共赴巫山，初試雲雨之情，欲仙欲死。

翌日，天色甫亮，小春已把方寶玉叫醒。

方寶玉揉了揉眼睛，甫見小春影子，便笑道：「你用不着再面壁了。」

小春卻吶吶道：「時候不早啦……」

方寶玉道：「時候不早又怎樣？」

小春道：「你那位前後大哥，好像到處找尋你來着。」

方寶玉嘻嘻一笑，道：「我在老婆身邊，就算他找到了我，我也沒工夫去理會他。」

小春的臉紅得像是柿子般：「我們還沒有成親……我……我不是你的……什麼……老婆……」說到「老婆」這兩個字，聲音細小得像是蚊吶，連耳根也赤紅如火。

方寶玉在她的臉上親了一親，笑道：「你要跟老子拜堂，這個容易之至，只消告訴前後大哥，讓他來主持婚禮，保証快捷妥當！決不含糊。」

小春吃了一驚，忙道：「不，這件事……慢慢再說好了。」

就在此際，前後左右突然破門而入，叫道：「上路啦，還在這裏磨菇什麼鳥？」

小春給嚇得縮在一旁。

方寶玉道：「咱們要到什麼方去？」

前後左右道：「十天之後，姑蘇城外將會召開『殺魏大會』，天下羣雄，誓要討伐閹宦魏忠賢，並且要在姑蘇城大會上推選武林盟主，主持殺魏大計，咱們既要殺那閹宦，正好趕往姑蘇，參與其事。」

方寶玉聽了，舉棋不定，心想：「前後大哥忽爾一本正經，忽爾瘋言瘋語，倒不知道他此刻之言，是眞是假。」

卻見唐唱在前後左右身邊倏地出現，道：「前後大俠之言，甚是有理，老夫贊成。」

方寶玉這才相信前後左右的話，並非瘋病發作的胡言亂語。

數人主意已決，當下僱請馬車，奔上官路，徐徐邁進。路上，方寶玉對小春眉目傳情，稍有機會便即毛手毛脚，自是不在話下。

非止一日，四人穿山過嶺，橫渡多條大江小河，終於到了姑蘇城內。

在未會到達姑蘇之前，路上已見不少武林中人，絡繹不絕地趕赴姑蘇，顯然都是爲了「殺魏大會」而來。

進入姑蘇城內，唐唱帶着衆人找尋客棧投宿，但每間客棧都已擠滿來自各方各路的英雄豪傑，竟無一處可供容身。

不但大大小小客棧俱已滿座，就連不少百姓房舍，也擠滿了武林人物，甚至有些幫派子弟，霸佔街道就地和衣而臥，場面紊亂嘈雜無比。

方寶玉問唐唱道：「這便如何是好？」

唐唱道：「既然姑蘇城內擠得水洩不通，反正還有兩天才召開『殺魏大會』，咱們大可到城外再想辦法。」

方寶玉眉頭一皺，道：「在城內無處棲身，到了城郊以外，又有什麼辦法？」

唐唱道：「姑蘇慕容世家，就在姑蘇城三里之外，咱們不妨到慕容卓天府上打擾打擾。」

方寶玉可不曉得慕容卓天是何方神聖，既然唐唱有此倡議，他也就點頭道：「打擾別人，遠勝打擾自己，這便登程去也。」

四人趕到慕容世家，天色已近黃昏。

慕容世家佔地遼闊，朱門高牆，庭院恢宏，氣象萬千。

唐唱叩門求見慕容卓天，並且表明身份。

蜀中唐門老大親臨慕容世家，單就此事，已足夠哄動江湖。

慕容卓天，乃慕容世家第十七代傳人，年五十，甚少在江湖走動，年輕時曾與唐唱有一面之緣。

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

如今睽別多載，慕容卓天已非當年模樣，但眼神之冷酷，依然未變。

唐唱等在大廳中苦候一個時辰，慕容卓天始緩步而至。

唐唱目注慕容卓天，只見他兩鬢灰白，容顏宛若枯槁，臉色差勁之極。

慕容卓天咳嗽一聲，道：「唐門老大遠道而來，在下有失遠迎，恕罪！恕罪！」辭句聽來相當客氣，但聲音卻冷冷冰冰，殊無誠懇之意。

方寶玉在大廳中苦候一個時辰，始獲這癆病鬼似的老人接見，心中大爲不悅，臉色自然也很難看。

小春一直緊貼方寶玉身邊，從來不敢稍作輕擧妄動。

倒是前後左右，到處走動，單是大廳外的一排柳樹，最少已給他拗折了三四十根柳枝。

只聽見唐唱淡淡一笑，道：「老夫等途經府上，意欲在此盤桓三兩天，未知慕容兄可否行個方便？」

慕容卓天皮笑肉不笑，道：「有何不可？」當即傳令老僕帶引數人，前往西廂廳房內休息。

此時，天色早已一片漆黑，在前往西廂長廊小徑上，方寶玉不時東張西望，眼神滿是疑惑。

小春忍不住悄悄問：「方少爺，這裏是不是有點古怪？」

方寶玉低聲道：「不是有點古怪，是大大的有古怪……照本少爺看，這裏……有……有……」說到這裏，故意把嗓子拉得又低又沉。

小春不禁爲之毛骨悚然，道：「方少爺，你別嚇我……這裏究竟有……有什麼……東西？」

方寶玉趁勢抓住她嫩嫩滑滑的手腕，接道：「這裏有鬼！」

小春嚇了一跳，全身猛地一震。

方寶玉心中暗暗失笑，接道：「爲求萬全，今晚你千萬不可到處走動，便是要去小解，也得找我陪伴左右。」小春胖胖白白的臉龐登時燙熱如火。

西廂廳房，相當寬敞，衆人安頓好行李雜物之後，老僕已奉上熱騰騰的飯菜，既有肥雞，也有鮮魚、上好素菜，烹調功夫頗見上乘。

前後左右不理三七二十一，伸出竹筷便據案大嚼。

方寶玉瞧了唐唱一眼：「老前輩，這類飯菜，你老人家吃不吃？」唐唱道：「爲什麼不吃？」

方寶玉道：「宴無好宴，飯無好飯，酒無好酒……照我看……」

唐唱道：「你擔心飯菜有毒嗎？」

方寶玉道：「飯菜裏有沒有毒，你老人家大概一眼就瞧得出來罷？」

唐唱搖搖頭，道：「看是看不出的，唯一法子，就是試一試。」

方寶玉一怔，道：「怎樣試？用銀針來試試飯菜是否有毒嗎？」

唐唱又搖搖頭，道：「慕容世家若在飯菜中下毒，用銀針是試不出來的，要用舌頭！」

方寶玉嚇了一大跳：「這怎麼了得？要是飯菜裏眞的有毒，豈非一命嗚呼也？」

唐唱道：「那可不一定，要是你來試試，當然是挺不住的，但你義兄前後左右不是吃得很愉快嗎？」

方寶玉呆了一呆，忍不住問前

後左右：「嗨！前後大哥，這飯菜怎樣？」

前後左右拇指一豎，道：「這是姑蘇名菜，火候出色，味道更是無與倫比！」

方寶玉乾咳兩聲，又吞了一口口水，才道：「菜式是很不錯了，只是……飯菜裏是否有毒？」

前後左右搖搖頭，道：「怎會有毒？就算有，也不外乎是一些斷腸草、孔雀膽、勾魂散之類的小意思，只要不多吃，決計毒不死人！」

方寶玉吃了一驚：「那……那麼這些飯菜之中，是否有什麼斷腸草……孔……孔雀膽和勾魂散？」

前後左右皺了皺眉，又撕咬了一條雞腿，大嚼幾口之後才道：「好像沒有勾魂散，只有斷腸草和孔雀膽……但味道卻還算他媽的很不錯。」語畢，再把整條雞腿吃得乾乾淨淨。

小春訕訕一笑，對方寶玉道：「不必擔心，前後大哥只是跟你開開玩笑罷了。」

唐唱卻一言不發，把盆子裏的另一條雞腿抓起，然後把雞腿拋出廳外。

一條粗壯黑狗，立刻撲前，把雞腿撕咬。

但這黑狗只是咬了一口雞腿，已嗚咽地掙扎，不到半晌，吐血身亡，硬挺挺躺在地上。

小春這一驚非同小可，方寶玉更是臉無人色，因爲他見前後左右吃得甚是過癮，早就想拎一條雞腿放在嘴裏大快朶頤。

前後左右「噫」的一聲，上前探頭探腦望了半天，道：「這黑狗怎麼了？」

方寶玉指着地上的雞腿道：「飯菜裏眞的有……有毒。」

前後左右道：「那是這黑狗內力太差勁之故。」

小春忽然「吔」的一聲叫了起來。

她一面怪叫，一面伸手指着前後左右的十根手指。

只見前後左右的十根手指，都滲出了一些藍黑色的汁液，形狀十分可怖。

方寶玉也大吃一驚，道：「大哥……這……這是幹什麼的？」

前後左右淡然一笑，道：「這又有什麼稀奇了，飯菜裏既有劇毒，俺便運功把飯菜裏的毒由指尖逼出體外，要是那黑狗懂得這種法子，也不會當場氣得吐血身亡。」

小春臉色慘白，心想：「什麼氣得吐血身亡，簡直是胡說八道……那黑狗是給劇毒毒死的。」

照這情況看來，慕容卓天顯然是包藏禍心，要陷害四人。

方寶玉又驚又怒，掄起拳頭對唐唱道：「這姓慕容的不懷好心，咱們非要跟他算帳不可！」

唐唱道：「飯菜裏有毒，不見得便是慕容卓天所指使。」

方寶玉一怔，道：「若不是他，又還會是誰？」

語聲未畢，忽聽得廳外響起了一個人陰冷恐怖的笑聲，赫然正是久別多時的「白眉太監」冷森嚴！

冷森嚴竟然也在這裏！

只見他雙眉雪白，臉容冷漠，殺氣騰騰地走了進來。

唐唱嘿嘿一笑：「來得好！難道你不曉得姑蘇城正掀起一場狙殺閹宦的盛會嗎？」

冷森嚴尖聲道：「本座正要看看，爾等宵小之輩，能有多大能耐！」說着，雙手一揚，背後人影幢幢，竟有數十錦衣衛、太監湧了過來。

前後左右桀桀一笑，道：「好不熱鬧，怎不見慕容卓天也出來露一兩手？」

冷森嚴嘿嘿冷笑，尖聲道：「韓無相，且把慕容先生的腦袋拋出來，讓這四位見識見識咱們東西二廠的手段！」

立刻有一太監，把一顆腦袋拋在地上，與那黑狗並排在一起。

這顆腦袋，赫然正是慕容卓天的項上首級！

冷森嚴指揮若定，佈下了天羅地網，誓殺唐唱等而後快，他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本座早已在姑蘇城內外廣佈精兵猛將，爾等既撲入網羅之中，正好先割下你們的腦袋，懸掛在姑蘇城上示衆。」

前後左右倏地睜目大喝：「誰人斗膽在南天門外撒野，更把哮天神犬謀害，豈是目中無我二郎神耶？」他瘋病又再發作，此刻正把自己當作二郎神楊戩。

冷森嚴哼了一聲，喝道：「先把這瘋子拿下再說。」

瞬息間，已有十餘錦衣衛掄刀舞槍，把前後左右團團圍住。

在另一邊，方寶玉卻瞧見有十幾個太監正在蠢蠢欲動，其中數人，赫然竟是「十三飛鷹」份子。

方寶玉回頭問小春：「你害怕不害怕？」

小春使勁地搖搖頭，道：「只要和你在一塊兒，我什麼事情都不害怕。」

方寶玉聽了，心中甜絲絲的甚爲受用。

不旋踵間，前後左右已抓起一張梨木大椅作兵器使用，只聽「叭」一聲響，梨木椅從中一分爲二，前後左右兩手各執一截，有如車輪滾動般向那十幾個錦衣衛直撞了過去。

唐唱卻盯着那十幾個太監，他

目光冷靜，氣度從容不迫，頗有一代大宗師風範。

冷森嚴佇立一旁，謀定而後動。

慕容世家本乃武林四大望族之一，無奈族中竟出現了幾個叛徒，暗中勾結東西二廠，把族中不少高手橫施暗算，以致勢力大不如前。

慕容卓天武功本來極高，但連場苦戰，雖也曾殺敗不少錦衣衛、東廠太監，無奈寡不敵衆，最後也落得身首異處的悲慘收場。

且說西廂一戰，以前後左右的武功而言，要擊敗十幾個朝廷鷹犬，本非難事，但在這十幾名錦衣衛背後，又另有强援助陣。

這些都是江湖上惡名昭彰，心狠手辣的黑道高手，雖然人數只得七八個，但人人身負上乘武功，比起那些錦衣衛，厲害何止十倍。

前後左右雖然神勇，但才殺了三個錦衣衛，右腿已給一名黑道高手伺機暗襲，中了一枚霹靂銀梭。

霹靂銀梭乃極險惡的暗器，一入人體，內置鋒刃立刻在肌肉內暴展，縱使並未淬上劇毒，已可殺人於俄頃之間。

前後左右腿受了重創，招式立見呆滯。

冷森嚴嘿嘿一笑，道：「這老瘋子命不久矣！」正待親自出手先把此人解決，倏地一人從天而降，一劍刺入了冷森嚴的咽喉！

冷森嚴也是用劍高手，但他的青竹劍尚未出手，竟已中了如此致命的一劍！

冷森嚴是「白眉太監」，是魏忠賢麾下第一大紅人，此人武功之高，即使唐唱親自出手，也是難言必勝。

豈料此人一出，竟已一劍得手，勝負存亡立判！

冷森嚴倒下了，他眼中露出了無法相信的神情，他瞪視着那人，心中似在大叫：「你是誰？你是誰？」

但那人的劍尖，已插入了他的咽喉，他雖然很想大叫，但卻連一個字也叫不出來。

唐唱也目注着那人。

那人的年紀，和唐唱不相伯仲，都是老人。

但這老人的眼神，卻比他的劍鋒還更鋒銳。

小春訝異地問方寶玉：「他……他是誰？」在她心目中，方少爺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

但方寶玉根本從未見過這老人，他無法作答。

唐唱卻在這時候，長長地嘆一口氣，道：「金老兄，一別三十年，唐某自問武功精進不少，孰料與金兄這一劍相比，竟爾又再相差了千千萬萬里。」

「金老兄」這三個字一出口，方寶玉已立時臉色大變。

他不等唐唱說下去，已拉着小春白白胖胖的手，匆匆逃出了西廂，說也奇怪，這一雙少年男女飛竄逃命，卻沒有任何人出手阻攔。

小春心裏大爲詫異，她不明白方少爺何以忽然要亡命飛奔。

但揚州方少爺既然拉着自己拚命逃跑，那是決計不會出錯的。

正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小春雖然未曾跟方少爺成親拜堂，但芳心中早已認定他是自己的丈夫，丈夫要跑上山也好，要跳入河裏也好，她自然非要追隨到底不可。

兩人拚命逃跑，直至筋疲力竭，方始停了下來。

小春待方少爺喘息略定，方始問道：「那……那個劍法……好不厲害的老人……他是誰？」

方寶玉驚魂未定，喘着氣道：「他……他是一個想收我爲入室弟子的老怪物……他……他姓金，他一定就是金劍人！」

小春把「金劍人」這三個字默默記在心裏，卻不曉得「金劍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一次，方寶玉沒有猜錯。

那一個老人，正是金銅人之兄長，也就是胖太歲的主人金劍人。

金劍人終於出手，一出手就殺了「白眉太監」冷森嚴。

這是震驚天下的一劍。

金劍人不但再出江湖，更劍刺魏忠賢麾下第一大紅人「白眉太監」冷森嚴。

一擊即中，如此劍法，如此武功，又有誰能與其爭鋒？

方寶玉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要練些什麼「倒吊神功」，更害怕什麼「九蒸九曬」，單是聽這練功的名堂，已嚇破了他「老人家」的膽。

因此，金劍人一出現，他便沒命地飛奔，但他能夠逃得掉嗎？

當然不能！

金劍人一直跟着他，而且打算以後都跟定的了。

直至有一天，方寶玉能練成第一流武功，第一流劍法之後，金劍人才會恢復他的自由……

（全文完）



上文提要：王小石以移花接木功消除了方應看的神指，但因被雷媚的劍氣所纏，來不及迎敵，致使何小河、梁阿牛各中一指，雖不致死，但穴道被制受傷，王小石叫他們各自以「游離神功」、「搗心硬」周遊了全身大穴。各穴道已打通，二人以為沒事了，却不見王小石臉有喜色，反而雙眉緊皺……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居高臨下觀動靜　從容應付幾撥人

王小石道：「一個，已很難解決，兩個，我非其所敵。」

何小河則問：「那麼，他們何不聯手殺了你？」

王小石答：「問題就在他們不能真的全心全意的聯手。」

何小河明白了六分：「你是說：方應看不信任雷媚……」

王小石道：「雷媚也不見得會完全相信方應看。小侯爺見過太多次數雷媚殺主的事，他機警多疑，沒有十足把握，便不會讓她有可趁之機。」

何小河默然，唐七味則道：「雷媚先後殺雷損、推翻蘇夢枕、狙擊白愁飛，為的是甚麼？做這些事，固是十分凶險，對她卻似無大利呀！」

王小石苦笑道：「說實在的，雷媚的眞正身份和目的，人只知其神秘詭異、莫測高深，跟唐兄門戶，實有相互輝映之妙。」

唐七味出身唐門。四川蜀中唐門可謂是武林中最神最鬼的幫派，勢力龐大，潛力深邈，其組織嚴密，其手法毒辣，其暗器絕技更稱絕天下，江湖上有不少黑白兩道的高手、派系、幫會都受他們的縱控，但很少人能洞透蜀中唐門、川西唐家究竟是何企圖、目標。

唐七味點點頭，不再打話。

溫柔卻仍然要問：「可是，我的話沒說錯呀！方拾舟，這名字有甚麼了不起？不如叫方正、方圓、方龍順口得多了，要威風，不如叫方大飛、方拾命，叫方拾舟，一點也不出色！我既沒說錯，為何不給我說！」

其實大家心裏都想問這句話。

王小石這才正色道：「柔兒，妳倒輕忽了。這方拾舟三字，野心大，眼界高，倒調笑不得呢！」

溫柔不解。

不解溫柔。

王小石只好反問：「你記得數十年前，最名動一時的大俠叫甚麼名字？」

溫柔這下答得俐落：「蕭秋水。」

王小石道：「蕭大俠成名之後，為國殺敵，為民除害，自是英雄一生。但在他未成一家一派之前，他敢以一人之力，與武林中最有勢力的一個幫派抵死為敵，你可知那是甚麼幫會？」

溫柔想也不想，就答：「權力幫。」

這些原是武林大事，溫柔再涉世未深，也是個闖蕩江湖的人了，這些事自是耳熟能詳，隨問隨答。

王小石再問：「那麼，這天下第一幫的幫主，掌握武林權力大勢的第一人，姓甚名誰？」

溫柔答得更爽快。

「李沈舟。」

她這一答，許多人眼睛都亮了。

亮來自明，有明才有亮。

明白了。

何小河這才聽了一口氣：「李沈舟，方拾舟，嘿，李沈舟沈下去的舟子，他還要從頭收拾起來呢！」

方恨少吞了一口唾液：「那他是自許要比李沈舟所立的勳功偉業更進一步了？」

唐七味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好大的抱負，難怪……」

他的「難怪」二字後，有許多無盡之意：

難怪你會震驚了。

難怪你剛才一聽這名字之後，立即肅然以對了。

難怪你會對方應看陡然出現，顯得那麼愁眉不展了：這樣有野心的人，長途長來這兒，自是所謀必巨了。

難怪你會喝止溫柔的胡言亂語了。

卻還有一個「難怪」，卻意在言外，他不道破，卻是誰也不知曉。

「難怪」在他入宋之前，門裏那第一高手唐慘特別叮嚀他的是：除了留意「金風細雨樓」、「六分半堂」、「迷天盟」這三大勢力外，對第四、五勢力「有橋集團」和「發夢二黨」，更要特別留心。

當時，「有橋集團」的勢力尚未顯要，而今方應看、米蒼穹的勢力已迅速後來居上，且繼續高漲。

「發夢二黨」也因王小石的領導下，擴大而成了「象鼻塔」，且與「金風細雨樓」結合，如不是王小石為劫救唐寶牛、方恨少二人而逃離京畿，一度儼為京裏最强最盛的實力。

為此，唐七味暗裏更服膺前輩唐慘的眼光。

他一直以為唐慘的暗器比他準。

看來，唐慘更準的是眼光。

本來，使暗器的人手法一定要準。

可是眼光得要比手法更準。

沒有眼光，又那來手法？

不過，其實更重要的還是判斷力。

沒有準確判斷的能耐，眼見心不見，看到了又有何用？

這世間豈不有的是睜眼的瞎子。

心明比目明更分明。

溫柔卻在豁然而明之後，發出了一聲豁然響亮的輕笑，說：「我還以為是甚麼！方拾舟原來是再收拾李沈舟的霸業王國，那算甚麼？我看他是拾李沈舟的牙慧罷了。」

大家為之氣結。

卻聽梁阿牛咕噥了一聲：「我拾他娘個屁！溫柔說得有理！」

這一次，梁阿牛支持了溫柔的那一方。

忽然，梁阿牛「咦」了一聲。

大家都狐疑的望向他。

只見梁阿牛東摸摸，西按按，他自己也狐疑的道：「消失了。」

「活見鬼！」方恨少笑啐地：「你從頭到頭腦直至腳趾甲都還在，沒那件是不見了的。」

「不是呀，你奶奶個大舅子！」他算是特別尊重方恨少，所以才沒把話說得更粗重，「我的穴骨沒先前的感覺了。」

大家都奇了一奇，王小石第一個反應過來：「那道指勁消失了嗎？」

梁阿牛搔搔短得直戟的頭髮，道：「是沒有了。原來總是有點痲辣辣的酸，現在全沒了。」

王小石神色反而凝重了起來，道：「你再運聚『游離神功』試試。」

梁阿牛暗運內功，仍發出「海」、「哈」、「哼」三聲，聲宏氣實，三聲過後，徐睜開眼，不敢置信地道：「全沒事了。」

王小石皺着眉：「一點感覺也沒？」

梁阿牛喜道：「無。」

王小石轉而問何小河：「妳呢？」

何小河也以「搗心硬」的內息周遊了全身大穴，摸摸自己雙耳，也高興的道：「那指勁呆不住，我就像沒看過一樣，我耳朵靈醒着呢！」

王小石聽了，臉上卻不見喜色，反而雙眉緊皺。

大家看了，知道高興不宜過早，還是唐七味先問：「怎麼了？不對勁吧？」

王小石强笑道：「本來，指勁消失了，那當然是好事，我只是擔心……就壞在我略通醫理，卻不明指法，要是白二哥在就好了，他一定會知道那指勁到底是滑出體外、導為正道，還是潛藏在那個要害底下了！」

這時候，他特別掛念白愁飛。

他一想起白愁飛的時候，便長吸了一口氣。

他深深的呼吸了這口氣，忽然之間，他覺得已死去了的白愁飛，要是英魂尚在的話，也會跟他一樣，深深的同呼這口氣。

也就是說，他因這個深呼息而超越了生死，與白愁飛同存。

便是這樣：他剛才在獨戰雷媚、方應看之際，外表雖然淵停嶽峙、匕鬯不驚，但心裏着實是很有點緊張。

因為他那一關不能敗。

——一敗，不僅他亡，連溫

柔、方恨少、唐寶牛、梁阿牛、唐七味等人，只怕一個也保不住了。

壓力太大，放得再開的人，也難免會緊張。王小石是人，當然也會緊張。

但這心裏緊張，萬萬不能讓敵方知道，所以他在出手暫緩之際，他就開始說話。

與方應看、雷媚交談。

只要一開口說話，正如一出手交戰一樣，便會因話生話、遞招發招，而忘了或漸輕了緊張。

這其實是蘇夢枕紓緩緊張時常用之法。

蘇夢枕曾把這個方法告訴了他。

所以剛才王小石在說話的時候，便沒那麼緊張了——他越說，就越閒；閒，就越定；越定，敵人就越摸不出他的虛實；反過來，他正好可以觀察敵方的破綻和虛實。

因此在他跟方應看等對話之際，他覺得蘇夢枕是與他同在的。

正如現在一樣：

他因爲發現了蹊蹺，而心裏緊張起來，但不想把這種緊張讓大家得悉（這樣反而徒增了大家的憂慮，於事無補），所以便因這無法瞭解的指法而念起白愁飛，並深吸了一口氣：白愁飛解除緊張的方法，正是深呼吸。

這一來，他又與白愁飛同活了。

他其實無時無刻不記住八年前初入京時，與白愁飛雨中並肩隨同蘇夢枕作戰的情形。

那段跟蘇大哥、白二哥聯袂聯手打擊「六分半堂」的日子，才是他最意興風發、志氣飛揚的時候。

現在蘇夢枕死了。

白愁飛已歿。

這情景只有在夢裏重現。

偶爾也會有這樣的情景：在他說話的時候，深吸一口氣之際，蘇老大、白老二都像是活動了那麼一剎那，再跟他並肩同戰。

許是：只要你把一個人留在深刻的懷念與記憶裏，他就會與你同存不朽吧？

想起這個，王小石在擔憂之餘，還很有點感慨。

或許，他離京不僅是爲了逃亡，也不只是爲了怕連累一衆兄弟，而是更怕面對的是：這知己無一人，兄弟各死生的情景吧？

* * *

「扒三倒四龜五賊六田七丘八奶奶個熊！」梁阿牛又亢奮了起來：「沒事就好了嘛，還多慮個甚麼？」

溫柔看看王小石還是愁慮未展，忍不住道：「你想甚麼？」

王小石道：「沒甚麼。」

溫柔問：「你知道我最生氣的是甚麼？」

王小石一楞：「不知道。」

他只知道溫大姑娘常常生氣，時時找岔，欵欵不同，樣樣翻新。

溫柔道：「我最生氣明明有事口裏卻說沒甚麼——有事就有事嘛，偏說沒有！」

王小石不以爲忤，只說：「可能是我多慮了，沒事的！」

溫柔又說：「你可知道我最討厭你是在甚麼時候？」

王小石又是一怔：「討厭我？」

溫柔道：「就是明明心裏還是有事，嘴裏卻說沒事，臉上寫着有事，偏就不讓人與事，好像天塌下來的事兒，也只是他一人的事兒——你說這種人討不討厭？」

王小石笑道：「討厭。」

何小河嘆了一聲，拉住溫柔的手，噓聲問：「我的好姑娘，姑奶奶，你可聽說過不解溫柔這四個字？」

溫柔瞪了瞪一雙明麗的眼，奇怪的說：「甚麼意思？打着我溫柔的旗號的字，不是讚我難道損我？」

何小河忍俊道：「小姑奶奶，我的娘，人家王大俠是不想我們這些小輩們空自擔心，更不欲使你大女俠忐忑不安，所以就把事情忍隱不說了，你卻來怪人家，這不算不解溫柔還算甚麼？」

溫柔又指着自己圓勻的鼻準頭，嗤道：「我溫柔也會不解溫柔？」

梁阿牛又嘮呶了起來：「你們娘兒們就少喋喋個不休了，咱在這裏是走是溜還是就此吃飯拉屎，總有個分曉吧！」

何小河噓聲笑道：「你看，這才是個眞正不解溫柔的渾球！」

溫柔對梁阿牛的惡臉倒有些畏懼，一時不敢答腔。

梁阿牛對何小河卻似有點靦覥，不大敢惡言相對。

唐七味便趁此問王小石：「咱們當下該如何進退？」

王小石對除了溫柔之外任何人，都很有意見：「離開這裏。」

唐七味問：「爲甚麼？」

王小石瞟目四顧：「這兒不止一起敵人。」

唐七味點頭又問：「往哪兒走？」

王小石即答：「東南。」

唐七味再問：「要不要通知三枯大師？」

三枯大師是這「六龍寺」的掛單的名僧，曾受過天衣居士的恩澤的方外至交，也與張三爹有極深的淵源。他既是引介王小石等人避入六龍寺，並負責他們往淮南路十七州四軍二監的接應人。

王小石手搓着碎裂的水晶，好像要把這些已經成了碎片的紫色水玉再度揉成一塊完整的石。

可是，破鏡難以重圓，連重明都庶幾難矣。

碎水晶呢？能嗎？

* * *

那隻小烏龜已完全翻轉過來，探頭望望世界，烏溜溜的眼睛，很有點貴族氣質的伏在那兒，十分滿意牠此際的四平八穩。

要不是溫柔在牠的重要關頭時替牠翻動了那麼一下，牠可能就翻轉不過來了。

再翻轉過來，可能要四、五個時辰，也許要四、五天——也說不定牠就這樣渴死了、餓死了、累死了，永遠四腳朝天，翻不過來了。

你可看見過因爲翻不過身來而致死的烏龜？

或許有。

或許沒有。

但世上的確有翻不過身子來就死了的烏龜。

也許是因爲牠們只善於爬行，不擅於翻身。

許是牠們背負的殼太重。

* * *

那蓮花仍在池中，並由紫回轉純白。

不過，它已失去了根。

根已斷。

它是浮在水上的。

它此際仍然嬌麗清美，但不久之後，突然就要凋了，便要謝了。

沒有根的花和樹，都活不長久。

人呢？

王小石、溫柔、方恨少、唐寶牛、何小河、唐七味、梁阿牛、羅白乃、班師等一干人，仍在逃亡。

逃亡是爲了要活命。

只要能活下去，就有翻身的一日。

只是，在這當兒，誰來協助他們？有誰能只消用一指頭之力，幫他們翻一翻身？

* * *

逃亡沒有根。

六龍寺的圍牆外十數丈遠，有一座外觀九層內實有十七層的寶塔。

泰感動、郝陰功、吳開心、白高興四人，還有葉神油，就在第七層塔內居高臨下觀察寺院裏王小石等人的一舉一動。

他們先看見溫柔「賞」了王小石一記耳光。

他們爲之吃了一驚！

他們猜估不出理由。

他們只能看得到，卻聽不到對方正在說甚麼。

除了那記耳光。

響亮而清脆的耳光。

他們吃驚的理由是：

溫柔竟能打得着王小石？

如此說來，溫柔的武功豈非比王小石更高？

如是，那麼，先行對付溫柔的提案，就必須取消了。

可是他們驚中可也有喜。

因爲如果不是溫柔的武功太高、出手太快，那麼，剩下的原由只有一個：

王小石很注重溫柔。

——注重得使他任由溫柔摑打。

如是，那麼先行挾持溫柔，就是個再明智不過的選擇了。

所以他們都緊密的觀察寺院裏的動靜。

緊接着，驟變遽然來！

「雪人」偷襲溫柔。

方恨少扯走溫柔。

何小河、梁阿牛突現身攻向二「雪人」。

蓮池中的白衣公子突現偷襲梁、何。

王小石截擊白蓮花般的公子。

院裏忽有一纖小之人影卻以凌厲的劍氣攻向王小石。

王小石接下了那一道「氣劍」。

——中斷——

因爲突然間，一物飛打而至，直從寺院、衝破圍牆、打上七層塔來，迎面向吳開心打到。

這下突如其來。

吳開心反應算快，大叫一聲，仰首跌身，「呼」的一聲，那物險險自他面門掠了過去，擦傷了他的鼻尖，卻打向他背後的郝陰功。

郝陰功百忙中一掌拍去，與那物抵個正着，啪的一聲，那物碎裂成數十塊，疾迸噴射向泰感動和白高興，還有葉神油。

郝陰功雖然一掌擋開來物，但只覺右掌像給斬了一劍一樣的痛。痛得他忙細看自己的手還在不在。

他以爲是已給人一劍砍了下來。

他不好過，他的同黨卻不好過。

碎片很多，有大的，也有小的。

大塊的射向白高興。

白高興比較幸運。

他乍見吳開心閃躲，已有警惕；再見郝陰功遇險，更生防禦。故而，白高興及時雙手一拍，挾住了數大塊碎片。

一塊也沒有遺漏。

沒有。

那是磚石。

他馬上就感覺得出來了。

沒有人能比他更清楚的感覺到。

因爲他不但挾住了磚石，而且這幾塊磚石碎片還全嵌入他手掌

裏。

泰感動的情形也絕不比他好。

磚石的碎片多飛向他。

他因見郝陰功、吳開心先後失利，所以已早一步拔出他的兵器。

他的武器是刀。

一把柔刀。

刀形就像竹葉。

他的刀有個名字，在武林中也很響亮。

——竺柔刀。

他的刀柔，而且輭，所以特別快。

他在刹那間出了十三刀。

十三刀刀刀不落空。

刀刀都命中。

每一刀都砍下一塊磚石碎片。

可是，碎磚不止十三片。

總共十五片。

有兩片他仍不及砍落。

那兩塊未給砍落的碎片在那裏？

就嵌入他的身上。

左臂和右腿。

磚石打入肉中，要比中箭還痛。

他一生人也曾揣想過：中刀、着箭、吃了一劍的痛楚——但卻從未想過有一天居然要受磚石的苦！

這一塊小小的磚頭，一下子，擦破了吳開心的鼻端，震痛了郝陰功的右腕，嵌入了白高興的雙掌，切入了泰感動的肌裏。

那一塊平凡至極的磚石，一下子，竟在他們的生命裏如此親切，仿似在生死契闊間打了個親切得痛入心脾的招呼，好讓四人一生一世都忘不了這塊與他們有肌膚之親的磚頭！

那是塊甚麼樣的磚頭？

＊　＊　＊

他們幾乎都不約而同的記起了一件事。一個人！

那磚頭碎片不止打向他們四人，還有一個人。

葉神油！

所以他們也不約而同的望向葉雲滅！

葉神油負手站在那兒。

氣勢很盛。樣子也很火爆。

但卻很定。彷彿甚麼事也沒發生過在他身上。

迸濺向他的磚石，有大有小，至少十來片，去了那兒？怎麼直如石沉大海？

＊　＊　＊

葉神油應聲道：「就憑你們，要對付王小石，還差遠了呢！」

他雙手一垂，夸拉拉連響，碎磚都自他袖子裏全落到地上。

不知何時，那十八塊碎磚全給他雙袖收下了。

一塊不剩。

「他知道我們在這兒。」葉神油望着窗外，透露着十分殺氣兩分不甘的說：「他用他的石頭說了話，也對我們作了警告。」

這時，六龍寺那兒，打鬥也告一段落，王小石正與方應看對話。

然而，王小石無疑也向他們發了話。

他的話是用一塊磚頭來說。

他就是借雷媚那一記「劍氣」，以「移花接木神功」轉擊於磚牆上，直飛過來，以一磚連打五人。

——就只葉神油並未掛彩。

餘皆傷。

當時，王小石卻正在對敵中。

而且還大敵當前，强仇環伺。

他卻仍然說出了他的話，對遠在明孝塔的「窺視者」作出了警告，在大家都以爲他最凶險的時候，他居然還有餘裕去打擊更遠的敵人！

郝陰功、白高興、吳開心、泰感動這時才曉得心頭沉重。

他們這時才明白過來：王小石是多可怕的敵人。

所以他們只好忍受。

忍受葉神油的冷笑。

＊　＊　＊

——冷笑通常不是眞笑，而是諷刺、輕蔑或瞧不起。

就算是笑，也只是嘲笑。

葉神油當然嘲笑得起他們。

可是，他們四人大概誰也沒注意到。

葉神油的右腰衣衫破了一處。

那是一道寸來長的口子，翻掀出來的部位，還帶點血。

沾着一點點的血。

＊　＊　＊

葉神油卻負手望着窗外，指拳捏得勒勒的響。

他仍俯視着寺院裏的一動一靜。

他在忍痛？還是在忍耐？有隱憂？抑或有所隱瞞？

就在一衆人在寺院韋馱金剛像旁、蓮花池畔跟來襲者對敵之際，羅白乃這「徒師」兩人，到底在那裏呢？

原來羅白乃正在跟六龍寺裏的高僧三枯說禪傾偈。

三枯是當地有名的禪僧，道行高深，智能天縱，被譽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的名僧。

聽說他本來連名號都沒有，他初入六龍寺掛單時，人問他從何處而來？他不立答，只看看院前花草，說：「花草就要枯了。」

當時住持六容大師聽了，特別出來迎接他，跟他談佛論經，不半晌，便十分推崇服膺，又請敎他的名號，他只說：「海枯石爛，何需名號。」

當場接待的還有一位名人，正是洛陽溫晚。溫晚馬上接問了一句佛偈：「生死事大，光陰如矢，無

常迅速，時不待人，既然如此，行方便門，日夜，各有異秩，父子夫妻，應有其序，四方八面，皆有其位，萬物有情，各有其名，花鳥蟲魚，飛禽走獸，無不例外，汝何獨無？」

大師卻低眉合什，只說：「你趕時間，我不趕。我心悠悠，油盡燈枯。」

溫晚馬上豁然頓悟。

許多人在禪門參了幾十年，還是得不到一點訊息，換不來一個悟。可是時機一到，所謂啐啄同時：即是小鷄正孵化而出，母鷄正好啄破蛋殼，就會得來全不費功夫。這正是佛門心法相傳的難得之處。

由於他一入「六龍」，就說了三次「枯」，人就稱他爲「三枯」大師。

三枯最勝點化人。

使人啓悟。

他在這兒一帶很有名。

他也曾離開過六龍寺，雲遊四海，回來後更享有盛名。

或許，早在他入「六龍寺」以前，他就很有名吧？

只不過，他對過去的事，隻字不提，誰也不知道他的來歷。

＊　＊　＊

羅白乃原來也不知道這位三枯大師是很沉默、寡言、木訥的人。

他一向以爲世上的「大師」，平常要唸很多經，對人常嘮嘮叨叨，而向人敎誨難免有一匣子說不完的嚕囌。

但事實卻不然。

三枯往往沒有話說。

總是一言不發。

他好像根本就不愛敎人，不愛說話。

他在高興說話的時候才說話。

非要他說話不可的時候，有時，他只嘆了一聲，或瞪人一眼，揚眉瞬目，咳嗽一聲，便算是說過話了。

雖然，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他說了甚麼話？說的是甚麼話？

羅白乃當然也不明白。

但覺得很好玩。

他本身就是個很好玩的人。

他對不明白的事覺得特別好玩。

所以就在衆俠於菩提樹下，蓮池邊抗敵之際，他卻去逗這大師說話。

＊　＊　＊

他很喜歡找大師說話，但不見得大師也很喜歡跟他說話。

有一次，他見廟裏來了許多香客，熙熙攘攘的來拜佛上香，寺裏僧衆都忙着打點，却見大師在菩提樹下木然端坐，完全沒有反應，連一個小孩在他身邊噗地摔了一跤，哇然大哭，大師也無動靜。

羅白乃便上前扶起了小童，哄住了他，直至其母親把他接走，大師仍趺坐不動。

羅白乃便問：「大師病了？」

大師答：「沒有。」

「大師睡了？」

「我在打坐。」

「大師沒看到有人摔跤麼？」

「人生在世，誰沒摔過跤？跌倒了自會爬起來。」

「大師沒看見今天香客特別多麼？」

「沒。」

「那大師看見甚麼？」

「老衲只見來的只有兩個人。」

「那兩位？」

「一曰名，一曰利。他們燒香拜佛，都不過是爲了這個。」

羅白乃想了想，很狐疑：「怎麼熟口熟面，好像是那個前人說過？」

「……」

「我覺得你說少了，也看少了。」

「少了甚麼？」

「我看到四個：一個名、一個利，還有一個權、一個勢。」

「……」

「不，還有……還有一個，是祿，啊，再來一個，叫做甚麼哇？哦？是欲……」

羅白乃遽而敎訓起三枯大師來：「你把事情說少了，也說得太簡單了。」

三枯爲之氣結，不再理睬羅白乃。

偏是羅白乃要走開之前，還「點化」了三枯一句：「有人在你面前跌跤你不去扶，可一摔死了人怎麼辦？連人都救不了，自己則像塊木頭，那還算甚麼佛？參禪有何用？」

末了，他還涎着笑臉，問大師：「我說得對不對呀？大師？」

＊　＊　＊

開始的時候，三枯大師很少理會這半瘋半癲的少年人。

可是大師不理他，他可理會大師。

別人問他爲何老喜歡找大師的晦氣，他笑嘻嘻的說：「沒有嘛，我是眞心的向大師討敎的。」

連他師父班師也這麼問他時，他才認眞的答：「我覺得跟大師有緣。」

「那麼有緣，」班師聽了就很不悅的說，「你又不拜他爲師？」

豈料羅白乃的頭馬上搖得像博浪鼓一樣：「那不同。你跟他不一樣。」

「甚麼不一樣？」

「我跟大師的緣法是：我跟他確是學會了不少道理，」羅白乃搖首擺腦的說：「可他在我這兒也學了不少事理。我們倆是互惠、交

換、相益的。」

班師聽了就很高興：「還是我教你比較多；我學識淵博、武功高强嘛。」

「非也。」徒弟認眞八百的說：「你幸運些。」

「我幸運？」班師不明，「我要是幸運還會收你這種徒弟？」

「你當然幸運了。你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罷了。」羅白乃說：「我教你的，遠比你敎我的多呢！」

班師氣得嘴都歪了。眼都開始翻白了。

他徒弟還十分感慨的加了一句：「實在多出太多了……搞不好，我還得教你怎樣追求心上人，教導你怎麼談戀愛呢！」

「你……你！」班師這回氣得連鼻子都曲了：「你教我……談情說愛？」

「對！」羅白乃湊近班師身邊，鬼鬼祟祟的說：「你別告訴我說你從未動過春心，從沒打算過爲我找個師母！」

班師想打他。

羅白乃忽長身直視其師，叫他師父：「你看着我。」

班師打到一半，只好收招。

「我爲甚麼要看着你？」

羅白乃大義凛然、光明磊落的說：「你看我的眼，要是你眞的從來想也沒想過這回事和那回事，你就看着我眼睛。」

班師才不看他。

但也不打他了。

只氣得拂袖而去。

羅白乃吐了吐舌頭，喃喃自語道：「烏鷄白鳳丸！大概這回眞說對了……看來，我該好好的爲師父的終身大事着想了。」

* * *

三枯大師不理睬他，理由是絕對充足的。

他有次居然替這名僧三枯改號。

那是一次衆僧會聚之際，大家想替「明孝塔」、「六龍寺」改一個名字，因叫「明孝」、「六龍」的塔寺着實太多了，不夠突出獨特。至少，也該把六龍「塔」還是「寺」，明孝「寺」抑或是「塔」，早些定下名來。

三枯大師卻力排衆議，認爲不必正名。

大家都問他爲甚麼。

他說：「眞正的佛法，是百姓口用不相知，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何必正名乎？迥然獨脫，不與物拘。」

衆都以爲然，紛紛說三枯佛法高深。

偏是旁聽座的羅白乃突然發話。

「六龍、明孝塔寺不必定名，我很贊成，但大師卻該改個名字。」

衆都好奇，皆問要替三枯改甚麼名號？

「三姑，」羅白乃得意洋洋的說：「改名三姑，如此正好。」

衆皆紛紛叱喝之，羅白乃這回倒是眞的犯了衆憎。

但他得意如故。

他還說出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大師叫三枯，本意是：石爛海枯、油盡燈枯、人老心枯，我叫他三姑，更加切合，因爲他見人跌跤而不扶，見惡人當道而不除，見人不悟而不點化，不是姑念、姑息、姑妄是甚麼？何況，烏鷄白鳳丸的，大師樣兒好，俊貌得很，像姑多於像佬哩！」

大家都罵這不識佛理、未入佛門的渾小子怎麼胡言妄語，連三枯也臉露忿然之相。

羅白乃瞠目指着大師反詰：

「他不是敎人勿太注重虛名嗎？他一向不是說名如衣飾，脫下便了嗎？怎麼一說他，都炸醬了臉？」

這回連六容大師都要下令逐走他了。

卻是三枯大師開聲說了話：

「也罷。反正都是名相，叫甚麼便是甚麼，叫甚麼也不見得就是甚麼。」

六容不解，合什問：「大師之意是……」

三枯臉上居然擠出了點笑意，他用手一指一隻正在春陽下晒肚皮的狗，說：「你叫牠是貓，牠仍不是貓。你不叫牠狗，牠還是狗。但牠自己和同類可能不叫狗，叫人，叫我們才是狗。我們給人喚作狗，如果是人，卻還是人。」

不管聽得懂聽不懂，衆僧都合十唸：「阿彌陀佛。」

佛是念了，只是日後六龍寺裏的「三枯大師」眞給人喚作：三姑大師了。

* * *

「三姑」不愛理睬羅白乃，乃是羅白乃老愛找「三姑」。

當大伙正在韋馱像前，池畔樹下禦敵之際，唐七味正在禪房裏看顧唐寶牛之時，羅白乃百般無聊，便又去逗三枯大師談禪說佛。

三枯大師逕自坐在石階上，用一枯枝，在地上漫劃着幾筆。

羅白乃湊近去，幾乎將耳朶貼地的自下而上，這才望見三枯大師的臉。

但三枯仍不睬他。不理他。也不看他。

羅白乃逗了他老半天，都沒反應，心裏不是滋味，就說：「你再這樣木眉石臉的，就得要改個名字了。」

三枯大師只翻了翻眼，可一個字都沒說。

他師父卻忍不住問：「又要改？這回叫甚麼？」

羅白乃道：「三哭大師。」

他哈哈笑道：「誰敎他一天到晚，老是哭喪着臉！」

三枯不理，只在地上畫了幾行豎的、幾行橫的。

羅白乃這順水推舟把話題轉移了：「我可會測字的，我替你看看……」

他歪了頭，看了半天，就像悟了道的嚷：「哦，對了，這幾條橫、幾條豎，就是橫豎的意思，橫豎，也就是『反正』的意思——你心裏的意思是：反正你隨得我怎樣爲你取名都沒關係……是不是？」

三枯大師當然沒答理他。

他師父班師卻說：「我看不像。」

羅白乃道：「不像甚麼？」

班師道：「不像橫豎，還是像個字。」

「甚麼字？」

「像個『井』字。」

「井？」

「我看他是自喻爲『坐井觀天』之意。」

「我看他是更進一步，看到我們，就自卑起來，認爲他自己是『井底之蛙』的意思。」

許是給這對師徒搞火了、燥了、煩了，忽然用左手指了指院前不遠處的一堆垃圾，右手指着石階前的一堆狗糞，看着羅白乃和班師，點了點頭。然後起身，回到廟裏。

* * *

這下，那對活寶師徒，可都直了眼。

班師瞠目道：「那是甚麼意思？」

羅白乃搔首道：「其中一定有喻意，有禪機。」

班師咕噥道：「說不定他只是說我們像一堆垃圾、一篤狗屎。」

「那我一定是垃圾了。」羅白乃忙接着補充道：「不，才不是呢！我看他一定另有深意，我們只是一時勘不破罷了。記得禪林公案裏有人問巴陵禪師：『何謂吹毛劍？』巴陵禪師只說了一句：『珊瑚枝枝撐着月。』問者從此就悟了道，有了斬斷一切妄想執着的智劍。我看，三枯這兩手一指，無聲勝有聲，簡直是萬語千言，千呼萬喚裏的無聲，就看我們能否悟得，是否得悟了！」

班師仍囁嚅自語的說：「你那麼注重他的話，平素卻又老是與他抬槓？」

羅白乃正色道：「那不一樣。要知道巴修禪念佛，最重要的是自己體悟，這叫冷暖自知，啐啄同時，鏌耶在握，寶劍在手，賓主歷然，言語道斷。既然禪境是：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他教我悟時，我也該教他悟，這方才爲他是吾師，吾亦其師也。正所謂：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他裝模作樣時，我也就裝模作樣跟他鬧，但他直指人心之時，我就該聞聲悟道。」

然後他又在尋思自咕：「所以，他一手指狗屎，一手指垃圾，定有深意，還有啓示。」

* * *

不久，三枯大師得悉王小石等要撤離「六龍寺」，他即收拾了一個包袱、一口搭褳，手指禪杖，往外就走。

廟裏住持六容在背後喚他：「三枯，你還回來不？」

三枯稍爲止步，禪杖尾部在寺前青石板上篤地一聲碰撞，終究沒再說一句話，又往前行去。

這時，羅白乃仍在院階上苦思，一見三枯這下動作，立即叫道：「我可透悟了，得道了！」

這回他師父可也收拾了行囊，要跟王小石等人一道南行。

王小石願意給他們自行選擇：跟與不跟，悉聽尊便。

班師沒有選擇，到這個地步，跟大伙兒在一起，是險，萬一是死，也是一起死，總好過脫了隊即死、立死、枯寂死、孤獨死。

他正要促徒弟也一道走，卻聽羅白乃大嚷悟道，便九成不信一成姑妄聽之的問：

「你這副稀粥腦漿的德性，又悟甚麼道來着？」

羅白乃卻很認眞，也很興奮。簡直還雀躍。

他脹紅了臉，遙指三姑大師背上的搭褳說：

「狗屎、垃圾，就是他背着走的。那就是他的責任和道義，凡人看來，只不過是垃圾、狗屎，但他卻棄不了、放不下的。」

班師有意挫他，帶點譏諷的說：「你不是說過：誰說放不下的，誰到後來還不是放下的嗎？這狗屎、垃圾，背着不放又有甚麼意思！」

羅白乃卻一點也不理屈，「禪到頭來，還不是爲了成佛？佛到頭來，還不是人！一翳在眼，猶若空華。誰是佛祖？當下我是！難道成了佛就可以爲所欲爲，任意妄爲嗎？那豈不是跟成王稱霸沒兩樣！佛也一樣要吃要穿、要耕要作，要背行囊救人救世的。人人都說要放下，只不過不想負責任罷了，那就跟脫了褲子放屁一樣——沒意思，不濟事！」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毛幹將屈仙姑尚活着及泥人像之事告訴毛正八等五人，他們聽後將信將疑。戈顏呆等神偷毛幹三天，從人頭店李相公口中得知他已得手遠颺，剛好毛正八等趕到，向戈顏索取祁連三豹人頭，雙方打鬥……毛正八等五人知道了千年洞的秘密，見對方武功高強，急欲遠避並通知武林中人，屈掌櫃派李、趙兩相公追殺他們……

胭脂奴

文・圖　士・飛　辛可／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晨昏顛倒逃命忙　黃河渡口追敵至

於是地上三個大男人盡在痛苦哀號，而毛幹却緩緩走向那胖女人，沉聲道：「他娘的，老子是來找樂子的，怎麼的，你們以爲老子這副長相不入流，就敢小看你家毛大爺，偏把妳這頭肥猪叫出來侍候我。」

胖女人一聽，心中這才明白，心想這小子不知那裡冒出來的，竟然把老鴇當姑娘。

心念間，急忙搖手道：「客爺，你可是把事情弄擰了，我這可不是來侍候妳的姑娘，這兒當家主事的就是我。」

神偷一怔，道：「那老王八不是找妳來侍候大爺我的？」

一聲苦笑，胖女人道：「錯了，像我這麼大年紀，又胖又老；誰還會找我侍候，聽說官爺要我們這兒最紅的姑娘，所以我這是先來替我那寶貝鋪鋪路，說句實在話，過去年輕時候，我是幹接客的，如今人老珠黃，好時光早已不再，這才把一生積蓄拿出來撐起這個小場面，還指望着大爺捧場呢！」

神偷毛幹哈哈一笑，道：「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如今既知誤會，那就快把你們這兒最體面的叫出來，讓毛大爺瞧瞧。」

只見那胖女人朝地上幾人擺擺手，道：「眞是沒用，快下去歇着吧！」說着自己又返身走入後面。

不過一會工夫，突然一下子進來四個年輕的，四個人手持不同東西。

只見一人手持三尺長羽扇，一直走到毛幹身後緩緩的扇動着，另一人提着銀色茶壺，又兩人手中各捧着茶杯與乾菓之類的東西。

四個女的並不多說話，她們動作輕快熟練，個個如待開的花朵，望之令人迷惑。

不旋踵間，就見那胖嘟嘟的老鴇，雙手小心攙着一個絕色佳麗，步履輕盈的向桌前走來！

立刻，使得神偷毛幹聯想起鎖龍嶺金沙灘大茅棚中的幾十個絕色美女，而眼前這美女，幾乎與人頭店裡的美女一般無二。

神偷毛幹那雙杏仁鬥雞眼一亮，八字鬍子兩邊翹，呵呵一聲乾笑，道：「我的乖，這種藏汚納垢地方也有這般絕色尤物。」

迎着毛幹一禮，那美人露出一個笑意，就着毛幹身邊坐下來，却見老鴇早笑着道：「大爺，我們姑娘姓花，小名巧巧，到我們這院子來還不滿一個月，還嫩得很，大爺可得多多拉把些！」

毛幹咧嘴一笑，道：「娘的，你這兒可是個大染缸，跳進來還用得了一個月？三五天就已經足夠了。」緊接着，毛幹一擺手，又道：「巧巧姑娘，咱們擺駕回宮吧！」

隨手從懷裡摸出個大元寶，往桌子上一放，道：「小賬不多，四個女娃兒拿去買脂粉胭脂吧！」

四個侍女沒有伸手拿，早被老鴇搶入手中，邊笑道：「快侍候大爺裡面去。」

就見兩個侍女左右攙着花巧巧，領着毛幹往後面走去。

走入一間粉紅色的房間裡，一張不大的八仙桌子上放了一個好大的花瓶，瓶中插滿各色鮮花，環視四週，只見珠簾銀燈，錦衾繡榻，一應擺設，纖塵不染，實在是標準的溫柔之鄉，銷魂之地，不由使毛幹覺得大樂。

一個女侍移去花瓶，立刻擺上醇酒小菜，花巧巧親自爲毛幹斟滿一杯，目注毛幹掩口淺笑。

其實她在毛幹一舉打倒三個保鏢的時候，就聽侍女報說，如今一看毛幹的長相，豈有不笑之理。

毛幹舉杯不飲，雙目凝視花巧巧，他發覺這女子與衆不同，她的那種氣度與一顰一笑，足以撩人遐思，眞正是婉孌龍姿，心靈性巧，華容婀娜，令人忘餐，毛幹不由蕩漾心神，一仰脖根，一杯酒全灌入肚子。

淺淺一笑，花巧巧道：「請問大爺貴姓大名，仙鄉何處？」

毛幹放下酒杯，望着侍女替他斟酒，隨口道：「我姓毛，毛毛虫那個毛，單名一個幹，幹活兒的幹，至於仙鄉嘛，四海爲家，比方說今晚妳這間閨房就是我的家，哈……」

毛幹說出名號，花巧巧俏臉一寒，却被她的衣袖遮住，美目一揚，花巧巧對一名侍女道：「告訴巴公子，今晚不要來煩我！」

侍女應了一聲，急步走出房門。

毛幹一聽大悅，隨口問道：「甚麼樣的巴公子，如果今晚闖來，毛大爺好生叫他知道厲害。」

花巧巧一笑，道：「幹上俺們這一行的，那敢得罪客人，尤其是像巴公子那種有錢有勢的公子。」

毛幹冷哼道：「姓巴的不來則罷，如果他敢來，那就看我收拾他。」

於是，花巧巧侍候着毛幹，而毛幹邊喝着酒，一手開始不再老實，盡在花巧巧的身上游走，鬥雞眼的黑眼珠幾乎碰在一起，兩隻長門牙看起來更長了，因爲那兩個白森森的門牙，正狠狠的咬住他那薄薄的下唇不放。

花巧巧面無表情，職業上的逆來順受，看來她已領會貫通，她既不抗拒，也不風騷，俏嘴角上挑，雙目却不時的望向窗外，而窗外，似已有了脚步聲，一種急驟的脚步聲，聽起來還不止是一個人的樣子。

「砰」聲大震，房門被人一脚踢開，只見一個身穿綢衫、年不過二十五、六的大漢，大踏步走進來。

花巧巧一驚而起，急忙退到繡榻前。

神偷毛幹眼皮一抬，仍然坐在椅子上，冷冷道：「我操，八成你小子就是巴大少爺吧！」

巴大少往身後一揮手，道：「綁起來！弄個大石頭，把這個三分猴兒相的渾蛋，沉入渭水河去餵王八！」

衣袂飄聲中，早見三個武士模樣的壯漢，舉刀向毛幹劈來，光景還眞是要命架式。

別看毛幹遇到戈顏時候一副吃癟樣，那是因爲戈顏從關外到關內，字號响亮，有道是人的名樹的影，想在江湖上闖出名號，總也得有些眞才實學，毛幹不招惹戈顏，也正是明哲保身。

如果這時候來的是江湖煞星武林梟雄，毛幹照樣會鞠躬讓賢，可惜這些人名不見經傳，毛幹心裡自然是篤定，而篤定的最佳表現，就是先放倒攻來的三人……

一雙銀筷如同兩隻銀鏢，「颯颯」兩聲，緊接着兩聲哎呀同時响起……

誰也沒看清是怎樣發生的，更沒有弄清楚毛幹那短小身子是如何發動，而三個攻來的壯漢，兩個抱臉翻滾在地上，另一個右臂垂彎在身後，痛得齜牙咧嘴，滿頭大汗，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大漢手中的鋼刀已落入毛幹手中，而鋼刀的刄芒，倏然落在巴公子的脖子上。

「沙沙沙」，刀刄盡在巴大公子下巴乾刮，刮了不少似汗毛般的鬍叉子，毛幹冷笑道：「小王八蛋，也不打聽打聽毛大爺是幹甚麼的，就領着幾個打手闖進來，說說看，你準備拿甚麼來贖你這顆腦袋。」

巴大公子挺胸仰脖，一臉驚悸，道：「你想幹甚麼？」

冷冷一笑，毛幹道：「老子想殺人！」

也許毛幹刮得重了些，巴公子脖子有了血跡出現，開始的時候，是一滴滴的……

突然間，老鴇衝進屋子裡，一下子撲近毛幹身邊，抖着雙手道：「大爺，你快歇歇手吧，我不說你還不清楚呢，巴公子他爹是巴大雷大爺，在這寶雞方圓百里內，誰人不知何人不曉，你若是動了巴公子，巴大爺豈肯與你干休，大爺你這是花銀子來找樂子的，何必動刀動槍惹閒氣……」

老鴇話未說完，毛幹一聲冷笑，道：「好，老子不把你這杜鵑窩當成殺人場！」他收起鋼刀奮力擲向地上，戟指巴公子道：「回去

告訴你爹，一個時辰之後，老子在渭水河的長橋邊上等他，看看是他能把我姓毛的踢落渭水河，還是毛大爺把他當泥巴人揑。」

就在神偷毛幹一聲「滾」後，巴大公子當先往門外走去，他的三個打手也强忍傷痛，抱頭鼠竄的逃出杏花閣。

望着走出的巴大公子，花巧巧餘悸猶存的道：「毛爺，嚇死人了。」

哈哈一笑，毛幹道：「習慣成自然，見慣了也就沒有甚麼可怕的，連連開打兩場，再好的興頭也全沒了。」說着，伸手在花巧巧臉上擰了一把，笑道：「陪毛大爺喝完酒，看我去渭水河收拾姓巴的，往後妳在這寶雞地面大張艷幟，也不會再有人來擋妳的財路了。」

花巧巧一笑，道：「毛大爺一定要去？」

「話出鏗鏘，擲地有聲，是毛大爺劃的道，豈能不去？」

「那就早去早回，花巧巧爲毛大爺重新把酒言歡！」

「不會叫你久等的！」於是，一隻雕刻精細的翠綠玉佩，塞在花巧巧的手掌心，毛幹又道：「收下，這玩意兒值不少銀子呢！」

花巧巧一驚，當即道：「這不是巴大公子的東西嗎，怎麼會在大爺手中？」

哈哈一笑，毛幹道：「東西拿在誰手中就是誰的，如今在妳手中，自然就是妳的了。」

花巧巧心中一驚，道：「毛大爺的本事可眞不小，這只是取人一件東西，如果取人性命，那不是易如探囊取物，好可怕啊！」

毛幹哈哈一笑，起身摟一摟花巧巧，聳着雙肩，大搖大擺的走出杏花閣。

望着毛幹走去的背影，花巧巧對身旁的一名侍女道：「這個老偷兒眞不是東西，一大把年紀，還那麼春心不老，喜好漁色。」

只聽那侍女道：「姓毛的榜上有名，如何下手，還得花姐細細琢磨了。」

冷冷一笑，花巧巧道：「姓毛的榜上有名，姓巴的也還有幾個銀子。」說着，起身走近床前，又道：「收拾一下，咱們趕到渭水河橋邊去。」

已經二更天了，一天的繁星，顆顆像是鍍過銀一般淨光發亮，襯托得大半個月亮更加皎潔，光景還眞是星月爭輝，一片銀灰世界。

渭水河的橋頭上，一棵一人合抱的老柳樹，隨着河風，晝夜不分的搖曳生姿，只不過白天搖得惹人憐，半夜擺得人心寒……因爲這時候大木橋上，正蹲坐着一個五短矮子，手裡一根扯下來的柳枝條，就在身前一小段一小段的被折斷，投入悠悠的河水中消失不見，那人可不正是神偷毛幹還會是誰？

不時的，他會摸摸懷裡的長白雪玉，多少還會有些懊惱，因爲自己身懷寶物，却在這兒惹事生非，雖然姓巴的無名小卒，嚇不倒自己，但對自己終是沒有好處，而沒有好處的事誰幹誰就是驢。

毛幹只要撫摸到那塊長白雪玉，心裡就感到一陣不是滋味，眞想起來拍屁股走人。

就在毛幹猶豫不決的時候，從寶雞那面急步衝來五個大漢，爲首一人肚大腰圓，身高六尺，四方國字臉，下巴上墜了半斤肥肉，雙目如炬，大蒜鼻子有些翹，長衫前襬掖在腰裡，手裡拎了一把魚鱗紫金刀，在他的身後，四個大漢全都是一身勁裝，有一個髯鬍特長，直飄到胸前，肩上扛了一把鋼叉。

五個人一見毛幹，一下子先把他圍了起來。

「王八蛋，你可是姓毛？」

「聽口氣，你大概就是巴大雷了吧？」

嘿嘿一聲悶笑，巴大雷罵道：「看你這副長相，就算老子壓也要把你小子壓破肚腸，也不打聽一下，竟敢在寶雞地頭上撒野逞兇！」

神偷毛幹冷笑道：「巴大雷，巴大爺，你何必對我逞能賣狠，各位不是衝着我毛幹來的嗎？光景已經敞得十分明白，就在這風光優雅，夜色迷人的渭水河畔，大夥豁上一拚，好歹弄出個結果出來，何用撕開喉嚨盡打你的雷聲？」

巴大雷怒道：「他娘的，你剛才亮出的招牌是甚麼來着？」

毛幹怒道：「你小子耳朵塞驢毛了，告訴你老子叫毛幹！」

巴大雷一摸下巴肥肉，自語道：「毛幹！毛幹……」

突然，巴大雷身後那個長髯大漢罵道：「管他娘的毛幹亂幹，殺了他算完事！」

緩緩的拔出魚鱗紫金刀，巴大雷道：「你們堵住兩邊，先讓我掂掂這姓毛的有多大份量。」

毛幹冷冷道：「縱子惹禍，老子遭殃，娘的，一點不假！」

巴大雷一揮手中刀，罵道：「恁大一把年紀，你還往那種地方爭風吃醋打架，你這個老不修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毛幹不等巴大雷話聲落，伸手一攔，道：「老子這是去嫖姑娘，他娘的，那種地方還要道家世論身份，說年齡講老少？今晚老子同你們這干貨色玩硬的，認眞說起來，算是有點欺負你們，玩刀鬥狠，姓巴的，你還眞的不夠格。」

他一頓，又道：「當然，我這

麼說，各位一定不會自我檢討與自我批評，更不會善罷甘休的一二一再大敞步走回頭，其目的，是想放倒我姓毛的才會完事，不過，在我奉陪各位的代價，就是你們全得甩死在這渭水河下！」

呵呵一聲笑，還眞像是在打雷，巴大雷道：「姓毛的，從你兩次在杏花閣逞兇耍狠，使我們知道你手底下是有那麼兩下子，心狠手辣，兼而有之，可是你也莫把巴大爺看扁了，能穩坐渭水河畔的寶雞啃天吃地，也總得有那麼兩下子，今晚大家既然兜上幹，爺們就不會含糊你，總也得彼此秤秤對方，豁開來分個高下！」

毛幹輕蔑一笑，道：「我可得提醒各位，一旦動上手，咱們可得把『人性』二字暫撇一邊，在毛大爺眼裡，我可是把各位當成野獸，也只有這樣，大夥幹起來才夠勁，也才有意思！」

巴大雷一咬牙，正要揮刀衝上，突然另一人閃出幾步，語音蒼勁老練的道：「大哥等等！」

說話的人年紀有四十出頭，一襲短紮打扮，腰裡纏了一條布巾，相貌堂堂，氣魄不俗，手中握了一隻青鋼劍，繞腮短鬚修得十分平整。

巴大雷一斜身，强按怒火，道：「單兄有甚麼話要說？」

姓單的走近一步，神色平靜的道：「兄弟突然想起一個人來。」

「誰？」巴大雷的胖臉一抖。

「江湖上有個神偷，好像叫毛幹，不知是不是此人？」

毛幹哈哈一笑，搓搓手，道：「呃！你這位頗修邊幅的仁兄，提名道姓的搬出老子的字號來，你是想攀交情呢，還是想知道我是誰以後，準備打前鋒求表現呀！」

陰沉的一笑，巴大雷道：「他娘的，我以爲是何方神聖，敢這般大模大樣的在巴大爺面前跩，却原來是個幹三隻手的小偷！」

神偷毛幹似笑非笑的道：「老子雖幹着樑上君子的買賣，可是放眼江湖黑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有幾個不是和我老偷兒拍肩搭背，稱兄道弟，並非是說大話，老子的萬兒響叮噹，而你們這幾個跳樑小丑，不務正業而吃死一方不鬆口，想着你們那種出息勁，我老人家就有氣！」

巴大雷戟指毛幹對另外四人哇哇怪叫道：「眞他娘的滿嘴臭屁不是味道的東西，他這是把咱們看扁了也吃定了的架式，今天咱們不把他活劈在這渭水河大橋頭，往後可就別在這地面上混了。」

毛幹平靜的一笑，道：「巴仁兄挺胸凸肚，慷慨激昂的說出這些激厲士氣的門面話，令人衷心悅服得五體投地，那就別他娘的天橋把式——光說不練，各位這是單打獨鬥呢，還是一鬨而上！」

巴大雷惡狠狠的道：「先讓老子掂掂你這王八蛋究竟有甚麼好跩的玩意兒。」一聲「咻」，幻起一束光芒，斜劈暴斬，威勢凌厲，勁道逼人，和着他那粗胖的身影，巴大雷出人意料的矯捷快捷，變幻莫測，一出手就把毛幹捲住，一刀七斬，光景是要把毛幹來個一卸八塊。

毛幹冷笑道：「我的兒，果然厲害！」話聲中，毛幹動作閃動如豹，閃展騰挪間，飛旋在魚鱗紫金刀的刃芒中，刹時間已貼身在巴大雷的身前不到三尺的地方……

* * *

灰濛濛的月色下，誰也看不清毛幹是怎麼出手的，只覺得巴大雷突然狂吼一聲，雙臂箕張，攔腰向毛幹抱去，他那把魚鱗紫金刀，已捨而不用，莫名其妙的丟在地上。

原來毛幹早已認準巴大雷握刀的右腕，一招「妙手回春」，正點中巴大雷的脈門，巴大雷這才鬆手拋刀。

雙方距離既近，巴大雷就想死命抱住毛幹，以實踐剛才自己的話，「壓也要把毛幹壓扁。」

却不料毛幹旋身一腿，不但脫出巴大雷的一抱，而且一腿正鈎中巴大雷的左小腿，一個踉蹌，巴大雷橫着斜栽出去，去勢勁急，眼看一頭栽向橋下面……

巴大雷情急智生，橫身倒下，以期能發生阻力，但他還是身子掉向橋下，雙手死死的攀住橋邊不放！

他身體粗胖，一時間還眞的不能翻上橋面，而毛幹却笑嘻嘻的一脚踏在巴大雷攀橋的手背，只見他脚底板還在扭蹭着，面對緩緩圍過來的四人，道：「你們這點能耐，也只夠唬唬小貓小狗的，遇到大場面，還差那麼一大截呢！」

也就在四個人正要舉起刀劍一衝而上的時候，黑影裡突然走來一個身穿紫色披風的麗人，只聽她柔聲叫道：「等等！」那聲音聽起來可眞甜！

幾個人不由一怔，連毛幹也吃一驚，放眼望去，心裡更是一怔，却見那麗人碎步走來，一面對毛幹道：「毛大爺，可否看在巧巧薄面，放巴大爺上來？」

毛幹反問道：「妳怎麼來了？」

花巧巧道：「巧巧原本是擔心毛大爺安危而來的！」

毛幹哈哈一笑，道：「聽妳這麼說，如果掛在橋上的是我毛幹，妳也會爲我求情了？」

花巧巧道：「巧巧本來就是這個意思。」

呵呵一笑，毛幹道：「渭水河上添新魂，今夜恐怕是不能了。」一面緩緩收回踩踏在巴大雷手背上的脚，撫摸着花巧巧的香肩又道：「妳這朵可人意的花，可眞的生得巧，名副其實，果不虛假，天底下大概只有妳來說情，這姓巴的才得活命。」

花巧巧露齒一笑，靦覥一禮，道：「時辰不早，毛大爺明日早些到杏花閣來，巧巧擺酒恭迎毛爺大駕。」

毛幹一喜，道：「好！就這麼定了！」望望橋頭上楞着的四人，毛幹道：「三兩天毛大爺還不會走，如果不服氣，隨時找我。」

花巧巧道：「毛大爺好走！」

毛幹道：「我送妳回去呀！」

搖搖頭，花巧巧道：「不用了，毛大爺兩個時辰內連打三場架，也夠累的，還是早點回客棧歇着吧！」

毛幹托住花巧巧的下巴，笑道：「娘的，妳這張小嘴可眞會說話，也夠體貼的。」

於是毛幹又在花巧巧臉蛋上摸了一把，這才仰天哈哈大笑的消失在夜色蒼茫裡……

毛幹一走，四個隨同巴大雷來的，立刻跑到橋邊，把個氣喘如牛，精疲力盡的巴大雷拉上橋面……

萎坐在橋面上，巴大雷直罵毛幹十八代老祖宗……

款款的走近巴大雷，花巧巧細聲細氣道：「巴大爺怎麼同這個老偷兒玩硬的，認眞說起來，當今江湖上沒幾個惹得起他的。」

姓單的問道：「姑娘也認得他？」

「我是前兩年聽人說的，還說他曾參與當年江湖上一次大屠殺，手底下着實了得。」

巴大雷緩緩站起身來，收起魚鱗紫金刀，狠狠的道：「老子嚥不下這口氣，就在這三兩天，好歹也要商量個妥當辦法，把這姓毛的偷兒做了。」

微微一笑，花巧巧道：「最安全與最可靠的辦法，倒是有一個在此，但却需要花點銀子才成！」

五人一聽，俱都精神一振，立刻圍住花巧巧，道：「說說看妳有甚麼方法？」

巴大雷更是挺胸凸肚，句句有力的道：「妳只管說出來，花多少銀子，巴大爺也不會計較。」

花巧巧眨着大眼，笑道：「其實這也是巧巧最近才聽人傳說，他們說終南大山裡有個鎖龍嶺前面的金沙灘上，有個專門販賣人頭店，巴大爺何不往金沙灘上走一遭，向那家人頭店裡的掌櫃購買這姓毛的老偷兒項上人頭，豈不省却許多事！」

姓單的一跺脚，道：「對！是有這麼一個傳說，前天我在曹家賭坊賭牌九，就有人這麼傳說，當時還眞沒有人相信呢！」

巴大雷道：「趕着天一亮，咱們就去終南山走一趟，無風不起浪，可能就會有這麼一處專賣人頭的，也說不定。」

事情似乎就此商定了，在巴大雷幾個人想來，江湖上出現專賣人頭的，未嘗不是一樁好事，至少可以替自己取下姓毛的項上人頭，出一口烏氣！

於是，巴大雷與花巧巧等一衆，離了渭水河大橋頭，各懷不同陰謀的走回住處！

神偷毛幹何其機智，能熬上「神偷」名號，自然有其不可抹殺的表現與他這一行中卓越的成就……

渭水河大橋頭一戰，自己佔了上風，正好出現了花巧巧，自己當然要把握機會而見好就收，一方面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另一方面自己身價已與往昔大不相同，懷中揣着稀世寶物，等着去過那富甲一方的員外生活，誰還有心情與這些癟三鼠輩爭長論短的……

於是，他離開了渭水河，一逕走回自己住的那家小客店，那家山坡邊的小客店已經關上房門，但裡面還有燈光，毛幹拍門進去的時候，發覺有兩個趕牲口模樣的人，正對坐着喝酒呢！

一見毛幹進來，其中一個說話的立刻住口不言。

毛幹只是同小二打了個招呼，就往後面走去，看起來好像他根本不在意似的，其實他早已貼身門邊豎耳傾聽……

「兄弟，像這些江湖上仇殺之事，最好只裝不見，免得惹禍上身。」

另一個道：「五個屍體九顆頭，眞夠嚇人的！」

「別再說了，再往江南，咱們暫時還是繞個道拐個彎，駱峪關這條路短時期怕不好走了！」

毛幹聽得清楚，因爲駱峪關三個字而使得他立刻想到了毛正八與邱炎他們幾個，他們不正是五個人嗎？

毛幹立刻又想到戈顏與于氏三豹，看樣子八成就是他們，那麼這下毒手的人當然就是金沙灘人頭店裡的人幹的了，推測得應該不差，人頭店行兇的目的，是不是爲了自己懷裡的長白雪玉？另外呢……

突然間，毛幹機伶伶打個冷顫，因爲他推敲到可能姓屈的要殺人滅口，而滅口的主要對象就是自己，只是他不明白，爲甚麼毛正八五人也會被殺，難道毛正八露了口風才招致殺身之禍？那麼寶雞這地方已經不安全了！

神偷毛幹心念及此，幾乎已是冷汗浹背，房間也不進去，又急急的走出客店，臨去，他特意對小二道：「今晚我出外找相好的，三五天我還不會走，房間替我留着，房錢按天照算。」說着，掏出一錠銀子塞在小二手上，立刻出店而去。

神偷毛幹一離開客店，立刻連夜上道，在他心中十分清楚，金沙灘人頭店的姓屈的，他那批手下一羣男女，個個十分了得，說不定他一個也惹不起。

當然，惹不起的最佳方法就是躲，惹不起躲得起，這也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最佳寫照。

幾十年江湖闖蕩，對於趨吉避凶，神偷毛幹還是有一套辦法的，因爲他採取的方法是晝伏夜行，而目的則是伏牛山拉桿打劫的土匪頭子小叫天。

神偷毛幹的「欺敵」功夫相當成功，因爲金沙灘人頭店裡的李相公與趙相公二人來到寶雞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二人先是在幾個大客店好一陣打聽，但他們料不到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偷毛幹，竟會住在一家不入流的小客店。

另外，他對客店小二的交代，更使得他能從容的脫離險境。

於是，李相公與趙相公二人又找到了杏花閣，二人是跳牆進去的，他們找到了花巧巧，也說明了來意。

花巧巧淺淺笑道：「這個老偷兒眞該死，他竟敢摸上鎖龍嶺，李相公你放心，明日他一進到杏花閣，我就把他留住，不過這老偷兒的人頭，如今可值不少銀子，咱們總得設法把這事安排妥當，來一個既賺銀子又要人頭，一石二鳥，何樂而不爲。」

趙相公道：「出價買老偷兒人頭的是誰？」

「寶雞的地頭蛇，巴大雷。」

李相公稍作沉思，又問：「姓巴的何時起程？」

花巧巧道：「天一亮他們就上路。」

微微一笑，李相公道：「等到他們在金沙灘價錢議定，咱們却及時把老偷兒的人頭送到，掌櫃必然十分高興，對於防衞疏忽呵責大夥，也有莫大好處，這件事情花妹多協助，萬萬不能再讓那個老偷兒逃掉！」

這原是有計劃的如意算盤，一切似乎也應該水到渠成，然而事實上却大出他們意料之外，因爲當李相公與趙相公二人在旅店中坐等花巧巧的消息時候，神偷毛幹已進了長安城。

正午時分，毛幹溜進長安北關，穿小巷，走小街，找了家小飯館飽餐一頓，立刻找家小客棧和衣而臥，直睡到天將二更，城門快關的時候，才買了些吃的，又溜出長安城。對於長安城的燈燭輝煌，熙來攘往，車馬喧闐景象，毛幹不但視若無覩，甚至避之還唯恐不及。

當然，這時候他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財運高照，還是煞星沖頭，因爲自己原本要打算把懷裡的長白雪玉在這長安城中脫手，如今不但不能脫手，還得想盡方法，唯恐碰上人頭店的人，即使是江湖上自己認識的人，自己也得避着些。

連着三四天，毛幹就是這麼晨昏顚倒的過日子，直到他過潼關的時候，突然他又改變心意，他覺得自己往伏牛山區找小叫天，有些不太妥當，因爲他們那幫三四百人的土匪窩，居無定所，打家劫舍，東飄西蕩，不見得有能力對抗鎖龍嶺的屈仙姑，倒不如先上太行山秦家寨，找秦氏三雄先商議對策，看看他們的意見如何，再作定奪。

於是他天黑的時候，趕到往對面風陵渡的渡口，却發現黃河面上已沒有渡船，長灘渡口，倒是穩穩的拴靠了四五隻大方木船，每艘船的一頭，有個小木艙，約莫着只能住上兩人。

一看這情形，毛幹知道已無法過河趕路，只得回頭望望附近村落，遠處有幾點燈光，隱隱自樹林中透出來……

就在他主意難定，無所適從的時候，只見一艘篷船飛快的撐划過來，灰濛濛中，毛幹發覺那艘船駕駛得相當技巧，只見小船尾槳一偏，船頭方向急轉，小船已無聲無息的靠在大渡船旁。

只聽哈哈一陣大笑，自小船篷中走出兩個壯漢，兩個人只一縱身已登上渡船，過渡船而登岸！

岸邊上神偷毛幹看得眞切，其中一人不正是蘇州太湖橫山水怪蔡龍王嗎？

另一個他也相當熟悉，正就是「黃河醜魔」丁成濤。

那丁成濤長得高矮與毛幹差不多，只是毛幹瘦矮，而丁成濤矮胖，生得是鯉魚嘴巴朝天鼻，金魚眼幾乎要掉出眼眶外，一對眉毛往上翻，看上去丁成濤不喜歡長鬍子，所以滿臉鬍子全被他刮得溜光，而使得臉皮泛青！

蔡龍王一登上岸，立刻就發覺不遠處的石岸邊，正站着神偷毛幹。

蔡龍王身後面，丁成濤早高聲叫道：「嗯！他娘的可是毛幹老偷兒嗎？」

赧然一笑，毛幹走前一抱拳，道：「二位好雅興，盪舟黃河看古景呢！」一面又對蔡龍王笑道：「金沙灘一別，原來蔡兄還沒回轉太

湖。」

粗聲哈哈一笑，蔡龍王道：「我與丁兄每年都相聚數日，這次能來此相聚，也是順道，正預備這兩天南下呢！」

要知這蔡龍王年已五十，生得高大威猛，一身肌肉堅如石頭，目光烱烱，金剛怒目，加上一張出奇大的血盆大口，突然在人前一站，就能把人嚇一跳。

這時候丁成濤大手掌拍在毛幹肩頭上，聲若洪鐘般道：「老偷兒，你這是從那道來，又要往那兒去？」

毛幹長嘆一聲道：「二位，一言難盡哪！」

丁成濤道：「娘的，你我幾十年都混過來了，臨老說出這種喪氣話，眞是應了『越老越怕死』的那句話。」一面推着毛幹後背接道：「走！到我那兒喝酒去，約莫着我那幾個徒弟們，已經把幾條鮮鯉魚叨拾好了。」

三個人也才走了沒幾步，迎面一騎快馬疾馳而來。

這時候早已沒有渡船，這騎馬的急驚風般趕來，不知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飛馬馳近，那馬前腿伸後腿弓，戛然而停在三人面前，只見馬上一個極爲英俊男子，看上去不過二十三四，黑緞子瓜皮帽，藍緞長衫，鹿皮快靴，紫長褲，可不正是金沙灘人頭店裡的李相公，還會是誰？

翻身下馬，李相公哈哈一笑，道：「毛大俠，敝掌櫃與閣下談好了生意，雙方說好了兩三天就要成交的，怎麼毛大俠來個『貴人多忘事』，把那麼一宗大買賣棄之不顧，就撒鴨子走人，害得敝掌櫃望穿秋水，還不時的唉聲嘆氣。」

神偷毛幹發覺只來了一個李相公，心中稍覺篤定，聞言不由冷笑道：「李相公，你可是兔子腿狗鼻子，挾尾巴跑得快，你拚命的追上我毛幹，敢情不會是談生意做買賣吧？」

李相公道：「同人頭店做生意打交道，首重信用，一回生二回熟，往後就全憑嘴巴一句話，就知心裡想幹甚麼，毛大俠，李相公這麼說，你該懂了吧！」

神偷毛幹鬥雞眼一翻，道：「你得了吧！屈家開了個殺人店，養了你們這批披着一身漂亮人皮的殺手，準備再一次大鬧江湖，你以爲我們不知道？你們雖說是開了一家人頭店，可是你們却要在這莽莽江湖上興風作浪，製造矛盾，然後你們再名正言不順的取下他人的人頭，你說是也不是？」

李相公一笑，道：「誤會！誤會！毛大俠把事情想左了，金沙灘的人頭販賣店，完全是應顧客要求，專門爲顧客全天服務，不過是換得些銀子糊口度日而已，否則誰會把一般商店開在荒山野嶺，那不是瘋子才怪！」

神偷毛幹立刻問道：「那我問你，戈顏戈大俠是怎麼死的？」

李相公道：「如果我推測的不錯，戈顏戈大俠是死在你手裡的。」

毛幹三角頭直搖，道：「你說謊！」

「一點也不是謊言，因爲你中途遇上那個西北回回毛正八，而他們一夥正在找戈大俠，於是你把戈大俠落腳地方告訴了他們，而使得他把戈大俠兜殺在駱峪關。」

毛幹心中一喜，因爲毛正八他們眞的已殺了蝴蝶大盜戈顏，從此江湖上少了個採花盜，而長白雪玉眞正是名「寶」有主了。

心念間，毛幹又道：「那麼從駱峪關到寶雞的中途，毛正八他們又是怎麼死的？」

李相公嘴角牽動，緩而有力的道：「他們自然也是因你而亡！」

毛幹心中驚駭，因爲他已經知道，李相公眞正的目的絕不是爲了長白雪玉，而是要殺人滅口。

但他却仍然追問道：「他們可是五個西北道上的朋友，明明是你們殺了人，爲何又牽扯到我毛大爺的頭上來？」

「你眞的那麼糊塗？依你的職業，應該不要再問下去。」

毛幹道：「你總得要把話說清楚，也使『我們』弄弄明白！」

毛幹這麼說，顯然已把蔡龍王與丁成濤二人扯進問題中，而人本來是好奇的，丁成濤根本就沒有把李相公看在眼裡，蔡龍王更是一副倨傲表情，聞聽毛幹說出「我們」二字，二人還把胸膛一挺……

李相公咬咬下唇，冷笑道：「好，既然你想聽，那我不妨說出來！」走前兩步，望了丁、蔡二人一眼，才緩緩的道：「因爲你毛大俠不該夜闖鎖龍嶺，更不該把你看到的一切口沒遮攔的傳出去，你有本領盜走屈掌櫃的寶貝，那是你毛大俠對你職業的忠實表現，尚可原諒，但壞就壞在你看到了屈奶奶，所以你就有了致命的，也是難以挽回生命的死亡理由……」他一頓又道：「毛大俠，你實在像鼠又像狐，害得我與趙相公二人遠從寶雞忙忽忙趕這黃河渡口，終於還是把你毛大俠攔住了。」

毛幹道：「你想怎樣？」

哈哈一笑，李相公道：「人頭店裡的伙計，當然是專幹取人頭的勾當了。」

毛幹冷笑道：「你不要忽略了，我們這裡是三個人，而你……」

「我只有一人是吧！」李相公右手入懷，一把掏出兩個鋼丸，又笑道：「在我看來，三個人與一個人還不都是一樣！」

毛幹尚未開口，蔡龍王早厲聲喝罵道：「操那個娘，老子在金沙灘的時候，就發覺那幫男女妖裡妖氣，想不到却是臉上和善內藏險惡，喝人血、吃人肉的厲鬼。」

毛幹及時高聲道：「姓屈的開設人頭店，背後是他老娘在撐腰，那個二十年前死裡逃生的屈仙姑，她又在興風作浪，準備血洗江湖，危害武林了。」

丁成濤大吃一驚，道：「這怎麼可能，那個妖婆不是死在十八盤嶺下面了嗎？」

毛幹接道：「她沒有死，是我那晚夜探鎖龍嶺在山腹中親眼所見，她除了一頭華髮以外，那模樣簡直就是沒有變。」一面戟指微笑卓立的李相公又道：「就因爲我毛幹發現了這項秘密，所以這個小王八蛋才千里迢迢的跟踪而來，想殺我滅口。」

丁成濤道：「這麼說來，我與蔡兄二人如今也知道這項秘密，面前這小子也一定不會放過我二人了？」

李相公陰惻惻的一笑，道：「人類的好奇心往往就是致命的禍源，所以世上有許多事情，不知道要比知道好得多。」

「刷」的一聲，蔡龍王的一對短叉拔在手中！

一抖手中釣竿，丁成濤迎空一揮，厲聲道：「看你小子一副篤定樣子，相信眞的有那麼兩下子。」

蔡龍王一擺雙叉，高聲道：「他小子是半途遇上的煞星，打譜是想要咱們的命，同這種殺手沒甚麼江湖道義可論，武林規矩可言，一朝豁上幹，砍倒算完事，丁兄，合着幹了！」

蔡龍王雙叉交相盤刺，人影晃閃中，弧影掃刺，一上來就是二十四刺戳。

丁成濤也及時的配合着蔡龍王的攻勢，手中天蠶絲銀亮釣竿，揮出「咻咻」狂飆，直往李相公頭頂掃去……

李相公猝向側閃，雙手握的兩個鋼丸，就在他凌虛廻旋中，振腕打出右手鋼丸，灰慘慘的月色中，宛如天外流星，從蔡龍王左側飛旋而來。

左手鋼叉飛揮，電閃處只聽「砰」的一聲，蔡龍王左手但覺一輕，鋼叉只剩下把手握在手中，不由大吃一驚，急切間一聲招呼，道：「丁兄，這小子手中是甚麼玩意兒，你可要小心自己那根釣竿呀！」

嘿嘿一笑，李相公道：「這就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們手上的那些破銅爛鐵，早就不合時代了，哈……」

丁成濤長竿挑打，空中響起「咻咻」之聲，但在李相公詭異的身法中，只見盡在李相公周身四邊捲翻，風聲中像是應竿起舞，李相公却是退一步進兩步，就在蔡龍王的一支叉影中，有如狂豹撲咬，毫不退讓。

於是，李相公二次鋼丸出手，丁成濤這才看個眞切，原來鋼丸上竟連着一根金綫，那金綫幾乎細得有如刃芒，在鋼丸的怒旋中，發出「絲絲」聲音。

突聞蔡龍王高聲叫道：「丁兄小心，不要被鋼丸金綫纏住！」

丁成濤狂吼出聲，彈腿倒翻三個空心觔斗，人未落地，手中銀竿猛力一抖，只見竿上一聲「嘩啦」，竿頭上銀光微現，天蠶釣絲筆直的纏向側面捲來的鋼丸金綫！

那勁繞而來的金綫，吃那天蠶絲纏住，鋼丸倒翻纏繞，不料天蠶絲韌性奇佳，李相公奮力一抖，竟然沒有絞斷丁成濤釣竿上的釣絲，不由微微一楞！

不過在他的收纏中，却順着釣絲而把一隻三寸釣鈎截落地上。

「刷」的一聲，李相公的左手鋼丸接着出手，看起來是擊向蔡龍王，但就在蔡龍王閃身暴退中，金光微閃，鋼丸方向驟變，「咻」的一聲，奔向丁成濤頭上……

丁成濤金魚眼一瞪，怪吼連連，高大的身軀突然一縮，釣竿上撩，人却像個大石滾一般，朝着李相公身前滾去，在他的左手中，不知何時已把竿尾插的一柄鑲鑽匕首拔在手中，那半尺長的一柄窄刃小刀，却鋒利無比，削薄的刃芒在流燦連連中，洒出如波窒人碎芒，宛如一蓬火花碎焰，朝着李相公身上捲去……

半空中爆發出一聲脆响，丁成濤的釣竿應聲而斷，李相公却在虛無飄渺中躲過丁成濤的一輪近攻，側身抖手，右手鋼丸又捲向蔡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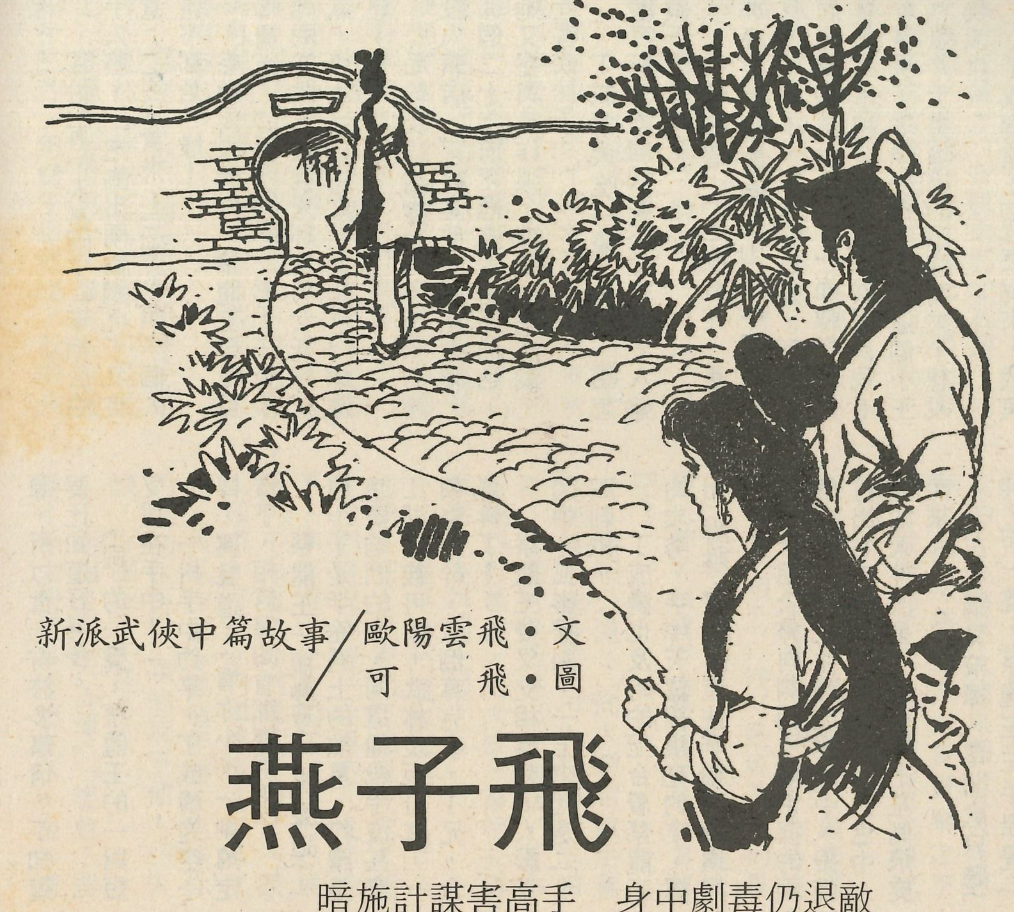
蔡龍王知道鋼丸厲害，不等鋼丸纏來，早又縱身讓過，不料那鋼丸在空中飛奔中，突然中途反方向擊來，蔡龍王看得眞切，右手鋼叉蓄勢，左手暴抬，一閃而抓向那隻看來光滑閃亮的鋼丸。

就在他一握住鋼丸的刹那間，突覺左掌心刺痛鑽心，急忙鬆手拋去，手掌早被刺穿兩個洞，而中指已見骨。

於是鮮血淋漓，痛得蔡龍王「絲絲」猛吸大氣！

（未完・五）

上文提要： 石貴妃失踪案有了綫索，燕子飛會同孫九峯去曲家故居搜捕，發現陳恭、柯友德挾着石貴妃逃走，衆人窮追却出現犬養由美、余東劍攔路阻截，使二人逃脫，石貴妃則由父兄陪伴下回去，雖然破獲了石貴妃失踪案，但陳恭、柯友德有嫌疑，孫九峯無從辯解，燕子飛柳青青二人多方偵察，仍未能解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暗施計謀害高手　身中劇毒仍退敵

這時，柳青青已聞訊趕至，一進門就破口大罵：「卑鄙！無恥！不要臉！從來沒見過像妳這麼骯髒的女人！」

越說越氣，手起掌落，劈！劈！賞了她兩個耳光子。

柳青青氣不過，取出鞭子就抽，犬養由美白白嫩嫩的胴體怎禁得起皮鞭來抽，忙不迭地滾到床後去。

燕子飛撿起她的衣服往床後一丟，道：「犬養由美，放聰明點，妳如果想抓住余東劍的心，就馬上穿好衣服滾蛋，若是被余東劍看見妳賣騷又賣肉的無恥模樣，準會把妳甩掉，沒有一個男人願意要一個破爛貨。」

這一招眞靈，犬養心念電轉，心知若被余東劍撞見這個場面，固然可以引起一場火併，但到最後，自己却很可能兩頭落空。

果然，穿好衣服，大大方方的走出來。

燕子飛色厲詞冷道：「犬養由美，從現在起，妳已經被驅逐，即刻離開別有天，離開北京，離開中原，滾回扶桑鎌倉去，永遠不要再回來！」

犬養由美惡狠狠地瞪了燕子飛一眼，啐道：「哼，木頭！」放步就往門外走。

柳青青望着她故意扭來扭去的大屁股，道：「子飛，此女集淫、邪、妖、詐、毒於一身，斷斷留她不得。」

「妳的意思是……」

「殺了她！」

「好！」

燕子飛提足一掌眞力，跟上去。

柳青青握住皮鞭，隨時都有出手的可能。

恰巧，余東劍來到了別有天的門口。

這小子的劍實在太厲害，別有天的朋友們竟無一人能攔得住他，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只聽一長串金鐵交鳴之聲傳處，挑飛七劍八刀，踏進花廳。

「站住！」

石磊從房內衝出來，劈頭打出一棒。

「看刀！」

丁玲接踵而至，雙刀齊出，快逾閃電。

「閃開一邊去！」

余東劍狠行虎步，劍去如風，鏘！鏘！二聲，震歪刀棒，接連幾個大步，人已到達花廳中央。

正好趕上燕、柳追下樓來要殺犬養，由美公主緊走幾步，投入余東劍懷中。

大石頭跨步而上，怒吼道：「好狂的小子，別有天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七節連環棒舞起一片狂濤，要跟余東劍一較高手，幸好燕子飛及時趕到，攔下來。

余東劍摟着犬養由美，道：「阿美，妳來別有天做什麼？」

「我……一時好奇，來探探他們的虛實。」

「沒有吃虧吧？」

「還好。」

「沒吃虧就好，否則……哼，咱們走！」

說走就走，拉着犬養由美，轉身離去。

這情形，簡直沒把大家看在眼內，石磊火冒三丈，吼聲如雷：「媽的，一個黃口小兒，你神氣什麼！」

柳青青同樣心有不甘，道：「把那個騷貨截下來！」

燕子飛的想法不同，作勢阻擋道：「讓他們去吧。」

石磊大叫道：「燕子飛，你幾時也變成了軟骨頭，這樣咱們豈不眞的要被這個小鬼頭看扁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東劍、西刀望重武林。」

「可是，這小子太囂張，目中無人。」

「他是余家唯一的命根子，難免嬌縱溺愛過度。」

柳青青道：「余東劍可以不跟他一般見識，倭女一肚子餿主意，天曉得下次會變出什麼新花樣來，絕對饒不得。」

燕子飛道：「當然，犬養是個禍根，必須拔掉，咱們追下去。」

余東劍拉着犬養由美，離開別有天後，卿卿我我，邊走邊聊，那個熱乎勁兒比新婚燕爾的夫妻猶有過之，大搖大擺的走進卡三娘以前住過的那家客棧，直接登上「香巢」小屋。

樓梯總共也不過才二十來級，才爬了一半，犬養便坐了下來，嬌喘道：「哎喲，喂，人家的脚好酸，氣好喘，實在爬不動啦。」

「那就歇一會兒吧。」

「不，我要你抱，要你抱嘛。」

「好，我抱，我抱！」

余東劍當眞把她抱了起來，犬養由美用手鈎着他的脖子，一面走，一面親，一面戲耍，一副猴急的樣子。

神刀丁玲在暗中咒駡道：「這一對狗男女眞不要臉，若非燕子飛攔阻，現在就送他們上西天。」

燕子飛道：「其實余東劍的本質並不壞，只是涉世未深，又兼血氣方剛，被犬養由美給迷住了，俗語說得好，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像犬養由美這樣的狐狸精，沒幾個男人能招架得住。」

一樣的話，引起兩種不同的反應，丁玲冷笑道：「我們家死鬼就招架不住，剛才還在流口水哩，只要妖女給他拋個媚眼，骨頭馬上就會酥，巴不得去給那個騷貨端洗脚水。」

柳青青瞄了燕子飛一眼，則在心裡暗駡了一句：「哼，老王賣瓜！」

余東劍與犬養由美在「香巢」內「窩」了約頓飯工夫，犬養忽又出現在房門口，道：「東劍，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下。」

「阿美，妳要到那裡去？」

「去打聽奶奶跟徐爺爺的消息。」

「我們一塊兒去吧？」

「傻瓜，打聽的人都是東劍、西刀的仇家，你去不方便。」

「那妳自己可要小心啊，別被燕子飛給堵上。」

「我現在已經是你的人啦，諒他也不敢。」

「說得也是，他膽敢動你的一根汗毛，我就殺了他！」

「東劍，再見！」

「阿美，再見！」

「回來以後我們再挑燈夜戰！」

「好啊，再大戰三回合才夠爽！」

返回香巢，在余東劍的額頭上親了一下，犬養由美這才步下樓梯，走出客棧，脚步突然加快，目標指向正北。

穿過三條大街，又折向東邊，不久再轉回北面，最後走進一條東西向的小巷子，停在一幢大宅院前面。

犬養由美輕功絕佳，二丈多高的院牆，輕輕一躍而過。

暗中立即閃出數人，見是犬養公主，急忙行禮退走。

吳掌櫃從正房迎了出來，道：「三公主怎麼到現在才來，總會長正在等妳的消息呢。」

犬養由美嬌笑道：「別提啦，這個楞小子八輩子沒見過女人，一吃到腥，就死纏活纏的吃個沒完沒了。」

「怎麼樣？已經拿穩了吧？」

「這還用說，他嫩得很，三勺米湯一灌，連時辰八字都忘光啦。」

犬養望望站在吳掌櫃身後的數名高手，以及她自己的四名女婢，又道：「吳副會長，本公主來此的目的，是想知道下一步該如何進行？」

吳掌櫃捻着山羊小鬍，道：「先別談下步行動，公主還沒有說燕子飛的計劃成功否？」

犬養大發嬌嗔道：「哼，這傢伙是塊不解風情的木頭，沒有釣到魚，差點把餌蝕掉。」

吳掌櫃道：「總部的計劃，原

以爲送上床的便宜，燕子飛絕對過不了美人關，只要公主在中間一搬弄，余東劍必會醋性大發，找姓燕的拚命，最後血染黃沙的八成是那個雛兒。這一來，東劍、西刀一定會找燕子飛、柳青青攤牌，不論誰勝誰敗，對我們都是好事，現在既然如此，只好改弦易轍，另起爐灶了。」

「如何改弦易轍，另起爐灶？」

吳副會長朝四處張望一下，從懷中取出一隻小瓷瓶，交給犬養道：「公主見過余東劍的老奶奶沒有？」

「還沒有。」

「那就儘快叫余小子帶妳去見她，記住，要設法避開徐老頭，找機會將瓶內毒藥放進酒菜飯食或水裡，毒死三個最好，至少要解決掉二人。」

「徐老頭與余老奶奶寸步不離，想分開他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沒有關係，可以等，可以製造，徐老兒認識公主，一照面事情就難辦了。」

犬養點頭稱善道：「說來說去，還是怪我們自己太大意，若在雙龍居就將這兩個老傢伙解決掉，便無後顧之憂，不知到底是誰放走他倆的？」

「正在查，還沒有頭緒。」

「天蠶絲刀劍不入，只有雙劍可以斬斷，這……」

「難就難在這裡，莫邪劍被公主拿去，干將劍原封未動，普天之下想不出還有那一樣利器可以削斷天蠶絲。」

「孫皇后母子近況如何？」

「很好，仍囚禁在老地方。」

「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不乾脆把他們母子殺掉，萬一走漏風聲，豈不前功盡棄，山本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山本會長的算盤可精得很，他是怕全盤計劃中一旦某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可以太子母子的性命爲要挾，作爲退身之計。」

「山本會長還有何交代？」

「重申前言，在東劍、西刀未滅絕前，應盡量避免與其本會長之人公開接觸，以免余東劍犯疑，這裡也不必再來了，有事屬下會派人向公主報告的。」

「好，就這麼辦，本公主就此告辭。」

「公主請！」

犬養轉身欲去，四婢追上來齊聲道：「公主，我們跟妳去，也好暗中保護。」

「免了，你們留在這裡享福吧，東劍不喜歡第三者打攪，還等着本公主回去睡覺哩！」

餘音未落，人已縱起，朝牆外飛去。

驀然，砰！巨震之聲傳處，犬養由美彷若火燒屁股似的，又倒飛回來，落地後花容泛白，嬌軀搖晃不止，好似風中弱柳。

場中人影閃動，一下子落下來四條人影。

就在四人落地的同時，雙方已作了第一度交鋒，立有四個五龍會高手負創而退。

燕子飛本待乘勝追殺犬養，被吳掌櫃硬接下一掌，擋在面前。燕子飛不由一怔，道：「副會長好功夫。」

吳掌櫃皮笑肉不笑的道：「好說，燕大俠過獎了。」

「人說狡兔三窟，我看副會長至少有十個窩，坤寧宮事發後，抄了你的三個地盤，結果還是被你跑掉了。」

「哈哈，吳某在北京已有三十年的基礎，倘若輕而易舉的就被人逮着，豈不白混了。」

「本俠想討教，閣下是那個會的副會長？」

「見眞人不說假話，是雙龍會的副會長。」

「那個雙龍？」

「青龍、黑龍二會合稱雙龍會。」

「敢問會長是那位？」

「老朋友，你們已經交過好幾次手。」

「你是說那個……黑衣人？」

「不錯！」

「他是誰？」

「雙龍會長呀。」

「燕某是問他尊姓大名？」

「到時自知。」

「閣下怎麼稱呼？」

「吳天！」

「不是閣下的扶桑眞名吧？」

「天下事有多少是眞，多少是假，燕朋友何必太認眞。」

「你的姓名是眞是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本俠決定逮捕你。」

「什麼？你要逮捕我？」

「大明皇朝，律令森嚴，容不得任何人橫行霸道。」

「燕子飛，想逮捕老夫，可沒有那麼容易，你已經被困住了。」

雙手一招，像箭一般，從兩側射出來數十條人影，將燕、柳、石、丁圍起來。

燕子飛見他擺明了要拒捕蠻幹，勃然大怒道：「吳天，不肯俯首就擒，可別怪本俠要就地正法。」

大石頭天生的火爆脾氣，挑眉瞪眼道：「媽的，別磨牙，幹掉一個少一個！」

雙手握住七節連環棒，突出奇招，套住一名雙龍會高手的頭，猛一絞，那人立告身首異處，另二人虎撲而上，揮刀反擊，砰！砰！兩聲，又被石磊打得頭破血流，踉蹌而退。

丁玲的雙刀如得神助，寒芒過處，血雨噴洒，一眨眼便造成一死一傷。

羣魔圍得太緊，柳青青的皮鞭施展不開，索性捨鞭用掌，照樣威猛絕倫，一輪快攻下來，逼得對手節節敗退，非死即傷。

燕子飛更不用說，招無虛發，打得倭賊七零八落，東倒西歪，一霎時便殺出一條血路，突出重圍，衝至吳天面前，劈面一掌打過去。

吳天眞不含糊，橫移半步，避開來掌，掃出一腿，燕子飛彈身一跳，吳天立即攻來三掌三腿，燕子飛雙掌齊出，狀似蒼鷹搏兔，吳天發掌相迎，勢若天王托塔，兩股巨大無匹的暗力眼看就要撞在一起。

詎料，就在這個生死須臾的一瞬間，吳天乍然撤掌橫移三四步，原來用的是佯攻虛式，志在誘敵。

燕子飛招已用老，收勢斷不可能，只能向前衝，有如脫繮野馬。

「納命來！」

吳九段謀而後動，早已用足了兩掌眞力，整個袍袖完全鼓了起來，雙掌微微泛紅，掌招一出，猛銳難當，掌風熱辣辣地有如狂風烈火。

「血手印！」

驚叫聲中，柳青青想援手却來不及，燕子飛急中生智，在原地疾轉三匝。

這三圈實在妙極了，不但止住了他自己的衝勢，也偏離了原來的方位，消卸掉吳天的不少掌勁，熱浪擦身而過，激起一片黃沙。

也激起了燕子飛一爭短長的雄心壯志，道：「副會長的血手印已有七成以上的火候，實在難得，來，咱們在三掌上決一死生如何？」

「好啊！」

「看掌！」

「接招！」

彼此心意相同，惡戰立即爆發。

第一招：「血濺海棠」，雙方旗鼓相當，難分軒輊。

第二招：「血染江河」，燕子飛略勝半籌，吳天屈居下風。

第三招：「血洗大地」一出，我的媽呀，吳天夾着一聲悽厲可怖的慘叫，被拋上天去，一襲藍緞錦袍，被震得四分五裂，死猪也似的摔落地面時，早已血肉模糊而亡。

以吳天的功力，竟然接不下三招，所有的人都嚇呆了，不少人驚叫出聲：「我的媽呀，燕子飛好厲害！」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犬養由美不敢戀戰，揮手道：「咱們走！」領着四婢女向牆頭飛去。

「回來！」

嬌叱聲中，柳青青的長鞭電捲而出，硬生生的從半空中將她截回原處。

刀光棒影之中，哀鳴盈耳，血雨交織，四婢女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作了石磊夫婦的手下亡魂。

犬養由美已如驚弓之鳥，逃命第一，脚尖一點地，遂又彈身縱起，又飛向牆頭。

「青青，殺了她！」

「媽的，老子宰了妳！」

燕子飛鞭長莫及，柳青青、石磊、丁玲咬着尾巴追殺，柳青青刷！刷！刷！連攻三鞭，掃落了犬養的兩隻衣袖，亦將那瓶毒藥掃落在地，瓶碎藥溢，冒出一股青烟。

犬養由美不顧一切，已登上牆頭，三人亦尾隨追至，猛可間，牆外飛來一人，硬將三人的攻勢阻住，來人因用力過猛，與柳、石、丁四個人一齊跌落牆內。

燕子飛一見是久違的黑衣人，既驚且喜，上前說道：「雙龍會長，山不轉路轉，咱們終於又見面了。」

黑衣人一言不發，兀自暗中提聚眞力。

「閣下究係何人？」

「……」

「莫非五官不正，七竅不全？」

「……」

「否則，爲何不拿下遮羞布？」

雙龍會長依舊閉口不言，乍然騰空飛起。

姿勢很怪，係向上拔起，依然面對燕、柳等人，運足了兩掌眞力，却不出手，顯而易見是一匹老奸巨猾的狠。

此人血手印的功力猶在吳天之上，燕子飛忙命大家退避，獨自飛身追上去。

砰！砰！砰！二雄相遇，戰火立燃，在半空中硬碰硬的拚了三掌，熱浪三起三落，人影三合三分，燕子飛落在牆內，黑衣人落在牆外。

早在這之前，犬養由美便已在牆頭消失。

而雙龍會長尚在空中時，柳青青揮出一鞭，將他的蒙面巾掃落，可惜，夜色昏暗，對方身手又快，根本看不清楚是何許人。

雙龍會長志在救人，不肯久留，當燕子飛等人追至牆外時，早與犬養由美逃之夭夭。

猛追一陣，毫無所獲，返回原地一看，深宅大院內的倭寇俱已奔走一空。

* * *

夜色已深，街上行人稀少，追尋許久，始終未再見那黑衣人與犬養由美的一影半踪。

只好盲人瞎馬，亂尋一通，這時候，已至別有天附近。

大石頭道：「燕子飛，這個雙龍會長的功力如何？」

燕子飛道：「高，很高，與山本約在伯仲之間。」

「這個老小子為何一直不吭氣，莫非是個啞巴？」

「啞巴不可能當上雙龍會長。」

「那他為什麼不開金口？」

「唯一的解釋是怕我們聽出他的口音來。」

「你是說這個老傢伙是熟人？」

柳青青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不然就沒有遮掩的必要。」

神刀丁玲道：「妳剛才可曾看清他的面貌？」

「沒有。」

「這個老小子會是誰呢？」

「雖然沒有看清他的面貌，但從體態舉止上還是可以覺察出一些端倪來。」

「那一個？」

柳青青先不作答，望着燕子飛，道：「子飛，你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燕子飛道：「在天津渡口時就有這種感覺，今夜的感覺更明顯。」

「像誰？」

「金百萬！」

「我也覺得很像金百萬！」

石磊大驚失色道：「奶奶的，咱們那兒不好去，居然住到賊窩裡來了，我這就去砸爛他吃飯的傢伙。」

燕子飛阻攔道：「大石頭，此事純屬猜測，並非十拿九穩，在無確切把握前，最好不要輕率行事。」

「可是，身在賊窩，寢食難安，不殺人就得搬家。」

「那倒不必，自從鶯鶯事發以後，別有天的伙食完全獨立，由江湖上的朋友們負責，外人沒有動手脚的餘地。」

「安全就好，折騰了半夜，肚子有點餓啦，回別有天吃消夜去。」

「大石頭，你去吧，燕某還有事要辦。」

「你還要辦什麼事？」

「到碧雲天看看。」

「去碧雲天？幹嘛？」

柳青青對燕子飛太瞭解了，只要他心念一動，馬上就會心領神會，聞言代答道：「金百萬雖然奈何不了咱們，碧雲天的伙食則是由正陽樓供應，却有暗算東劍、西刀的可能，順便過去瞧一瞧，以防萬一。」

當即轉過街角，走向碧雲天。

碧雲天的門已經關了。

裡面靜悄悄地，聲息全無。

花廳內一燈如豆，幽黯昏黃。

門外有人，一共七八個，正在撬門。

撬開大門後，大搖大擺的走進花廳，將燈擰大擰亮。

其中一個頭目腰裡纏着一條半青半黑的緞帶，青色的這邊有四條龍，黑色的那邊有四朵玫瑰花，朝樓上瞄了一眼，對另一名七段高手道：「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雙龍會的七段高手雙眉一揚，沾沾自喜道：「毒性早已發作，差不多該是斷氣的時候了，咱們是來收屍的，棺材隨後就到，當然不會有動靜。」

「上去瞧。」

「走！」

八人分成二撥，毫無忌彈的走進樓上的二間房。

驀然，樓上傳來兩聲暴喝。

「滾！」

西刀徐遠的金環寶刀舞出萬道金光，四倭寇面無人色，連滾帶爬的滾下樓來。

「滾！」

余老奶奶老當益壯，龍頭拐虎虎生風，四賊好似火燒屁股，爭先恐後的奪門而逃。

燕、柳本已進入花廳，見此情狀，遂又悄然退到窗外去。

徐遠橫刀在胸，聲若焦雷：「魔崽子，你們來幹什麼？」

為首的八段高手道：「本會慈悲為懷，是來給二位收屍的。」

徐西刀虎目一瞪，道：「我老人家的陽壽還長得很，難得爾等有這份孝心，謝謝。」

那名七段高手一直在默默注視着二老的氣色神情，冷笑道：「徐老兒，你他媽的別裝模作樣，看你臉色泛黑，雙唇發紫，說話中氣不足，分明是『軟骨散』的毒性業已行開，很快就會趴下去。」

余老夫人怒溢雙眉道：「老婆子我春秋正盛，活得很起勁，怎會吃『軟骨散』自尋死路？」

七段高手冷哼一聲，道：「哼，老太婆，少裝瘋賣傻，『軟骨散』是放入菜飯之中，由本大爺親手送來，收碗盤時吃了個清光，妳會沒中毒？」

余老奶的枴杖在地上一頓，發出一陣嗡嗡之聲，道：「臭小子，你們這點微末伎倆當然瞞不過東劍、西刀，我們壓根兒就沒吃。」

「飯菜那裡去了？」

「倒啦！」

為首的八段高手虎吼一聲，道：「別聽她扯淡，死到臨頭了還唬人，咱們上！」

話落招出，率衆一湧而上，決心要置東劍、西刀於死地。

燕子飛、柳青青神色大變，作勢欲進。

說時遲，那時快，徐遠雙手舉刀，卡察！八段高手的招式尚未遞滿，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在地。

余老奶奶又豈是省油的燈，一杖砸下，那名七段高手也魂歸離恨天。

殺一儆百，其餘的人全部嚇破了膽，掉頭就跑，恰巧門口有人送棺材來，擋住去路，連忙轉身進入一間房，鑽進地道逃走了。

抬進二口上好棺木，往花廳中央一放，八名抬棺人個個冷若冰霜，像極了閻王殿前的白無常，一言不發的走上樓去。

不一時，又轉了回來，其中一人嘟喃道：「怪事，買棺材的人講明要我們到樓上收屍，怎麼沒見死人？」

徐遠乾咳一聲，道：「死人在這兒，你們全瞎啦。」

來人七手八脚，將死者裝入棺中，先前發話之人道：「連工帶棺加埋葬費，一共紋銀二十兩。」

「找買棺材的人去要。」

「死者不是你老的親人？」

「見你的大頭鬼，滾！」

西刀一副兇神惡煞相，余老奶奶的臉色也不好看，抬棺人那還敢再多放半個屁，抬起棺材來就往外面跑。

噗通！抬棺材人甫自門外消失，徐遠便栽倒下去了。

噗通！不旋踵間，余老夫人也跟着趴下去。

燕子飛穿窗而入，一探二人脈息，情況雖極嚴重，幸好一息尚存。

弄得大石頭滿頭玄霧，道：「怎麼搞的，好端端的，說趴就趴下了。」

燕子飛道：「二老中了『軟骨散』，還不輕哩。」

「余老奶奶不是說沒吃嘛？」

「那是唬人的。」

「可是，剛才還神氣活現的樣子。」

「那是裝的。」

「哦，原來也是兩隻老狐狸。」

「二老江湖經驗老到，全憑精神力量在撐着，攻出一刀一杖後，力氣已經放盡，却把那幾個無知鼠輩給嚇跑了，如其不然，即便是三歲孩童，照樣可以要他們的命。」

「現在該如何善後？」

「麻煩你們夫婦倆，送二老去別有天暫避，順便知會一下嚴總他們，如果子飛研判無誤，倭賊可能不會就此罷手，說不定會有後續行動。」

「兩位去那兒？」

「我與青青追下去瞧瞧。」

立與青青鑽進地道去。

這是第二次進入地道，可謂駕輕就熟，來至天外天一看，裡面鴉雀無聲，似是無人居住，再折回地道內細加察視，在中間部位發現一個暗門，有一條支道通向正陽樓那邊。

地道內，每隔數丈，便有油燈一盞，不但視線良好，而且乾乾淨淨，足證必係羣魔經常出入的孔道。

約莫走出二十餘丈，經過多次轉折，最後從一株古樹下走出。

地處花園一角的假山旁，觸目皆是奇花異卉，嶙峋怪石，偽裝得十分巧妙，外人很難察覺。

四周種了幾棵參天老槐，茂密的枝幹縱橫交錯，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槐蔭之下，有一明二暗三間典雅精舍，門楣上懸着一方橫匾，上書：「懷桑居」三字。

計算位置，此屋應是別有天、碧雲天、天外天三大別院的三角地帶，正陽樓的後方，燕子飛却從來不曉得有這一處「芳鄰」。

正想走近些一探究竟，忽聞一陣脚步之聲傳來，急忙隱入暗中。

沒多久，花叢小徑行來三人，為首者是山本刀之助，左右二人年約四至五旬，橫眉豎目，一臉兇邪，論相貌與犬養王頗有幾分神似。

談笑聲中，三人進入「懷桑居」。

燕、柳快步掩至屋後，發現兩側是二間臥室，紙門、榻榻米，全套扶桑式樣。中間是廳堂，掛滿了山水字畫，條桌上有一對古瓶，兩隻玉馬，傢具精巧華麗，皆中式佈置。

正中，已擺好一桌酒席，山本肅客入座，另有三名妖豔動人的少女作陪。

山本刀之助高舉酒杯，笑呵呵地道：「幸二兄、幸三兄，好不容易才盼到二位，來，今夜這一頓洗塵接風酒，我們要喝個痛快。」

言畢，舉杯一飲而盡。

稱作幸二的人乾了一杯，摟住身旁的少女道：「這幾個娘們那來的？明眸皓齒，丰姿綽約，山本兄好眼光。」

山本道：「此地不比天霸府，民間的美女咱們現在還不能動，這三位佳人是特地為二位王爺從青樓中千挑萬選而來。」

稱為幸三的人，湊在身旁青樓女的臉上香了一下，道：「記得大詩人蘇東坡有一句名言：『醜婢悍妾勝空房』，山本兄安排得好，安排得好。」

一句「醜婢悍妾勝空房」，引來哄堂大笑，三人老而不修，一人一個，老實不客氣的動手動脚起來。

（未完・卅八）

七巧賭坊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揚帆大海遇倭寇　被囚荒島逢故人



上文提要：杜老三運貨往日本途中出事，日本浪人小川和田野要求哈玉芳加倍賠償訂銀，同時又要求她盡快把另一批泥壺送到日本。於是，哈玉芳立即派遣自無錫歸來的佟大川和新手下古照今到宜興辦貨，然後運貨到日本。當進寶號航行到太湖時，遇上蒙面水寇，尚幸被擊退。之後，古照今竟在宜興碰見水道生，他懷疑水寇是水道生派來的……

古照今道：「江湖上沒有甚麼黑道白道之分，只不過白道中人不少人是以合法手段幹些非法的勾當，叫人看不出他的心是黑的還是白的！」

突然間，宜興酒館外傳來一聲吼：「是古兄弟嗎？你在同甚麼人吃酒？」

古照今已站起身來了。

水道生回頭瞧，他的心中不高興，因爲這大漢乃是佟大川！

佟大川一見是水道生，他可就不客氣的吼起來了。

「娘那皮，姓水的呀，幾個人去找大夫救治傷處，他們是你船上的人呀！」

水道生道：「是嗎？」

佟大川叱道：「走！咱們去瞧瞧！」

水道生淡淡的道：「那又怎樣？」

他這是承認了，而且還看向古照今。

其實，古照今早猜中個八九不離十了。

佟大川吼罵：「操那娘的，你不是口口聲聲說你們是正經生意船嗎？爲甚麼扮水寇劫咱們的船？」

水道生一拳拍在桌上，酒杯盤子彈起半尺高，回叱道：「你說甚麼？你說我的船是水寇船呀？太可惡了，也太過份了！」

佟大川道：「操那娘的，你不承認也不行，幾個受扎的正在大夫那兒包紮，我親眼看到的！」

水道生道：「當時我們還以爲是你們，你們才是水寇吶，在那麼大的霧中！」

佟大川道：「眞他娘的强詞奪理呀！」

他咬咬牙，又道：「你們個個幪着面，不是水賊是甚麼？說！」

水道生道：「我的船只一遇水寇，都是幪面的，因爲有幾處水賊早盯上我的三條大船，那不只他們，便是你們的哈大姐，不也在打我船的主意嗎？」

他一頓，又道：「幪上面，可以扮强梁，嚇退想搶我船的人，所以當我發覺你們不是水賊時候，我便立刻叫大伙回船，要是咱們是水賊，娘的，你們早成波臣了。」

眞是人嘴兩片皮，理是自己的。

古照今就怔住了，他無法反駁。

佟大川也忿怒的楞了一下，他重重的道：「眞他娘的會狡辯，黑的也叫你說成白的了。」

水道生道：「本來就是這樣嘛！」

佟大川突然又叫道：「不對不對，當時你們船上有兩個人合擊我一人，你們豈有不知道咱們藍帆是

上海來的裝貨船呀！我問你，兩個人中可有你？」

水道生看看古照今，遂點頭道：「有我！」

佟大川吼道：「你該認識我吧！」

水道生道：「當時霧重看不清，等看清了我撤兵，怎麼，那一點不對了？」

至此，便是古照今也怔住了。

佟大川重重的鼻音哼了一下，他對古照今道：「咱們的貨已訂妥，就這一半天裝船就走了，古老弟，咱們可以走了吧？」

古照今站起來了，他衝着水道生抱拳，道：「就算是一場誤會吧！水先生，我告辭了。」

水道生道：「船又不是馬上開，何必走得太匆忙，這菜還沒上完吶！」

佟大川道：「留着你自己享用吧！」

他當先往酒館外面走。

古照今臉露歉然的衝着佟大川看了一下，再對水道生道：「水先生，但願以後別再誤會，那會死傷許多人的，你說是不是？」

水道生留不住古照今了，他無奈的點點頭。

水道生看着古照今走出門，他仍然楞在椅子上，但他的心中不舒服，因爲他明白，古照今的一身功夫，那是在黃浦灘上少有敵手的。

水道生只一瞧古照今的出刀便折服，大早上又露了一手筷子傷人，眞把水道生嚇住了。

水道生終於喃喃的道：「雖然換回兩條船，我還是失策不化算。」

* * *

誰是水寇？他們臉上又沒刻字，誰又是善心好人？多一半是自己吹噓的。

這就叫，眞正的賊寇不知道，天下處處是好人，君不見金匾高懸在楣上，石牌刻的萬古留芳大牌坊，人生在世夢一場，空手來又空手去。

於是，水道生又喃喃的自語：「我不甘心，我絕對不甘心，我得去找個人談一談。」

他要找什麼人談一談？誰也猜不到。

* * *

宜興的幾個火窯把泥壺上色之後便打包裝上竹簍子，一個竹簍有泥壺一百隻，佟大川的人在船上點貨、上貨、綑紮、封艙，一應的事情幹得可起勁，不遠處，水道生看着佟大川的這條船，其實他不是看船來的，他是來看古照今的，他仍然不死心的一心要找回古照今。

只不過他在遠處站了一個多時辰，直到佟大川的三桅小船揚帆而離了岸，他還沒發現古照今的出現。

水道生有些失望了。

只見他向遠處招招手，有個漢子往他這邊奔過來。

「爺，你吩咐！」

水道生道：「快備馬！」

「是，小的這就去拉一匹來。」

那人說完便走，水道生的雙目露出厲芒來。

於是，那人很快的備來一匹健馬，就聽水道生道：「告訴紅當頭，這幾天在此等我，我去了就回來。」

「爺，你去那裡？」

「滁州三刀會總堂。」

那人道：「南京西面呀！」

水道生已拍馬走了。

* * *

佟大川的運貨大船經過黃浦灘的時候沒有停靠，只用一隻小舟上岸去辦了許多食品，當天船就往東出吳淞而往日本去了。

佟大川上的人有三個受了傷，養息幾日也就好了。

三桅大船上裝的是宜興泥壺，也是東洋人茶道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每年由宜興運往日本的泥壺總是大批大批的用船載過去。

哈玉芳的這兩條貨船，還是他爹在世時候打造的，至今已有五年多，如今在她手上把一條船弄失踪，這叫哈玉芳的心中如扎了一刀似的難過。

哈玉芳再賭這一回，大半個希望寄託在古照今的身上，因爲她從古照今的機智研判，古照今必會幫她大忙。

哈玉芳以爲，能一眼看穿他的推莊高手手中藏牌，實在夠細心的了。

詐賭本就是障眼法，那比之玩魔術差不多，但如果遇上心眼細的人就不一定會得手。

古照今雖然不賭，但他在三刀會混了三年，也見過別人賭，看多了便也知道什麼人在耍老千。

哈大姐也算看準人了，她也用心計把古照今拴牢，這一切的希望就看古照今了。

* * *

哈玉芳的大船出海了，消息是由上岸趕辦一應用品的人向她報告的，當然，在太湖出的事也向哈玉芳順便報告，哈玉芳當然忿怒，對於水道生的作爲恨得直咬牙。

她對幾個身邊的把子們交代，再看到水道生來賭坊，立刻向她報告，她要親自對付水道生。

她要如何對付水道生？當然，她能在這黃浦灘上開着一家規模不小的「七巧賭坊」，自然有她的一套。

哈玉芳這話才交代沒幾天，水

道生便來了。

水道生不只一個人前來，他還帶來兩個人，一個是「三刀會」當家的「天龍刀」申方艮，另一人也是「三刀會」的當頭，也曾是古照今的頂頭上司雷子鳴。

水道生除了帶來三刀會的兩個人，他還把「賭精」白來甲也帶來了。

今天，水道生打算要哈玉芳難堪了，因爲無論是文的或武的，他相信哈玉芳難以招架。

文的，他有個白來甲，白來甲這人乃是由廣東過來的，對於賭這一道，他幾乎排在「仙」字位了。

武的，「天龍刀」申方艮與雷子鳴二位乃是三刀會的人物，三刀會的勢力大，氣勢上就壓過哈玉芳。

水道生打定主意，不能把古照今收歸己用，那麼，妳哈玉芳也免了吧！

* * *

走在那十一層大台階上，水道生抬頭看着掛在門口的四盞冬瓜赤紅燈籠，忍不住的嘿嘿笑了。

「七巧賭坊」這兒談不上車水馬龍，卻也稱得上熱鬧了，這才天剛黑不久，賭坊中已傳出呼么喝六的喊叫了。

* * *

哈玉芳很會引人上門，她在前面的賭場子集中五個花樣，開寶蓋的，擲骰子的，押單雙的，猜數字的，這些賭無大小，三教九流都能玩，而且玩起來也熱鬧。

熱鬧當然好，可以聽得遠，走在街上的人也聽得到，便是不賭吧，也會兩手犯癢犯賤的搓起來。

二道院賭的是牌九，共三大桌，那種呼叫就比之前面的文明多了。

至於三道院內乃是中西合璧的賭起來，一半賭的是麻將，另一半賭的是梭哈，這可是洋人帶來的玩意兒。

那年頭，洋人好像船堅砲利吧，好的東西沒帶來，鴉片梭哈先上岸，如今「七巧賭坊」趕時髦，也賭「洋賭」！

* * *

水道生只一出現，消息立刻送到附近的偏院裡，哈玉芳正在和她的貼身武士東方亮關山河三人在商議重要事情，爲的是如果古照今也失敗，這後事怎麼個交代。

就在這時候，有個伙計奔來了：「大姐，姓水的果然又來了！」

哈玉芳忽的站起來，沉聲道：「他眞敢再來呀！」

那伙計道：「他還帶來三個人，都是大個子！」

哈玉芳道：「他們去了二道院？」

「不是的，他們去麻將屋了！」

哈玉芳冷冷道：「麻將？哼，想在牌上較量？好，由我去對付！」

關山河道：「大姐，何必妳親自出馬呀？冬梅的麻將很不錯的，由冬梅迎戰就足夠了！」

冬梅乃哈玉芳的女侍，也是她一手調教出來的姑娘，她們不但賭術精，武功也不錯！

哈玉芳却搖搖頭，道：「我怕來者不善！」

東方亮道：「那又怎樣？這是咱們的地盤，先由冬梅去迎戰，看情況大姐再出手！」

哈玉芳不堅持了。

哈玉芳對關山河道：「你們去佈置，不到必要時咱們不動武！」

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立刻起身往外走，那哈玉芳稍作整理，便把冬梅找來了。

那冬梅長得白又俏，笑起來露出兩個大梨渦，頭上插着碧玉簪，一端垂着花穗子，紅大衫、繡球帶，走起路來惹人眼，好像一朵鮮花飄過來，美呀！

哈玉芳的幾個姑娘都美，所以，古照今遇上小雪就死心塌地的爲哈玉芳賣「小命」了！

哈玉芳對冬梅，道：「跟我去麻將屋，今天妳要給我露臉，休得砸了招牌！」

冬梅吃吃一笑，道：「大姐，妳忘了我過目不會忘的，三十四張牌在我的面前疊起來，我可以知道每一張牌的，我還可以看出三家出牌甚麼招式來！」

哈玉芳一笑，道：「妳也會偷牌換牌！」

哈哈一笑，冬梅道：「我一樣也可以捉住偷牌的人。」

哈玉芳也點頭笑了。

* * *

就在麻將屋門口，水道生站在那裡似乎在等着哈玉芳的出現。

哈玉芳當然也瞧見水道生了！

這二人只一見面，先就是對着冷笑，然後，然後……

然後水道生指着身邊三個人，道：「哈大姐，容我水道生爲你介紹這三位，如何？」

哈玉芳不能不大方的點點頭，道：「來是客，我歡迎！」

水道生道：「這位是滁州三刀會大當家『天龍刀』申方艮，申爺。」

哈玉芳雙眉一挑，福了一禮，道：「原來是申當家的來了，歡迎呀！」

申方艮淡淡的道：「妳一個婦道人家，能撐起這麼大場面，在這上海灘上幹得有聲有色，眞羞煞多少男兒漢了！」

他這話是褒又貶，哈大姐也只一笑。

水道生又對另一大漢，道：「這位乃三刀會的當頭，也是古照今古老弟的上司，他叫雷子鳴。」

那雷子鳴道：「哈老板，是我與古老弟的誤會，說明白以後，我打算帶他重回三刀會，他終究是三刀會的人，咱們當家的聽說以後親來接他回去。」

哈玉芳道：「古老弟不會再回三刀會了，他也明白好馬不吃回頭草的道理，這一點也算江湖哥兒們應有的一股子傲氣吧！」

她此言一出，惹得申方艮臉含忿怒，他乃三刀會當家的，如此親來，已是天大的面子，可也不吃這一套！

水道生笑笑，道：「可否把古老弟叫出來，至少他的老上司前來，見面可以吧？」

哈玉芳道：「古老弟不在。」

申方艮道：「眞的不在？」

哈玉芳冷冷道：「我爲甚麼說謊？沒必要！」

「去哪兒了？」

「押着我的貨船去日本了！」

她此言一出，嚯，水道生就是一怔，急問：「眞的去日本了？是押送……」

哈玉芳不隱瞞的道：「押着一船泥壺去日本。」

她忽的把臉色一沉，又道：「姓水的，我還沒找你算這筆帳吶！」

水道生哈哈一笑，道：「算帳？莫非我與妳的船在太湖起濃霧時候產生的誤會？」

他再哈哈一笑，又道：「其實那時候已經解釋清楚了，只不過是一場誤會！」

哈玉芳叱道：「滿嘴胡說八道！」

「妳說我胡說八道？」

哈玉芳道：「不是嗎？如果船上不是有古老弟出手，你會就此離開？」

這還眞是一拳打中水道生的心口窩了，水道生一震，因爲當時就是這樣，古照今等於壞了他的大事！

這話當然也被申方艮聽了去，不由怒視一邊的雷子鳴，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咱們三刀會急需人才，古照今在你手下三年而無法抬頭出人頭地，你知道嗎？良將敵萬軍，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你就那麼輕易把人放了，你是不是怕他爬到你的頭上呀？」

雷子鳴道：「當家的，咱們一切事情順利，所以屬下也從沒發現古老弟的眞功夫，屬下聽了也大感後悔呀！」

水道生怕雷子鳴下不了台，立刻對哈玉芳道：「哈大姐，咱們今天不是來找麻煩的，我還有這位朋友，大名叫白來甲，很想在妳這兒賭幾手麻將，不知哈姐有沒有意下場賭一番？」

哈玉芳道：「歡迎，七巧賭坊歡迎各路英雄前來亮亮眞本事！」

水道生道：「那好，你們先在這兒賭吧，我還有件小事，趕辦完立刻回來加入戰團！」

哈玉芳道：「三刀會大當家的與這位雷當頭也下場嗎？」

申方艮淡然的道：「咱們不賭，既然古照今已出海，咱們以後再來！」

他對雷子鳴重重看了一眼，道：「走！」

現在，只有個白來甲留下來了！

水道生只走了幾步又回頭，他自懷中摸出幾張大銀票塞在白來甲懷中，道：「備而不防。」

白來甲却一笑，道：「咱們雞生蛋蛋生雞吧！」

「哈……」

前面，申方艮與雷子鳴二人已不見了！

水道生也走了，哈大姐送他出門的，哈大姐對一個腿快的伙計吩咐：「去，跟定他，看他又在弄甚麼鬼！」

那伙計立刻匆匆的出門去了。

* * *

這裡，由冬梅帶着那位廣東來的麻將客走入麻將屋中。

進得這一間麻將房，只見四方桌上整齊的擺着一副象牙製麻將牌，靠牆邊兩張茶桌上，兩個客人在吃點心，當然也是在湊搭子。

這二人穿得闊，藍綢長衫掛洋錶，鼻烟壺是金造的，一見哈大姐進來，好像熟人見了面，二人站起來了。

「怎麼了，還沒有人來呀！」

哈大姐笑瞇瞇的道：「這不是來了嗎？我爲兩位介紹，這位爺姓白，還少一角沒關係，我不來，我的這個小妹替我來。」

她手一讓，又道：「來來，坐坐。」

誰也沒說話，立刻圍到牌桌邊，那哈大姐自桌下面取出一袋籌碼來，笑道：「賭博賭博，上了賭桌六親不認，各位，每人先兌一千兩，如何？」

於是，有兩個女侍傳過來，這二人爲每人換籌碼，然後又是烟又是茶，又是點心帶痰盂。

爲什麼還有痰盂？那年頭大亨們也講求咳嗽聲，咳得愈是極濃就表示身份高嘛！

* * *

「嘩」！一副麻將牌推倒了，只見這位廣東老把手一按，他開口了。

「各位，咱們今天賭暗牌，不

把牌亮開來，只要和到再排開，不論多少番，一副五十兩銀子，如何？」

他這是新鮮主意，除了冬梅無意見之外，另外兩人互瞄一眼，忍不住點頭了。

這樣的打牌看起來是絕對公正，因爲牌翻身再洗牌，以後，除了和牌的可以把十三張牌翻開之外，另外三人的牌與每一次打出的牌，都將不得露出來，這樣，除了自摸之外，是不能和他人打出的牌了。

這樣的打牌是無法做牌的，想認牌，那得憑本事。

冬梅就皺眉了，如果只限於自摸，別人打出的廢牌又不攤開來，只怕誰也難以認出什麼牌。

妙的是，再看別人前面的十三張牌，均是扣在桌面上，這就要全憑指頭去摸牌，如果道行不高，手段不夠瞧，來個炸胡，不但賠銀子，人也丟大了。

這玩意兒，誰出的主意誰在行。

這位白來甲果然高明，摸牌準，配牌快，好像這一百三十六張牌在他面前是攤開來一般，取牌一摸之下便知道該換什麼牌。

打牌的在這兒有個規矩，旁邊不許有人看，哈大姐坐得遠，她在靠牆桌邊上吃點心，當然，她也很注意這位廣東來的麻將精。

忽的，姓白的叫道：「和啦！」

他把牌攤開來，大伙一瞧之下便也瞪眼了，因爲他和的是清一色。

當然，不論你是不是大牌，每和一把五十兩銀子。

大伙無話好說，各以五十兩籌碼拋在姓白的前面。

冬梅的雙目亮了，她用力的放下那十三張萬字來，伸着手去和牌。

不料姓白的是個猾不溜的老千，他伸手便把和的那副牌撥開來，便是一陣用力洗。

冬梅便是想和牌也不容易了。

便在這時候，有隻小白貓跳進哈大姐的身上，那可是哈大姐的寵物，小白貓不大，但耳朵動眼睛轉，左右瞧瞧又低聲叫。

哈玉芳並未在意，她還把一塊酥糕餵小貓。

＊　＊　＊

「和！」

嚄，又是那位白來甲的聲音，哈大姐抬首看過去，只見又是一個萬字清一色。

何止兩次同樣清一色，他一連和了五把盡是萬字清一色，他笑開了懷。

姓白的明敞着在做牌，但恁誰也瞧不出來，你看他多得意，牌掀開之後，大手掌在牌上猛一抹，道：「眞是財神附體，不贏也不行了。」

於是，冬梅斜目看哈大姐了。

「我來領教。」

哈大姐大方的還把小白貓抱着擱在她的腿上，冬梅起來直叫怪。

姓白的心中愉快，今天就只出萬字清一色，非贏得你們叫苦不可。

於是，又是洗牌、疊牌、擲骰子，哈大姐就目不轉睛的看着姓白的。

何止是她一人注意姓白的，便是另外兩位闊佬也一樣的去瞧姓白的，他們還眞不信邪。

不信邪又怎樣？姓白的又連和三把，怪的還是和的萬字清一色。

看看另外三人面前，一千兩籌碼去了一半啦。

哈大姐心中忿怒，但她却是笑瞇瞇的道：「白先生，咱們打從心眼裡服了你，明知你玩了手段，可就是瞧不出來你是如何變的戲法，高……」

白來甲並不發火，他淡淡的一笑，道：「我有運氣，老板呀，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

他在和的十三張萬字牌上又得意的抹了一下，而且還笑道：「太妙了！」

「咻！」

「啊！」

那隻小白貓發動了，小白貓撲到姓白的面前，伸爪去抓姓白的手，而且還抓得白來甲的手流出鮮血來。

哈大姐就來抱住她的小白貓，小白貓被姓白的一掌撥開來，小白貓的小舌頭在舐嘴巴，彷彿吃了什麼東西似的，發出「吱吱」聲。

這光景令哈大姐一震，哈大姐一把扣住白來甲的右腕，道：「我瞧瞧牠咬傷你了嗎？」

其實她是要查看姓白的手上藏了什麼東西。

她原是查不到的，因爲白來甲手掌上無物。

只不過當哈大姐仔細看，隱隱約約的有一層透明膠油在三根指頭上，哈玉芳一看，立刻把另一手按在十三張萬字牌上冷叱道：「白先生，你別動！」

白來甲道：「幹什麼？妳弄隻貓兒來攪局呀！」

哈大姐道：「你手指上的是什麼？」

「沒什麼呀！」

哈大姐拾起一張萬字牌，她送到小白貓唇邊，果見小白貓舐起來了，再用手一試，帶點黏黏的感覺。

哈大姐冷笑了。

「姓白的，你太不夠意思了，

我相信除了這十三張萬字以外，別的同、索絕對沒有，你在牌上做手脚，以爲已是天衣無縫呀！」

白來甲道：「我怎麼做手脚？」

哈大姐用力聞聞牌，笑了：「腥腥的，正合貓的口味，姓白的，想不到你會栽在我的小貓手上，也算你倒楣。」

另外兩人也忿怒了。

「操那娘，老千呀！」

「小癟三子，太可惡了。」

哈大姐扣着白來甲的手腕不放鬆，她陰沉的道：「你暗中把牌附了這手上的東西，只有你摸了牌才知道，別人是不會注意的，但有黏性被你摸到，什麼萬字你知道，你當然盡胡萬字了，這……是什麼東西？說！」

她這裡正在發火吶，門外面來了個伙計。

那伙計也正是哈大姐派去跟踪水道生的人，他回來了。

哈大姐並沒鬆開她握住白來甲的手腕，「錚」的一聲自身上拔出一支尖又鋒利的半尺長銀刀來！

白來甲立刻有反應，他的另一手急忙拍過去，但仍慢了半步，哈大姐的尖刀已指在他的咽喉，但却也沒刺進去，當然，哈大姐不想在自己地方殺人，何況姓白的不至於就因爲動手脚而該死。

冷冷的，哈大姐道：「白先生，我不會殺人的，你也休得駭怕，我只不過……」

她舉起姓白的右手，冷笑道：「憑着你指上的這點滴怪物，你在洗牌時就把它們做了手脚，是嗎？」

姓白的抗聲道：「總是要擲骰子吧？」

哈大姐道：「一圈牌你贏兩次，三圈你已贏了六次，這種機率是不可能的，你也在骰子上動了手脚！」

冬梅一聽，忙拾起骰子瞧，她用力在骰子上刮了幾下，果然有亮晶晶的東西似蟬翼般，可也奇怪，那小白貓就去用舌舐！

哈大姐道：「白先生，你把賭樸克的手段用到麻將上面來了，那是鯨油膠，是嗎？」

白來甲怔住了，因爲哈大姐也自他的手指上刮下來同樣的東西，他怯然的笑了。

「你走錯地方了，白先生。」

她鬆下手，白來甲立刻跳起來，他重重的道：「哈老板，我只是要你知道，詐賭到處有，我來，也是水先生邀來的，目的不是擄你一把，而是回應，因爲妳們不也曾對水先生玩過詐嗎？」

哈大姐笑了！

白來甲又道：「如果不是那頭小貓，哈大老板，妳們永遠也不知道我的手段！」

哈大姐道：「就算彼此扯平，我想請教，你們四人洗牌，你怎麼把牌洗在你面前！」

白來甲笑了，至少也帶着得意的笑，道：「有鯨油膠的牌，我一沾便知道，知道就會疊在甚麼地方，要知每一組萬子有四張，三十六張萬字我隨便摸摸，哈……也就容易疊了，哈大老板，妳明白嗎？」

哈大姐道：「是的，有了你手上的東西，再加上你的手指靈巧的把牌疊，骰子便也由你指揮了！」

兩個老板也叫起來了：「退錢，退錢！」

哈大姐一笑，道：「他賺不走一毛錢，且等水先生回來，咱們再計較！」

＊　＊　＊

水道生沒回來，但跟踪的伙計早已站在門外急了，聽了哈大姐的話，立刻走進門，他對哈大姐施眼色。

哈大姐一笑，對桌邊三人道：「稍候，容我去去就回來！」

她大步走出門外，那漢子又急急的道：「當家的，我跟了，看到姓水的找上日本浪人那裡了，看情形他們有勾結呀！」

「後來呢？」

「他們進門了，院裡有幾條大狠狗，我就回來了。」

哈大姐一聲冷笑，揮揮手，那人便回七巧賭坊了。

只這麼一發現，哈大姐就知道事情不簡單，水道生也和日本浪人搭上綫了。

＊　＊　＊

只不過半個時辰，就聽那水道生哈哈笑着走回來了，他得意的尚未進入門吶，已開口道：「白兄，戰況如何？大有……斬獲……」

他說不下去了，因爲屋子裡坐的人對他直瞪眼。

「怎麼啦？你們沒玩呀！」

白來甲衝着水道生一抱拳，道：「水先生，我來這上海灘，頭一回丟了人砸了招牌，眞對不起你！」

他嘆口氣，又道：「你是慧眼，我却不是英雄，我也未能把你想要的英雄索回來，呶！這是你給的五百兩訂銀，我走了！」

他把五張銀票往桌上一放，那些籌碼換的銀子也不再提了，他走了。

哈大姐哈哈笑了！

她這才明白，水道生仍未放過索走古照今的陰謀手段，他邀來這位老廣東麻將高手，眞不巧爲一隻小貓壞了他的詭計。

水道生當場怔住了！

「這算甚麼呀？他玩的麻將經

從未遇敵手，你們……你們是怎麼拆穿的？」

哈大姐道：「水先生，你怎麼一直和我哈玉芳過不去，爲甚麼？便是商場競爭也是各憑本事，爾虞我詐是有的，但也不能沒完沒了吧？」

水道生道：「我不懂妳在說甚麼？」

哈大姐道：「我說得夠明白了，你仍未放棄古照今，是不是？」

提到古照今，哈大姐也更火，她厲色的又道：「你在太湖扮水賊，傷了我的人，又去三刀會找人來要古照今，這些帳我原是要討回來的，你可惡，又找個廣東痲將精，想來把我的痲將場子弄垮，目的還是古照今，你說，你是不是去找日本浪人了？」

水道生大吃一驚，心想：「我去找日本浪人的事她也知道了，這個女人不簡單！」

但他仍然冷傲的抗聲道：「古照今乃是我帶來的，至於去和浪人們打交道，妳管得着嗎？哈玉芳，妳打我那三條船的主意，我自有應付妳的手段，咱們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後會有期！」

他向一邊發怒的冬梅伸手，又道：「痲將不來了，兌的一千両銀票妳還來！」

冬梅看看哈大姐，只見哈大姐微點頭。

於是，冬梅立刻走去取回水道生的千両銀票。

水道生還眞大方，他取了一張五拾両的銀票重重的放在牌桌上，回身便走了。

*　*　*

水道生前面走，後面傳來哈大姐的叱罵：「這姓水的眞不是東西，三番兩次的來攪和，下次再敢來，打斷他一雙狗腿！」

水道生氣得大喘氣，他眞想折回來打一架，只不過他心中很明白，他會聽人說過，哈玉芳這女人的功夫也了得，又是在她的地頭上，光棍豈吃眼前虧！

但他也吃吃的在冷笑，因爲他還是把消息送到東洋浪人那裡去了。

水道生送去甚麼消息？這要以後才知道！

*　*　*

哈大姐生了一會悶氣，冬梅笑笑道：「大姐呀，咱們陪兩位爺摸八圈，妳也解解悶。」

有個老闆人物撫掌笑道：「來來，咱們不玩假，憑運氣小賭八圈！」

「嘩」，這是洗牌聲。

「嘩」，這是大海上的浪花聲！

*　*　*

休提七巧賭坊痲將屋的洗牌聲，回過頭咱們提一提古照今，三桅大船早已出了吳淞口，繞過崇明島便往東偏北行駛着，大海上好像起了四級浪，船頭壓浪顚得慌！

佟大川站在船尾掌舵的附近，他雙手叉腰看海上，再對艙中的古照今道：「古兄弟，出來看奇景呀！」

古照今立刻走出艙外來，他問道：「甚麼奇景？」

佟大川道：「你看那面一片鱗光在海面上，那光景你猜是甚麼？」

古照今只在江河海邊行過船，駛向汪洋大海，而且看這海水又是黑色的，就令他吃一驚，這是二更天，海面上的月光照射下，果然一片鱗光閃閃。

那年頭人們還不知道那是海上的浮游生物，或是海藻之類的東西，但覺十分奇妙。

「佟老頭，那是甚麼？亮閃閃的。」

「我不知道，還是少見的東西。」

二人並肩看了一會，古照今道：「咱們已經走了多遠了？」

佟大川道：「這條航綫我只去過一兩次，倒是杜老三去的次數多，順風順流也得四五日吧！」

古照今道：「我有個建議，佟當頭聽一聽。」

「是甚麼建議？」

古照今道：「咱們應該在空閒的時候操演一番，萬一遇上海盜們，咱們也可以出手應付，對不對？」

佟大川笑笑，道：「當然對，我猜想出老弟在三刀會的船上必也有作戰演習了？」

「不錯，而且常演習，所以一般小股水賊是不敢找三刀會的船下手的。」

佟大川道：「古老弟，你可曾見過東洋船嗎？」

古照今道：「大洋船見過，但東洋船少見，不知東洋船是甚麼個樣？」

佟大川道：「聽人傳言，東洋人也在仿造大洋船了，倭寇是可怕的，有許多是刀客轉行的浪人，他們心狠手辣，壞事做盡！」

古照今道：「如果海上出了倭寇，咱們行船要格外小心了，可不能……」

就在這時候，船頭傳來吼叫聲：「前面來了兩條船！」

佟大川也發現了，這夜月光明亮，海上無遮攔，十浬遠也看得見！

佟大川大叫一聲：「穩舵！」

古照今已低呼：「糟了，是朝咱們撞過來了！」

佟大川再吼：「快叫大伙出來，娘的皮，說曹操曹操就到！」

「起來了，大伙抄傢伙呀！」

佟大川也立刻入艙取出他的特號砍刀與盾牌。

佟大川這是有備而來，船上早已備了作戰用的東西，便鈎弩之類也不少，只看每個人站的位置，便明白佟大川是有備而來！

灰濛濛月色中，只見前方的兩條快船越來越大，而且又十分的高，船舷帶着一綑綑粗繩索也可以看到了。

佟大川立刻大叫：「左轉！左轉！」

這時也只有迴避了。

只不過他這裡船頭剛轉向，迎面的大船落了帆，代之而起的是隆隆之聲，嚄，改成機器發動了！

佟大川與船上兄弟們吃一驚，忽聽附近海面傳來大吼聲，道：「落帆，馬上落帆，你們逃不掉了！」

這聲音十分清晰，而且帶着威脅的吼聲！

佟大川回應：「甚麼人？」

對方大吼叱：「再囉嗦撞碎你們的船！」

「嘩啦啦」之聲已自佟大川的進寶號兩邊疾駛而過，那却是能把佟大川的船夾殺！

月色中，看見兩條快船是包鐵的，還有發出亮晶晶的船頭，大海上兩條船反方向打了個圓圈便又夾過來了！

一會，兩條船上又傳來了吼叱：「再不落帆，你們就下海了！」

佟大川沉聲對大伙道：「咱們落帆，但準備搏殺！」

古照今道：「佟當頭，咱們且看情況，千萬不做無謂犧牲。」

佟大川大吼：「落帆！」

「颯」聲起處，主帆已落，船的動力已減，再看兩艘包鐵快船，嚄，來得也眞快，他們從兩舷夾過來了！

這眞是兩條幽靈似的海上魔船！

佟大川這條船上除了原有的十人之外，另加兩名把手，算一算一共十四人，其中還有古照今，只不過大伙抄起傢伙準備搏殺吶，「轟」聲連響，三桅大貨船已被挾在中央，兩邊的包鐵船舷高，沒功夫的人上不了。

古照今可以彈躍三丈高下，他可以躍上敵船戰鬥，然而當他抬頭觀看之下，不由得吃一驚！

這兩條船正是海盜倭寇船，兩船上舷邊站滿了人，人手一方，箭指佟大川的大貨船，其中還有燃了火的箭，只一瞧便叫人膽寒！

古照今不怕，但他不能不爲其他人着想。

佟大川粗聲罵：「操那娘的老皮，咱們出刀的機會也沒有了！」

古照今道：「佟當頭，咱們隨機應變吧！」

忽聽右方高船上傳來吼叫聲：「把刀放下，爬在船上別動，只要動一動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佟大川大吼：「你們要幹甚麼？」

「少囉嗦，再多說全部死！」

「咻」！一箭射在佟大川的面前一尺地處，這是警告佟大川，佟大川當先抛刀了。

誰也看得出來，此刻如果發動反擊，其結果必然是個凄慘的局面。

佟大川心中就想，這批倭寇海盜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怎麼過去沒聽過？

*　*　*

有一種打雷似的聲音聽得叫人心驚膽顫，聲音來自兩舷外，那是包鐵船上發出來的聲音。

佟大川的這條大船上，大伙已被關在前面船艙中，艙門還上了釘板，想出來那得等外面的人打開。

佟大川與大伙在船艙中仔細聽，水聲「嘩嘩」中，大貨船好像被拖着行駛得很快。

偶爾還聽得幾聲哈哈狂笑傳來，聽得人心中不痛快。

佟大川就躺在黑漆漆的艙中罵大街。

古照今却一直不開口，他的心中在盤算，這些海盜爲甚麼不殺人，反而拖着大貨船，難道他們另有陰謀？

黑艙中原是彼此在商量如何求救，但幾個時辰之後，大伙也就安靜了。

*　*　*

也不知又航行多久，嗚嗚的傳來號角聲，聲音十分響亮，號角聲是連續的響，不旋踵間，遠處也傳來回應聲，緊接着有了歡呼聲，就聽幾聲炮響，嚄，隱隱約約的有了人聲鼎沸，其間還夾雜着女子的笑聲，倒令人吃一驚了！

於是，被木板釘在前艙中的佟大川等十四人也坐直身子來了。佟大川對古照今道：「聽見沒有？有女人！」

古照今道：「是的，女人還不只一個。」

大船漸漸的平穩了，不再顚簸，這顯然是船已進入甚麼海灣地方了。

有人在附近大叫：「接着，套牢！」

隨之又是一聲撞船，這條大船不動了。

於是，艙門被撬開來了，一道强光照進來，大伙齊把眼閉上，就聽艙外有人吼叱道：「乖乖的爬出

來，來到這孤島上，你們插翅也難飛了，出來！」

佟大川等十四個人一個接一個的往外爬，佟大川爬在最後面，看形勢，他並沒放棄打一架。

佟大川也不甘心，雙方在海上相逢，己方沒交手就投降，這是奇恥大辱啊！

只不過當他走到艙外面一瞧之下，他洩氣了。

他先是看到二十名快刀手緊守在岸上，其中還有幾個拉着弓箭的瞄過來。

更令佟大川吃驚的，竟有個紅鬍子矮壯漢，腰間插了一支洋炮，那是上海洋人帶的洋炮盒子，這傢伙也有一把，倒令佟大川驚楞了。

* * *

這是一座孤島，還眞夠大，島的東面是懸崖，島的西邊有海灣，灣內兩處好停船，便岸上也正有一條包鐵船在修造，這兒會是個造船地方呀！

再看地上無房舍，但島上有人煙，原來人們住在山洞裡面。

靠西側有條水道直通山腹中，此刻正有兩條小船自山腹中划出來。

別看這是個荒島，那是外表，如果進入腹地就不一樣了。

古照今很注意島上的一切，因爲他老弟不打算永遠住在這荒島上。

兩條小船乃是專門來接送佟大川這批人的，這兒的人並未把佟大川這十四人上綁，因爲到了這兒的人休想造反，那不只因爲這是孤島，而且要衝之地防守得嚴密，除非這人不想活了，否則不應冒險。

兩條小船把佟大川這十四人接上去，也不打話的立刻往山腹水道划去。

佟大川開口問划船的兩個漢子，道：「喂，送咱們去哪兒？」

兩個划船的不理他。

其實，他二人根本聽不懂佟大川的話。

* * *

進入山腹五十丈深處，突然眼前一亮，猛抬頭，只見遠處近水面的地方，正有十多人在開山闢石忙得慌，這些顯然也是被擄來的人。

兩邊再看，已經開鑿了山道船渠，這兒在搞什麼陰謀大事了？

至少佟大川與古照今就以爲這兒在弄詭，一旦成功，這一帶的海上就永無寧日了。

佟大川也聯想到，何止是大海上，便大清海岸都將不會太平，說不定比之明末倭寇更厲害。

* * *

有個矮漢迎過來，先是，他逐個的看幾眼，然後冷冷一笑，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

「各位，歡迎，你們中國人有句話：「聽話的人吃得飽，不聽話的人死得早，對不對？」

大伙不開口，等他說下去。

他看了又看，道：「你們到了這裡是不會挨餓的，我管你們吃個飽，只不過單吃飽是會傷身子的，所以我叫你們多勞動，你們瞧！」

大伙順他的手勢瞧過去，嚄，那些人正用勁的打岩石，鑿峭壁吶。

「瞧見沒有，他們很聽話，他們吃得飽，他們幹勁足，他們睡得好，你們要向他們一樣學習的。」

佟大川想開罵，古照今示意他別多話。

猛古丁，那矮壯的漢子粗聲變臉色，吼道：「如果有人膽敢在這兒造反不好好的幹，那只有『殺頭』。」

東洋人就善於殺頭。

東洋刀的設計就是爲了砍人頭，而且一刀便人頭落地。

* * *

矮漢的話不是說來嚇人的，他站的地方有個深坑，只見他用手指着深坑，道：「不信你們一個一個的過來看，看看這坑裏面……」

有幾個漢子低頭看，深坑中有白骨一堆，也不知已死了多少人在下面。

那矮漢對着守的五個人吩咐：「先帶他們去吃頓飯，叫他們歇一天，明日也去開山洞。」

「係！」

只這麼一聲回應，便知道這是一批東洋人。

* * *

吃什麼？三寸長鹹魚乾一條，糙米一大碗，山洞中舖的是稻草，連着衣服睡在地上。

佟大川這批人全都睡在一個山洞中，這一夜大家不安寧，只不過再是怎麼商議，還是沒有結果，因爲這兒的海盜們組織十分嚴密，想和人說話也不易，如果不把情況弄明白，貿然出手會很危險的。

* * *

第二天一大早，佟大川這些人每人拿了一個十字鎬從山洞中走出來，他們穿過幾處灌木林，攀過山頂的時候，佟大川忍不住的大叫：「看，那是咱們的『進寶號』，他們開走了她，娘的！」

他的聲音雖然並不大，但仍招來一個怒漢的吼罵：「少開口，你不想活了！」

大伙看着「進寶號」往東北方駛去，想是一船的泥壺運去日本了。

* * *

越過這個山嶺，已聽得有人在山坳中開鑿的聲音傳來，這兒還眞的在開設什麼基地了。

就在這時候，林中傳來吼叱聲：「快，再不用力今天不收工，餓你們兩天不給吃的。」

「操你娘的！」

這一聲罵，立刻引得剛過來的佟大川大吃一驚。

佟大川却立刻故意的叫道：「喂，到了沒有，你叫咱們去什麼地方呀？」

「少囉嗦，快到了。」

果然，繞過一個斷崖，前面十幾個人正在開鑿一個斷崖，那是個十分堅實的地段，一旦開鑿成功，足可以安裝一門火炮在洞口內。

於是，雙方的人碰上了。

那面傳來大吼聲：「操那娘的，佟大川呀，你們也被弄來了呀。」

佟大川大聲道：「杜老三，原來你們在這兒呀，大姐就是爲了你們的失踪，才派咱們再出海的，眞他娘的霉運，咱們一點力量也使不出呀！」

對面的虬髯大漢正是哈大姐手下兩條貨船之一「招財號」的當頭杜老三，便杜老三的人也看過來了。

佟大川道：「杜老三，可知這是什麼地方？」

「不知道呀，操那娘的，咱們變成苦力了，天天在這兒挖山洞，老子快瘋了。」

有幾個提皮鞭帶刀的走過來，其中一人吼叱，道：「你們少說話，快把這個洞打通，以後再做島上的船渠水道就不會有危險了，開始工作。」

這人的說話還算有些人性，佟大川這批人便與杜老三的人合在一起幹起來。

這兒在幹什麼？那年頭誰會想到海上孤島的重要性，大清朝廷是個糊塗蛋，大伙搶食鴉片煙吶！

* * *

佟大川與杜老三的人加起來也不過二十五、六人，兩個人在岩洞中邊挖洞邊商量。

佟大川道：「咱們不能死在這孤島上呀！」

杜老三道：「我都急出白髮來了，我看咱們只有在這兒當奴做工了，我們看過有東洋兵來過這裏，我就認爲這些海盜是假的，他們有大陰謀！」

佟大川道：「老杜，你還看到過甚麼人了？」

杜老三道：「有，他娘的，你不提我倒忘了！」

「誰？」

「曾去七巧賭坊的那兩個東洋浪人呀！」

佟大川一怔，道：「你看清楚了嗎？」

「剝層皮老子也認得他們！」

佟大川道：「如此說來，那兩個浪人實在是奸細了。」

他思忖一下，又道：「難怪咱們出海兩天，便被人在中途攔劫，娘的，事情原來如此呀！」

杜老三撥弄着粗鬍子，道：「我這些天想了又想，咱們實在沒有辦法逃走。」

佟大川道：「茫茫大海，他們的船咱們又不會開動，想逃實在難！」

杜老三道：「哈大姐也太不謹愼了，怎麼不把事情調查好就貿然的把你派來？咱們完了！」

佟大川道：「不過這一回大姐派來個小伙子，這小伙子很有一套，我以爲……」

杜老三道：「一個小伙子？他有通天本事麼？孫悟空來了也逃不掉的！」

佟大川一邊挖石洞，一邊傳言他的伙計：「把古老弟叫過來。」

傳話是暗語，衆人在石洞中挖，看守的人站在洞外面，於是，古照今移到杜老三與佟大川人面前了。

灰暗的洞中，杜老三仔細看古照今，幾乎忍不住冷冷的發笑，他冷然的對佟大川道：「就是他？乳臭未乾的一個娃兒呀，開玩笑不是！」

（未完・四）

上文提要：海底沉船在水族幫助下浮起，錢起發現率衆追至江蘇和浙江交滙的三不管地區，但搜索三十浬海面都不見，原來是小龍等人與尉遲風夫婦定計把沉船往南移至嵊泗列島後取出寶藏藏於島上。小龍因翁明珠關係，叫她與其父翁仲商量，不再覬覦寶藏則協助他收回被錢起搶去的島嶼，詎料事成後翁仲設計陷害他們……



虎視天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君子協議定輸贏　混淆視聽鬧賭場

清水道：「朋友嘛，現在還談不上，我們有半年之約，諒小龍沒有忘記上次約定的五十招決戰。」

「沒有忘記。」

「如今才兩個月左右，時間還不到。」

小龍道：「如果前輩願意提前，我們可以提早舉行。」

「提早？這怎麼成？」

「爲何不成？是晚輩自願的。」

「約定半年，提早一半時間，別人會說貧道佔小友的便宜。」

「不妨！在場諸人都可以作証，是我甘心情願。」

清水道：「既然如此，就依小友之意，提前舉行。」

翁仲道：「雙方之輸贏又如何，接不下又如何，平手又如何，似應事先說明一下。」

清水道：「如你接不下我五十招，就把此番和尉遲風夫婦的一切交往之事全部告訴貧道。」

「這……」小龍心頭一驚，道：「道長也知道這件事？」

清水笑笑道：「當然，如果在五十招內貧道敗了，我送你五億兩白花花的銀子，作爲重建洪門的經費。」

「五億兩？」

「對！我說的是個毛數，最少是五億，也許有六七億。」

小龍道：「道長乃出家人，怎麼會有這麼多的……」

清水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我當然沒有那麼多的銀子，主要是錢起當龍頭刮來的造孽錢存在我處。」

「原來如此！」

林琴道：「道長果眞有大公無私之心，就該無條件地拿出所有的銀子出來，重建洪門，又何必再比什麼武呢？」

清水道：「印証武功是一件好事，我們絕對不會重創對方，貧道不會，相信龍小施主更不會如此。」

小龍道：「就依清水道長之意，如果平手呢？」

「平手很難！」清水道：「不是我失招就是小施主失招。」

翁仲道：「偶爾也有分不出勝負的局面。」

清水道：「如果平手，小施主可以不說出一切秘密，我也不必將五億兩交給小施主，但可以保留到小施主能在五十招內擊敗我的時候。」

小龍道：「清水道長的話前後有矛盾了。」

清水道：「有什麼矛盾？」

林琴道：「道長本是說能接下你的五十招，怎麼剛才又說五十招內擊敗你呢？接下你的五十招和擊敗你是不同的。」

清水道：「姑娘有所不知，貧道以爲，龍小施主身負絕技，他能接下貧道五十招，就能擊敗貧道。」

小龍也有此同感。

如果新創的五招無法取勝，當然連十招也拖不過。

只是他不會一上手就使用那幾招的。

小龍撤出了軟劍，清水也抽出了長劍。

小龍摸不透清水對他是何居心。

表面看來，似乎對他很友善，或者很欣賞他。

只不過他的年紀雖小，閱歷却很深，他不會太天眞的。

他開始出招了，用的又是乃父、外公及林莽的招式。

似乎清水也不急於取勝他，所以壓力不太大。

只不過他相信，他用這些劍法，清水要擊敗他不須二十招就能辦到。

也許不用二十招。

翁仲不無慚愧之心，他和清水動手，絕對不可能如此輕鬆。

四十二、三招時，小龍突然變招。

他當然要用那幾招。

他不是爲了名，儘管能在五十招內擊敗清水，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他志不在此，而是能勝他就不必說出和尉遲風夫婦來往的事了。

而且也可以贏到五億兩銀子。

總之，能贏他是有益無害的。

他先施出了第二招「還珠合浦」，劍勢一下子就凌厲無匹起來，清水不接而閃退，下一招本應該是「大地驚蟄」，却不用此招。

原來他近日重複演練思考，這五招絕學的排列順序有點不妥，排列不好，威力自然會減弱的。

他施出第四招「雷山小遇」。

這本是卦的一項名稱，其威力及原理，自也符合此卦之象。

清水連格三劍，總算接下此招。

翁仲不由駭然，這小子是怎麼樣練的？

第三次却用上了第一招「三星伴月」。

如此安排之順序，果然使這本來排在第一招的武學，威力又增，清水連退了四步才閃了開去。

第四次用的是第五招「雷天大壯」。

這一招本身的威力最大，如此排列又增加一二成威力。

清水不愧爲天下第一高手，一個金鯉倒穿波，背部幾乎貼地，長劍劃出七八道弧線，一陣「嗆嗆」聲，又化解開去。

最後一招才施出原來的第三招「大地驚蟄」。

清水剛站定，可以說樁步未穩，小龍的劍勢已到。

翁仲以爲，若換了他，必須棄劍。

若不棄劍，就要放棄那條右臂。

但是，清水不是翁仲。

雖然他稍稍有些不穩，也可以說有點失措，却是不失大體，七個轉折，五次移位，終於脫出這一招的威力範圍。

但也就在這瞬間，「刷」地一聲，清水的左脅下破了一孔。

然而，也就在此同時，也就是小龍爲此事心頭一樂的瞬間，清水的身形一轉，方位頓失，待小龍轉過身來，清水的長劍已挑開了他三個衣扣。

另外，還趁機踹了小龍一脚。

「平手！」林琴大聲呼叫着。

翁仲以爲，雖然小龍先佔了點便宜，但在失招的輕重來說，小龍當然是輸了，尤其是在五十招之內。

如果小龍佔那點便宜是在第五十招上，而清水的反擊又是在第五十招上，那當然應該是清水敗了。

小龍道：「是我輸了。」

梅媚道：「不，小龍，你先贏，你劃破了他的衣衫，他已落敗，那時候他就該收手認輸的，是你勝了！」

小龍搖搖頭道：「我雖然先佔了點便宜，但尚未出五十招，人家當然還可以進攻的，妳們不要說了。」

清水道：「小友眞是信人。」

小龍道：「輸給道長不算丟人。」

清水道：「小友抬舉貧道了，就請小友以『蟻語傳音』告訴貧道吧！」

小龍立刻以「蟻語蝶音」大致談了一切。

當然，他有些話是有保留的。

例如尉遲風夫婦目前身在何處，寶藏地點在哪裡，以及海底寒穴內的詳細情況等都沒說出來。

當然，他也透露了一些奧秘。

如果不透露，有些事就不能自圓其說。

例如尉遲風夫婦雙腿被刖，丟入海中爲何能活。

尤其尉遲風之久居海底，與水族爲伍，豈非神話？

若不提及地心寒草及地心靈球是說不過去的。

清水也以「蟻語蝶音」道：「小友是說尉遲風之所以能活以及久居海底是『地心寒草』及『地心靈球』所仗？」

「是的。」

「小友是說，在尉遲風初入地

穴中時有兩個靈球，以後不知爲何竟變成一個了，是不是這樣的？」

「不錯。」

「另一個『地心靈球』會不會是被尉遲風吸收爲己有？」

「不會。」

「何以見得不是？」

小龍道：「據尉遲前輩說，他們夫妻三天在那島上岩穴中見面一次。自某次見面回到海底寒穴之後，就只剩下了一個『地心靈球』了，另一個從此不見了。」

清水道：「依尉遲風夫婦推測，另一個到何處去了？」

小龍道：「可能已被人偸走。」

「你是說能帶出海面以外？」

「不能，因爲那只是一團光和熱的綜合體，是地心受到高熱和高冷所凝聚的靈氣，摸不到，帶不走，卻只能吸收，但要絕頂高手才行。」

「你是說已被吸入某大高手體內了？」

「尉遲前輩夫妻都這麼猜測，因爲想不出其他的理由來。」

清水道：「你的武功經由尉遲風夫妻指點過？」

「只是黃烈香前輩稍加指點而已！」

清水道：「另一『地心靈球』，尉遲風爲何不據爲己有？」

小龍道：「他不忍那麼做，他以爲『地心靈球』到了某一段時間，還會再出現兩個，若再出現一個，他會考慮，目前則不會。」

清水道：「依你估計，貧道與尉遲風大俠比較武功，誰高誰低？」

小龍搖搖頭，道：「晚輩無法說明。」

「好了！」清水道：「咱們的事已告結束，翁大俠準備接收此島吧！但爲了証明翁大俠心口如一，不再覬覦洪門，主島由你接收，四周次要島嶼，仍由錢起及清風暫時受理。」

翁仲一怔，道：「道長，這是不是出爾反爾？」

「翁大俠何出此言？」

「剛才道長說過由翁某接收嵊泗……」

「對，此主島名爲嵊泗，但貧道剛才並沒說把全部嵊泗列島都立刻移交給你，翁大俠請原諒。」

乍看起來，只是留了個尾巴，主島甚大，幾乎是其他次要島嶼的總和面積，但仔細一想，佔據此島，卻被四週小島包圍，等於是四面楚歌。

這一手也很絕，卻又不能太挑剔。

因爲在目前，他幾乎等於清水道人的俘虜。

有此下場，對他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果然，清風等人早已被他放出，翁仲的人反而被制，如今由清水道人說明一切，此島交翁仲管理。

也等於是地歸原主了。

當然，洪門的人，退到四周的小島上去。

清風道：「師兄，錢起恐怕不會同意你這麼安排的。」

清水道：「你身爲師叔，卻又那麼怕他，是何道理？」

此刻二人單獨相處，清水責備清風懦弱。

本來如此，清風在師姪面前一點威儀也沒有。

清風吶吶道：「師兄，錢起的確有些過人之處。」

「我沒有說他沒有過人之處，但你身爲長輩……」

清風道：「師兄，如果師叔的武功不如師姪……」

「你……你是說錢起比你高明？」

「沒錯。」

「你們正式動過手？」

「沒有。」

「那你怎知他比你高明？」

「我見過他與小龍動手兩次。」

「如何？」

「每次小龍大有進境，卻總是非他敵手。」

清水爲之動容道：「最近動過手？」

「對，在東海沙灘上，小龍施展奇招，結果……」

「仍非錢起的敵手？」

「至少錢起都能一一化解去。」

清水那不俗的道貌上閃過一絲奇異的表情。

他是一個極深沉的人，這表情已表示他內心的激動了。

他不會在師弟面前有更大的激動。

他以爲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來形容錢起是最恰當的了。

儘管他不以爲目前的錢起能超越他，但至少他和錢起的差距很小很小了，甚至已經沒有差距了。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念頭，因爲錢起的爲人清水最清楚。

錢起有此超然的身手，卻從沒在他面前施展過。

這証明錢起有極大的野心。

他的野心不是始自今日，而早在數年前或十年前要林莽冒充錢大經，狙殺龍玉及康杰時就開始了。

不過清水想不通，錢起爲何有此身手？

一個人的武功在短時間內超越了師門，光是資質優越還不夠，一定要另有機遇才行，錢起有什麼機遇？

清水苦思，錢起過去偸看過他

的拳經及劍譜，但那些典籍，他並未列爲最機密之物，徒兒翻翻也無妨。

只是錢起翻過並未報告他。

另外，他過去也發現錢起經常偸偸覬覦清風練功。

只不過，這些似乎都不大可能是錢起成爲特級高手的原因。

一定另有極不平凡的原因使錢起身藏絕技。

清水沒再說什麼。

他以爲清風這人是粗線條作風，心眼不多，對他說得太露骨可能會洩密。於是他和小龍等返回東海岸。

而且和小龍及白倫等人分了手。

清水表示，和小龍之約仍然有效，半年後如小龍仍願與他比試五十招，他樂於奉陪。而且暗示，他並不支持錢起重當洪門的龍頭。

如小龍有意作龍頭，他會暗中相助。

這眞是極少見的事，不幫自己的門人而幫別人。

現在，小龍和白倫及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爲了不使大計劃外洩，知道計劃的只有七人，那就是小龍、白倫、梁砥柱和白殿卿等人。

事關重大，必須保密。

他們分成幾撥，不住在一起，好像寶藏已無下落，他們已無事可做，或者都在尋找錢起。

錢起並不在•泗四周的小島上。

他仍在東海邊搜索，他以爲沉船必在沿海數十里之內海底，他不死心，因爲沉船上還有幾柄寶刀寶劍。

小龍等人要投閒置散一段時間，使錢起的人以爲，寶藏眞的不在他的手中，當然，也要使翁仲也相信這一點。

於是小龍和一千年輕人，又恢復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和作風。

＊　＊　＊

小龍等人又在一家賭場中。

其中有個房間是此賭場中的雅座，多爲當地大佬或過路之豪客所備，因爲他們出手大方。

賭局大，抽頭才多。

此刻這桌牌九的莊家贏了七萬兩，不想再賭了。

他一離座，小龍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另外三家一看，嘿！一個毛孩子，雖然衣著不俗，這麼大又怎能上這種大檯面？所以「天門」道：「小兄弟，把莊家位子讓出來。」

小龍笑笑道：「爲什麼？」

「你作不了莊。」

「你是說我沒有作莊的本錢？」

「當然！」

「要多少才能作莊？」

「在這一桌上，大約要五萬兩以上。」

小龍道：「你是說這數字也算豪賭？」

「天門」瞇著眼道：「小兄弟，光是憑口舌動嘴皮子沒有用，要賭就把本錢掏出來擺在檯面上。」

小龍道：「那是當然。」他看了梅媚一眼。

梅媚會意，四下張望，目光落在這家大賭場總帳房內的巨大夾萬上，她雙手合什，唸唸有詞，然後雙手一分，輕輕喊了一聲「唵！」

然後向小龍使個眼色。

這工夫「末門」道：「小兄弟如果愛玩，就在這三門上押注吧！不要佔著莊家，你是坐不了莊的。」

小龍笑笑，伸手入袋，抓出一把銀票，往檯上一放，道：「老兄，就麻煩代爲點一下，看看有多少？」

除了與賭的人，旁邊還有五六個觀衆。

這些人都不由一楞，因爲最上面一張的面額就是五萬七千兩。

一點之下，共計二十一萬九千餘兩。

衆人都傻了眼，一個毛孩子身上會有這麼多的銀票？

柳談道：「我們這位小財神爺是江、浙兩省的大富戶，由於是獨生子，他愛怎麼花就怎麼花，反正花不完。」

范通道：「據說他老爹爲他算過命，如果他不把家產花掉一大半，他就活不了三十歲。」

「出門」的紳士道：「花掉一大半又如何？」

「據說他可以活到五十歲，要是全花光了，他能活到七十左右。」范通道：「他老子以爲，就讓他花去一大半，大約還有一億兩左右，還是划得來的。」

似乎都信了范通的話，至少這二十萬兩銀票一點也不假。

於是紛紛掏出大量的賭本。

三家的賭本總和約十七八萬兩之譜，這些人有的是地方巨賈，有的是江湖豪客，說不定也有作無本生意的巨賊。

佔便宜的心理幾乎人人俱備。

他們以爲，要爲兒子續命，他們不贏是白不贏。

他老子有錢，要爲兒子續命，他們贏了也等於作了好事，於是三家都押了大注，「出門」三萬兩，「天門」四萬，「末門」大約是六萬。

小龍打出了骰子，「七對門」分了牌。

他也乾脆，待三家放下牌，他「叭」地一聲翻了牌。

人不管怎麼配也只能配個三五點。

這次通賠，三家大樂。

第二把他又拿了個一二開步走，又是通賠。

只不過小龍面不改色（不是他的銀票當然面不改色），還哈哈大笑，迭稱「賭得痛快，過癮極了！」

「這是個散財童子。」三家都這麼想。

他老子前世欠他的，這輩子來還債。

於是在一邊旁觀的人也紛紛下注。

這是穩贏的，不撿便宜眞是天下最大的笨蛋。

結果小龍又是連輸了幾把。

直到只剩下三萬兩時，他這次打出了「五在手」，自己拿第一把牌，竟是九點和虎頭一對。

這當然是通吃了。

范通等人也大爲高興，小松道：「他也該贏一次了，不能總是輸呀！下注呀，越大越好。」

這一次小龍又是前八點，後面「長三」一對。

這當然又是通吃。

衆人雖然輸得一頭火，卻以爲小龍只是手氣好，賭錢有時是眞要運氣的，現在他已有十八九萬兩了。

小龍道：「我賭錢不怕大，賭多少我都算數，絕不會不敢賭。」

這工夫「天門」冷冷地道：「小兄弟，如果我賭五十萬兩，你能拿出來嗎？或者能在鎭上的錢莊提現銀嗎？」

小龍看看梅媚一眼，梅媚微微點頭。

小龍道：「五十萬兩就是個大數目嗎？」

「天門」道：「如我押一百萬兩，你能拿出相同的賭本，放在檯面上嗎？」

這工夫梅媚道：「當然能！」

「天門」道：「一百萬兩在哪裡呀？」

梅媚道：「我們這位哥哥檯面上已有二十萬還差八十萬兩對不對？你放心，一會有人送來八十萬兩來。」

「出門」道：「這位小友，眞的會有人送來八十萬兩來？」

梅媚道：「對，一會就來。」

「誰會送來呀？是府上的帳房嗎？」

「那怎麼來得及？」梅媚道：「是本鎭口上的同豐錢莊的二掌柜，他會親身送來。」

衆人半信半疑，就連柳談等人也以爲玄之又玄了。

若說是假的吧，看小龍一表人才，加之宿疾已癒，氣色白裡透紅，正是一副意氣風發的樣子。

窮家的小子會帶這麼多漂亮妞兒？

大家耐心地等待，大約盞茶工夫，院中有人問道：「鄒少爺在哪一間？」

梅媚道：「在這一間，你是同豐錢莊的老闆？」

「不敢，在下叫呂文卿，大掌柜的叫在下爲鄒少爺送來八十萬兩銀票，要親自交給鄒少爺。」

小龍走出來，道：「我就是鄒天平。」

呂文卿打量一下，就把八十萬兩交給他，接過一張收據。

小龍不能不佩服「奇門遁甲」的玄妙。

這還是皮毛，要是深奧的又會怎樣？

這些人終於相信這小子果然是個大財主的獨生子。

可以說他是個散財童子，也可以說是敗家子。

那個不想吃一口？於是三門都押滿了。

每一門，大概都是二十萬兩左右。

小龍打出骰子，是六點，莊上拿末牌。

小龍暗暗一看，竟是前「癟十」後兩點。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已用過這手法。

只不過，手中的確是這麼一副牌。

他知道遇上了「郎中」或「花惑」，這一次賠上了十九萬兩。

這麼一來，下注更踴躍了。

眞像是這位散財童子大施捨一樣。

這一次足足有三十萬的賭注，這眞是空前絕後。

四周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小龍這次下了功夫，打出骰子，又是六點，當然又是拿末牌，揭開一看，信不信由你，兩個「癟十」。

眞有這麼倒楣的牌嗎？

小龍就拿這種牌，也的確有這種背運的事。

而贏家又是「出門」，兩次都是「出門」。

小龍知道「出門」有問題，看了梅媚一眼。

第三次的賭注足足押了三十五萬兩以上。

小龍打出骰子，其中一枚進碗，一轉就停。

這次不是六點而是五點，小龍拿了第一副牌。

竟然是前「么蛾」一對，後面是「天九王」。

這當然是通吃，「出門」似乎大爲吃驚。

「下注……下注……」小龍收回三十餘萬兩銀票，柳談幫他理起來，下注的又很多，但比上次少些。

尤其是「出門」，知道厲害，只下了五萬兩。

這一次小龍又是前八點後九點，通吃。

原來這兩次每一次小龍的牌都是「出門」的。

梅媚看準了「出門」是個「郎中」。這當然在洗牌時及小龍打骰子時，都動了手腳，這也可以証明，此人非但是賭中好手，還是個內家好手。

又賭了三次，三家的賭資已輸光，小龍宣佈停手。

他身上有兩百萬兩左右。

三個高級賭徒傻了眼，居然被這個小子刮乾淨了。

這口氣眞是嚥不下也吐不出來。

小龍等人出屋來到院中，兩個漢子一攔，道：「六位貴賓，本賭坊夾萬中被竊了約二十萬兩銀……」

柳談道：「你們少了銀子干我們屁事？」

漢子之一道：「剛才這位鄒少爺手中有幾張銀票子，頗似本賭場夾萬中的票子，請拿出來看看，如何？」

小龍道：「這簡直是個侮辱賭客。」

范通道：「再不讓開小心挨揍！」

兩個漢子以爲這六個小子乳臭未乾，不會是打架的料子，一把抓向柳談的肩頭，柳談反腕一揪，就差點一扣住他的脈門。

此人吃了一驚急退，原來都不是省油的燈。

另一個去抓梅媚，因爲剛才之賭都是梅媚在爲小龍出主意。

小松在後側一腳把他勾倒。

這工夫忽然出現了五個人，五人四周，足有十五六個膀大腰粗的漢子，爲首的對那兩個漢子道：「什麼事？」

「這幾個小子『找皮絆』（洪門隱語爲滋事）！」

爲首之人冷冷地道：「『出挺』之事你們也作得出來！」

「出挺」就是當場難堪的意思，原來爲首之人正是剛才的「出門」。

另一人道：「那些『花花子』（銀票），有二十萬是自家夾萬裡的。」

原來梅媚知道這家賭坊是洪門開的。

也可以說是錢起開的，弄他們的錢不傷天理，要不，弄了必須退還。

爲首之人道：「退下，我們來『夾磨』他們。」

「夾磨」即教訓的意思。

此人一出手就是內家的綿拳，李靜芝逞能一接，未出五招，被他掃了一掌。柳談大怒，打他的情人那還得了，立刻撲上。

此人還眞有兩套，柳談只能勉强平手。

只不過三四十招內可以平手，再往下就靠不住了。

小龍有點不耐，道：「哥們，別『鬧霸』成不成？再說我們還要去『鬧海』、『掃青』，然後還要去『收粉子』哪！」

「鬧霸」是打人的意思。

「鬧海」是洗澡，「收粉子」是吃飯，意思是你們別淨管打人，我們還要去洗澡，及吃飯呢！

小龍說著就往二人之間闖過去。

這爲首之人乃是內八堂之中人，自不會把小龍放在眼裡。

原因是他不認識小龍。

此人一直在各賭坊中主持賭場，見的世面不多。

他放棄柳談，去抓小龍的胸衣，小龍看出此人絕非賭場中抱檯角那種貨色，扭身一讓，反扣他的脈門。

此人一凜，急忙收手，再次戳出一指。

這一指凌厲無比，類似「一指禪」的功夫。

小龍已非昔比，居然不避這一指反去抓他的手指。

此人又是一驚，不知小龍的深淺，不敢讓他抓住。

但不讓他抓住也不成，小龍的動作快逾閃電，一下子抓住了此人的拇指一扭，「克崩」一聲，斷了！

這人還眞有種，沒有叫一聲，立刻雙臂一張，阻止部下齊上，道：「這位兄弟會『春典子』，諒是自己人，可否賜告大名？」

梅媚道：「不是說過，他是大財主的獨生子名叫鄒天平嗎？少囉嗦！走啦！」眼看著小龍等人揚長而去。

到了同豐錢莊門外，梅媚帶著一干人進入，又把八十萬兩歸墊，掌柜的還送到門外連連作揖不已，這筆錢是要歸還的。

范通道：「梅媚，這是怎麼回事？」

林琴道：「這就是『奇門遁甲』奇術？」

李靜芝道：「梅媚，妳以前見過同豐錢莊的掌柜？」

「見過，只不過他們早已不認識我了。」

「只見過一兩次，知道他的名字就可以驅使他來送銀票，這是不是太玄了？」

「不玄，我還知道他也認識鄒天平那位有錢大少爺。」

「這……眞有個鄒天平？可是小龍不是鄒天平呀！」

「當然，要施法，有些事物一

定要是眞的才成。」梅媚道：「鄒天平確有其人，要知其年齡及生辰，自然也要知道鄒家在該錢莊存了多少銀子。」

「存了多少？」

「三百七十萬両左右。」

「妳怎麼知道？」

「這是根據『柳人預報術』而知的，此術有點像佛家的『天眼通』，練此術要心存正道，更要戒貪。擇一吉日，取東方長流水邊柳枝一根，雕成人形，長二寸六分，按陰數眉目七竅玲瓏，左手陽印，右手陰符，頭挽雙髻，身著綠衣，用硃砂乳汁調好寫心、肝、脾、腎、肺於黃表紙上，捲入腹中，然後以雞冠血抹於口內，記年、月、日、時八字，待甲子、庚申日、祭煉於靜室中，用白雞、魚脯、兎頭、香果供奠。每日甲辰先唸二炁咒，次唸近魂形咒四十九遍，午晚照前行持，煉至二十一日，所掛之紅旗自行交加，即可顯靈。二十五日見形，不許貓、犬、產婦、孛子之人觸碰，再置於瓦器內，蒙以紅布，用竹條擊瓦器，其中有聲，即可告訴你想知道的事。」

「哎呀我的天哪！學這一種就要如此麻煩！」小松道：「我是決定不學了。」

李靜芝道：「只怕我也沒有這份耐心了。」

林琴道：「這不對吧！要是每次想知道些什麼事，都要如此繁複的醮儀手術，那還來得及？再說，妳剛才施法使那掌柜的送銀票來，以及弄賭坊夾萬中的銀票，並沒有施行這些繁文褥節呀！」

「對，琴姐，熟了以後就不須如此鋪張了。」

小松道：「小龍，你早知他們是洪門開的？」

「應該說是錢起開的。」

「是怎麼知道的？」

「有人告訴我的。」小龍出示了一個名單。

這名單分三部份，一部份是散佈於中原三四省內的大賭場、大妓院及大的酒坊，這都是錢起經營的。

林琴道：「能告訴你這些秘密的人，也必是洪門中人。」

小龍道：「是清水道人。」

衆小不由愕然。

無論如何清水道人不該抽徒兒的後腿，況且，過去錢起弄的數億兩造孽錢都存放在他那裡。

如果他眞能做到大義滅親，應該早就清理門戶了，難道清水會不知道錢起昔年都做了些什麼事？

只不過清水向小龍暗示過，將來他寧願支持小龍。

這一點似乎又不應該懷疑清水的動機和誠意。

大量的銀両，小龍已作了適當的存儲調配。

他告訴身邊的人，錢雖是弄來的，也是別人的血汗錢，不可以隨便揮霍，衆小當然都會聽他的。

這天又來到大鎭上一家妓院中。

龜奴上前招呼，看看個個打扮入時，十足公子哥兒氣派。

因爲女的也都換了男裝。

十七八歲逛窰子，也不是沒有前例。

「公子少爺們！」龜奴道：「本院有四十多位姑娘，個個都是精挑細選的佳麗，就讓小的引介如何？」

小龍道：「你是說有四十多個？」

「是的，少爺。」

「好，全部排隊出來讓我們逐個看看。」

「全部出來？」

「怎麼？不全部出來，我們如何挑選？」

「少爺，老實說，那一家勾欄中，有美的也有不太美的，有頭等、二等，也有三等的，不可能全是紅姑娘。」

「你這是什麼意思？」

「小的是說，既然有美有醜的，爺們挑選，當然不會挑不好看的。」

「當然。」

「所以，奴才把好看的三五人叫出來請爺們過目就成了。」

「你懂什麼？所謂好不好看，全憑個人的好惡，有人不喜歡肥的，有人卻趨之若騖，有人不喜歡瘦的，有人卻有胃口，不是有『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說法嗎？」

「這……是的，爺們。」

「那就全部叫出來，讓爺們看看，爺們的興趣不一樣，有的喜歡大腳的，有的偏愛三寸金蓮，還有一位……」小龍指指范通道：「這位哥們喜歡有狐臭女人。」

「這……」龜奴笑笑道：「少爺，您這是開玩笑。」

小龍道：「快去快回！」

龜奴道：「少爺，有的姑娘已有了客人，不能見客。」

「不行，有了客人也要出來看看，反正我們只是看看。」

關於這一點，當然就太霸道了。

這是因爲小龍對嫖妓是門外漢，那一行都有它的規矩。

龜奴一臉難色，柳談道：「你他媽的欠揍是不是？」

龜奴道：「小的要是照各位爺們的意思去作，那才是欠揍，那些已叫了姑娘的客人非揍我不可。」

小龍道：「不妨，他要揍你，就叫他來見我。」塞給龜奴十両銀

子。

「是……」龜奴見了銀子，眼珠子也亮了。

「還有，」小龍道：「把鴇母一起叫來。」

連個「請」字都沒有，龜奴看在銀子份上也沒吭聲，顛著屁股走了。

不一會，內院有人嚷著，也有人咆哮。

其中一人罵道：「是哪個吃生米的傢伙要割爺門的靴子（玩別人的女人爲割靴子），是哪一個王八蛋？」

這人三十五六，牛眼蒜鼻，看來武功有點底子，太陽穴高高隆起，站在小會客室門口，雙手叉腰吼叫著。

小柳道：「那個王八蛋就是我！」

這漢子一拳砸過來，小柳閃過，漢子又是三拳兩腳，都在打空氣，卻總是不死心。連攻十來拳掌，被柳談揪住髮髻往門框上一砸，「咚」地一聲，退了五步倒下。

其餘嚷嚷的嫖客也不嚷嚷了。

來此鬧事，也有他們的本錢，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但這工夫有個四十多歲，八字眉的華服中年人負手踱來，道：「小友爲何在此鬧事，連玩嫖的規矩也不懂嗎？」

柳談道：「你是什麼人？」

「在下也是嫖客。」

「既是嫖客，不干你的事，到一邊涼快去！」

中年人笑笑道：「小友憑什麼如此盛氣凌人？」

「就憑這一百來斤……」

中年人突然出了手。

雖然這中年人有一點取巧，但以二人相距兩步的距離，柳談應該可以迴避或接下來，但是，這中年人有一套。

柳談有點失措，這就是他失招的主要原因。

不然的話，中年人要擊敗他須十招以上。

才兩招半，「啪」地一聲，柳談被砸出三步以外。

柳談和李靜芝又要上，小龍一攔道：「你們不行。」

中年人笑笑道：「你行？」

小龍搓著手道：「我……我嘛！也只怕不行！」

「既然不行，你們憑什麼來滋事？」

小龍道：「還不是閒著無聊，沒事找事做。」

中年人道：「看在你們都未成年份上，不想爲難你們，但你們都要爬出去，不爬的人，我就砸斷他一條腿。」

小龍抱拳道：「我說這位大爺你貴姓？」

「你也配問我的姓名？」

「當然配！」

「你以爲你能活多久？」

小龍道：「也許不久，但萬一到了陰間，閻王爺問我是誰把我打死的，我連兇手的姓名都不知道怎麼成？」

「我叫陰七，都叫我七爺。」

「有沒有八爺？」

「放你娘的八寶屁，小子，待會我會叫你吃雙料的苦頭。」

「什麼叫雙料的苦頭？」

「別人爬出去就成了，你要滾出門！」

小龍道：「能不能饒我一次？」

中年人道：「也行，立刻給找磕三十六個響頭。」

小龍以「蟻語傳音」說了一句話，中年人臉色驟變道：「小雜種，你敢罵我？」

小龍又以「蟻語蝶音」說了三個字。

可以想像，八成是「三字經」之類的話。

中年人如何能容忍這個小崽子「×他娘」！突然殺氣騰騰地向小龍砸出了一掌，「蓬」地一聲，小龍左胸中招。

小龍「吭」地一聲，雙手撫胸道：「怎麼？你眞打？」

陰七是北六省的知名人物，不然的話，錢起也不會網羅他在此坐鎭，事實上他負責三五十里內五個鎭上八家勾欄的安全。

江湖混混想在此渾水摸魚，那是找死。

陰七砸中了對方一掌，反而覺得像是被人家打了一掌似的。

可是他不信邪，又是一拳砸到。

「蓬」地一聲，正中小龍的腹部。

小龍捂著腹部退了一步，道：「你眞要打？」

都已經挨了兩下了，人家當然要打，在一邊看熱鬧的人笑了起來，連鴇母也冷笑不已，眞是不知死活。

「算了！陰先生，把這些不知愁的小崽子趕出去。」

陰七正要派打手逐出衆小，小龍道：「陰七，你剛才打了我兩下，也總要讓我打你兩下才合理對不？」

「好！只要你能打中我。」

「如果我能打中你呢？」

「你？別他娘的作夢吧！」

「萬一你倒楣而我的運氣又好的話……」

「好，如你能打中我，你要我怎樣都成。」

小龍道：「其實也沒有什麼，我不大可能那麼好運，你也不可能

那麼背運。這樣吧！如我僥倖打你一拳半掌，你就叫鴇母一聲『親娘』，當衆吃她的奶。」

陰七不由勃然盛怒，有人笑了起來。

這對他的侮辱太大了，道：「小子你知道這句話有什麼後果？」

「是不是叫我停止呼吸？」

陰七正要抓人，但身子剛動，小龍已站在他的左側。

這速度他沒有見過。

沒見過的速度一定是無法應付的，待他要有所行動時，小龍的手已揚起，陰七連閃七次，還是「啪」地一聲挨了一記耳光。

很清脆，打得陰七原地轉了一匝。

但是，他甩甩頭，又要反擊，至少他要提防小龍的第二次的攻擊。

他和原先的打手不同，他知道不是僥倖擊中他的。

但他不能求饒或示弱，鴇母就在一邊，還圍了數十人。

素日得到的一點虛名，目前必須全力來捍衛它。

這就叫著盛名累人。

小龍再次揚手，陰七換了三個方位，變換了五個身法，「啪啪」兩聲，又挨了兩巴掌，而且都是擊中面頰。

他的口角滲出血漬，雙頰已腫了起來。

還要再試嗎？陰七知道，再試也是丟人現眼，因爲他已猜到這小子是誰了，如果能及早猜到這小子的身份有多好。

鴇母一看不妙，正要溜，小柳一攔，道：「老梆子慢著！」

范通道：「陰七爺，你就叫一聲親娘吧！」

陰七爺怎麼叫？他能叫嗎？

柳談道：「如果不叫，我們哥們要卸下你一條胳膊。」

陰七突然目蘊凶光，揚手射出一蓬毒針。

這是他拿手的暗器，淬有劇毒，但也不是經常使用。

正因爲不常使用，很少有人見識過。

「啾啾」聲乍起，已到了小龍身邊不到一尺之處。

但是，到此爲止，毒針落地，傳來了輕微的「錚錚」聲，小龍已有罡氣護身，意念一動，即在身子四周佈了一層罡牆。

到此，陰七已是技窮，也知道小龍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這就難怪連錢起都不敢輕視他的原因了。

人類的經驗大多是在這種痛苦中得來的。

范通道：「叫不叫？」

鴇母道：「陰先生，人有背運，馬有失蹄吧！既不會少塊肉，也不會損失幾百兩銀子。」

在她的心目中，人生在世，只要不損失這兩件東西就很不錯了。

陰七如果是條漢子，就該抹脖子自裁。

但他還是叫了一聲「娘！」只是聲音很低。

只是這聲音再小，圍觀的人仍然聽到了。

柳談道：「現在該是吃奶的時候了。」

鴇母也是只四十郎當歲，她自然不在乎，就當衆解開衣扣，拉出奶子，陰七以爲，反正人是丟了，吃就吃吧！

他趨前吸了兩下，低頭衝出了人羣。

四圍傳來了一陣哄笑聲。

小龍這才對鴇母道：「把四十餘位姑娘請出來。」

「是……少爺。」立刻叫龜奴招呼姑娘全部出來見客。

一字排開，一個不少，還有花名册，一一點了名。

小龍指著一個小妓女道：「妳幾歲了？」

「我……我十八……」

「不對！妳沒有十八歲。」

「我……我是十八歲。」

「你來說！」小龍對龜奴道：「她實際的年紀是幾歲？」

「她……她是……」

小龍道：「有一句不實，你可要酌量點。」

龜奴那敢說假話，吶吶道：「她……她只有十五。」

「好！」小龍又指著另外兩個，道：「這兩個呢？」

龜奴以爲，既然已說了一個，也不差另外兩個了，而且看了鴇母一眼，鴇母也沒有任何表示，因爲她也怕挨揍。

陰先生都灰頭土臉，當衆現眼，他們那敢硬碰。

龜奴道：「一個十四，一個十三歲半。」

「好了！」小龍道：「叫姑娘回去，只留鴇母在此。」

衆人退走，鴇母侷促不安。

小龍道：「妳犯了法對不對？」

「少爺，勾欄中以皺妓接客，那一家都有。」

「不見得，最早的也要二八年華（十六）！」

「少爺，你何必管這閒事，只要你睜一眼閉一眼，我就奉送上一千兩銀子，少爺你多關照。」

小龍道：「妳是要拿出五十萬兩還是要關門？」

鴇母一驚，道：「少爺，你要了我的命也拿不出那麼多，少爺，做人處世，可不要太過份了呀！」

（未完·廿三）